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陳進金 博士

自首與自新——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之研究



研究生：蔣尚彤 撰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學位考試委員會審定書

Certificate of Approval of Examination Committee

國立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蔣尚彤 君所提之 論文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e Thesis Graduate Student Proposed

(題目) 自首與自新—1962年反共自覺運動之研究

Title

經本委員會審查並舉行口試，認為符合 碩士 學位標準。

After evaluation and the oral examination by the committee members, the student complies with the master degree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The Convener of Examination Committee

委員

Committee Member

委員

Committee Member

委員

Committee Member

蘇瑞鏘

簽章

蘇瑞鏘

簽章

廖子心

簽章

陳進金

簽章

指導教授

Advising Professor

系主任

(所長)

The Director of Department

陳進金

簽章

李道輝

簽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3 日

ROC

Year

Month

Date



誌 謝

首先在這裡要感謝指導教授陳進金老師的建議，以及審查委員蘇瑞鏘老師、潘宗億老師的批評，如沒有老師們的諄諄教誨，本論文不會如此順利完成。此外也要感謝導師許育銘老師於學業期間的關切，以及系主任李道緝老師、陳鴻圖老師、陳元朋老師等於課程期間的教導。這些都是學生得以畢業的養分和推力。

其實當初在選擇「反共自覺運動」作為碩士論文題目時，完全沒想到背後會牽連到所謂的「自首自新」政策。原本以為只是場單純的政治號召運動，且是立基於是時氾濫的「反共意識」內而已，這不僅是戒嚴時期十分常見的意識形態動員，甚至其所要求的安全資料，對當時的政權來說也並非是種罕見的舉動。安全檢查每個統治當局都會做，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是故外婆涉入其中，貌似也沒有那麼異常，甚至有種悲哀感，沒想到自己親人竟然離「白色恐怖」這麼近。原先家人在和我解釋外婆留存的文件時，更認定這是對外省人的迫害，當初我拿到的《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也呈現了這樣的詮釋，因其中所登載的表白經歷，多數屬於作戰被俘後逃脫，或政權易幟但未及時於 1949 年來臺，以致涉入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執行的行政事務中等程度不一之複雜經歷。如以這些經歷和當時政府文宣相互對照，多少能察覺出「反共自覺運動」所含有的壓迫性，且就公開資料也能得出有部分人士因此而遭到軍法處分。是故最初假定的方向，即是將「反共自覺運動」視為國民黨政府迫害人民的掩飾手段，目的是對各方百姓行思想審查，並僅是用頗為拙劣的「反共意識」所包裝。這樣的方式，即便是對政治毫不關心的家人都能有所察覺，以致最初還慎重地問我是否要選擇此題目來做，擔心很可能會引起一些政治上的問題，但我認為由於「反共自覺運動」只是個學界忽略的短期運動，是故其所造成的影響倒也還好，畢竟已事隔多年，許多政治運動早已被人忘卻，「反共自覺運動」可能只是未曾受到關注而已。

然而或許冥冥之中，外婆希望我好好地完成這份論文，於是就在 2021 年 12 月研究計畫交付審查之時，檔案管理局也恰好將第六度與第七度政治檔案徵集中的調查局案卷全數解密上線。其中不僅含有大量受理「反共自覺表白」的紀錄，亦包含了情治機關秘密被交付執行「調查策動」之核心文件。國家檔案資訊網目前和「反共自覺」密切相關的有 325 筆資料，其中 205 筆皆屬調查局案卷，足見其分量與重要性。透過這些檔案，不僅瞭解到「調查策動」這項「反共自覺運動」裏面向外，甚至發覺遭到策動「反共自覺表白」更延續到 1970 年代，並在因緣際會下在一大疊的「安全資料」案卷中找到「滌塵專案」的報告，以及 1950 年初規劃《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檢肅匪諜運動」的文件。此時才想到，

原先檔案提及的「自首自新」或許有更深一層的涵義，而不僅是現今法學概念的「自首」和「悔過自新」。故在此也要感謝促成檔案開放的有關單位，特別是《政治檔案條例》頒行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得以獲得授權對各級機關進行政治檔案的協調和清查，以及檔案管理局的整理和公開。如沒有這批檔案，這份論文勢必無法從「調查策動」面向追蹤到長年存在於中國國民黨政策體系的「自首自新」。

當「反共自覺運動」放在中國國民黨「自首自新」政策下檢視時，運動的意義也完全不一樣。「反共自覺運動」不是單純的思想檢查，也並非臨時發起的政治運動，而是國共鬥爭下的一環，且是帶有著同「反革命罪」的黨同伐異性。這是國民黨對革命隊伍行清理的既有手段之一，且打自「自首自新」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有濃厚的特務機關和情治系統色彩。這樣的手段，常使人們的政治生命被染上了不可抹滅，甚至可被辨識的汙點與識別符號，且分別在國民黨與共產黨雙方引起了諸多的政治和法律風波。也許舅父和姨母的顧慮是真的，這份研究真的很危險，當我瞭解到背後深遠流長的政策體系時，不禁也害怕了起來，會不會說出了不該說的東西。從小母親就教導要遠離政治，然而學校卻教育我們要親近政治，在這矛盾之間，母親也許無法像學校教育般有系統地描述理由，但母親的顧慮很大程度是來自於外公和外婆，而作為親身歷經「白色恐怖」的當事人，且還是黨國的皇親國戚，他們的態度很可能是有道理的。我至今都不知道該怎麼對母親述說碩士論文是在做什麼，母親只覺得有外婆的名字可以被研究是件不錯的事。

最後我希望本論文能獻給今年 4 月 6 日過世的奶奶。從小我就跟在爺爺奶奶身邊長大，不太吃辣的我，每當吃到充滿花椒香味的成都料理，無論是火鍋還是牛肉麵，乃至炒鱔魚，都能回憶起當年和爺爺相處的時光，我甚至都還記得我的名字在成都話是如何發音的。本來碩士論文更想寫的是爺爺，1942 年就服役的他，從抗戰時期就是黨國的一分子，且是較容易被忽略的空軍後勤維護士官，最後更調任到救護中隊。從小我就知道爺爺是修飛機的，1990 年代嘉義水上基地有次開放，爺爺就帶著我在裡面晃，至今還留著當時買模型飛機。但奈何爺爺軍旅生涯太過「乾淨」，官位又低，似乎什麼檔案也沒留下，相反的外婆反而因為被留下了「汙點」，以致能有突破口。也許歷史研究就是這樣，異常才會留下史料，正常則什麼都沒有。沒有不代表不存在，但在無法構建脈絡的情況下，實質上也等於不曾存在過。人們即是如此的渺小，沒有爺爺，運輸大隊和救護中隊不會因此解散，但爺爺若無國民黨空軍生涯，則爺爺也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而奶奶的一生，更充斥著中國傳統婦道的各種悲哀。北平出生的她，從小就以傳統婦女的形式養成，既沒有送去念書，也沒有學習家務的機會，家裡只是把奶奶養大以便嫁人，而沒有在乎奶奶的未來生活。奶奶並不識字，連名字都不太

會寫。據奶奶的口述，和爺爺的婚姻僅是媒妁之言，且是在動員戡亂期間相當匆忙就決定了。身為國民黨空軍運輸大隊士官，並從抗戰就在服役的爺爺，對奶奶家庭很有吸引力，一來具備優良的黨國血統，二來爺爺的空軍身分使得他得以攜眷屬撤離，家裡把奶奶嫁出去，但自己卻留在北平，某種程度就像賣女兒一樣，將奶奶賣給了或許哪一天能反攻回來的國民黨。儘管具體的時間不明，但奶奶大約是在 1948 年下半由北平搭機撤離的，不僅相當晚期，甚至還因此將共軍的隆隆炮火聲烙印在腦內。最先奶奶被安置在南京，後來才搭著飛機來到臺灣。待在南京期間奶奶甚至聽不懂南京話，她一直說南京人把開水講成開「ㄣ」（sī），當時還鬧了笑話。當然奶奶家庭這筆投資最終應該是失敗的，據奶奶於 1980 年代晚期回去探親的經驗，家裡最後因為這層國民黨背景，甚至親族有人與國民黨更為密切，最終遭到清算，自然也不住在鐘鼓樓附近。奶奶回去的時候，太爺爺和太姥姥都早已過世，只剩下大舅爺還在，奶奶並沒有能見到父母最後一面。

在大陸成長與逃難的經歷對奶奶影響非常深刻。從小奶奶就很喜歡對我敘述這些過去。由於爺爺 1999 年就過世了，我對北平的虛構印象反而比成都還深刻，包括鐘鼓樓、德勝門都在家附近，奶奶也不斷提及像是萬壽山、紫禁城、天壇、坐火車去天津等遊歷。甚至小時候就因常去北平輔仁大學附近玩樂，還得到天主教傳教士所贈送的糖果。奶奶也很常對我講北京土話，雖然已經記不清楚有哪些詞彙，但至少現在還對「煮餛飩」有印象。也因為如此，我非常喜歡吃餃子，特別是過節的時候，甚至很喜歡喝餃子湯。小時候比起臺灣較常見的鹹肉粽，更常吃的蘸著白糖的鹼粽。奶奶甚至都把空心菜叫成蕹菜，且是發「ㄨㄥ」（wèng）音，而非教育部訂定的標準音「ㄩㄥ」（yōng）。一開始我還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從來就沒聽過臺灣社會有人稱作「蕹菜」，新注音輸入法甚至打不出蕹的「ㄨㄥ」音，直到恍然大悟才理解到，老人家真的藏著諸多飽含中國傳統的文化記憶，且從來就沒有機會能述說出去。

1932 年出生的奶奶，其成長經歷比起國民政府，受到日偽控制要來得多，是故奶奶最常用的稱呼並不是「北平」，而是日偽名稱「北京」，相當有意思的是，奶奶有次對我還特別糾正自己，說政府應該是叫「北平」而不是「北京」。也因為如此，奶奶認為比起國民政府，日偽時期來得苦得多。對於日本人，奶奶並沒有什麼好感，就像大多數歷經那個苦難年代的國人一樣。

奶奶自從 1990 年以後就沒有再回去北京了，最大的原因除了北京的家人都已仙逝外，也與爺爺身體每下愈況有關。作為傳統婦道養成的奶奶，家中一切權力地位都是隨著爺爺而生，一旦爺爺過世了，奶奶自也沒有任何話語權力，哪怕受人照顧都極度困難。也因此隨著爺爺走了，奶奶除了我家，便沒有人能依靠。

在奶奶還能步行的年代，每天都親自走來家裡吃晚餐，由我接應然後再由我送行，當時我還只是個小學、國中生。由於當時也長大了，開始理解到奶奶所述說的記憶，不僅與是時學校教科書所傳授的有所不同，甚至這份記憶很值得再被回憶起，於是我跟奶奶許下約定，哪天我長大了，要帶奶奶回去北京，想親自聽著奶奶，好好地對現在北京實景講述她小時候的北京與北平。

隨著奶奶年紀漸長，並摔跤多次乃至不良於行後，自不可能帶著她到處跑，但我仍把這份心願埋藏於心中。當初選擇大學的時候，也因為奶奶兒時記憶就對輔仁大學有著極度深刻的印象，故我也偏向了輔仁大學。儘管在臺復校的輔仁大學終究不是坐落在北京恭王府的輔仁大學，但此刻我才意識到，對奶奶而言，她所有的時光都停留在了過去，彷彿自 1948 年離開北京的那一刻，時鐘就不再前進了，空間也未曾挪動。一切都停滯了。奶奶找不到她的家。她不想離開北京，但被迫離開的結果，就是直到逝去都無法入土。從我小時候，奶奶就沒跟我講過什麼蔣中正、國民黨、中華民國，始終都是北京，而且是北京生活的種種。或許是沒必要對孫子述說，也可能是不甚關心，但流離在國共鬥爭之間的小老百姓，就是這樣苦悶，只能對著從未踏上北京的孫子講述自己最踏實的北京過往。

出社會由於工作緣故，始終未能撥出空檔去北京遊歷。好不容易比較有空的時候，卻是 Covid-19 元年的 2020 年，不僅再也不可能去北京，甚至以目前的狀況來看，更不可能回到 2019 年的世界，且在 2020 年 5 月父親也因癌末過世。父親的過世對奶奶打擊甚大，以前偶爾回家至少還能跟奶奶聊天，父親過世以後，除了奶奶不得不送去安養院外，也不太願意言語了，父親的死訊是由我親口告訴奶奶的，奶奶的變化我全看在眼里。甚至更因為 Covid-19 防疫政策緣故，無法隨意探視的情況下，奶奶的生活更徹底和家裡脫節。雖將老人家安置在安養機構是當下最穩妥的處置，但老人家從來都不希望自己是「在外善終」，「家」的意義對奶奶而言無法取代，且顛沛流離的生活更使得她對失去「家」缺乏安全感。再加上身為北京人的她，安養院根本就是陌生地，不僅聽不懂閩南語，就連吃也不甚習慣，看護更是叫著疏離的詞彙「阿嬤」，而不是「奶奶」或「婆婆」。2020 年後，奶奶就連身體和意志也被凍結了，而我只能眼看著這樣的事情發生，直至過世。如果說，我能在 2020 年初成功到北京，呼喚出奶奶最珍惜的記憶，或許還能讓奶奶舒服一點，但一切都化為不可能。Covid-19 幾乎可說是 2020 年以來最重要的大事件，其對於世界造成的影響和破壞，遠超乎現今任何體系的想像，且其重構的許多面向更是難以衡量的，而人們除了問天，什麼也不能做。母親辛苦撐了這麼多年，她很開心我拿到碩士學位，可惜現在也不是個能到處跑的好時機。

希望有一天，還能去一次北京。

論文名稱：自首與自新——1962年反共自覺運動之研究

學位類別：碩士 語文別：中文 學號：610803005

提要開放使用：☒開放\ ☐不開放 頁數：269

研究生姓名：蔣尚彤 指導教授姓名：陳進金

關鍵字：反共自覺表白、白色恐怖、自新政策、政治運動、思想審查、蔣介石、蔣經國、國共內戰、戰後臺灣

摘要

自 1927 年初南京與武漢國民政府產生齟齬，最終導致國共兩黨正式決裂以來，中國國民黨為有效打擊中國共產黨勢力，一方面使「反革命罪」成為共產黨最主要的刑事罪名，另一方面則構建出使共產黨人主動自首即可獲得赦免之政治策略。該政策以 1928 年《共產黨人自首法》為制度化之始，並於 1930 年代逐漸成熟，除與「反革命罪」和「危害民國罪」息息相關外，更設有思想改造監獄「反省院」以作為「悔過自新之路」。如此政策常統稱為「自首自新」，是種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招撫措施。

訓政時期的國民黨政府，即將「自首自新」視為分化敵偽與清理內部最有效的策略之一，並多次用於剿共（1927-1937）、抗戰（1937-1945）與戡亂（1946-1949）等戰事，形成「剿撫兼施」與「七分政治」之一環。除檯面上不定期公開號召外，亦是特務組織曉以大義和滲透策反之手段。此作法縱使播遷來臺亦未間斷，除「危害民國罪」分別演變成「匪諜罪」和「叛亂罪」外，特殊的「自首」規範亦重新被情治單位以法規命令的形式制度化，並同樣將「新生訓導處」視為「悔過自新之路」。此外該政策更透過多樣化的宣傳模式升級為政治運動，使「自首自新」成為全體百姓必須參與的盛宴，如 1951 年「檢肅匪諜運動」、1955 年「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總登記運動」，最後於 1962 年發展為「反共自覺運動」。

「反共自覺運動」於 1962 年 3 月 1 日正式舉辦。社會與軍中分別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及國防部各自負責，並有著不同的工作規範。運動的辦理依據可追溯至 1960 年 12 月 20 日總統蔣中正對臺灣警備總司令黃杰之口頭命令，並在蔣中正要求之下，作為「自首自新」號召延伸的「反共自覺運動」，其宣傳外貌必須與過往有所區別。由於來自最高統治者之意志，獲得授權的警備總部，得以動員當時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與中華民國各級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社團法人及傳播媒體等組織，戮力配合宣傳事宜。運動辦理期間，不僅呼喚了如「匪諜自首，既往不咎」等既有標語，亦透過報紙專欄、廣播談話、連載漫畫、情境小說、文宣告示、音樂歌曲等方式廣為發布，甚至更使用了電影播映、戲劇表演、作文比賽等新穎媒介和活動，以達全民參與之效。與此同時，由於 3 月初恰好發生共軍「劉承司起義歸來」事件，在宣傳刻意將「劉承司起義」與「反共自覺運動」結合之下，運動本身的「反共意識」得以更加白熱化，彷彿「反共自覺」並不僅

限於當時的自由中國，就連「匪區」的大陸同胞也在「自覺反共」，而劉承司正是活生生的「反共」見證者和「自覺」跨界者。此使「反共自覺運動」所打造的「反共意識」有了更為真實的案例，並印證著國民黨政府在國家道路上的正確性。

運動宗旨雖於文告中宣稱，係為「徹底粉碎共匪滲透統戰陰謀，解救被匪欺騙脅迫的人們」而辦，然由於運動實際是具清理內部功能之「自首自新」政策延伸，故國民黨、政、軍系統之各級情治單位亦傾巢而出，無一不配合執行「調查策動」，將人們納入「反共自覺表白」之行列。因法規命令所要求之「反共自覺表白」對象並不限於共產黨人，各種主被動之「附匪」關係，乃至與「匪諜」有所認識或參與「叛亂」活動者亦含括在內，故運動結束後，政府共計蒐羅了三千餘名的「表白人」，是 1950 年代「自首自新」號召運動以來最多的。最後警備總部將所有「表白人」依涉案嚴重程度，給予最嚴苛的「表白不實交付軍法」、「准予補辦自首」、「准予補辦附匪登記」，至最寬鬆的「准予表白」等不同類別之安全分類，施以差異性的管理和處分。

儘管國民黨政府認為常態施行「自首自新」號召運動能揪出潛在「匪諜」和「叛亂分子」以保黨國純淨，然此後卻未再有公開舉辦之紀錄。不過「自首自新」政策並未就此結束。事實上自 1950 年代起，「自首自新」便已分為公開號召和隱蔽分類兩種模式，而後者即包含了更具監控性質的「特殊份子輔考」。因公開號召而被分類為「自首份子」與「登記份子」者便屬「特殊份子」行列，得受情治單位長年輔考列管。此外「反共自覺表白」也未就此消失，1962 年後便轉為情治單位秘密清查「匪嫌」案件時，對涉案情節最輕微者之處置手段，且如此模式至少可追蹤至 1970 年代中期，如「滌塵專案」、「競成專案」、「澄仕專案」等保防工作所示。人們不斷地被要求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然而此刻時空場景已不是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宛若臨時設置的檢查關卡，人們必須坦露政權定義的違法思想和經歷，經由層層審核並確認無礙方可通過。政府雖宣稱人們皆係基於「反共」意識而自覺地以表白來擺脫「共匪」的脅迫欺騙，然由於有著一系列對付「匪諜」和「叛亂」之法規作為後盾，如此活動實際是帶有強制性的。對國民黨政府而言，自覺表白不代表能撇清「匪諜罪」和「叛亂罪」嫌疑；但不自覺表白即意味自身正是「匪諜犯」和「叛亂犯」。政權所希冀的，正是挖掘出每位表白人隱匿於心中之「匪諜」和「叛亂」線索，而非所謂的「脅迫欺騙」經驗。

就大多數人的情況來看，「反共自覺運動」並未影響其生活。經核准為「表白份子」者，政府鮮有進一步的監控和侵害。然對少數人來說，「反共自覺運動」卻讓自己落入「自首」和「登記」等較為嚴格的「特殊份子」行列，須經多年輔考方能解除。有的人甚至因而銀鐐入獄，乃至遭處死刑，成為了青天白日槍下的「赤色」亡魂。

Graduate Date: June, 2022

Name of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itle of Thesis: A Study of the Anti-Communist Self-Awareness Move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62

Degree Conferred: Master of Arts in History Total Pages: 269

Name of Student: Shang-Tung Chiang Advisor: Chin-ching Chen

Keywords: Chiang Ching-kuo, Chiang Kai-shek, Cold War, Ideological Censorship, Intelligence agency, Nationalist China, Political Movement, White Terror

ABSTRACT

Since the Nanjing-Wuhan split in 1927, the Kuomintang (KMT) and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destroy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forces, had gradually developed which called "Voluntary Surrender and Rebirth" policy in the 1930s. The policy means that if the Communists voluntarily surrender to the KMT government, they can be exempted from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During the mainland period, the KMT regarded "Voluntary Surrender and Rebirth" policy a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divide the CPC forces and clean up the internal. The policy used for many times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addition to the occasional appeal on the stage, it was also a means of justice known to the special agencies. Even if the KMT government moved to Taiwan, this policy continued to operate in the 1950s and was replaced by the "Anti-Communist Self-Awareness Movement" in 1962. At this time, the object of lock-in was not limited to communists, all kinds of active and passive communists' relationship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end, about 3,000 people registered.

However, such a political movement had not been held since 1962, but the relevant standards and norms were still stored in the workflow of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agencies in the name of the "Anti-Communist Self-Awareness Confession" and continued until at least the mid-1970s.

The "Anti-Communist Self-Awareness Movement" in 1962 was like a temporary checkpoint. People must be open about the illegal experience defin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pass it through layers of verification.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people have consciously complained of Communists persecution based on anti-

communist consciousness, such activities are coercive because of a series of laws against the Communists. Automatic confession does not mean that the suspicion of the Communists can be dismissed; but not active expression also means that they are Communists.

For most people, the "Anti-Communist Self-Awareness Movement" did not affect their lives. However, for some people, the movement made themselves fall into a more stringent monitoring line, which could only be lifted by agents or police surveillance for many years. Some people were jailed and even sentenced to death.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反共自覺運動的緣起	17
第一節 前身：大陸時期的「自首自新」	19
第二節 延續：1950年的「自首」號召	45
第三節 活化：1951年的「檢肅匪諜運動」與1955年的「附匪登記運動」	56
第三章 反共自覺運動的過程	81
第一節 籌辦：「反共自覺」樣貌的「自首自新」	81
第二節 宣傳：運動中的「反共意識」與「匪諜自首」	100
第四章 反共自覺表白人的路程	129
第一節 警備總部：規劃「調查策動」的對象	131
第二節 調查局：對機關行「調查策動」	143
第三節 反共自覺表白人的面貌	159
第四節 軍中反共自覺運動的過程與成果	175
第五章 反共自覺運動後的兩種命運	187
第一節 保防工具化的「反共自覺表白」	187
第二節 「表白不實」後的軍法審判	204
第六章 結論	223
徵引文獻	229
附錄一、反共自覺運動相關法規與書告	245
附錄二、反共自覺運動資料彙整	265

圖目次

圖 1、黃杰呈報蔣中正延期實施反共自覺運動（1961 年 2 月 25 日）	15
圖 2、中央日報：警總定自今年兩月內推展反共自覺運動（1962 年 3 月 1 日）	16
圖 3、《自新證明書》式樣封面（1936 年）	32
圖 4、陸軍「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運動」口號和標語（1950 年 10 月）	54
圖 5、《自首證》式樣（1951 年）	64
圖 6、「反共自覺運動」正式於 1962 年 3 月 1 日舉辦的代電	79
圖 7、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封面（1964 年 10 月）	79
圖 8、警備總司令黃杰於士林官邸獲總統蔣中正指示（1960 年 12 月 20 日） ..	80
圖 9、反共自覺運動文獻封面（1963 年）	104
圖 10、電信總局安全室響應反共自覺運動文宣品（1962 年 3 月）	108
圖 11、標語「反共自覺運動，是以團結打擊共匪的統戰」（1962 年）	113
圖 12、中央日報連載漫畫《走向光明》（1962 年 4 月 10 日，版 2）	114
圖 13、《革命軍》106 期〈覺悟〉附圖（1962 年）	116
圖 14、《自立晚報》上的「牛老哥日記」漫畫與反共自覺運動（1962 年） ..	118
圖 15、臺南縣學甲鄉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照片（1962 年）	124
圖 16、正氣中華報：我為肅清潛台匪諜推行反共自覺運動（1962 年 3 月 1 日）	128
圖 17、標語：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可以擺脫叛徒脅迫欺騙	128
圖 18、張大德致謝韻萍（51）權處字第 1190 號函（1962 年 6 月 4 日）	132
圖 19、《受理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範本	133
圖 20、謝韻萍《反共自覺表白書》之正面（1962 年 6 月 10 日）	134
圖 21、謝韻萍《反共自覺表白書》之反面（1962 年 6 月 10 日）	135
圖 22、謝韻萍聲明書（1962 年）	162
圖 23、謝韻萍自白書（1962 年 4 月 20 日）	163
圖 24、謝韻萍表白書（1962 年）	167
圖 25、調查局致警備總部為辦理反共自覺表白送請查照見覆代電稿（1962 年）	185
圖 26、調查局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案時的調查筆錄（1962 年）	185
圖 27、警備總部指示調查局重點策動「1956 年後大陸來臺人士」	186
圖 28、金防部致參謀總長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鑒核	186
圖 29、1966 年「滌塵專案」時《共匪及附匪自首份子調查表》範本	221
圖 30、1966 年「滌塵專案」時《前在大陸被迫附匪忠貞人士登記表》範本 ..	222

表目次

表 1、1930 年代中國國民黨政府「自首自新」政策主要架構.....	21
表 2、1951 年中國國民黨政府「自首自新」政策主要架構.....	59
表 3、《檢肅匪諜運動大綱》規定之執行單位表（1951 年）.....	60
表 4、「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之經歷陳述表（1955 年）.....	68
表 5、「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審核統計表（1956 年 6 月 26 日）.....	71
表 6、「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審核統計表（1956 年 3 月 6 日）.....	76
表 7、1928 年至 1962 年中國國民黨「自首自新」政策主要架構之時序關係....	77
表 8、1950 至 1960 年代「自首自新」號召運動時序與名稱對應表.....	78
表 9、反共自覺運動工作綱要表草案宣傳與策動負責單位（1961 年 1 月）.....	82
表 10、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一次會議參與單位（1961 年 1 月）.....	83
表 11、《反共自覺辦法》草案審查會出席名單（1961 年 2 月）.....	85
表 12、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二次會議參與單位（1961 年 3 月）.....	88
表 13、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三次會議參與單位（1962 年 1 月）.....	92
表 14、反共自覺運動之標語及口號（1962 年）.....	112
表 15、臺南縣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分工執掌表（1962 年）.....	120
表 16、學甲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橫聯分配表（1962 年）.....	122
表 17、四月份反共自覺運動標語（1962 年）.....	123
表 18、警備總部書面談話中的反共自覺表白經歷（1962 年 5 月）.....	129
表 19、反共自覺運動調查策動會報第二次會議參與單位（1962 年 3 月）.....	137
表 20、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 14：謝韻萍（1964 年 10 月）.....	159
表 21、謝韻萍表白事實概要和來臺經過及現況（1962 年 6 月 10 日）.....	160
表 22、謝韻萍表白書之問答题目（1962 年）.....	166
表 23、于盛林調查筆錄之談話問題（1962 年 4 月 30 日）.....	168
表 24、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人籍貫統計表（1964 年 10 月）.....	170
表 25、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人年齡區間統計表（1964 年 10 月）.....	171
表 26、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人職業統計表（1964 年 10 月）.....	171
表 27、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人教育程度統計表（1964 年 10 月）.....	172
表 28、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人審查結果（1964 年 10 月）.....	173
表 29、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內容類別和事例（1964 年 10 月）.....	174
表 30、軍中反共自覺運動表白人數一覽表（1963 年 9 月 17 日）.....	179
表 31、軍中反共自覺運動表白類別和身分統計表（1963 年 9 月 17 日）.....	180
表 32、1949 至 1962 年軍中「自首自清」工作概要表.....	181
表 33、《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一至五期時間、人數和專案對照表.....	189
表 34、「滌塵專案」中補辦自首、登記、表白標準（1966 年）.....	192
表 35、「滌塵專案」政治案件成果分類統計表（1967 年 7 月 27 日）.....	201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定自今日（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的兩個月時間內，辦理反共自覺運動，號召曾交接叛徒，或已受叛徒脅迫欺騙的人士，勇敢的自覺表白，以表明效忠國家的心跡，擺脫叛徒脅迫欺騙，確保自由幸福的生活。¹

1962年3月1日，《中央日報》以斗大的標題〈警總定今起兩月內，推展反共自覺運動〉於頭版刊載了如此消息，正式宣告當時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最盛大的政治運動——反共自覺運動於焉開展。同日亦頒行了《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其條文規定：凡曾涉有《懲治叛亂條例》第二至七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和十三條、²《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第二條、³《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第二條⁴等各條款情事之一者，均可自動投遞書函或親自面陳，載明表白事實與所知匪嫌等，向警備總部或警察機關辦理。⁵運動最終的結果，便是筆者外祖母謝韻萍被登載於警備總部事後編印的《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內，陳述了1957年12月被中國共產黨政府指定為識字班鄰居之教師等經歷。⁶

¹ 本報訊，〈警總定今起兩月內，推展反共自覺運動〉，《中央日報》（1962年3月1日），版1。

² 有關《懲治叛亂條例》完整條文，可見：「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00010>，查閱日期：2021年8月12日。有關《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完整條文，可見：「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00012>，查閱日期：2021年8月12日。

³ 《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最早由臺灣省政府於1950年10月9日公布，在隔年由國防部修訂頒行。到了1965年10月25日國防部曾短暫廢除，並於1966年6月新公布《戡亂時期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並於1976年9月再次修訂，名為《戡亂時期共匪、附匪及叛亂分子自首辦法》。有關1951年的《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可見本文附錄1-8。

⁴ 有關《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之條文可見本文附錄1-9。

⁵ 「臺灣警報總司令部（51）詮註字第059號公告」（1962年3月1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臺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63），頁1-2。全文可見附錄1-1。

⁶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14，謝韻萍」（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姓名為運用「國家檔案資訊網」中「參考索引」之「政治檔案人名索引」，網址：<https://aa.archives.gov.tw/Home/Index>，查閱日期：2021年8月12日。

此段過去使筆者感到好奇，何以像謝韻萍這樣的家庭主婦，會與當時主責軍事戒嚴的情治機關「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及政治運動「反共自覺運動」牽連在一起？筆者首先試圖回憶了謝韻萍的經歷，儘管較為深入的相處時光，已是謝韻萍染上了失智症，無法正常認知週遭之時，並也已過世多年，然而透過筆者母親、舅父與姨母轉述，方瞭解到謝韻萍其實並非於 1949 年就隨著中國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而是在解放後的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年，之後才帶著舅父與姨母從蘇州經由香港來到臺灣，在與外祖父重逢後才生下了母親。母親誕生自 1959 年，換句話說，當母親 3 歲的時候，謝韻萍旋即被捲入了「反共自覺運動」內，交待了過去的「附匪」事實。筆者家庭甚至更有留存蓋有警備總部關防與單位章的《反共自覺表白書》，在瀏覽內容後，發覺謝韻萍似乎並非因巧合或無知而參與了「反共自覺運動」，而是不得不為之舉。⁷

為了理解謝韻萍與「反共自覺運動」的關係，筆者接著便查詢了現有史料，以便找出蛛絲馬跡抽絲剝繭。首先，根據 1963 年警備總部公開出版之《反共自覺運動文獻》，「反共自覺運動」係警備總部「仰承總統蔣公仁慈寬大旨，於民國 51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為不幸陷溺匪偽組織無以自拔者，敞開自救之門」所辦，⁸可見「反共自覺運動」不僅和警備總部直接相關，亦與當時第三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有所關聯。

其次警備總部亦開展了一系列的宣傳作業，為此更動員了當時中國國民黨黨、政、軍、情、治等各級系統戮力配合。⁹在如此鋪天蓋地的宣傳之下，至今仍有部分宣傳史料散落在網路與民間各處。如知名學者任卓宣便曾受臺北縣政府邀請對「反共自覺運動」進行專題演講。而像省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的校內刊物《南一中青年》也轉載了 3 月 1 日警備總部發布的《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又如新竹縣立圖書館曾辦過「反共自覺運動書法及貼圖展」，彰化縣二水鄉二水國校舉行過「反共自覺運動遊藝會」。桃園縣大園鄉竹圍國校亦能看到「辦理反共自覺表白，

⁷ 有關《謝韻萍反共自覺表白書》原件正反面可見本文第四章的圖12與13。

⁸ 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臺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63），例言頁1。

⁹ 「中央、省級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各縣市（局）、鐵路、公路民防部、保二總隊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報告表」、「警總電監處暨各電信機構、社團、公民營廣播電台推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成果報告表」（1962年8月4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6。參與單位可參考筆者整理之表格，見附錄2-2。

可以擺脫叛徒脅迫欺騙」的標語。網友「yuliman」所經營的「璞石閣」網站亦蒐集到一張照片，畫面為一男子站在花蓮舊火車站前噴水池旁留念，背後則有花蓮縣政府印製的標語「親友鄰居如有匪諜勸他趕快向政府表白忠貞，辦理反共自覺登記」。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有印有「反共自覺」字樣的「愛國獎券」。也有網友展示蓋著「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可以受到法律保障」等字樣的郵戳。¹⁰就連地方仕紳吳新榮都曾因為「反共自覺運動」而詢問了相關事宜。¹¹此外「反共自覺運動」也有部分的記憶殘留在事件當事者中。如陳新吉在回憶過往經歷時，提及其於1962年入伍期間，全臺曾大規模舉辦過「反共自覺運動」，表示針對的是思想不純正、有異議傾向者，若主動自首政府將既往不咎。當時有一系列的壁報、論文和演講比賽，陳新吉被指定代表了無線電工廠參加演講比賽。¹²

¹⁰ 前述宣傳之史料來源依序如後：「任卓宣受臺北縣邀請進行反共自覺運動專題演講」（1962年3月），「國家文化記憶庫」，網址：<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323840>，查閱日期：2021年10月6日。高橋明郎，〈戰後台灣的青少年出版物的研究——初期『南一中青年』の状況について〉，《香川大學經濟論叢》91卷3・4號（2019年3月），頁72。黃士娟主持，《市定古蹟新竹州圖書館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2016），頁51。「二水國小響應反共自覺運動遊藝會」（1962年），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識別號：0002786702，網址：http://doi.org/10.6681/NTURCDH.DB_NRCH/Collection，查閱日期：2021年10月6日。「竹園國小反共精神標語（1960年代）」，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網址：<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483925>，查閱日期：2021年10月6日。「yuliman」，〈花蓮車站前，1962年拍攝〉，《璞石閣》，網址：<https://www.tipga.com/p/5ca9e6f93286fe3754369e21>，查閱日期：2021年11月20日。臺灣省政府委託臺灣銀行發行，《愛國獎券291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16.018.0070。「龍友」，〈手蓋宣傳戳實寄封片〉，《清清集郵網》（2010年3月7日），樓8-10，網址：<http://www.chch.tw/phpwind/read.php?tid=11987>，查閱日期：2021年11月6日。

¹¹ 吳新榮因過去案件被列為「丙類自首份子」並由警察機關輔考，故「反共自覺運動」與他有密切的關連性。巧合的是，臺南縣警察局剛於1962年4月19日向警務處提出撤銷考管申請，吳新榮隨即便於25日向相關人員詢問自己在「反共自覺運動」的角色，並於28日順利找到「反共自覺運動」地方負責人「瘦蘇」。在「瘦蘇」請示後，表示由於吳新榮先前已「自白」過（應為自首份子的紀錄），故不必辦理「表白」手續。吳新榮知道後鬆了一口氣，表示「此一事也給我非常輕鬆安慰。政治上的思想問題，是內心的事，但在此時此地，我真想要表示我的清白，以預防〔防〕不測的吃虧」。有關吳新榮被列為「自首份子」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臺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頁353-358。有關日記內容見：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壬寅年四月二十五日晴〉，《吳新榮日記》，中研院臺史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5%90%B3%E6%96%B0%E6%A6%AE%E6%97%A5%E8%A8%98/1962-04-25>，查閱日期：2021年8月1日。

¹² 陳新吉，《馬鞍藤的春天：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陳新吉回憶錄》（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3），頁73。

更有甚者，截至 1962 年 4 月 30 日止，本運動亦成功「號召」了近 3077 名「反共自覺表白人」。¹³許多人所陳述的「表白內容」皆有著與謝韻萍類似的「附匪」經歷。透過閱覽檔案後，得知被要求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屬標準程序外，人們更是直接性地受到了如調查局的策動及詢問。¹⁴同一時間，國軍部隊亦辦理了「軍中反共自覺運動」，除法規由國防部另行頒布《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外，時間皆同「反共自覺運動」。¹⁵此外處於戰地政務狀態的金門也有施行反共自覺運動的報導與紀錄，由金門防衛司令部所發布。¹⁶從上述史料痕跡來看，「反共自覺運動」不僅涉入人數者眾並在當時廣為宣傳外，也擴及到了軍中和金門，並與情治系統密切相關。

筆者此時才意識到，「反共自覺運動」並不像表面呈現般的那樣平順單純，僅是個為期兩個月的政治運動，而是情治系統保防工作的一部分，且此後仍延續了相關的準則。繼續追蹤史料後發現，及至 1970 年代中期「反共自覺表白」仍反覆出現在情治系統的保防工作內。如 1970 年 12 月 24 日《聯合報》報導了調查局的工作成果，內容提到「一年來計偵破 xx 案，均經依法移送法辦；另辦理自首、自新、附匪登記、反共自覺表白等一百二十六案」，並表示破獲這些案件後，「對於打擊共匪統戰分化的陰謀，消弭叛亂份子的滲透顛覆活動，提高一般社會的政治警覺，維護反攻基地的安全，已產生了積極的作用」。¹⁷直至 1977 年，警備總部亦共編列了五期的《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且除第二期外，大部分的表白人皆有標註保防專案名稱與編號，¹⁸足見情治單位將「反共自覺表白」視為

¹³ 據《簡冊》統計，共有 3077 人被編列在冊，但檔案實際人數僅有 3064 人，且有人並非因本次「反共自覺運動」而被編列在內的。有關實際人數跟帳面人數的落差，將於本文第四章第三節解釋。有關政府在運動結束後仍持續進行「反共自覺表白」，將於本文第五章第一節探討。3077 名表白人的數據可見：「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反共自覺表白人分類統計表」（1964 年 10 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¹⁴ 可參考成芝田的案例。見：〈成芝田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40/301/01869/。

¹⁵ 「國防部參謀總長致人事行政局（51）詳證字第 411 號令」（1962 年 3 月 1 日），〈反共自覺運動案〉，《總長辦公室》，國防部藏，檔號：51_1315.6_7421_1_2_00049748。

¹⁶ 本報訊，〈金門防衛司令部昨宣佈，響應反共自覺運動〉，《正氣中華報》（1962 年 3 月 3 日），版 4。

¹⁷ 本報訊，〈深入檢肅敵諜叛亂，加強偵辦貪污不法〉，《聯合報》（1970 年 12 月 24 日），版 3。

¹⁸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61/206-01/00954。

同一套系統來管理，甚至人們亦不斷地被情治人員曉以大義後因而填寫了《反共自覺表白書》。¹⁹此外 1970 年代的《反共自覺表白書》亦沿用著 1962 年的樣板，如秋惠文庫於「Facebook」粉絲專頁提供之 1975 年某人的《反共自覺表白書》，其不僅與 1962 年《反共自覺表白書》格式一致，同樣也有警備總部的關防章和單位章。²⁰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和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其相關流程更可追至如 1978 年由調查局策動的沈君澤案，²¹乃至 1986 年左右的常問行案。²²至於其他紀錄則顯示，陸軍亦在 1987 年短期施行過「反共自覺表白」活動，當時陸軍總司令部為配合國防部令頒《國軍七十六年保防教育月實施規定》之教育主題「人人提高警覺，檢舉陰謀活動」，故制定《陸軍官兵自覺表白實施規定》，要求所屬「官、士、兵、學生及聘僱員工」應「體認自覺表白是革命軍人對國家忠誠負責的表現」，同時「對主動辦理自覺表白者，一概寬大處理，准予改過自新」，並要求保防和政戰人員簡要釋疑《戡亂時期共匪、附匪及叛亂分子自首辦法》、《懲治叛亂條例》、《妨害軍機治罪條例》等有關法規。²³

基於上述線索愈趨龐雜、牽連甚廣，筆者決定回到蔣中正身上，以便釐清相關脈絡。結果發現時任警備總司令黃杰所留存的工作日記，提到 1960 年 12 月 20 日曾與蔣中正直接會面，當即接獲指示：「警備總部可重申前令，過去凡曾附匪份子，准予自首，補辦登記」。²⁴收到命令的警備總部，便以「總統指示『應即重新辦理號召自首自新運動，方式力求新穎』」等因，擬訂了《反共自覺辦法》等三份草案呈報國防部轉呈行政院

¹⁹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352。有關1962年以後的「反共自覺表白」，將於本文第五章第一節進行討論。

²⁰ 秋惠文庫，「☐☐☐反共自覺表白書」（1975年8月4日），Facebook，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FormosaMuseum/photos/974756592561905/>，查閱日期：2021年10月17日。

²¹ 「警備總部致調查局（67）謁速字第6201號函」（1978年9月7日），〈沈君澤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44/301/08005/0005。

²² 僅參考目錄，國家檔案資訊網摘要曰：「本案為75至76年間辦理反共自覺表白事，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為民眾聲請重新辦理反共自覺表白而檢送相關資料予法務部調查局參處」。見：〈常問行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75/3/55794。

²³ 「陸軍總部致後勤署（76）崇衆字第2116號令」（1987年6月15日），〈保防業務（後勤署）〉，《陸軍總部》，國防部藏，檔號：76_1350_2629_1_14_00049876。

²⁴ 陳世宏等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臺北：國史館，2003），頁261。

審核。²⁵此時筆者才追到了所謂的「自首自新」政策²⁶。為了追蹤「自首自新」政策的樣貌，便回顧了對於過去大陸時期²⁷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研究，瞭解到所謂的「自首自新」，係指源自於1927年寧漢分裂以後，位於南京的蔣中正與位於武漢的汪兆銘和中國共產黨正式決裂，並將「反革命罪」劃為其罪名後，為使共產黨分化瓦解的招撫型政治策略。²⁸如1935年《共產黨人自首法》規定，只要共產黨人於發覺前向國民黨部「自首」，便可免除其刑，然犯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相關情事者，僅可減輕其刑或緩刑。此外但凡獲得免刑、緩刑或減刑宣告者，法院得准許保釋或移送反省院代執行，保釋者並發予「自新證」以茲證明。²⁹這樣的準則，似乎和「反共自覺運動」有些相似。《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類似於《共產黨人自首法》，被以特別規範解除相關的罪行，《反共自覺表白書》也頗有「自新證」的意涵，就連「反革命罪」（1928）也與「危害民國罪」（1931）、「危害國家罪」（1947）及最終形成的「叛亂罪」（1949）、「匪諜罪」（1950）有著承先啟後的關係。³⁰甚至背後在用語上都是中國

²⁵ 「國防部致行政院詳識字第0054號呈」（1961年1月12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²⁶ 有關「自首自新」政策，考量國民黨施行「自首」、「自新」時常是交雜或兩面之關係，嚴格說來「自首／自新」的用法是較為精準的。本文為避免「斜線」用法之模糊性，且史料也未有斜線或頓號用法，故採「自首自新」。另有研究者採「自新政策」，如謝佩珊，〈國民黨自新政策與自新人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有稱「自首自新」，如林威杰，〈顧順章「自新」與「中統」的發展〉，《國史館館刊》68期（2021年6月），頁95-139；有作「自首／自新」，如梁文祖，〈中國國民黨對政治犯之改造：以山西反省院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有以「自首、自新」，如劉恆奴，〈二二八事件中的自新：以臺中、嘉義、台南、高雄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1卷4期（2014年12月），頁107。有用「自首制度」，如蔣正陽，〈變革與承續：陝甘寧邊區自首制度的表達與實踐〉，《北大法律評論》20卷第1期（2019年），頁66-88。

²⁷ 本文所稱的「大陸時期」，限定指1927年1月中國國民黨於武漢成立國民政府後，直至1949年12月行政院正式遷臺為止。由於本文目標為討論國民黨政府由大陸延續至臺灣的「自首自新」政策，未避免用詞不精確，故不沿用「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或「憲政時期」等正式用法。

²⁸ 劉恆奴，〈二二八事件中的自新：以臺中、嘉義、台南、高雄為中心〉，頁107-108。謝佩珊，〈國民黨自新政策與自新人員〉，頁1-2。

²⁹ 國民政府令，〈共產黨人自首法〉（1935年7月25日），《國民政府公報》1804號（1935年7月27日），頁1-2。

³⁰ 指的是《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1931）、《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1947）與《懲治叛亂條例》（1949）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950）。薛化元並未提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但筆者認為作為搭配《懲治叛亂條例》的核心法律，其脈絡應是一致的。見：薛化元主講，〈懲治叛亂條例的歷史源流與轉變〉，《中央廣播電臺》（2020年5月26日），網址：<https://www.rti.org.tw/radio/programMessageView/id/100727>，查閱日期：2022年1月5日。有關大陸時期的「自首自新」將於本文第二章第一

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當這樣的脈絡透過政府內部定義的「自首自新」連結起來時，此時筆者方意識到，對於謝韻萍如何被納入到「反共自覺運動」當中，不僅繞不開解析「反共自覺運動」之本質，亦無法迴避「反共自覺運動」過去的歷史脈絡，尤其是與中國國民黨「自首自新」政策之關聯性。是故便以「自首與自新——1962年反共自覺運動之研究」為題開展了本研究。

二、文獻回顧

關於戰後臺灣「威權統治時期」、³¹「黨國體制」³²及「白色恐怖」之研究，學界已有不少論著。如若林正丈在考察中國國民黨所施行的黨國體制時，便認為國家對反對者施行暴力，是一種社會關係的戰略性行為，透過監視系統的常駐，其目的在於使臺灣各方面走向閉鎖狀態，更重要的是使人們心中對政治產生畏懼。³³松田康博也認為，白色恐怖的核心便在於國家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任意地對任何人進行逮捕與審判，使沒有人有能力抗衡國民黨組織、政府、及情報治安機關等一切行動。³⁴蘇瑞鏘在考察臺灣戰後政治案件處置的特性時，也認為不能忽略掉蔣中正和蔣經國一手建立的強人威權與國民黨的黨國性格，³⁵更以剖析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的各個處置面向，將政權統治者思維、國家機關性質、法令

節說明。

- ³¹ 另有如「戒嚴時期」、「戡亂時期」、「白色恐怖時期」等莫衷一是的用法。本文採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三條第一款之定義，即「威權統治時期」，時間點為「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之時期」。有關《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全文可見：「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296>，查閱日期：2022年6月5日。
- ³² 有關國民黨政府自1949年播遷來臺所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有「戒嚴體制」、「威權體制」和「黨國體制」等三種說法。由於筆者針對的是存在於國民黨政府政策體系的「自首自新」，故本研究採「黨國體制」，以表達鎖定的是中國國民黨「黨國體系」之面貌。有關採用「戒嚴體制」的有：秦昱華，〈我國戒嚴體制之研究——台灣實施經驗的再檢視（1947-1987）〉（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頁18。採用「威權體制」的有：李福鐘，〈兩蔣威權體制特性再探——從柏楊案談起〉，《國史館館刊》69期（2021年9月），頁41-47。採用「黨國體制」的有：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一部》，頁8-18。
- ³³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新自然主義，2004），頁117-119。
- ³⁴ 松田康博，《台灣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頁362-363。
- ³⁵ 蘇瑞鏘，〈強人威權黨國體制與戰後臺灣政治案件〉，《輔仁歷史學報》30期（2013年3月），頁198。

制度，到各類政治案件之偵辦、審判、及施行後續等對人民不法侵害等環節徹底攤在了陽光之下。³⁶又如陳瑞琪和潘宗億以綠島作主題，由政治受難者、士兵和綠島居民三者不同社會位置的證言和記憶，檢視白色恐怖在社會層面所牽涉的多樣性及複雜性。³⁷或如胡芷綾挑選 1950 至 60 年代，將白色恐怖與國家恐怖主義進行連結，認為臺灣的白色恐怖是在國民黨一手掌握情治機關，並讓情治機關以國安、保密、防諜等名義，合法地對人民利用逮捕、偵訊、審判、行刑等方式施加顯性暴力；以及一手掌握法規的定義與詮釋，不斷地改變「叛亂」與「匪諜」的適用範圍，塑造出「叛徒」無所不在等隱性暴力下所完成的。³⁸另吳子涓則以身體政治的概念，將戒嚴時期的種種規範，視為國家權力的向下滲透，使人們不自覺地服從層層的權力制約，以成為國家理想的健全國民。³⁹甚至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研究冷戰時期金門的戰地政務制度時，亦認為由於金門位處地緣位置之關鍵，使得政權盼望的現代性改造能得以透過軍事化連結實施，如此轉換操作對金門造成了難以抹滅的影響，原本無關軍事生活的普通百姓，被迫納入到軍政合一的戰地制度，以致部分居民仍對國軍初期建立的軍事管束記憶猶新，留下了諸多強拆民宅與徭役徵用等苦痛回憶。⁴⁰

正如宋怡明對金門戰地政務如何侵害到居民以致殘留在苦痛記憶的研究，現今學界對國民黨政府如何侵害到日常生活的關注度亦愈來愈強。除事件當事人被政權所剝奪的聲音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怎麼去回應這樣龐大又漫長的監視體系。蕭伶妤在訪談數個政治受難者家屬遭到國家監控的經驗時，便發現這是一種「久病成良醫」的過程，儘管警察與特務突如其來地衝撞進這些家庭的生活，使家屬從一般家庭演變成白色家庭，但隨著時間的遠去與監視的常態化，家屬們仍彷彿和管區建立一種相安無事的默契，至少能保證警察在需要時找到人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地不

³⁶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稻鄉，2014），頁381-387。

³⁷ 陳瑞琪、潘宗億，〈「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變遷探討〉，《臺灣文獻》69卷4期（2018年12月），頁162。

³⁸ 胡芷綾，〈國家恐怖主義：以台灣白色恐怖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85-88。

³⁹ 吳子涓，〈舞禁之下的身體政治：臺灣戒嚴時期（1949-1987）的跳舞身體及其抵抗〉（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頁80-81。

⁴⁰ 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黃煜文等譯，《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頁291-295。

影響自己的生活。⁴¹而若反面角度來看，即情治機關又是如何回應此龐雜耗力的監視體系時，廖泓叡的研究便可提供借鑑，其以高雄市警察局在戒嚴晚期對「主張臺獨的新生分子」之監控檔案為對象，便發現無論國家如何累積當事人的日常動態，這些情蒐成果終究未轉換成司法調查，甚至最晚在 1980 年代，警察部門更傾向以疏導制約的模式，以在事前避免有任何活動激烈化以致進入到司法程序。⁴²

基於學界綿延不絕地研究，中國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下的治理面貌逐漸浮上了檯面。透過近年政府和法院的努力，不僅平反了許多違法犯紀的冤錯假案，受害者也開始在社會大眾面前闡述自己的傷痛記憶，民間亦逐步地書寫對這段歷史的理解，並於小說、電影、電子遊戲等媒介上再現生產。雖距離全面瞭解黨國體制和白色恐怖之全貌仍有一定的距離，但現今已愈有條件進行此類的研究。隨著時間過去，過往成果亦漸漸地有所不足。如蘇瑞鏘所指出的，現有的成果有側重著名案件的傾向，且就數量而言亦多集中於 1950 年代的案件，相對有著較為多元形式政治案件的 1960 年代則較為缺乏。⁴³薛化元在反思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的歷史過程時，發現就政治層面而言，無論是行政運作還是民間勢力，並不如一般認為的較為鬆散與自由，到了 1960 年代都有進一步限縮的情況。⁴⁴

是故針對 1960 年代的黨國體制和白色恐怖，筆者認為仍然有再進行深入探討之必要。以現今成果而言，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仍是較為欠缺的一塊，不僅未有專門的研究論著，連現有的討論都有商榷之餘地。如皮國立僅將「反共自覺運動」納在 1960 年代「政治運動」的脈絡下談論，而未深入剖析「反共自覺運動」本身。⁴⁵又如林世華僅抓出「反共自覺運動」和「自新令」之間關係，而未梳理全貌。⁴⁶或如林果顯則是將「反共自覺運動」放在 1962 年反攻作戰下的背景來談，但由於並非其研究重

⁴¹ 蕭伶仔，〈走進「白色家庭」：一九五〇年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生命歷程探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80-82。

⁴² 廖泓叡，〈與「敵人」共存：臺灣威權統治晚期的新生份子監控體制〉，頁94。

⁴³ 蘇瑞鏘，〈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6卷3期（2019年9月），頁162-164。

⁴⁴ 薛化元，〈1950、1960年代台灣政治發展的歷史評價問題：冷戰架構下的一個考察〉，《中央史論》38期（2013年12月），頁382-387。

⁴⁵ 皮國立，〈1960年代蔣中正與臺灣「現代國民」的身體治理與教育〉，收錄於黃克武主編，《1960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頁282、320-324。

⁴⁶ 林世華，〈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之研究：以興台會與亞細亞同盟案為例〉（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23。

點故也未有所拓展。⁴⁷

此外即便探索「自首自新」相關研究，也未能看到將視野拉向「反共自覺運動」。如謝佩珊雖從 1928 年的《共產黨人自首法》開始討論，卻僅延續至 1950 年的《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⁴⁸又如曾薰慧雖對 1950 年代「匪諜辨識」與「自首」之間的關聯性提出了深刻見解，卻未能和具體施行的「自首自新」活動作緊密連結。⁴⁹或如劉恆旻儘管頗嚴謹地追溯了大陸時期國民政府整套「反革命罪」與「自首自新」之法律制度演變關係，但討論時間點卻止於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的「自首自新」，且雖然已開始將視野朝向了 1950 年代，但並沒有持續延伸至 1960 年代。⁵⁰

倘若將目標轉向對威權統治時期情治單位與保防工作之相關研究，則也未能發現「反共自覺運動」的角色。如林正慧雖深刻分析了 1950 年代保安司令部諜報組與內政部調查局皆有大量運用「自首自新份子」及策動「自首自新」以擴大破案之情況，但仍未將主題延伸至 1960 年代。⁵¹而於 2022 年正式解散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其發布的《任務總結報告書》儘管提及 1970 年代「間諜份子考管」案曾被地方警察策動「表白」，但也未進一步剖析「反共自覺表白」在保防工作和情治系統中的定位，甚至沒有梳理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⁵²以目前來說，僅邱國禎（筆名馬非白）有較為初步的討論，除將「肅奸防諜」與「政治運動」和「反共自覺運動」進行連結外，也認為像「反共自覺運動」如此的「自首自清」是種針對內部的活動。⁵³

⁴⁷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鄉，2005。

⁴⁸ 謝佩珊，〈國民黨自新政策與自新人員〉，頁28-35。

⁴⁹ 曾薰慧，〈台灣五〇年代國族想像中「共匪／匪諜」的建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0），頁132-138。

⁵⁰ 劉恆旻，〈二二八事件中的自新：以臺中、嘉義、台南、高雄為中心〉，頁109-117。劉恆旻，〈革命／反革命——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的法律論述〉，收錄於王鵬翔主編，《2008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2008），頁286-295。劉恆旻主持，《反省與自新：二戰前中國思想改造法制對戰後臺灣之影響》（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期末報告，2016），頁7-8。

⁵¹ 林正慧，〈1950年代保安司令部諜報組的組織佈建與偵防行動〉，《臺灣史研究》28卷4期（2021年12月），頁235-245。林正慧主持，《1950年代內政部調查局的組織佈建與肅諜保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期末報告，2022），頁38-40。

⁵²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180、352-353。

⁵³ 邱國禎（馬非白），〈檢肅匪諜與反共自覺運動（一）：紅色恐怖〉，《想想論

據此來看，「反共自覺運動」並非沒有研究空間，而是有待研究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將散落在各地的「反共自覺運動」串聯起來，編織可供人們理解的歷史圖像。事實上，「反共自覺運動」很可能即隱藏在部分政治案件的夾縫間，默默地發生作用。如陳香儘管早於 1961 年便已被警備總部羈押，但 1963 年遭判刑之理由，卻是「明知白克、陳宣耿及戴雲山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⁵⁴其中白克與陳宣耿遭逮捕的直接因素即是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⁵⁵「反共自覺運動」牽連了彼此，並在最終形成了「叛亂案」和「匪諜案」。或如興臺會案與亞細亞同盟案，相關人士遭逮捕的時間點，正好是「反共自覺運動」辦理當下的 1962 年上半。蔡財源在文化部所屬的「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中的簡介寫道「受一位踏入政府反共自覺運動的興臺會友人所累，1962 年 6 月於陸軍官校上課時被捕」。⁵⁶而興臺會案的陳三旺正好有如此回憶：「一直到 1962 年，國民黨政府推動一個反共自覺運動，就是匪諜自首、既往不究，所以有部分的同學受到這個宣傳的影響去辦自首，才把我們這個組織暴露出來」。⁵⁷「反共自覺運動」又再次巧合地和諸多案件交織在一起。

綜合上述，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在歷史學科仍有探討之必要。就歷史事實而言，目前的研究由於未能照顧到「反共自覺運動」，在無法完整呈現整場運動之面貌和過程下，以致有部分政治案件獨漏了一塊重要的歷史背景。而就「自首自新」政策而言，目前未有研究將時間線拉到 1960 年代，進而將中國國民黨政府源自於大陸時期的政治體系彼此串聯，以更加深入地討論國民黨的治理性格。甚至就情治系統、思想審查與社

壇》（2019 年 12 月 1 日），網址：<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7991>，查閱日期：2021 年 7 月 1 日。邱國禎，〈檢肅匪諜與反共自覺運動（二）：吳中將、馬立委〉，《想想論壇》（2019 年 12 月 8 日），網址：<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8001>，查閱日期：2021 年 7 月 1 日。邱國禎，〈檢肅匪諜與反共自覺運動（三）：反共自覺運動〉，《想想論壇》（2019 年 12 月 16 日），網址：<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8013>，查閱日期：2021 年 7 月 1 日。

⁵⁴ 〈陳香補償金申請案〉，《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交檔案》，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識別號：HRA0001_01_12_05559。

⁵⁵ 有關白克叛亂案與陳宣耿叛亂案與「反共自覺運動」之關係，將於本文第五章第二節進行梳理。

⁵⁶ 蔡財源敘述，〈白色恐怖下的硬漢〉（2014 年 12 月 5 日），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網址：https://storytaiwan.tw/Story_Detail_c.aspx?n=28D530F0C64DE615&s=0F8F62FE22C0701A，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⁵⁷ 許雪姬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記錄》（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3），頁 441。

會監控等研究而言，如獨漏了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則相當可惜，因當中不僅含有大量普羅百姓各種被納入到「自首自新」隊伍的過程，亦飽含了諸多被迫陳述私人經歷的過程，但他們卻獨缺了用以描述過去經歷的歷史脈絡。陳進金在研究東臺灣政治監獄的面貌後，即認為記錄這段充滿著傷痕的歷史使後世引以為戒，本身就是歷史研究者的責任。⁵⁸回顧筆者背景，家庭本身就是黨國的一分子，無論父系和母系（含祖母與外祖母），沒有一支不是黨國的追隨者，不是歸類在外省籍貫的。對於這段帶有疑慮的歷史，血統上即帶有著難以推託的道義責任。當中國國民黨政府有所錯誤之時，如不挺身而出加以指正批判，不僅難以談得上反省和正視，也悖離了史學方法，尤其實質作為「自首自新」政策的「反共自覺運動」，其確實對當時的社會造成了不小的風波。筆者在此盼望，藉由研究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能書寫一段讓世人省思的歷史，以毋忘在那光芒萬丈的青天白日之下，曾有如此滿地紅般的肅殺歲月。

三、史料介紹

為解決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之緣起、過程、性質和影響，本研究將以文字史料為主，官方檔案佔大宗，但不限於任何媒介。本文主要採用的包含國史館所藏的大陸時期「自首自新」檔案與外交部的「反共自覺運動」檔案、國防部所藏的「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檔案、警備總部於 1963 年編印出版的《反共自覺運動文獻》、《中央日報》等新聞報紙、以及謝韻萍所遺留之「反共自覺運動」相關私人文書。

然而本文比較大的特色，即是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典藏的總政治部於 1950 年代初期規劃之「自首自新」號召運動的檔案、總政治部於 1966 年「滌塵專案」留存的檔案、調查局辦理「反共自覺表白」的檔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辦理白克、陳宣耿等叛亂案的檔案、以及 1964 年警備總部編印並送到總政治部留存的《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等。相關的檔案多屬 2016 年後第五度與第六度檔案徵集所得，並於 2019 年《政治檔案條例》頒行後，由相關單位戮力合作建立目錄、數位掃描與解除機密公開的，其中調查局檔案更是遲至 2021 年 12 月才於「國家檔案資訊網」公布目錄供大眾申請，故相關新出土的官方解密檔案將會是本文梳

⁵⁸ 陳進金，《空間·記憶·歷史：戰後東臺灣的政治監獄》（新北：稻鄉，2021），頁 234。

理「反共自覺運動」時的主要依據。

四、章節架構

為解決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之緣起、過程、性質和影響，包含緒論與結論，本文將分為六章，並以如下結構呈現：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反共自覺運動的緣起

第一節 前身：大陸時期的「自首自新」

第二節 延續：1950 年的「自首」號召

第三節 活化：1951 年的「檢肅匪諜運動」與 1955 年的「附匪登記運動」

第三章 反共自覺運動的過程

第一節 籌辦：「反共自覺」樣貌的「自首自新」

第二節 宣傳：運動中的「反共意識」與「匪諜自首」

第四章 反共自覺表白人的路程

第一節 警備總部：規劃「調查策動」的對象

第二節 調查局：對機關行「調查策動」

第三節 反共自覺表白人的面貌

第四節 軍中反共自覺運動的過程與成果

第五章 反共自覺運動後的兩種命運

第一節 保防工具化的「反共自覺表白」

第二節 「表白不實」後的軍法審判

第六章 結論

第二章「反共自覺運動的緣起」分為兩節，以時間順序的方式，從大陸時期的「自首自新」開始討論，試圖抓出中國國民黨暨國民政府在施行「自首自新」之思維延續性。第一節將焦點主要放在國民黨政府在 1930 年代的「自首自新」政策，透過梳理當時面貌以帶出整個政策的特質，包含「反革命罪」、「自首／自新」、「反省院」與特務機關等。並將時間延伸至抗戰，以及延續到 1945 年臺灣光復後，以呈現在國民黨政府未播遷來臺前的「自首自新」。除表現政策的延續性外，更重要的是當國民黨政府在面臨危機時，反而會加大施行的強度。而在第二節，將會呈現當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的時候，也將「自首自新」的模式帶了過來。除在臺灣重新構建「自首自新」政策外，更加強化作為肅清黨國內部人士的工具。

而在第三節將可以看到政治運動化的過程，包含 1951 年「檢肅匪諜運動」與 1955 年的「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總登記運動」。

第三章「反共自覺運動的過程」。本章將從 1960 年 12 月 20 蔣中正下令黃杰籌劃「自首自新」號召運動開始。第一節將以 1961 年警備總部和行政院對《反共自覺辦法》草案討論的過程，以呈現原本「反共自覺運動」想要達到的與「自首」、「登記」等過往「自首自新」號召運動的區隔目標，並在後半解讀宣傳資料對「反共自覺運動」之定位。在第二節則將時間點放在「反共自覺運動」舉辦當下，並對「反共自覺運動」中的「反共意識」和「匪諜自首」作拆解，前者將從「來歸義士劉承司」與「反共意識」的結合作討論，後者則是試圖呈現「反共自覺運動」中的真正目標「匪諜自首」，以剖析實質作為「檢肅匪諜運動」和「附匪登記運動」延續的「反共自覺運動」，是如何與「反共意識」與「自覺表白」兩套論述交織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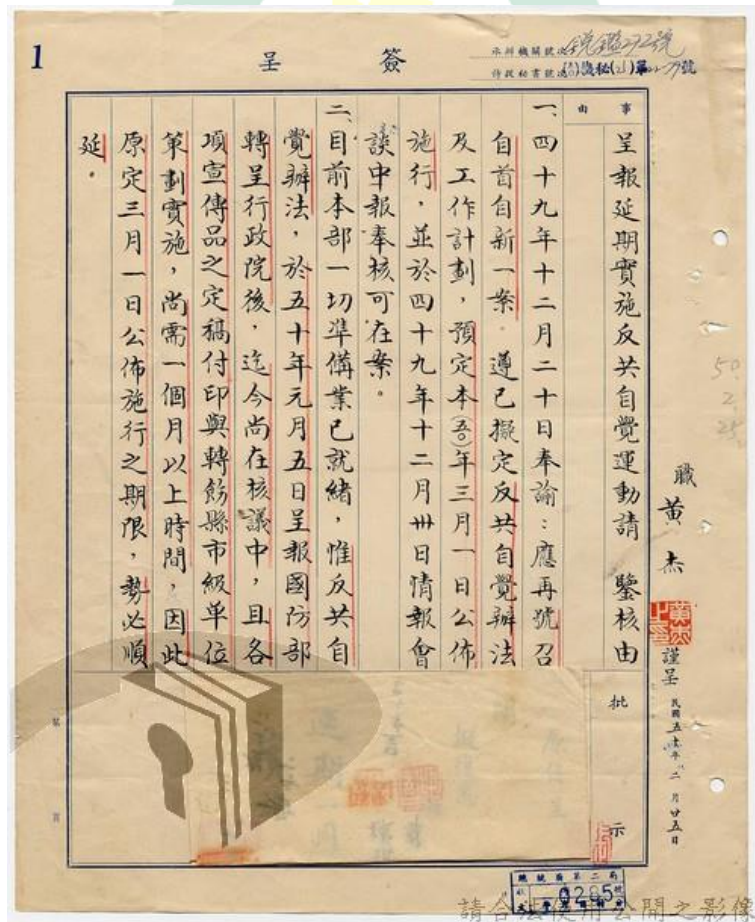
第三章「反共自覺表白人的路程」。本章將分為四節，討論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之實像，包含隱藏在「反共意識」和「自覺表白」等宣傳論述下的「自首自新」。第一節將討論「反共自覺運動」中的調查策動規劃，以及警備總部決定調查局負責「1956 年大陸來臺人士」可能涉及到了何種保防相關的思維和決策。第二節則是以調查局辦理的機關調查策動為核心，試圖就檔案鋪陳出實質作為「自首自新」之「反共自覺運動」，人們會經由何種程序被情治人員鎖定，並留下哪些檔案紀錄。而在第三節則藉由歸納與分析表白者所陳述的內容，藉以找出政權當局究竟對甚麼樣的內容是忌諱的，以及有些哪些人被牽連其中。最後將於第四節簡述 1962 年「軍中反共自覺運動」的過程與結果，包含金門辦理「軍中反共自覺運動」與「社會反共自覺運動」⁵⁹之狀況。

第四章「反共自覺運動後的兩種命運」將分為兩節。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人們主要被劃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別，一是涉嫌情節輕微而

⁵⁹ 自 1949 年遷臺並完善所謂「保防」工作以來，一般主要區分為三類領域，即「機關保防」、「軍中保防」與「社會保防」，此區分模式不僅沿用至 1962 年，至今仍存續在政府的「保防」工作內，縱使 2019 年改稱為「安全防護」工作亦未變化。故本文針對保防類的歷史事件時會採「社會」用語。有關保防意涵與三塊領域區分可參考 2019 年法務部發布的《保防工作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見：宜蘭縣冬山鄉公所網站留存的副本，網址：
<http://www.dongshan.gov.tw/uploads/webnews/0000005082.pdf>，查閱日期：2022 年 2 月 3 日。

被「准予表白」成為「反共自覺表白人」，另一則是涉嫌情節嚴重認定「表白不實」交付軍法審理懲戒者。此二者之命運大不相同，且如此區分的措施於 1960 年代仍不斷進行。故第一節會將重點擺在 1962 年後留存於情治單位工作流程的「反共自覺表白」，試圖指出即使 1962 年以後未再施行「自首自新」號召運動，但「反共自覺運動」期間所建立的出的「反共自覺表白」仍留存在政府工作流程內，並與其他時期建立出的「匪諜自首」、「附匪登記」並存，成為秘密化「自首自新」之一部分，並持續至 1970 年代。此外對「准予表白」之「反共自覺表白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政府對其有更進一步之管制和監控。第二節則以數名曾因「反共自覺運動」遭到司法偵查與審判者，論述「反共自覺運動」並不如政府所宣稱般的「寬大為懷」，仍有少數人因此而獲罪，且兩造的爭執常在於「反共自覺表白」本身於法律當中的「自首」效力，以此回應「反共自覺運動」中最恐怖的面貌。

圖 1、黃杰呈報蔣中正延期實施反共自覺運動（1961 年 2 月 25 日）⁶⁰



⁶⁰ 出處：「黃杰呈蔣中正（50）鏡鑑第272號簽呈」（1961年2月25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圖 2、中央日報：警總定自今年兩月內推展反共自覺運動（1962 年 3 月 1 日）⁶¹

日一月三年一十五國民華中

登記證：警字第 93 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央日報

號一九一二一第
CENTRAL DAILY NEWS
發行人 曹聖芬

今日二大張 每份售新臺幣一元二角 美洲美金一角 港幣二毫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 179-1799 號

警總定今起兩月內 推展反共自覺運動

號召曾受叛徒脅迫欺騙人士 勇敢自覺表明効忠國家心跡

【本報訊】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定自今日（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的兩個月時間內，辦理反共自覺運動，號召曾受叛徒脅迫欺騙的人士，勇敢的自覺表白，以表明効忠國家的心跡，擺脫叛徒脅迫欺騙，確保自由幸福的生活。

黃杰總司令昨日特爲此一運動的展開，發表一項書面談話，指出共匪是最陰險詭詐的漢奸，綜合其叛亂的一貫罪行，都離不了「陰狠毒辣，詭詐說謊」的範疇。當我們臺灣戰役贏得第一回合的勝利之時，即已預料共匪對臺的統戰陰謀策略，必然的將更加無所不用其極。果然，從近年獲案的資料中，證實我們判斷的正確。

黃總司令認爲臺灣是我們反抗俄的復興基地，其鞏固安定，不特爲繁榮社會，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所必需，尤爲消滅共匪，拯救同胞，復興中華必成的保證。而警備總部職司治安，對粉碎共匪統戰陰謀策略，維護社會安寧秩序，實無旁貸，因此，特發起辦理「反共自覺運動」。這個運動的本質，就在幫助這黃杰上將說，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已明白規定，那些人可自動表白。這個運動的本質，就在幫助這

最後，由該會主任委員蔣經國作本大會的總結：他勉勵與會人員說：輔導會的工作應該爲樂民着想，爲樂民的下一代着想。會議在熱烈圓滿中結束。（大會總結決議全文及蔣主委總結均見二版）

B3750347701/0052/3131343/43/1/001。

⁶¹ 出處：「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網址：
<http://www10.lib.ndhu.edu.tw:8080/cnnewsapp/>，查閱日期：2022年3月1日。

第二章 反共自覺運動的緣起

1962年3月1日，在「反共自覺運動」正式舉辦的當下，警備總部也於同日發布了《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書告除闡明運動的核心宗旨外，亦於結尾提到了目標。原文表示：

今天本總部為澈底粉碎共匪的滲透統戰陰謀，解救被欺騙脅迫的人們，特發起「反共自覺運動」。此一措施，是發揚人性，訴諸良知，明辨是非，**劃分敵我**的一個行動，它的基本精神是：

一、以自覺來瓦解共匪的滲透……二、以表白來顯示反共行動……
三、以團結來打擊共匪的統戰……

「反共」是我們今天自由世界一致的要求，「自覺」是給予若干曾被匪誘騙、利用、脅迫或牽累的人，向我們的政府訴苦伸冤，剖明心跡的機會，在政府未發覺依法偵查之前，自動來洗刷不名譽的嫌疑，得到不咎既往的保障。**忠貞奸邪是福是禍的分野，便在此一念之間。**¹

「劃分敵我」，是個極度關鍵的用詞。何以「忠貞奸邪、是福是禍」會在「一念之間」？這是否意味著，當下的合法公民證明將暫時失效，人們必須重新向政權當局上繳思想資料，並在重新審核後才能恢復正常身分。4月19日，因「反共自覺運動」瀕臨尾聲，警備總部為在最後時刻刺激表白人氣，特地由黃杰主持記者會並再次發表新的《告同胞書》，書告留下了頗耐人尋味的話語。他提到：

治安機關對於共匪的統戰陰謀，早就在嚴密控制之中，**誰是叛徒？誰被叛徒利用？都有正確的資料**，我們一再的號召、呼籲，是仰體總統寬大的意旨，法外施恩，給予他們一條生路。如果仍舊執迷不悟，猶豫、徘徊、企求僥倖，那麼，等到自覺表白的時限一過，政府也就只好用嚴峻的法律來制裁了。

¹ 警備總部，〈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5-6。本報訊，〈發起反共自覺運動，警總發表告同胞書〉，《徵信新聞報》（1962年3月1日），版3。全文可見附錄1-10。

……希望涉有嫌疑的人士，務必在四月三十日以前，向本部或警察機關勇敢表白，洗刷自己的嫌疑，獲取法律的保障，這是一個自新的最好機會。²

於這份兩份文告中，黃杰透露出了五項資訊。首先「反共自覺運動」與「共匪」滲透統戰陰謀有關，而「反共」是當前自由世界的意識形態。其次，由於「共匪」陰險狡詐，多人皆有被「匪」誘騙脅迫之經歷，以致陷入違法邊緣，政府深知人們隱含如此苦楚。其三政府對誰是「叛徒」而誰又被利用，一切資訊皆有效掌握，對於罪犯奉蔣中正寬大旨意而法外施恩，對於無辜者給予藉此申冤訴苦之機會。四者如不把握本次「反共自覺運動」機會，則後續當政府察覺以後必將嚴懲不貸。最後五「反共自覺運動」是個能「劃分敵我」的行動，通過「反共自覺表白」的，不僅能洗刷嫌疑獲得法律保障，更是個「自新」的最好機會。

當出現「自新」用語時，「反共自覺運動」的意義便完全不一樣。「自新」或者「改過自新」，從《史記》典故即是個頗有刑事意涵的語彙，專指犯人悔悟，希冀能赦免罪過，予以改正過失，重新作人。³至今諸多刑事判決書仍反覆出現「自新」用語，同樣用來指涉審判庭能從輕量刑的理由，以使被告能悔悟過錯藉此改過。是故書告選擇「自新」這樣如此靠攏刑事法律的用語並非巧合，而是意味著運動本身即是種抽象意涵的司法審判庭，除能使人褪去罪惡汙點，避免依法懲戒藉以「改過自新」外，亦在彰顯如此程序對應的即是刑事法律制度中的「自首制度」，即「透過自首獎勵犯罪行為人悔過自新」。⁴只是在「反共自覺運動」中，這樣的審判權力並不是由司（軍）法機關如警備總部軍法處執行，而是更為模糊的行政機關（如警備總部保安處）來親自執行。是故「劃分敵我」與「忠奸禍福」不僅是種政治意涵上的效忠外，亦與法律中的公民和罪犯程序相

² 黃杰，〈告同胞書〉，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3-4。本報訊，〈反共自覺運動月底截止，涉有嫌疑的人趕快依限表白〉，《中央日報》（1962年4月20日），版3。全文可見附錄1-11。

³ 有關「改過自新」的典故可參考《教育部成語典》。見：<https://dict.idioms.moe.edu.tw/idiomView.jsp?ID=710>，查閱日期：2022年3月1日。

⁴ 如現今法院之刑事判決書，在闡述《刑法》第62條自首規定意旨時，主要持如「獎勵犯人悔過自新，以期偵查犯罪機關早日發現犯罪事實，俾節省訴訟資源，並避免累及無辜」等論點。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61號刑事判決》，網
址：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109%2c%e5%8f%b0%e4%b8%8a%2c4461%2c20210121%2c1>，查閱日期：2022年3月1日。

一致。警備總部不僅混淆了行政和司法上的角色，亦反映出舊時中國行政司法合一的制度思維。故如要解答政策思想，勢必得回到長年存在於中國國民黨政府政策中的「自首自新」。

因此若將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視作中國國民黨「自首自新」政策之延伸，則運動的緣起仍有諸多面向有待逐一梳理。首先便是國民黨施行過去施行「自首自新」的樣貌，其次是大陸時期「自首自新」與遷臺後「自首自新」之關聯性，最後則是 1950 年代的「自首自新」有何面貌。在本章將分成二節來討論，而首先要梳理的，便是中國國民黨作為國民政府的肇建者，其所繼承的不僅是「中華民國」這個「中國」政權本身，亦包含了存在於中國歷代王朝深遠流長的政治法律體系。這套承襲自中國數千年的政治法律體系，隨著 1945 年臺灣光復、1949 年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也同樣被複製和搬運過來。而與「反共自覺運動」和「自首自新」直接相關的，便是過去王朝屬於懷柔招撫方針，甚至被寫在法律內的「自首制度」。

第一節 前身：大陸時期的「自首自新」

壹、1930 年代的「共產黨人自首法」、「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與「反省院條例」

回顧過去，中國國民黨並非僅在臺灣施行「自首自新」政策。早在 1930 年代，國民黨暨國民政府即以《共產黨人自首法》為依據，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特別向國民黨黨部、政府或法院辦理「自首」之法源依據。根據 1935 年修正的《共產黨人自首法》，其部分條文為：

第一條 共產黨人於發覺前自首者，得免除其刑。但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第五條之罪者，僅得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或緩刑。……

第三條 共產黨人自首者，應向各省、市黨部以書面為之，……

第四條 共產黨人自首者，由該省、市黨部及所在地軍政警機關及法院各派代表一人，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之。如有反省院之省、市由反省院加派代表一人。

前項審查委員會，由省、市黨部召集，並應於每月終彙報中央黨部備案。

第五條 審查委員會應附具意見，將自首人移送法院。

自首人受免除其刑或緩刑之宣告或免執行其刑之全部者，法院得許保釋或移送反省院，受減輕其刑之宣告者，得移送反省院以代執行。⁵

透過《共產黨人自首法》的施行，針對共產黨的「自首」便是一種法典制度化的政治策略，亦即既是一種政治手段，但同時也是法律制度。此外條文顯示，當共產黨人於國民黨政府發覺前「自首」，即得免除其刑，然若犯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部分條文，則得緩刑或減刑，同時受免刑、緩刑或減刑處分者，法院得改移送反省院執行。據 1931 年頒行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其第一條與第五條則為：

第一條 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

一擾亂治安者 二私通外國圖謀擾亂治安者 三勾結叛徒圖謀擾亂治安者 四煽惑軍人不守紀律放棄職務或與叛徒勾結者。

第五條 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為叛徒購辦或運輸軍用品者 二以政治上或軍事上之秘密洩漏或傳遞於叛徒者 三破壞交通者。⁶

至於 1935 年修正的《反省院條例》其所規定的應「入反省院」的人士有：

第五條 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入反省院

一 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或**前暫行反革命之罪法**之罪受刑之執行無期徒刑逾七年有期徒刑逾三分之一有悛悔實據者二 犯前款之罪罪刑執行完畢仍有再犯之虞者 三 犯第一款之罪宣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者 四依**共產黨人自首法**之規定移送者 五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送反省院者。⁷

⁵ 國民政府令，〈共產黨人自首法〉（1935年7月25日），《國民政府公報》1804號（1935年7月27日），頁1-2。

⁶ 國民政府令，〈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1931年1月31日），《國民政府公報》688號（1931年2月3日），頁1。

⁷ 國民政府令，〈修正反省院條例〉（1933年4月29日），《國民政府公報》1119

《反省院條例》中「入反省院」的，又涵括了《共產黨人自首法》和《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三者可謂密不可分。是故以《共產黨人自首法》、《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和《反省院條例》等相關法規為根本體系，所發展出的以「自首後送往反省院用以對付犯危害民國罪之共產黨人」等政治手段，便是 1930 年代國民黨專門對共產黨之「自首自新」政策主要架構。如下表所呈現：

表 1、1930 年代中國國民黨政府「自首自新」政策主要架構

自首的專門規定	加重處分的特別法	自新的特殊機構
共產黨人自首法	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反省院條例

然而「自首自新」政策並非至遲 1930 年代才發展出來，早在 1920 年代國民黨即已有了「自首」手段，並隨著時間演變成「自首」、「自新」兩者交叉使用的狀態。如《共產黨人自首法》最早即於 1928 年 10 月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通過，並於 1928 年 10 月 20 日請國民政府頒行，⁸當時目的即是對付自 1927 年寧漢分裂以來，和國民黨（南京）決裂的共產黨。1928 年《共產黨人自首法》第一條與第八條為：

第一條 共產黨人未曾在共產黨執行重要職務並無**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第二條至第六條之犯罪行為於發覺前自首者得免除其刑。

第八條 依本法免刑之共產黨人得由法院依第六條之規定交保或移送**反省院**。

反省院條例另定之。⁹

號（1933年5月1日），頁1-2。國民政府令，〈修正反省院條例第五條第四款〉（1935年7月25日），《國民政府公報》1803號（1935年7月26日），頁2-4。

⁸ 「國民政府秘書處致國民黨中執會秘書處為共產黨人自首法已由國務會議決議公布等由公函稿」（1928年10月18日），〈共黨處理辦法（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28-002。「國民政府為公布共產黨人自首法等由令稿」（1928年10月20日），〈共黨處理辦法（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28-003。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訓令第2號，〈公布共產黨人自首法通飭施行〉（1928年10月20日），《國民政府公報》3號（1928年10月28日），頁3。

⁹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國民政府為共黨自首條例案業經修正請公布：附件共產黨人自首法」（1928年10月15日），〈共黨處理辦法（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28-001。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訓令第2號，〈共產黨人自首法〉（1928年10月20日），《國民政府公報》2號（1928年10月27日），頁1-3。

不僅 1928 年的版本即有「反省院」，亦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之前身《暫行反革命治罪法》。《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同樣於 1928 年 3 月經國民黨中執會決議通過，並於 1928 年 3 月 9 日由國民政府頒行。¹⁰而《暫行反革命治罪法》之體系更可追溯至 1927 年 2 月 9 日由武漢國民政府頒行的《反革命罪條例》。¹¹1928 年《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第二條與第六條為：

第二條 意圖顛覆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或破壞三民主義而起暴動者依左列各款分別處斷（一）首魁死罪（二）執行重要事務者死刑或無期徒刑（三）附和隨行者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前項之罪未至暴動而自首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六條 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及不利於國民革命之主張者處二至四等有期徒刑。¹²

據上開法條，「反革命罪」可簡單化約為「意圖顛覆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或破壞三民主義而起暴動者」和「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及不利於國民革命之主張者」。「反革命罪」原本是種攻訐敵偽的政治話語，但隨著 1927 年的法典化，「反革命罪」同時也是種極為嚴厲的刑事罪名。原先「反革命罪」並非共產黨的專屬罪名，然而當 1927 年因南京與武漢撕破臉、國民黨與共產黨決裂後，法典化的「反革命罪」便既是國共雙方彼此攻訐的武器，同時也是共產黨危害國黨、國府及民國的主要罪名之一，並和招撫共產黨等配套措施交織在一起。¹³換言之，當「反革命罪」此類政治污點變成國民黨懲治共產黨之法律依據後，與之配套的「自首」便是用作分化共產黨組織的政治手段，且同樣被寫在法律制度

¹⁰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國民政府為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請公布」（1928 年 3 月 3 日），〈反革命治罪法（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33-004。「國民政府為公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等由令稿」（1928 年 3 月 9 日），〈反革命治罪法（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33-006。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 73 號令，〈公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通飭施行〉（1928 年 3 月 9 日），《國民政府公報》39 期（1928 年 3 月），頁 13-14。

¹¹ 王慧婷，《黨同伐異：「反革命罪」及其爭議（1927-1931）》（新北：花木蘭，2019），頁 57-58。

¹²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 73 號令，〈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 年 3 月 9 日），《國民政府公報》39 期（1928 年 3 月），頁 2-4。

¹³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98、109-110。王慧婷，《黨同伐異：「反革命罪」及其爭議（1927-1931）》，頁 61-62。

內。此外蔣中正所帶領的中國國民黨黨組織、政府及軍隊，在無論是「反革命罪」抑或是對共產黨的「自首自新」，都因蔣中正在中國政治權力的擴張，而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是故必須先要有「反革命罪」，特殊的「自首」才有意義；「反革命罪」愈模糊，愈偏向動機和目的等心證領域，「自首」的誘因也就愈大，也愈容易讓「革命」與「反革命」等界線之認定權力全盤落在國民黨政府身上。如王奇生所指出的：「在 20 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恐怕沒有其他刑名像『反革命罪』一樣虛實相應、真偽難尋、寬嚴無度的了」。¹⁴當 1927 年的《反革命罪條例》演變成 1949 年的《懲治叛亂條例》和 1950 年的《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時，無論是「叛亂罪」還是「匪諜罪」，仍舊含有同「反革命罪」模糊又難以定義的特質；而與之配套的「自首自新」，如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便是國民黨操控「反革命」定義與提供人民救命索的政治手段。雖然後續的法律條文不一定明文繼承了「反革命罪」的法律定義，但「反革命罪」這樣的政治概念並不會因為法律廢止而消失，而是會不斷地轉換形式延續下去，且背後所針對的同樣仍然是共產黨。在這之中，無論是「軍統局」、「中統局」等特務機關，還是「安全局」、「總政治部」、「調查局」、「警總」、「警務處」等情治機關，都扮演著同樣以「自首自新」作為操弄和分化等策略運用。

儘管 1928 年的「自首」政策在施行初期遭遇到諸多困難，然隨著時間演進，國民黨政府亦逐步地調整和修正相關措施，並開始啟用了同樣與中國刑罰制度密切相關的「自新」。「自新」並非新穎用語，早在北洋政府時期，當人犯罪後被關押如有悔過以祈求上層寬恕，便會使用「自新」此詞以示脫胎換骨。¹⁵不僅如此，「自新」亦早在 1928 年即被地方軍閥或派系用作「共產黨人悔過之路」身上，如屬晉系勢力的「山西反省院」之前身「山西自新院」即成立於 1928 年 8 月，早於 1929 年 12 月的《反省院條例》與 1928 年 10 月的《共產黨人自首法》，而其設立宗旨即開宗明義地表示「專收容共產犯之輕微者而施以感化」。¹⁶此外粵系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部，1928 年 9 月為肅清共黨殘餘勢力，使「共

¹⁴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120。

¹⁵ 「國務卿徐世昌呈大總統袁世凱定武上將軍長江巡閱使張勳呈嫌疑犯王有蓉在獄誠意悔過可否寬其既往予以自新據情請示文並批令」（1915 年 5 月 25 日），《政府公報》1917 號（1915 年 5 月 28 日），頁 11-12。

¹⁶ 山西反省院編，《山西反省院概況》（太原：山西反省院，1934），緒言頁 1。

黨中盲從及被威迫而附逆者」能「予以悔過使之自新」，亦制定了「自新條例」，同樣早於國民政府所發布的法律。¹⁷又如 1928 年湖南省政府也有針對共產黨的叫「自首」，而針對「附亂人民」叫「自新」的用法，¹⁸並也有並立之情況，如 1929 年廣東省政府頒行的《廣東省盜匪自新暫行辦法》第一條規定「凡被壓迫盲從之盜匪、未曾犯過焚殺擄勒、及加入共黨者，於未發覺前，如能實心悔過自首時，依本辦法之規定，得免除其刑，予以自新」，並據第五條頒發「自新證」。¹⁹事實上，「自新」這詞儘管對於統治者來說有著原則性的定義，²⁰如曾任中統局副局長的徐恩曾表示「發覺前來歸者為自首」、「被捕後悔悟者為自新」，²¹但由於常有混用的情況，故就實際被「自首自新」政策影響的中共紅軍高層陳毅而言，其並沒有同徐恩曾的概念理解「自首大隊」和「自新份子」。²²

不過，隨著 1929 年 12 月頒行《反省院條例》，將「自新」正式法制化後，「自新」也就變成了法典內的正式用法。條文中除確立「反省院」乃專門收容「共產黨人」和「反革命份子」外，亦於第六條第二項明定「反省期滿出院者應給以自新證書」，²³此意味著「反省人」經過反省院的「改悔訓育」後即為「自新人」。²⁴「自新」不僅正式浮上了檯面，也與「自首」有所區隔，形成「自首／自新」一體兩面的模式。隨著反省院

¹⁷ 廣州通訊，〈八路總部制定共黨自新條例〉，《中央日報》（1928年9月4日），張2面1。

¹⁸ 本省新聞，〈自首自新兩項辦法〉，《寧鄉週報》11期（1928年12月18日），頁8。本省新聞，〈自首自新覆核辦法十八年起適用中央規定〉，《寧鄉週報》12期（1928年12月25日），頁6。

¹⁹ 廣東省汕頭市長訓令，〈訓令公安局奉民政廳令發廣東盜匪自新暫行辦法轉發遵照由〉（1929年10月13日），《汕頭市政公報》50期（1929年11月1日），頁81-87。

²⁰ 研究中共上饒地委黨史學者蔡永泉在針對國民黨關押新四軍幹部的上饒集中營的分類曾解釋道，國民黨的「自首」一般是指「自行投案，承認罪責」，而在集中營便是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和坦白幹部職務，並宣布脫離中國共產黨；而「自新」一般是指「自覺改正錯誤，重新做人」，集中營裡主要是填寫「悔過自新表」，表示認識到參加共產黨和新四軍的錯誤。見：蔡永泉，〈附錄八：關於新四軍被俘人員中「叛變」「自首」「自新」三種情況的說明〉，收錄於孫李立、孫勁松編著，《皖南事變新四軍人員搜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頁319。

²¹ 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1992），頁151-152。

²² 陳毅，〈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收錄於陳毅、肖華等著，《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頁500。

²³ 「國民政府為公布反省院條例通飭施行等由訓令：附件反省院條例」（1929年12月2日），〈反省院條例等〉，《司法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5-029900-0017。

²⁴ 山西反省院編，《山西反省院概況》（太原：山西反省院，1934），頁79。

的確立，國民黨政府亦著手改訂過去施行「自首」的諸多問題，如加強黨組織對共黨分子「自首」的控制。立法院於 1930 年 4 月 26 日修訂《共產黨人自首法》，將原先第七條「自首應向法院或其他官署為之」等由法院和政府掌管的「自首」審核改為國民黨部，即「自首應經所在地高級黨部允許後向法院或其他官署為之」，²⁵使對付共產黨的權力牢握在國民黨黨組織系統。此外由於「反革命罪」涉及到諸多爭議和政治鬥爭，國民黨亦著手廢除《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原先國民黨中執會打算修訂的是《危害黨國緊急治罪法》和《防止及懲治共匪辦法》，經立法院討論後，合併為《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並於 1930 年 1 月 31 日公布，3 月 1 日施行。²⁶據此就體系來看，無論是早期的「反革命罪」與「自首」還是後來的「危害民國罪」與「自首自新」，其概念與制度都是有著繼承關係的。

反省院的建立也象徵著「自首自新」的制度化，並確定了使共黨分子「自首後悔悟自新」之路程。當共產黨人向國民黨「自首」時，儘管法律有保障，但此時仍不能徹底免除罪責，必須送往「反省院」，通過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後，意識到過去錯誤以「悔過自新」，才能重獲新生。而通過「由自首到自新」之關鍵，便是「反省人」的國民黨化程度，惟有全身上下具備了「三民主義」價值，並認識到自己是「赤色走卒」，才能被准許出反省院成為「自新人」。²⁷如 1934 年山西反省院的工作報告所示，為使「被共黨麻醉之青年」能「揭斥其過去心理之謬妄，行動之荒誕」，透過「闡釋三民主義之偉大」，以「啟發其民族意識」，並「促其思想趨正，行為改善」，故訓育方針主要著重在如「灌輸本黨主義，並注意剖釋共產主義之謬誤，及違悖我國國情各點」、「申述總理事略及其偉大人格」、

²⁵ 「立法院長胡漢民呈國民政府為共產黨人自首法第七條文經修正為自首應經所在地高級黨部允許後向法院或其他官署為之錄案請鑒核施行」(1930年4月22日)，〈共黨處理辦法(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28-023。國民政府第234號訓令，〈共產黨人自首法第七條修正〉(1930年4月26日)，《國民政府公報》456號(1930年4月29日)，頁1。

²⁶ 「立法院長胡漢民呈國民政府為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施行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案請鑒核施行」(1931年1月27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07-001。國民政府第6號訓令，〈立法院抄發「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修正案令仰該院知照由〉(1931年1月13日)，《國民政府公報》672號(1931年1月15日)，頁3-4。國民政府令，〈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1931年1月31日)，《國民政府公報》688號(1931年2月3日)，頁1-2。「國民政府明令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定自二十年三月一日起施行訓令知照等案」(1931年2月28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07-004。

²⁷ 本報訊，〈首都反省院出院自新人，劉文山等反共宣言〉，《中央日報》(1936年12月21日)，張2版2。

「說明中國國民革命之目的過程與方略」等具有強烈濃厚的國民黨思想改造課程。²⁸「反省院」在整個「自新之路」的關鍵角色，即便1950年代變成了「新生訓導處」都未曾發生變化，同樣都帶有「經過思想改造以反省罪過並重獲新生」之涵義。

隨著反省院而生的，亦有像「自覺」這樣的語彙，專門用來描述共產黨人因「誤入歧途」而入院，但經過「思想洗禮」後，已「自動醒悟」的心路歷程。如劉競曾撰文敘述自己曾「負氣太盛，涵養不足，對於旁人不合理的言行，動輒氣憤填胸，惱怒現面」，「結果總是行為乖張，理是而行為非」，故在「遭土劣蠻橫的打擊以後，鋌而走險」加入了共產黨，不過自從來到了反省院，他已經「自覺覺悟」了，完全認識並悔悟自己的錯誤。²⁹而像陳心泉亦以〈追悔與自覺〉為題撰文自述，文章提到打自入反省院後，「雖由於我的不明中國現狀，一時糊塗，但在另一方面，實是由於共產黨欺騙民眾的慣伎，使誤入陷阱，現在我覺悟了」，並表示「一切罪惡，要自救才有辦法」，是故陳心泉接著便主動闡述了共產主義謬誤以及作為再生後的自我。³⁰爾後當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梁寒操在1962年的廣播節目解釋「反共自覺運動」的意義時，其對於他自己的「反共自覺」也是秉持著類似的思路，即「意識」到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罪過。³¹

此外即便逐漸中央化和法制化，國民黨政府亦保留了針對共產黨採「自首」，針對盜匪採「自新」等雙重用法。如1931年浙江省頒行的《本省脅從匪徒繳械自新暫行辦法》便採用「自新」一詞，其「自新證」樣本即印有「浙江省政府據□□縣政府呈據□□鄉（鎮）長據報有□□□一名前曾被匪脅誘誤入歧途現已誠意改悔願為良民」云云等字樣。³²或如1931年「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所發布的命令《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關於剿匪區域內各縣安輯脅從民眾與自新辦法》，其第一

²⁸ 山西反省院出版部編，《山西反省院二十三年度院務概況》（太原：山西反省院，1935），頁40-41。

²⁹ 劉競，〈自覺覺人〉，《湖北反省院特刊》（1935年6月），雜俎頁1-2。

³⁰ 陳心泉，〈追悔與自覺〉，《湖北反省院特刊》（1935年6月），自述頁20-21。

³¹ 梁寒操，〈民國64年中廣公司梁寒操董事長談反共自覺運動：2:25後〉，《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5月16日），國家圖書館影音服務系統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635198>，查閱日期：2022年6月5日。網站上詮釋資料日期應有誤，因梁寒操談論的是「現在政府最近是要舉行一個反共自覺的運動」，而「反共自覺運動」僅於1962年辦過。

³² 本省規程，〈本省脅從匪徒繳械自新暫行辦法附結式及自新證式〉，《浙江民政日刊》81期（1931年4月10日），頁287-288。

條便為「民眾確係被匪脅從者，應先行自據以前所確被脅從，以後決誠意自新切結」云云等規定。³³是故儘管隨著相關辭彙的法制化而有混合的現象，但國民黨仍有將「自首」和「自新」兩者分別使用的情況，藉以區分針對共產黨和盜匪兩者之間的差異策略。

儘管自 1929 年開始國民政府內部便爆發了諸多政治爭執和軍事衝突，且以實際情況來看，南京中央的號令並不能真正地落實到各省。不過就結果而言，新制定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反而加嚴了涉及共產黨的刑罰，也增強了國民黨對共產黨行「自首自新」的誘因。透過《共產黨人自首法》將「自首」審核權力抓在國民黨部手中後，亦使「自首自新」更具國民黨特色。最後將人關押在「反省院」，等於讓「自首自新」實質上是另一種形式「有期徒刑」。

此外當華民國內部政治權力的指針逐漸偏向南京和蔣中正後，「自首自新」也逐漸變成了南京國民政府、國民黨特務機構與蔣中正等宣示正統時的專用策略。如 1929 年蔣桂戰爭後，馮玉祥和蔣中正發生衝突，當南京中央開始攏絡分化馮玉祥部時，《中央日報》便於 6 月 30 日刊出了一篇報導，表示「中央寬大許馮自新後，孫良誠依然妄作妄為」。³⁴而在 1930 年當中原大戰以晉系閻錫山、西北系馮玉祥、桂系李宗仁落敗，蔣中正確立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最高領導者，並將矛頭轉向中國共產黨後，也使得「自首自新」擴及到了人民，成為了刀槍之外的「白色恐怖」。1930 年 12 月 17 日，就在蔣中正下令湘鄂贛三省應於 1931 年 3 月前肅清共黨勢力，並限期於 1 月 15 日前將各失地收復後，³⁵湖北省主席何成濬便發表了《剴切佈告》，文告提到：

同胞們：這一年以來，共產黨在湖北境內，殺人放火，霸產劫財，擄掠姦淫，種種殘酷的行為，使我們各縣民眾，無屋可居，無家可歸，有田不能耕，有工不能做，有商不能營，有書不能讀，受害之慘，真是言之痛心，思之疾首！成濬前因閻馮叛變，奉中央命令，

³³ 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頒行，〈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關於剿匪區域內各縣安輯脅從民眾與自新辦法〉（1931年），《江西省政府公報》14期（1931年8月10日），頁25-26。

³⁴ □□通訊，〈中央寬大許馮自新後，孫良誠依然妄作妄為〉，《中央日報》（1929年6月30日），張1版4。內文不清。

³⁵ 復旦京社漢口十八日電，〈肅清匪共以三月為期，失地限一月十五前恢復〉，《中央日報》（1930年12月19日），張1版3。

出發前方討逆，萬惡的共產黨，乘此機會，到處蹂躪，那時戰事方亟，恨未能即刻回師清剿，至吾鄂父老兄弟諸姑姊妹，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是我所非常抱愧，對不起民眾及地方的一件事。……第念被誘惑或脅迫誤入迷途的民眾，若不分皂白，一列殺戮，不無可憫，是以不憚剴切詳明，將共黨罪惡及其假面具，完全揭破，俾爾民眾，咸知道共黨毒過猛獸，妖甚狐狸，只有撲滅之道，絕無親近之理，自此佈告之後，其有為共產黨所迫，本心原不情願，祇因無法脫離，不得已加入之農工，或被邪說煽動偶然誤入之青年，如能切實覺悟，自拔來歸，我總司令以寬大為懷，決不追究既往，成濬決當分別呈明一律准予自新。³⁶

文意雖頗為誠意懇切，表示何成濬係因奉中央之命討伐「逆賊」閻錫山和馮玉祥而暫時離開湖北省，使得「共匪」趁虛而入，以至鄂省鄉親父老遭到魚肉，故國府為掃蕩「共匪」而有些不得不為之臨時措施。但就後半來看，這樣的說法更可能僅是一種修辭，國府實際針對的正是鄂省百姓，要求他們必須得「切實覺悟，自拔來歸」，就像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黃杰於《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所要求的一樣。

1930 年鄂省人民須「切實覺悟，自拔來歸」；1962 年臺省人民須「剖明心跡，自我覺悟」，兩者相似性並非巧合，包含亙古通今的「寬大為懷，既往不咎」，關鍵在於此二者皆屬於「自首自新」政策之一，且其背後的罪名和法體系是有著概念性的延續關係的。當 1930 年代透過顧順章的建議和制度化了以後，「自首自新」更成為了國民黨特務機構的專屬手段，用以在滲透成功後以招撫作毒餌來分化敵偽組織，甚至更認定如此策略是極其有效的。³⁷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所敘述的：「本『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原則，著重以黨的力量，打擊共黨的組織，對共黨份子，注重自新政策的號召，結果共黨機關紛紛破獲，共黨份子大批自首，增強本黨反共力量，予共黨以實質精神大打擊」。³⁸同樣的，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也存在著調查局、警察和憲兵等情治機關曉以大義的場面，警備總

³⁶ 漢口通訊，〈共產黨慣欺騙民眾！誤入歧途者應趁早覺悟，誠心悔過當予自新之路〉，《中央日報》（1930年12月19日），張1版3。

³⁷ 林威杰，〈顧順章「自新」與「中統」的發展〉，《國史館館刊》68期（2021年6月），頁118。

³⁸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1931-1933）》（1933年7月），頁208。法務部調查局藏。轉引自林威杰，〈顧順章「自新」與「中統」的發展〉，《國史館館刊》68期（2021年6月），頁118。

部亦認定辦理「反共自覺運動」使「在臺灣潛伏的匪諜與過去曾被匪裹脅或沾污愚弄的人，也都能夠深明大義，把握這一良機，踴躍的出來，自覺表白」。³⁹

此外隨著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政府亦會加強對「自首自新」的施行強度。如 1934 年在發動第五次圍剿的同時，5 月 25 日蔣中正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發表《告匪軍官兵書》，表示：

為欲顧全匪區民眾之生命財產，不忍施最大威力，使玉石俱焚，又因保全國家元氣，在犁庭掃穴之前，各給予最後自新之機會，頃已命令各軍，勿即過剿，以待醒悟，攜械投誠分別獎勵優待，無論為官為兵，階級上下，一概不究既往。⁴⁰

據楊奎松的研究，儘管此時國民黨政府在軍事行動上陷入膠著，政治工作卻有十足的進展，並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於 1933 年起發布的一系列法規，包含《剿匪區內招撫投誠赤匪暫行辦法》、《脅從與自新份子辦法綱要》落實到各師黨部和區公所辦理「自首自新」。⁴¹故當時間來到 1934 年 6 月 15 日，《中央日報》即宣稱「我軍自五次圍剿以來，節節勝利，赤匪感受嚴密之封鎖後，經濟絕源，內部日影離異」，故「匪部官兵紛紛來歸自新」。⁴²6 月 23 日江西鳳岡特別區政治部更發布了「赤匪投誠」的統計結果，表示自 1933 年 12 月至 1934 年 5 月間，「准予依法投誠領得自新證」者達 241 人，並以曾任「偽士兵」108 人佔最多數，年齡則以 21 至 30 歲的青年 127 人為最多。⁴³甚至 7 月 29 日亦有前江西萍鄉蘇維埃政府文書委員孫益監向慈化政治局投誠後，所發表的「匪軍」內部詳情，包含自己「聞鈞局宣揚國民黨政府寬大為懷德意」，乃「毅然決然逃出匪區伏乞准予自首以便自新」，而匪軍內部則是已如「驚弓之鳥，沒有一定」，甚至有「殺自首自新份子」之情事。⁴⁴

³⁹ 中央社訊，〈匪諜應速自首，政府善門常開〉，《聯合報》（1962年5月13日），版2。

⁴⁰ 中央社南昌二十四日電，〈漢剿匪會議今晨召集，蔣發告匪軍官兵書〉，《中央日報》（1934年5月25日），張1版2。

⁴¹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298。

⁴² 南昌通訊，〈我軍五次圍剿後匪軍潰散消滅在即，匪部官兵紛紛來歸自新〉，《中央日報》（1934年6月15日），張1版3。

⁴³ 南昌通訊，〈鳳岡特別區政治局，處理赤匪投誠統計〉，《中央日報》（1934年6月23日），張2版3。

⁴⁴ 南昌通訊，〈匪軍官兵紛紛自新來歸，孫益堅述匪內部崩潰〉，《中央日報》（1934年7月29日），張1版3。

爾後當中國工農紅軍自江西中央蘇區撤退後，有關共產黨「自首自新」的消息也在《中央日報》淡化了起來。

甚至追隨著「自首自新」的腳步，亦能察覺到國民黨政府在部分區域下的困境。儘管「剿撫兼施」是一種存在於國民黨政策體系的用語，但並不是任何時候出動「招撫」都是在順風時刻。如1935年9月國民黨為肅清閩北大刀會勢力，福建省政府便採「剿撫兼施」的方式，一面「令駐防軍隊積極搜剿，會首擒獲訊明依照軍法懲治」，另一面則要求「各縣政府責成各鄉長，勸導入會鄉民及早『自新』，繳出法衣刀器免予究辦」。⁴⁵閩北自從圍剿戰爭以來就一直是個龍蛇雜處之地，而國民黨政府更僅是其中一部分勢力而已。又如1936年7月，由於閩西形勢複雜，除張鼎丞、譚震林等人領導的紅軍游擊隊外，亦有諸多土匪盤據，經國軍多次剿辦未獲成效，省府遂又對「土軍」採行「招撫」策略，「凡被誘惑或脅迫之盜匪，如能實心悔過，自行繳械，願為良民時，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免除其刑，准許『自新』」。⁴⁶而無論是大刀會還是紅軍，國民黨政府始終未能利用「剿撫兼施」達到預期的效果。

隨著國民黨愈趨強力施行「自首自新」，共產黨方面也面臨到諸多政治問題，甚至得為此發布相關的法規或命令以「反自首自新」。如1937年便發布通知表示「黨應時刻教育每個黨員以堅決為黨階級犧牲決心，動搖逃跑，自首自新是黨的污點，是最可恥的現象，我們堅決要消滅這些現象」。⁴⁷不過實際上「自首自新」並非國民黨的專利，中國共產黨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同樣也有「自首自新」政策，且一樣是基於「反革命罪」。如1932年4月8日，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即頒行了《懲治反革命犯暫行條例》，當中第一條規範「凡公開的或秘密的加入一切反革命組織，企圖破壞革命，顛覆蘇維埃的反革命份子，均受本條例制裁」。⁴⁸同年4月15日湘贛省蘇區隨即便接著頒行《自首自新條例》，該條例提到：

⁴⁵ 福州通訊，〈肅清閩北大刀會匪省府決定剿撫兼施，務將會首擒獲依法懲治，脅從准予自新概免究辦〉，《中央日報》（1935年9月19日），張2版2。

⁴⁶ 福州通訊，〈閩當局招撫土軍，凡自願悔過之盜匪准予自新〉，《中央日報》（1936年7月11日），張2版2。

⁴⁷ 中共閩粵贛邊省委，《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1937年10月15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15/12626。轉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頁213。

⁴⁸ 韓延龍、常兆儒編，《革命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中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612-613。

二、一般的工人、紅軍戰鬥員、僱農、貧農、中農與獨立勞動者，只要不是堅決投降於反革命的領袖份子，而為反革命脅迫欺騙加入或附和反革命行動或組織的，在原則上一律給以自新的出路，准予自首自新。

三、凡貧苦工農、兵士、貧民，被脅迫欺騙加入 AB 團、改組派、國民黨或反革命派御用的「甲子團」、「屌談會」、「吃煙會」、「好吃會」、「春風社」、「戀愛社」、「忠善堂」、「新共產黨」、「新共產青年團」（這些都是反動派利用各種新的名義來欺騙群眾，實際陰謀破壞革命的秘密組織）等組織的，一律准許自首。凡自動出來自首，向當地蘇維埃政府忠實報告反動組織的自首份子，一律免罪或減輕處分。

四、凡貧苦工農、兵士、貧民過去被反革命脅迫欺騙加入或附和反革命行動，而現在又尚未覺悟出來自首的份子，經各縣政治保衛分局、肅反委員會或特派員偵察和檢舉被發覺後的自新份子，要按照階級地位、罪犯輕重分別予以勸告、公開警告、禁閉、開除軍籍、剝削（奪）公民權、拘押等處分。⁴⁹

國共兩黨各自相互施行的「自首自新」政策可謂影響深遠，一旦染上兩黨彼此的「自首自新」，則將會是一輩子都無法抹去的「反革命」政治汙點。如 1967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爆發的「六十一案件」，其中薄一波等人的政治問題之一便是曾被國民黨「自首自新」。⁵⁰如同「革命」與「反革命」並不是個固定的概念，以此為基礎的「自首自新」自然也是混沌不清。「自首自新」使得像「反革命」這樣的模糊罪名可被辨識與定位，以致政權隨時都能以「自首自新」這樣的證據，用來印證當年確實叛逃了「革命」隊伍。如此的鬥爭將隨著爆發對日抗戰，國民黨為轉換成戰爭體制愈趨白熱化，並影響到後來政府所操作的「自首自新」。

⁴⁹ 韓延龍、常兆儒編，《革命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中卷》，頁613-614。湘贛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協作小組編，《湘贛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275-276。

⁵⁰ 周華虎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事本末》，（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3），頁397-401。

圖 3、《自新證明書》式樣封面（1936 年）⁵¹



貳、1940 年代「漢奸」與「奸黨」的「自首自新」

1937 年 7 月 7 日因發生蘆溝橋事變，國共達成協議共同對日作戰，對共產黨的「自首自新」也就暫時離開了公眾的視野。但是相關法律並沒有廢除，包含《共產黨人自首法》仍持續運作中，《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亦因應戰事而於 1937 年 9 月 4 日修正公布，擴大了死刑的適用範圍，僅《反省院條例》因無暇施行而於 1938 年 11 月 19 日公告廢止。⁵²針對共產黨「自首自新」之根本法律依然存在，只是不在檯面上運作而已。「自首自新」既不會就此消失，也不可能因此褪去。如 1939 年廬山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即對學員生施行了「政治自新」，根據《本團學員生政治自新辦法》第一條，其規定「凡參加反動組織之學員生，經審核後，確屬澈底悔悟誠意自新者，本團准予自新」，並據第三條「自新學員

⁵¹ 出處：「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國民政府公函忠第11862號：自新證明書式樣」（1936年10月27日），〈共黨處理辦法（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28-044。

⁵² 國民政府令，〈修正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1937年9月4日），《國民政府公報》2450號（1937年9月6日），頁1-2。國民政府令，〈廢止反省院條例〉（1938年11月19日），《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103號（1938年11月23日），頁1。

生須舉行自新儀式——自新儀式另訂之」，「自新者」亦須簽定《自新切結書》、《自新保結書》、《自新誓詞》，表示「前因誤入□□□現已悔悟，誠意自新，嗣後如有違反三民主義及不法言論行動，願受嚴懲」，並「某誓以至誠脫離□□□，從今之後信仰三民主義，服從最高領袖，效忠黨國，始終不渝，嗣後如違此誓願受極嚴厲之處分」。⁵³由此來看，儘管如此措施主要係因戰局變化而對複雜兵源所行的折衷方案，但另一面亦顯示出國民黨施行的「自首自新」並非僅對共產黨而用，包含革命隊伍也會成為「自首自新」的對象。國民黨所施行的「自首自新」，不僅是「反正」敵偽勢力的武器，亦是「量測」己方忠誠的尺規。

隨著戰局的惡化，國民黨便將「自首自新」的目標放在了「漢奸」身上，且同樣伴隨著加重處分的特別法，如 1938 年即頒行了《漢奸自首條例》與《懲治漢奸條例》。⁵⁴針對「漢奸」的「自首自新」策略同樣也被中國共產黨所沿用，如 1938 年晉察冀邊區便頒行了《晉察冀邊區漢奸自首單行條例》、陝甘寧邊區也在 1943 年制定了《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漢奸條例（草案）》。⁵⁵當中國爆發抗日戰爭，且「漢奸」和「偽軍」成為國共雙方頭號敵人時，彼此也在「自首自新」政策上展開了較量，亦如國共雙方諸多紛爭並不僅限於「武」範圍一樣。

時間來到 1941 年，抗日戰事方酣，國共雙方卻撕破臉之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認定共產黨「一切陰謀活動無非破壞抗戰，出賣祖國，與漢奸無異」，改稱為「奸黨」後，⁵⁶遂又將「自首自新」的目標放在了共產黨身上，國民黨中央黨部馬上制定了法規命令《處理奸黨自首或自新案件辦法》以使《共產黨人自首法》能因應時局，如第三條規定「辦理自首

⁵³ 「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學員生政治自新辦法」（1941年4月16日）、「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學員生政治自新辦法：附二自新切結書」（1941年4月16日）、「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學員生政治自新辦法：附三自新誓詞」（1941年4月16日），〈廬山暑期訓練團小組討論會資料彙編（二）〉，《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703-00014-013。

⁵⁴ 「盜匪自新及免罪暫行辦法」（1940年1月13日），〈漢奸自首條例案暨盜匪自新及免罪暫行辦法〉，《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60100-0143。國民政府令，〈茲制定懲治漢奸條例〉，《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75號（1938年8月17日），頁1-4。

⁵⁵ 韓延龍、常兆儒編，《革命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中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637-638、652-653、。

⁵⁶ 「軍事委員會致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為將某黨改為奸黨等由去電錄底」（1941年2月17日），〈抗命禍國—抗戰時期（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300-00206-302。

或自新得參照修正共產黨人自首法之規定辦理之」。此法規命令出現意味著，國民黨又正式重拾了 1930 年代對付共產黨的「自首自新」政策。儘管就抗戰時期的政府而言，「剿撫兼施」本身即是存在於工作方針的，如安徽省政府便有「策動偽軍反正及盜匪自首自新」之紀錄，⁵⁷但不可否認「自首自新」在國民黨政府的工作認知內，仍具有高度針對共產黨的性格。是故當 1941 年國共再起衝突，並重啟「自首自新」以後，「反自首」不僅成為共產黨的工作核心之一，⁵⁸甚至在爾後國共內戰期間，更被用來當作是對付國民黨的宣傳武器。如新四軍蘇中（五）分區揚中留守處便發布文告譴責國民黨於內戰期間搞「非法自首」，部分內容如下：

同胞們！我們揚中縣經過了八年抗日戰爭的艱苦奮鬥，由於我全揚中軍民的努力，終於戰勝了敵偽，而獲得全不解放。在我軍為了全國和平、民主、團結而忍痛北撤後，國民黨軍進駐以來，對我抗日有功軍民則強迫自首與橫加殺害。我揚中人民抗戰有功無罪，何竟遭此荼毒。我留守機關對國民黨當局（搞）非法自首與殺害抗日人民之罪行，表示萬分憤慨。

同胞們！今天國民黨當局使用其自首政策，強迫我揚中抗日軍民自首，實屬違法已極！……我揚中二十一萬同胞，正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應該受到國家的獎勵，而國民黨當局不但不給抗日人民以隻字獎勵，竟強迫自首。

同胞們！我揚中軍民抗日救國無罪；殺敵鋤奸無罪；實行民主無罪；保護地方無罪。為什麼國民黨當局強迫我揚中軍民自首呢？難道抗日救國犯了罪嗎？⁵⁹

無論如何，還在大陸時期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即有根據需要反覆操弄「自首自新」並拓展適用對象之習慣。雖然《共產黨人自首法》和《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為籌備「行憲」而於 1946 年 2 月 13 日公告廢止，⁶⁰

⁵⁷ 安徽省政府秘書處編，《安徽省政府三十年度政績比較表》（不明：安徽省政府，1942），頁 52。

⁵⁸ 須浩風，〈準備反清鄉鬥爭中各支部展開反自首教育〉（1943 年），收錄於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歷史資料·第 8 輯》（武漢：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1985），頁 218-220。

⁵⁹ 新四軍蘇中（五）分區揚中留守處，〈為反對國民黨（搞）非法自首與暗殺抗日人民告揚中同胞書〉（年代不詳），收錄於中共揚中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江州烽火：揚中革命史料選（三）》，鎮江：揚中縣檔案局，1987，頁 19-22。

⁶⁰ 國民政府令，〈廢止共產黨人自首法、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 21 項法規〉，《國

但即便沒有「自首」特別法，行政機關依然有權發布命令作為代替。也因此當國共雙方和平談判漸無希望，並逐漸傾向爆發全面戰事後，「自首自新」的相關用語便又重出江湖，成為國民黨政府「剿撫兼施」的一環。1946年4月27日《中央日報》即發布社論，文中除舉出共產黨的「罪狀」，駁斥共產黨指摘國民黨的不民主之處，並以「永嘉之亂、靖康之亂、滿清入關」類比古代王朝同樣「不承認非法政權」外，更在文末警告共產黨須「反省」和「自覺」：

我們警告共產黨，立刻改變政策，好好做一個獨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民族政黨，不要醉心於暴力。共產黨如不自覺，不反省，那就走到一條絕路，這條絕路就是日本侵略主義強權政治正統的繼承者新法西斯納粹主義的路。⁶¹

而在同年8月，當國軍於蘇北收復第一座縣城如皋縣後，《中央日報》即特派記者前往採訪，報導中即提到記者配合空軍散發傳單，其中便有《歡迎自首自新》，表示「政府對共軍脅從的人民，決不追究既往，歡迎自首自新」。⁶²無論是政府還是軍方，隨時都能以臨時命令宣告施行「自首自新」，是故沒有《共產黨人自首法》，並不意味著「自首自新」就此廢除。

參、1947年下半的「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與「臺灣省後方共產黨員登記」

1945年10月25日，「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於臺北市公會堂舉行，臺灣正式由中華民國光復。當臺灣光復的那一刻，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同樣也開始運用了大陸上的各類策略，其中也包括了「自首自新」。1947年臺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3月初國民政府在接到消息後，隨即便迅速動員軍隊綏靖。如同過去國民黨在剿共和抗戰時期「剿撫兼施」的作法，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同樣採用了

民政府公報》渝字第983號（1946年2月13日），頁1。薛化元主講，〈懲治叛亂條例的歷史源流與轉變〉，《中央廣播電臺》（2020年5月26日），網址：<https://www.rti.org.tw/radio/programMessageView/id/100727>，查閱日期：2022年1月5日。

⁶¹ 社論，〈望共黨自覺反省〉，《中央日報》（1946年4月27日），版2。

⁶² 本報訊，〈我來到如皋，流亡在外難民共計三萬〉，《中央日報》（1946年8月14日），版8。

「自首自新」以便快速控制臺灣社會。一方面請國軍支援武力清鄉，另一方面亦於 3 月 29 日公告《盲從附和或被迫參加暴動份子自新辦法》，⁶³要求凡參與「二二八事件」者都應向政府或軍方悔過自新。且正如過去國民黨操作「自首自新」時不會僅限於敵方，二二八事件後的「自新」對象與其說是鎖定「盲從附和或被迫參加暴動份子」，不如更像因故被列為「反革命份子」的普羅百姓。最後根據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部情報處的統計，共有 3905 人核准辦理「自新」。⁶⁴

更有甚者，對當時的臺灣而言，其「自首自新」卻是接續實施的。1947 年 10 月 7 日臺灣省政府暨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部即公告開始施行「臺灣省後方共產黨員登記」，文中明定「本省境內之共產黨員及其工作人員」、「前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共黨黨員」皆須向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部情報處、憲兵第四團或各縣市政府所屬警察局辦理登記。⁶⁵

不過此時舉辦的「臺灣省共產黨員登記」，並不是由臺灣省政府和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部主動發起的，而是 1947 年 7 月 4 日國民政府訓令頒行《厲行全國總動員案》並施行「動員戡亂」後，⁶⁶而由國民政府要求各省市辦理的「自首自新」。當時國民政府以「共匪自延安老窩摧毀，山東主力擊潰後，豕突狼奔，到處亂竄，裹脅從亂之民，多思脫隊來歸，潛伏後方之匪，妄冀乘間竊發」等由，為讓「後方潛伏匪徒，俾誠意歸順者咸有自新之路」，遂於 9 月制定公布《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並通飭施行。⁶⁷是時中華民國各省各級機關都得戮力配合，比如成都警備總司令部隨即

⁶³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36）總戰一字第3991號代電」（1947年3月29日），〈辦理暴動份子自新卷〉，《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76590000A/0036/193.8-1/1/0001/0019。

⁶⁴ 「情報處致軍法處臺灣全省核准自新人數統計表」（1947年10月15日），〈二二八事件政府處理態度〉，《軍管區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2/1/029/0004。

⁶⁵ 臺灣省政府暨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部，〈參陸西支民甲字第74879號公告〉，《台灣新生報》（1947年10月7日），版1。

⁶⁶ 「蔣主席交議厲行全國總動員案經國民政府以處字第722號訓令頒行」〈革命文獻—戡亂軍事：一般策畫與各方建議（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12-033。

⁶⁷ 中央社訊，〈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政院通令切實照辦〉，《中央日報》（1947年9月24日），版2。「教育部致臺灣省立農學院訓字第58379號訓令」（1947年10月29日），〈密件卷〉，《國立中興大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9270000Q/0036/9999/1/1/015。「臺灣省教育廳致省立嘉義中學教字第108571代電」（1947年□月□日），〈校務類〉，《國立嘉義高級中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2012800U/0036/校字/19/1/001。

於 10 月 5 日宣布成都展開「潛伏後方之共產黨人自新登記」，首都衛戍司令部也於 10 月 13 日表示南京將辦理「共產黨員自新登記」，登記後即可「悔過脫黨，不加深究」。最後中華民國全國各省（市）共有 4840 名辦理「自首」的「共產黨份子」，並以山東山西兩省為最多。⁶⁸換句話說，此時的「自首自新」與國共內戰惡化的背景有著極度密切的關係。

而「臺灣後方共產黨員登記」原本期限為 1947 年 10 月 31 日，後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部以「依限申請登記者頗多，惟因不明情形或居偏僻地區，未及依限辦理登記者，亦屬難免。為勉勵從善，確保本省治安秩序，使上述人員得以登記」等由，展延至 11 月 15 日。⁶⁹雖表面上是「登記踴躍」，但從展延截止前基隆市警察局、臺南縣警察局、高雄縣政府、新竹縣警察局等皆回報無人登記的情況來看，⁷⁰實際活動的辦理狀況恐怕並不理想。

由於「自首自新」的關鍵，便在於一旦過了寬容的期限，政府將嚴懲不貸，故在以「匪軍間諜」⁷¹和「內亂罪」論處的情況下，當時中華民國首都仍在南京的臺灣省，便首先揭開了「未辦理自首自新」而遭「司（軍）法懲戒」之序幕。1947 年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部在逮捕李法儒、卜新賢、林楚萍後，便於 12 月移送至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經檢察官起訴，高等法院刑事庭便斟酌被告雖「未辦理後方共產黨員登記」，但「審訊時深表悔悟」，以「預備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各處有期徒刑 1 年 2 月

⁶⁸ 中央社成都五日電，〈蓉警備部舉行，共黨人員登記〉，《中央日報》（1947 年 10 月 6 日），版 2。本報訊，〈衛部將辦理共產黨員自新登記〉，《中央日報》（1947 年 10 月 14 日），版 5。本報訊，〈各地自首共黨份子，共四千八百四十名〉，《中央日報》（1948 年 5 月 24 日），版 2。

⁶⁹ 「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部（36）備恆字第 8001 號代電」（1947 年 11 月 1 日），〈共黨自新人員調查表〉，《國史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474/1718/0015。

⁷⁰ 「基隆市警察局戌亥基警保字第 4187 號代電」（1947 年 11 月 13 日），〈共黨自新人員調查表〉，《國史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474/1718/0017。「臺南縣警察局南戌馬□二字第 4673 號代電」（1947 年 11 月 21 日），〈共黨自新人員調查表〉，《國史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474/1718/0018。「高雄縣政府（36）高府字第 104675 號代電」（1947 年 11 月 22 日），〈共黨自新人員調查表〉，《國史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474/1718/0025。「新竹縣警察局戌艷□□字第 22995 號代電」（1947 年 11 月 28 日），〈共黨自新人員調查表〉，《國史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474/1718/0026。

⁷¹ 「登記期限後如有不登記之共黨份子應作匪軍間諜論處」，見：「內政部致臺灣省警務處（36）安四字第 19296 號代電」（1947 年 11 月 18 日），〈共黨自新人員調查表〉，《國史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474/1718/0022。

等。值得注意的是，臺灣高等法院引用的是《刑法》第 100 條。判決書提到：

被告等均參與，其事屬實，並經指派分任書記、組織幹事、宣傳幹事等職務，雖據對所派工作並未獲得同意為飾辯，但被告等並未堅拒，況政府於三十六年九月五日頒佈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其動機原係使意志不堅誤入歧途者獲得自新機會，乃被告等既未遵照上項辦法辦理登記手續，復勸誘他人參加入黨（見被告等自白書），則其有所企圖至為明顯，縱無遵照林綠竹指派之積極行動，要難卸免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之罪責，姑念被告等均屬有為青年，在逮捕當時既坦白自陳，審訊時復深表悔悟，均願痛改自新，自應衡情分別論處應得之刑。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一條前段、刑法第一條、第一百條第二項、第一項判決如主文。⁷²

爾後如此三段論述仍會貫穿著與「自首自新」號召相關的判決：即一被告先是有犯罪事實且控方證據合理。二因被告未能在政府舉辦「自首自新」號召期間主動辦理故不具自首要件。三由於犯罪事實明確且被告無法證明自己屬自首減刑或免刑要件故依法裁處。自 1956 年《大法官解釋字第 68 號》作成解釋，即「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後，⁷³第二段的論述更成為了犯罪事實之一部，亦即如不辦理「自首」，無論其係由行政機關頒行還是法律規定，將皆被視為「繼續參加叛亂組織」。「自首自新」變成了既是人們的枷鎖，也是人們的救命索；而殺人與救人之間的界線，全看國民黨政府如何定義所謂的「叛亂」。1962 年 5 月興臺會案陳三興被捕後，警備總部召開的偵查庭曾對當事人如此提問：「我們政府自前年三月一日開始至四月三十日止，號召參加過非法組織的人自首出來表白，你為什麼沒主動表白」，⁷⁴或許從以往法院的做法來看，是否「登記」和

⁷² 「臺灣高等法院卅七年度處字第 29 號刑事判決書」（1948 年 12 月 9 日），〈內亂案件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504000000F/0039/檔簿 /27，網址：<https://228.drn.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535197xAOKLw#1fL>，查閱日期：2022 年 3 月 1 日。

⁷³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68 號》（1956 年 11 月 26 日），網址：<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68>，查閱日期：2021 年 10 月 21 日。

⁷⁴ 轉引自：林世華，〈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之研究：以興台會與

「表白」都不影響被認定為「反革命分子」的事實。

肆、1949 年的「匪諜份子自首」和「聯保連坐」

1949 年上半，中國國民黨政府已是兵敗如山倒。4 月 23 日南京淪陷，5 月 27 日上海失守，6 月 2 日青島陷落，此時已無再戰之力。面對如此絕境，當時負責安全事務的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反而加強了「自首自新」的運用。6 月 2 日透過臺新社在《中央日報》發布新聞，號召匪諜應儘速向政府「自新」、「自首」，此時只是篇小簡訊。⁷⁵到了 7 月 31 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透過中央通訊社在《中央日報》發布新聞稿，嚴重警告「省境內各機關各階層之匪諜及投機份子、袒共份子」，限令「於半個月內分別向指定機關自首，或自動離臺」，如逾期者，軍憲機關將「按址捉拿」，同時視情節「從重科刑」。在「本省嚴密部署下，決南漏網」，軍憲人員必定「協力一致，撲滅匪諜，肅清親共投機份子，克盡國民革命戰士之責任」。⁷⁶這些措施無疑是國民黨在面對共產黨龐大壓力之下，將「自首自新」用在甄別敵我的用途，並有意地在宣傳領域塑造出肅殺氛圍。新聞稿更是直言表明針對「投機份子」和「袒共份子」，文中提到：

至於少數投機份子，希圖寄生於政府機構，伺機待變，此輩自貶人格，政府無意保障其工作，少數以反現狀為進步，不辨是非，有意無意散佈袒共親共言論者，其危害社會，不亞於盜匪之行劫，同為治安之障礙，政府決予掃蕩。⁷⁷

就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威嚇要對「投機份子」和「袒共份子」進行掃蕩之際，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戰事已是魚爛河決。1949 年 8 月 15 日甫成立統轄江蘇、浙江、福建、臺灣四省軍民事務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17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即攻下福州，21 日便接管莆田縣城，9 月 1 日進入泉州城，廈門則危在旦夕。眼看只剩臺灣還保有全境，將臺灣從身體和思想上打造為最堅實的「反共堡壘」便成了國民黨的首要目標之一。先是 8 月

亞細亞同盟案為例》，頁 65。

⁷⁵ 臺新社訊，〈警告匪諜自新，速向憲警自首，童處長昨發表談話〉，《中央日報》（1949 年 6 月 2 日），版 3。

⁷⁶ 中央社訊，〈警總確保本省治安，決定肅清匪諜份子〉，《中央日報》（1949 年 7 月 31 日），版 3。

⁷⁷ 中央社訊，〈警總確保本省治安，決定肅清匪諜份子〉，《中央日報》（1949 年 7 月 31 日），版 3。

20 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發言人召開記者會，表示福州撤守對臺灣不構成威脅，且戰鬥表現實際是積極的，而針對「奸匪」最後一個「自新」機會，政府已經研擬了《獎勵匪諜自首及保障辦法》，待核准後就會實施。《中央日報》的文稿表示：

政府為了愛護人命，不願不教而誅，有些人並不是甘心為虎作倀，而是受了奸匪的威脅利誘，誤入迷途，如果他們能夠洗心革面，政府不但不咎既往，並且對他們今後的生活和工作將予以切實的保障。但到政府人至義盡仍不足以感化他們陰險的心性，還繼續執迷不悟，作種種不利於國家民族的陰謀活動，那也只好繩之以法，予以嚴厲的制裁。⁷⁸

除了針對「奸匪」要求「自首」外，一般人民也得自我澄清，以防止「奸匪」潛伏其中。早先 8 月 12 日位於廣州的行政院即公布了《國民反共公約》，並約略於 9 月中旬時抄發到臺灣省各級機關。⁷⁹公約規定除要認清「共匪」「殘酷毒辣」的真面目，不能幫「共匪」帶路做工等事項外，便是第三條：「各保甲應運用五家聯保聯坐辦法，使各戶居民相互監督，相互檢舉，澈底防範共匪地下份子混入」。⁸⁰「聯保連坐」是一種源自於「保甲」制的社會控制制度，通常以「五戶」或「十戶」為一「聯」，並由該地鄉鎮長、村里長或保甲長領導。屬於該「聯」的人，須畫押切結相互「保證」彼此無任何違法之情事，如有一戶違反，且未有人向官府報告，則該「聯保」者須受「連坐」處分。⁸¹

「聯保連坐」在 1930 年代即被國民黨政府廣泛運用在「剿匪」上，除具有濃厚的對付共產黨色彩外，亦主要用在治理區域內的社會控制上，故通常所謂的「保證」常要求各戶不得有「通匪、匿匪、窩匪」等情事。如 1934 年 11 月江寧自治實驗縣政府（南京外圍實驗地方自治的縣）即

⁷⁸ 本報訊，〈省境兵強力足反攻，福州撤守絕無影響，獎勵匪諜自首並予保障〉，《中央日報》（1949年8月21日），版1。

⁷⁹ 行政院秘書處，《閻院長政論輯要·上冊》（臺北：行政院，不詳），頁111。「臺灣省警務處參捌申刪警乙字第28878號代電」（1949年9月15日），〈應付共產黨辦法及規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87130000C/0038/A073.1-8/1/0032。

⁸⁰ 「國民反共公約實施辦法」（1949年9月），〈應付共產黨辦法及規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87130000C/0038/A073.1-8/1/0012。

⁸¹ 江蘇省立清江民眾教育館教導部語文組編，〈九、什麼叫聯保連坐切結〉，《民政半月刊》15期（1934年），頁13-14。

以「安定社會，以清匪患」為由施行，並盼望聯保各戶能「互相勤勉監視」。⁸²「聯保連坐」更是種危急情況下的非常措施，常與「清鄉綏靖」作搭配。如 1933 年 6 月 14 日廣東省東區綏靖委員公署即以所屬各縣各村「農匪群起蠢動，夜間四出集會宣傳，發布傳單插旗，猖獗以極」等由，一面訓令頒行《廣東東區各縣市聯保連坐暫行辦法》，一面派遣警衛隊和駐防軍清剿當地「匪共」。⁸³甚至還有與「自首自新」搭配使用的情況。如 1935 年河南省永城縣代理縣長上呈駐豫特派綏靖主任公署核示的公文便提到在「嚴密防剿零匪，實行懲勸並施」的情況下，十四名「匪徒」「深知悔悟，繳械歸正，均經該管聯保，懇求不究既往，恩准自新」。⁸⁴

「聯保連坐」即使來到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都仍持續運作，甚至強化了與「自首自新」的搭配。如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的「清鄉綏靖」「自新」規定即要求除填寫「自新書」外，亦得「由身家清白之親族五戶連保，以後不再有類似此項行動」。⁸⁵及至 1949 年，廣州行政院亦命令所屬各單位應「厲行員工連環互保制度」，是時臺灣郵政管理局亦於 6 月 28 日通令頒行《臺灣郵政員工聯保辦法》，第一條規定「本郵區全體員工均應聯合員工五名填繳聯保書一份」。⁸⁶是故 9 月臺中市政府在收到臺灣省中部防守區司令部抄發《國民反共公約》的代電後，亦是如此認為，不僅檔案內「聯保連坐」規定皆被打勾，民政科也馬上擬定應辦事項，並制定《聯保切結書》樣本。⁸⁷該保證詞幾乎就是反面的「自新」，只是並非「悔悟歧途痛改前非」，而是「保證絕無窩匪情事」：

⁸² 本報訊，〈江寧縣實行住戶聯保連坐，船戶商店寺廟一律編組聯保，徹底肅清匪源安定社會秩序〉，《中央日報》（1934年11月20日），張2版3。

⁸³ 澄海縣，〈訓令各區公所遵照頒發聯保連坐暫行辦法清查東里一帶地方匪共轉令遵照依限辦理具報文〉（1933年6月14日），《澄海縣政彙刊》創刊號（1934年），頁142-144。澄海縣，〈呈廣東民政廳呈復奉令限期將境匪肅清所有勦緝情形復請察核文〉（1933年），《澄海縣政彙刊》創刊號（1934年），頁141-142。

⁸⁴ 「駐豫特派綏靖主任公署指令參字第4004號：代理永城縣縣長何紹會呈一件為呈報等由」（1935年7月25日），《綏靖旬刊》63期（1935年），頁60-61。

⁸⁵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36）總戰一字第號公告」（1947年3月29日），〈辦理暴動份子自新卷〉，《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76590000A/0036/193.8-1/1/0001/0016。

⁸⁶ 「臺灣郵政管理局人字第35號通令：附件」（1949年6月28日），〈保防、聯保、連坐〉，《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5830000M/0038/104/1/0064。

⁸⁷ 「臺灣省中部防守區司令部致臺中市政府中笙文字第75號代電」（1949年9月3日），〈應付共產黨辦法及規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87130000C/0038/A073.1-8/1/0013。

具聯保切結人○○○等五戶 茲保證同結各戶絕無參加共匪，或作共匪間諜與窩藏共匪探諜，及其他助匪情事。自具結後，如有一戶發生前項情事，聯保人願受連坐處分，所具切結是實。⁸⁸

如同耳熟能詳的標語「檢舉匪諜，保家衛國」、「隱瞞匪諜，與匪同罪」，⁸⁹此類的肅殺環境在當時尚稱「後方」的臺灣悄悄地展開了序幕，且嚴格說來 1949 年 9 月行政院實際並未正式播遷來臺。為了確保眾人安全，「自首自新」的對象並不限於「匪諜」，而是任何受國民黨政府治理的人們，皆須先行自證清白，並在甘願接受政府法律裁判的前提下，與難以區分清楚，標準又隨意變動的「匪諜」和「叛徒」之間劃清界線。一切的源頭，都要追溯自「反革命罪」與 1930 年代「自首自新」。

而如此由政權以「自首」作誘因分化敵偽勢力的政治策略，並非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首創。過去中國歷代的王朝即存在著被稱作「自首」的法律制度，其係指人在犯罪後，如於犯罪行為未被發覺或遭官府逮捕前，主動向官府投案並如實交代罪行，便可獲得減刑或免刑之處分。如此的制度由西周演變至唐律，被宋明清沿襲後，延續至民國。⁹⁰此外由於中國古代不僅行政司法不分家，司法亦依附在行政底下，是故法律上的自首制度實際也等於政治上的自首概念。

當 1920 年代中國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並於 1928 年正式繼承中華民國正統後，也一樣承襲了那套源自於古老中國，乃至清朝和北洋政府的體系概念。再加上不論古今，只要政權面臨困難，除高壓等武系軍事手段之外，懷柔等文系政治都是極其需要的謀略，而「招撫」更是其核心之一。正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像這樣的政治手段不僅非稀奇的舉動，亦無論何時都有著極其強烈的政治需求。故「自首」所伴隨的「招撫」只是各個時代的方式和面貌有所不同而已。就 1927 年後的國民黨政府而言，其所施行的對共產黨柔懷招撫便是透過呼喚中華法典體系的「自首制度」，賦予新的樣貌「自首自新」示人，並將

⁸⁸ 「聯保切結書（擬稿）」（1949年），〈應付共產黨辦法及規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87130000C/0038/A073.1-8/1/0011。

⁸⁹ 林產管理局製，《防諜傳單牌1組4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04.028.1221。臺灣省合作金庫印製，《保密防諜文宣告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T2018.002.0445。

⁹⁰ 李中和、金偉，〈中國古代自首制度考析〉，《西部法學評論》2010年6期，頁18-21。林天予，〈自首制度廢止與改為得減之得失論〉，《法令月刊》14卷6期（1963年6月），頁149-150。

政治手段寫在法律制度內。且如此模式更一直存在於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與蔣中正等組織和人的運作思維內，並因播遷而由大陸帶來臺灣，於 1962 年又再度羽化成「反共自覺運動」。

是故某種程度上，「自首自新」可謂中國國民黨繼故宮博物院文物、中央銀行黃金、國語注音符號、禮義廉恥等，另一從大陸帶來臺灣地區的中國遺產，且該遺產不僅反覆地在臺灣蛻變羽化，更由於根深蒂固在了概念體系內，以致至遲 1991 年《懲治叛亂條例》廢除前夕仍有「自首自新」之運作紀錄，並不因時代背景變遷而有所消散。1991 年合法申請來臺的大陸人民皆必須填寫制式的《宣告書》，表示原參與中共某組織，「茲宣告脫離，保證入境後遵守中華民國法令，不從事違背中華民國利益之行為，並請依自首之規定辦理」，透過這份《宣告書》，航空警察局可認定對象涉嫌「叛亂罪」，依法當即約談製作《調查筆錄》，並將案卷移送至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偵辦，承辦檢察官在偵查終結後，即可以《懲治叛亂條例》之「自首」規定行不起訴處分。這項程序在當時都有明確告知入境者，其入境要求填寫之制式《宣告書》備註便提到：「參加中國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附庸黨派或擔任中共黨政軍機構職務者，經自首者，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得不起訴或減輕或免除其刑」。⁹¹故整個過程僅是程序而已，而非有意要刁難合法入境者，但卻顯示出「自首自新」與「反革命罪」是多麼的根深蒂固。事實上就法律而言，無論是《懲治叛亂條例》還是《刑法》，皆未明訂中國共產黨等係屬「叛亂組織」，如此認定常是被規範在法規命令內，如 1976 年頒行的《戡亂時期共匪、附匪及叛亂分子自首辦法》。換句話說，如此過程儘管全然是刑事司法程序的，並按照法律來處理，但它同時也是政治問題所衍申的，因為正是政治上認定中國共產黨等相關組織為「叛亂組織」，才有需要讓大陸人民主動「自首」獲得《不起訴處分書》，以免合法入境卻因參與「叛亂組織」而遭司法懲戒。且甚至《不起訴處分書》上理由泰半是援引《懲治叛亂條例》之自首不起訴規定，而非否定參與如「上海民盟」非屬叛亂組織，故透過如此《宣告書》的形式拿到《不起訴處分書》，也等於變相承

⁹¹ 「陳曉帆大陸同胞旅行證(79)入出字第33600242號」(1991年1月31日)、「陳曉帆調查筆錄」(1991年1月31日)、「航空警察局致高等法院檢察署(80)航警刑字第02472號函」(1991年2月6日)、「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80)偵字第13號不起訴處分書」(1991年2月25日)、「陳曉帆宣告書」(1991年1月30日)，〈陳曉帆脫離中共偽組織〉，《臺灣高等檢察署》，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100000F/0080/偵/44。

認自己即是「參與叛亂組織」並受到高等檢察署認可，只是被依法不罰而已。⁹²甚至如此程序也可能在中國大陸引起法律問題。

自 1945 年光復以來，臺灣便密集地多次施行了「自首自新」號召。自此開始，根植在中國國民黨的「反革命罪」已敲敲地在臺灣生根，且如此環境場域便是透過「自首自新」所完成的。正如「反革命罪」可被「自首自新」所標示一樣，「反革命罪」的後繼者「匪諜」亦能透過「自首自新」標記。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即使人民沒有必要「自首」，然若未「自清」與「匪諜」的關係，則必定屬於「附隨匪諜」的一分子；可對人民而言，留下了任何文件都是危險的，一旦有朝一日自己被劃為「反革命分子」，則當年留下的任何自清聲明，都可印證其不誠不實。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便形塑了如此的後果，針對「表白不實」的並移送軍法審理的人們，審判庭不僅不會否定相關自首或自清證明的效力，而是以此來印證當年向政府所坦露的一切都是不真誠的，除失去任何法律保障外，也意味著此乃犯罪事實之一部。

「自首自新」此套主要針對共產黨的政策，嚴格說來係源自於 1928 年國民政府所頒行的《共產黨人自首法》，以及為之基礎罪名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儘管當時整套制度體系皆尚未成熟，但由於其本質上是過去中國王朝施行已久的「懷柔招撫」，故制度本身僅是次要，重要的是政權有需求要執行，而繼承了中國制度體系的中國國民黨，便是以依附中華法典的方式來制度化，並於爾後形成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與「剿撫兼施」等政治方針。對臺灣而言，1945 年光復以後的反覆施行，都使得人們不得不選邊站。這使得沒有人在威權統治時期是安全的，甚至更逐漸地往「思想審查」傾斜，且一切舉措都被掛上了「為施行動員戡亂而有必要」之名。這是一道逐步惡化且隨意擴大的過程，等到 1949 年國民黨全面潰敗後，此情況將愈趨嚴重及顯著。1949 年不僅在政治上標誌著中國國民黨暨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和臺灣時期的分水嶺，就「自首自新」政策而言也是一道分水嶺。「凡無法自證清白者，必是匪諜的一分子」。如此變化後的「自首自新」概念，在爾後 1950 年代會逐步形成，並在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達到高峰。

⁹² 〈斯宜興叛亂〉，《臺灣高等檢察署》，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100000F/0080/紀/13。

第二節 延續：1950年的「自首」號召

壹、1950 年上半的「臺灣中共黨員自首」

當時間來到 1950 年，中國國民黨在大陸地區已是全線潰敗。先是 1949 年 11 月 30 日蔣中正自重慶飛抵成都，不久重慶便失守，12 月 7 日決定政府遷移臺灣，10 日自成都飛臺北，同月 27 日成都即宣告陷落。在徹底失去神州最後一塊根據地的情況下，臺灣便是國民黨政府僅剩的居所了。當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機關與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重新在臺運作後，自然沒有荒廢對內「肅奸防諜」工作。

對國民黨政府來說，最危險的當屬共產黨在臺和外圍組織，其中 1950 年上半最重要的便是「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儘管情治單位對中共臺灣省工委的偵防、調查主要沿自於 1949 年陸續破獲各地的工委會和支部，但其認定真正有所斬獲的，還是以 1950 上半年逮捕書記蔡孝乾，並阻止相關人員重整為主要節點。⁹³一如 1930 年代國民黨政府圍剿戰爭時的「剿撫兼施」手段，當中共臺灣省工委組織瀕臨土崩瓦解時，國民黨政府亦開始大量採用了「自首自新」政策，以便掃蕩各地的殘餘勢力。巧合的是，此時由國防部保密局所主導的掃蕩行動，某種程度亦頗有擔負 1930 年代的軍事圍剿之架勢。

首先 1950 年 5 月 13 日國防部政治部（以下稱作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便召開記者會，除宣布國防部保密局對中共臺灣省工委的破獲成果外，⁹⁴也正式公布《臺灣中共黨員自首報到辦法》，宣告號召「中共黨徒」應立即向政府自首，期限為 14 日開始二週內。法規提到：

一、凡在臺灣已入中共組織而尚未被捕者，應於本辦法公佈後兩週內，以通函方式向政府報到自首。……

三、來函應附脫離共黨誓書一份，其格式如後：

余誓以至誠接受中央政府領導，脫離中國共產黨之組織，坦

⁹³ 有關中共臺灣省工委的破獲過程，可參考：林正慧，〈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台盟相關案件為中心〉，《臺灣文獻》60卷1期（2009年3月），頁395-466。

⁹⁴ 本報訊，〈共匪在臺秘密組織，政府宣佈破獲經過〉，《中央日報》（1950年5月14日），版1。

白自首，交出一切組織及工作之活動，如有故違，願受政府最嚴厲之處分。立誓人○○○（簽名蓋章）

四、凡向政府通函自首報到者，政府保證不予逮捕，並仍保障其原有之職業或職務，……

五、凡自首報到者協助政府防諜肅奸工作有功時，當予獎勵，但如仍秘密參加共匪之組織與活動，一經查明，定予嚴辦。⁹⁵

14 日《中央日報》更刊登由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署名的《告臺灣全省中共黨員書》，正式宣佈中共臺灣省工委與全省黨組織立即解散，應按照政府訂定的「自首辦法」，「自動交出一切組織關係，以迅速終結整個案件，而澄清臺灣的社會局面」。⁹⁶隨後《中央日報》亦不斷刊登「自首」消息，19 日表示有 24 人，25 日表示有 184 人，到了 28 日發布軍事新聞社特訪蔣經國的新聞，蔣經國表示截至 27 日為止已有 196 人向政府自首，但表示為「寬大」，特地延期一週。⁹⁷如此操作模式，與 1930 年代的圍剿戰爭相當類似，然略有不同之處在於，當時的共產黨的蘇區並不在國民政府的控制內，故仍可視為對外策略；可此時臺灣，早已在國民黨政府的控制下，且統治了至少 5 年。故如此針對中共臺省工委的舉措，某種程度反倒更像是對付所屬人民用的。

此外，5 月 27 日蔣經國所發表的談話亦擴大了「自首」的適用範圍，其不僅強調了與「匪」有連繫者須檢舉，包含未正式加入「匪黨」組織但有協助相關活動者亦須「自首」。他提到：

這些漏網的罪犯，政府為表示寬大起見，再限他們一星期來自首；如仍存僥倖，那麼一經查獲，必定嚴辦。假若他們的親戚朋友曉得的，也希望勸他們自首，或者直接檢舉，免得受累；不然的話，查明了要按掩護匪諜論罪的。

中共黨員自首的範圍，並不限於臺灣省工委的系統，凡未正式加

⁹⁵ 本報訊，〈政治部公佈辦法，勒限中共黨徒自首〉，《中央日報》（1950年5月14日），版1。

⁹⁶ 蔡孝乾等，〈全省匪黨組織瓦解，蔡孝乾陳澤民等告黨徒〉，《中央日報》（1950年5月14日），版4。

⁹⁷ 軍聞社訊，〈潛伏匪黨份子，二十四人自首〉，《中央日報》（1950年5月19日），版2。軍聞社訊，〈自首中共黨徒已有一八四名，逾期不自首即將逮捕〉，《中央日報》（1950年5月25日），版1。軍聞社訊，〈蔣經國警告漏網共匪，再限一週自首〉，《中央日報》（1950年5月28日），版1。

入匪黨的組織，但與共匪取得聯絡，或曾接受其命令，或曾資助其費用，或負責情報，或負責兵運，甚至奉令潛伏伺機而動者，亦應一律視同中共黨員，照規定辦法向本部自首，否則一概查明，仍以叛亂罪論處。⁹⁸

「自首自新」的適用範圍，和國民黨政府對「叛亂組織」的定義是一致的。一旦「叛亂組織」被擴大，那麼因參與「叛亂組織」而須「自首自新」以免受處分者也得增加。

一如既往，國民黨政府表示「自首」效果十分卓越。9月28日《中央日報》以極大篇幅報導政治部宣告「共匪在臺組織」正式瓦解，除策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臺灣地區地下工作組織」負責人洪國式脫離中國共產黨外，亦表示自5月以來自首者亦達436人，臺灣省籍有433人，外省籍則僅有3人，其中臺灣省籍以臺南者403人最多，並於同日4版旋刊登所有「自首」者之姓名、年齡、籍貫、職業。⁹⁹值得注意的是，爾後的「自首自新」號召會愈來愈少公布姓名，甚至到1962年「反共自覺運動」時更是徹底保密的。

此外由於「臺灣中共黨員自首」引起了政治風波，特別是各級民意代表不斷聯名具函，希望蔣經國考量臺人之處境，¹⁰⁰故政治部也開始修正並檢討爾後「自首自新」的操作，並決定《臺灣中共黨員自首報到辦法》不宜廣泛引用修正和延長。¹⁰¹然而，縱使沒有法規命令，政府也未曾放棄「自首自新」號召，而是藉由此事更加精進相關流程。接下來的活動即將

⁹⁸ 軍聞社訊，〈蔣經國警告漏網共匪，再限一週自首〉，《中央日報》（1950年5月28日），版1。

⁹⁹ 本報訊，〈潛臺共匪組織瓦解，自首者四三六人〉，《中央日報》（1950年9月28日），版1。中央社訊，〈自首潛匪統計〉，《中央日報》（1950年9月28日），版1。本報訊，〈揭穿朱毛賣國面目，加入反共革命陣營〉，《中央日報》（1950年9月28日），版2。〈臺灣朱毛匪徒自首份子名冊〉，《中央日報》（1950年9月28日），版4。

¹⁰⁰ 「監察委員丘念台等致蔣經國公函」（1950年6月1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224。當時不只丘念台等人致函政府要求釋放，諸多地方縣市、省參議會、民間團體、國大代表等亦有聯名致函的情況。見：「臺籍人士集體請求釋放人犯調查表保備字第382號」（1950年7月），〈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67。

¹⁰¹ 「國防部政治部致軍法局（39）通迎部字第3182號代電稿」（1950年7月25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71。

顯示，此時的國民黨對於已開始試驗升級為「運動」的可能性，以為爾後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鋪路。

貳、1950 年下半的「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暨「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

1950 年 10 月 10 日，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臺後及蔣中正復行總統職權以來首次的國慶節。以 9 月 28 日宣告瓦解中國共產黨在臺組織而言，無疑給了當年的雙十國慶送上了對「朱毛匪幫」鬥爭勝利的大禮。中國國民黨再也不是從海南、舟山撤退了，而是「集中一切兵力、確保臺灣基地、拯救大陸同胞、復興中華民國」。¹⁰²然而，就在這大好日子，《中央日報》以偏小的版面，悄悄地發布了臺灣省政府頒行的《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期限是自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25 日。¹⁰³該辦法提到：

一、為對潛伏各地之共匪及附匪份子，政府本寬大政策，再予悔悟機會，特訂定本辦法。

二、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辦理自首：

1、已入匪黨組織及匪黨之外圍組織者；2、支援共匪活動及直接間接受共匪或附匪份子之運用或利用者。¹⁰⁴

《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最為核心的，便是正式了新增「附匪份子」。辦法發布以後，10 月 18 日《中央日報》亦發表了〈社論〉，表示「潛伏各地的共匪及附匪份子」應當「識時務者為俊傑」，以免成為「時代落伍者」而被「天演淘汰」。到了 11 月 9 日政府聲稱截至 5 日有 100 餘人辦理，19 日保安司令部由接手發言後，強調已有 200 餘人，此時《中央日報》亦再次針對「潛伏臺省的共匪及附匪份子」，勸告他們「棄暗投明」。23 日整份報紙更直接大版面刊登由政治部提供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破獲朱毛匪幫黨中央政治局社會部潛臺「地工」組織全案經過》，以達威嚇效果。最後 12 月 9 日保安司令部表示辦理「自首」者共有 500 餘人。¹⁰⁵

¹⁰² 中央社訊，〈建設臺灣反攻大陸，拯救同胞復興中國：三十九年雙十節告全國同胞書〉，《中央日報》（1950年10月10日），版1。

¹⁰³ 本報訊，〈最後自新機會，省政府訂頒自首辦法〉，《中央日報》（1950年10月10日），版5。

¹⁰⁴ 臺灣省政府（39）府綜法字第79220號令，〈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1950年10月9日），《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冬字8期（1950年10月10日），頁90。

¹⁰⁵ 社論，〈自首是匪諜唯一的生路〉，《中央日報》（1950年10月18日），版2。

表面來看，1950 年 10 月的「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似乎是為掃蕩「中共地工組織」殘餘分子而辦，如同 1950 年 5 月針對「中共臺灣省工委」的「臺灣中共黨員自首」。然而，真實情況卻可能與表面大相逕庭，本次「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號召，共產黨可能不是主要目標，而是黨國內部人士。早在 7 月，臺灣省政府便先針對所屬各級員工擬定了相關「自首自新」辦法草案，名為《公營事業從業人員投靠共匪行為者自新辦法要點（草案）》（以下簡稱《公營事業自新辦法要點（草案）》），原致行政院の代電提到：

查本府前以公營事業從業人員，多係擅長技術，原為國家有用人才，徒以意志不堅，受匪諜煽惑誤入歧途，除怙惡不俊者外，如有自覺悔悟，願意自首者，為使改過遷善。促令自新起見，曾經擬具《公營事業從業人員〔有〕投靠共匪行為者自新辦法要點》。¹⁰⁶

該要點主要針對的是「省屬公營事業從業人員」。¹⁰⁷當 7 月 6 日簽呈分別送總統和行政院後，行政院部分被暫時留置，然而總統府 7 月 16 日卻先行代電回稱：

呈暨附件均悉。該省屬各級公務人員及民眾，因受共匪誘惑務入歧途者，應一面加強宣導，勸令期限自首，予以悔過遷善之路，初不必限於公營事業機關從業人員。

由於總統府的「不限於」意見，臺灣省政府遂改成《台灣省及各級公教員工暨民眾投靠共匪自新辦法（草案）》（以下簡稱《公教員工自新辦法（草案）》）。該辦法除針對原既有的「公營事業機關從業員工，包括

本報訊，〈共匪自首辦法公佈後，百餘人悔改自新〉，《中央日報》（1950年11月9日），版5。本報訊，〈警告潛匿匪諜，趕快悔悟自首〉，《中央日報》（1950年11月20日），版1。社論，〈願潛臺匪諜及時自首〉，《中央日報》（1950年11月20日），版2。本報訊，〈朱毛匪黨中央政治局社會部，潛臺地工組織全案破獲經過〉，《中央日報》（1950年11月23日），版1。本報訊，〈（七）結論，肅奸防諜提高警覺，附匪份子趕快自首〉，《中央日報》（1950年11月23日），版7。軍聞社訊，〈附匪份子速自首，今日截止不再延〉，《中央日報》（1950年12月10日），版4。

¹⁰⁶ 「黃少谷致蔣經國台卅九（內）字第3816號箋函：附件抄原代電」（1950年7月27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13。

¹⁰⁷ 「黃少谷致蔣經國台卅九（經）字第3583號箋函：附件公營事業從業人員投靠共匪行為者自新辦法要點」（1950年7月17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27。

國營、國省合營、省營或其他公營事業機關從業員工」外，亦新增了「本省之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公教員工」，並外加「民眾」，即「本省各級公教員工暨民眾」。¹⁰⁸撇開民眾，此次「自首自新」預計鎖定的仍是當時政府機關和事業機構的公教人員，縱然經總統府指示修訂後仍未減其色彩，和過去政治部公布的《臺灣中共黨員自首報到辦法》有所不同，這也是行政院請政治部給予意見的理由。¹⁰⁹

舊版《公營事業自新辦法要點（草案）》與新版《公教員工自新辦法（草案）》在送到行政院後，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分別於7月17日、7月27日轉給政治部主任蔣經國，請政治部給予意見。¹¹⁰政治部第四組於29日研究舊版《公營事業自新辦法要點（草案）》（當時尚未拿到新版《公教員工自新辦法（草案）》）後，認為「為求週密週妥，全面肅清潛伏匪諜」，應當要擴大並將「一般公教人員、學生人員及普通人民」納入，同時軍中機關及部隊方面另立辦法處理，此經蔣經國以紅筆親批「可」。¹¹¹中樞和軍中的情治單位在此時巧合地達成了共識。

由行政院轉送的新版《公教員工自新辦法（草案）》送到政治部後，政治部同樣不滿意，於是便代臺灣省政府擬定新的辦法草案送到行政院。¹¹²其備案包括《匪諜偽裝自白（自首、自新）處理辦法》、《處理中共黨員自首暫行辦法》、《台灣省各級公教員工學生民眾曾與匪諜及曾投靠共匪份子自首辦法（草案）》、《台灣省匪諜及投靠共匪份子自首辦法》等。¹¹³最後採用《潛伏台灣省內之共匪份子自首辦法》，並附上《潛伏台灣省

¹⁰⁸ 「黃少谷致蔣經國台卅九（內）字第3816號箋函：附件臺灣省及各級公教員工暨民眾投靠共匪自新辦法草案」（1950年7月27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13。

¹⁰⁹ 「黃少谷致蔣經國台卅九（經）字第3583號箋函」（1950年7月17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23。

¹¹⁰ 「黃少谷致蔣經國台卅九（經）字第3583號箋函」（1950年7月17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23。

「黃少谷致蔣經國台卅九（內）字第3816號」（1950年7月27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13。

¹¹¹ 「魏毅生呈蔣經國簽呈」（1950年7月29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20。

¹¹² 「國防部政治部第四組長魏毅生批覆簽呈」（1950年7月31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08。

¹¹³ 有關前述草案之來源史料依序為：「許慎言報告第11號：《匪諜偽裝自白（自首、自新）處理辦法》」（1950年8月9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50。「保安處副處長李葆初致魏毅生為奉諭草擬關於共匪自首自新辦法送請參攷一案」（1950年），〈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29。

內之共匪自首份子報到處理辦法》、《對實施「潛伏台灣省之共匪份子自首辦法」之指示》和「簽注意見」回覆行政院。¹¹⁴行政院在開會後決定採用、修改並定名為《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¹¹⁵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部回覆行政院的「簽注意見」提及其擬定的草案係有意擴大適用範圍，原文提到：

「投靠共匪」份子為仍潛在台灣為匪工作，已屬匪諜行為。又「自新」乃係共匪人員于被捕後，悔悟以往錯誤，而誓志皈依政府工作者，而「自首」乃係未被捕之共匪份子，悔悟以往錯誤，坦白向政府報到者，兩者意義並不相同。又為用「投靠共匪」四字，似僅限于原為我方之人員，但事實上，所有潛在台灣之共匪份子，何者原在我方工作，何者根本為共匪份子，似嫌模糊，**為擴大範圍**，使辦法本身明確起見，擬將該項辦法之名稱改為「潛伏台灣省內之共匪份子自首辦法」。¹¹⁶

政治部想鎖定的是「投靠共匪份子」，亦即就嚴格定義而言的「為共匪工作人士」，但為避免漏洞，於是擴及成「潛伏台灣省內之共匪份子」。名稱的變更，由於是一種政治策略，縱然最後採用的《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未寫明對象，如此概念亦隱藏在工作核心內。如同政治部表示的「潛在臺灣之共匪份子」何者「原為我方人員」、何者「本為共匪份子」難以區分，倘若敵我隊伍的界線隨時都可能變換，而像「自首自新」此類涉及「跨界」之策略，則界線便又是更加模糊不清。故界線如何定義便是「自首自新」能否有效施展之依據，而政權必定嘗試將此定義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政治部此番「擴大範圍」原則，更顯露出了當「共匪」定義有所

「臺灣省各級公教員工學生民眾曾與匪諜及曾投靠共匪份子自首辦法草案」（1950年），〈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101。「臺灣省匪諜及投靠共匪份子自首辦法」（1950年），〈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091。

¹¹⁴ 「潛伏台灣省內之共匪份子自首辦法」（1950年），〈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074。

¹¹⁵ 「黃少谷致蔣經國箋函」（1950年9月20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060。

¹¹⁶ 「國防部政治部對臺灣省政府所擬『台灣省及各級公教員工暨民眾投靠共匪自首辦法草案』」（1950年8月23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070。

矛盾之時，政權和人民雙方的利益是互斥的。由於被認定為「共匪」背後是一系列的刑事重罪，故「共匪」範圍愈窄，對人民來說反倒是安全的，因為不會輕易地落入到「匪諜」或「叛徒」中；相反的，當「共匪」範圍愈寬，則人們的危險性也愈高，不僅任何行為都有可能符合「匪諜」或「叛徒」定義，就連思想都有可能被檢視。事實上，爾後的「運動」也隱含著這樣的原則：「人先來報到，政府會審查」，當對於「共匪」和「附匪」事實的認定不在人民身上，而是先將資料交給政府時，則政府就能把握這條「革命」與「反革命」的界線。

倘若數字為真，1950 年上半「臺灣中共黨員自首」有 436 人，「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則有 500 餘人，從上升的趨勢來看，如此作法確實起了一定的效果。且從《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實施細則》來看，為了「擴大範圍」，當時亦耗費了不少心力在宣傳工作上，諸如請空軍派機散播傳單、警察協助分發傳單、各級學校及各區鄉鄰里張貼《自首辦法》全文，乃至動員廣播和口頭宣傳。¹¹⁷

至於國軍部隊，同一時間亦有「自首自新」之活動。1950 年 9 月軍中便施行了「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報到」，不僅比社會施行的《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還早，甚至更以「潛伏國軍內匪諜自首運動」之名稱之。¹¹⁸

先是 7 月 29 日政治部為給臺灣省政府擬定的舊版《公營事業自新辦法要點》評論意見，而寫了擬辦呈給蔣經國，蔣經國在 7 月 31 日批覆後，另外寫了一張指示：「應即由本部專訂一各軍事機關以及部隊匪諜份子之自首辦法（三天內辦妥）」。¹¹⁹奉命的政治部，便利用了棄置草案，隨即迅速擬定《各軍及機關部隊潛在匪諜及投靠共匪份子自首辦法（草案）》、《各軍及機關學校部隊匪諜自首辦法》。¹²⁰最後定案《潛伏國軍內之匪諜

¹¹⁷ 「臺灣省情報委員會兼副主任彭孟緝致參謀總長周至柔簽呈(39)會誠字第0219號：附件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實施細則」(1950年11月9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018。

¹¹⁸ 「陸軍第31醫院政治處致聯勤總部政治部(39)良政字第221號代電」(1950年12月14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7/7171/0010。

¹¹⁹ 「蔣經國指示便條機字第168號」(1950年7月31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303。

¹²⁰ 「各軍及機關部隊潛在匪諜及投靠共匪份子自首辦法草案」(1950年)，〈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294。
「各軍及機關學校部隊匪諜自首辦法」(1950年)，〈匪諜自首案〉，《國防

自首辦法》。28日政治部發文到軍中各機關，表示：「查目前國內外局是對我日趨有利，共匪偽份子對於匪偽之猙獰面目多有認識，為積極爭取悔悟動搖份子，使能參加革命陣營起見」等由，獲參謀總長同意，並於9月6日開始施行，為期一個月。¹²¹辦法第一條明示「茲對潛伏國軍內而未被捕之匪諜為再給予悔悟機會特訂定本辦法」，並於第二條規定具以下行為者應辦理「自首」：

1、已入共匪組織或共匪之外圍組織者。2、已入共匪利用之民主同盟、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孫文主義同盟、民主建國會、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及其他曾參加偽政協會議之非法組合者。3、有意無意獲共匪運用或利用從事匪諜活動者。4、因被俘或其他事因曾受共匪訓練潛返我方為匪活動者。¹²²

從草案歷來名稱來看，政治部欲與軍中鎖定的對象和社會應是一致的，即「潛在匪諜」和「投靠共匪份子」，只是定案時被隱蔽。此外相較於社會版，軍中增列的第四款特別指出了「被俘」經驗。事實上對於「被俘難歸來官兵留用」在1950年代初期的國軍即是頗為針對性的問題，不僅是因為「被俘難官兵」頗類似於「自首自新」的變節，即約略等同於共產黨對國民黨人的「自首自新」，也由於情治單位認定此類人員容易受「匪」交付任務潛伏，故政治部亦留下了大量關於1950年代初期「被俘難歸來官兵」的資料檔案。¹²³而針對「被俘」經歷也是需要「自首自新」的原則，亦延續到了1962年「反共自覺運動」的退役官兵身上，並同樣由情治單位執行調查和策動。

8月28日政治部亦另頒發《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報到處理辦法》、《對實施「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辦法」之指示》，要求各單位將9月以施行「潛伏國軍內匪諜自首運動」為重點工作，並強調了「策動」和「宣傳」之重要性。由於效果不佳，國防部亦特地行文提醒所屬單位重申

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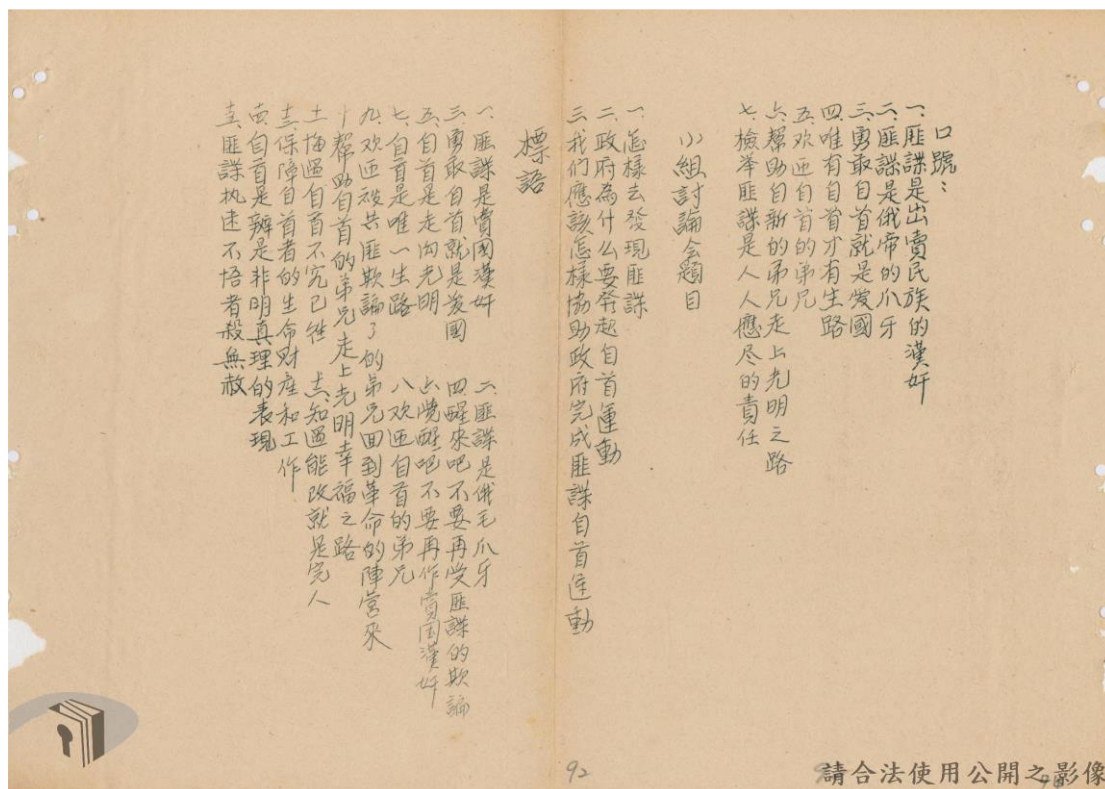
¹²¹ 「國防部政治部致陸軍總部政治部（39）通迎字第2821號代電」（1950年8月28日），〈違法人員自首辦法彙輯〉，《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013.12/7171/0008。

¹²² 「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辦法」（1950年9月6日），〈違法人員自首辦法彙輯〉，《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013.12/7171/0019。

¹²³ 〈陸軍被俘歸來官兵處理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544.6/7421。

前令，其後亦展延至 11 月 5 日。¹²⁴10 月政治部更製作口號和標語，如「唯有自首才有生路」、「匪諜是賣國漢奸」、「自首是走向光明」、「勇敢自首就是愛國」、「悔過自首不究既往」、「匪諜執迷不悟者殺無赦」等，並有歌曲《肅清內奸》，頗有「運動」之態勢。¹²⁵

圖 4、陸軍「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運動」口號和標語（1950 年 10 月）¹²⁶



活動雖看似盛大，卻未達到高層預設的目標。政治部 11 月 3 日的簽呈提到：「自延長自首時間以來，施行以來雖自首者甚多，但多屬士兵，由此足証自首運動，仍未收理想效果，實有延期之必要」，¹²⁷可見延期至

¹²⁴ 「國防部政治部致陸軍總部政治部（39）通迎字第2821號代電」（1950年8月28日）、「對實施『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辦法』之指示」（1950年8月28日）、「國防部致陸軍總部（39）通迎字第4285號代電」（1950年9月25日）、「國防部政治部致陸軍總部政治處（39）通迎部字第4613號代電」（1950年10月13日），〈違法人員自首辦法彙輯〉，《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013.12/7171/0014、0012、0042、0086。

¹²⁵ 「國防部政治部致陸軍總部政治處（39）通迎部字第4721號代電」（1950年10月19日），〈違法人員自首辦法彙輯〉，《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013.12/7171/0098。

¹²⁶ 出處：「陸軍總司令部潛伏匪諜自首辦法實施計劃表」（1950年10月18日），〈違法人員自首辦法彙輯〉，《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013.12/7171/0092。

¹²⁷ 「國防部政治部第四組簽呈」（1950年11月3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

11月5日後仍未臻理想，遂又延至11月25日。¹²⁸儘管各部隊事後回報政治部皆表示運動的「反應良好」，¹²⁹不過就實際案例來看，實到人數共1658人的國防部政治幹部訓練班，其藉由「反省會」而整理出的「被俘人員」僅有16人（0.97%），「嫌疑人員」11人（0.66%）。¹³⁰可見透過如此運動，願意主動承認自己是「潛伏國軍內之匪諜」並「自首」者，在當時是極其低落的。最終軍中「自首份子」僅有74人，其中士兵佔「十分之九」，官佐佔「十分之一」，並未達到政治部原先預期的效果。¹³¹值得注意的是，軍中沿用了「反省」如此在1930年代專指「自新之路」之辭彙，某種程度也顯示出了政策面的延續性。

綜合上述，即便1950年上半「臺灣中共黨員自首」引起了諸多風波，國民黨政府仍未放棄「自首自新」政策的運用，只是更加精進與更有針對性地來施行。表面上「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係由臺灣省政府制定和公佈，然而背後操刀的仍然是由蔣經國擔任主任的國防部政治部。行政院為避免風險而做出了許多改變，但只是一種掩飾手法，各種執行思維和原則仍留存在檔案看不到的地方，並且在反覆施行的「自首自新」政策中不斷被繼承下去。此外透過首先將軍隊列為「自首自新」運動之實驗對象確認成效後，接下來國民黨政府對「自首自新」號召的操作將會更加成熟，且規模亦會不斷地擴大，以致最終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運動。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0235。

¹²⁸ 「國防部致臺防衛總部（39）通迎部字第5039號代電」（1950年11月6日），〈違法人員自首辦法彙輯〉，《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013.12/7171/0109。

¹²⁹ 「陸軍第80軍第206師政治部致國防部政治部勉方字第1411號代電：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辦法實施計劃表」（1950年10月21日）、「4658部隊致各團、直屬隊、各處室和防佐字1412號代電：勸導潛伏部隊內之匪諜自首工作實施項目表」（1950年11月10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7/7171/0077、0083。

¹³⁰ 「國防部政治幹部訓練班全體官員兵反省會經過報告表」（1950年11月28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7/7171/0044。「國防部政治幹部訓練班政治部致國防部政治部政意字第1412代電」（1950年11月28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7/7171/0036。「國防部政治幹部訓練班全體官員士兵反省會嫌疑人員詳報表」（1950年11月28日），〈匪諜自首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7/7171/0043。

¹³¹ 「國防部政治部第四組簽呈」（1951年5月5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046。

第三節 活化：1951年的「檢肅匪諜運動」與1955年的「附匪登記運動」

壹、1951年的「檢肅匪諜運動」暨「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

當時間來到1951年9月18日時，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任張彝鼎正式公告施行《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期限自1951年9月21日起至10月31日止。¹³²儘管名稱與1950年相同，但內容卻大不相同。依照《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應當辦理自首的對象如下：

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辦理自首：

（一）已入匪黨組織或匪黨外圍組織者。（二）已入偽民主同盟、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偽孫文主義同盟、偽救國會、偽農工民主黨、偽民主建國會、偽民主促進會、偽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偽致公黨、偽民社黨革新派、偽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等附匪黨派，或其他非法組織者。（三）支援共匪活動，或直接間接受共匪或附匪份子之運用或利用者。（四）曾有上述行為，現已停止活動或失聯絡但未經自首者。¹³³

1951年在總政治部修改《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時的理由提到：

查自首辦法應為一般民眾所了明，故詞意必須通體顯明詳盡。「1. 共匪之外圍組織」，就其本質而言應指為匪黨掌握運用之各種社團、公會、學生團體等群眾組織，不能包括參加匪偽政權之各黨派或非法組合在內。2. 「已入」、「支援」及「接受」不能包括「曾入」、「曾支援」及「曾接受」而現已停止活動或失聯絡但未經自首者在內，故原辦法擬改為……¹³⁴

刻意分了四款，即代表總政治部對此四者嚴重程度認定是不一的，

¹³² 本報訊，〈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本月廿一起實施，檢舉匪諜獎勵辦法有效期間三個月〉，《中央日報》（1951年9月18日），版1。

¹³³ 行政院第204次會議核定交國防部公布施行，〈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司法專刊》7期（1951年10月15日），頁194。完整條文可參考本文附錄1-8。

¹³⁴ 「檢肅匪諜運動中策動自首部份工作實施計劃草案」（1951年6月25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13。

即「共匪」和「附匪」兩種分類被加以區分了出來，以便「自首」時能加以分化操作。此次另附帶《檢舉匪諜獎勵辦法》，鼓勵人們主動舉發。¹³⁵

之所以一同公布，與政府實際施行的是「檢肅匪諜運動」有密切相關，「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僅是其中一部份而已。「檢肅匪諜運動」屬於行政機關內部的法規名稱，如總政治部留存的《檢肅匪諜運動宣傳綱要》，¹³⁶然而此名也透過宣傳發布於公眾場域，成為1951年下半年頒行《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期間「號召匪諜自首」之代稱，如外交部長葉公超於10月所發表談話即以「檢肅匪諜運動」稱之。¹³⁷此外「檢肅匪諜運動」的施行時間也比《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來的長，依據檔案內容，其規定施行期間為自1951年9月21日至12月20日止，¹³⁸比最初《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公告的施行期限還要多了兩個月。

據總政治部留存的檔案，是時「臺灣省情報委員會」¹³⁹曾召開會議，認為「共匪潛臺地下工作」已轉為「保存幹部」政策，於是需要動員群眾來防堵「匪諜」滲透和躲藏，特別是應展開「深入、普遍及經常有力之群眾性肅諜心戰宣傳」。¹⁴⁰該案經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即今國家安全局）認可，並認為軍中和社會應同時發動，不限於「自由中國反抗共匪暴行運動聯合會」執行，隨即請總政治部和臺灣省情報委員會會辦。¹⁴¹在一份總政治部的內部簽呈寫得更清楚，提到「自本年（1951年）以來，政府之防諜工作已退入低潮」，而原因在於：

¹³⁵ 有關《檢舉匪諜獎勵辦法》完整條文，可見：行政院第204次會議核定交國防部公布施行，〈檢舉匪諜獎勵辦法〉，《司法專刊》7期（1951年10月15日），頁194-195。

¹³⁶ 「臺灣省情報委員會（40）會誠字第1366號代電：附件檢肅匪諜運動宣傳綱要」（1951年8月13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018。

¹³⁷ 本報訊，〈繼續肅諜實屬必要，葉公超發表談話〉，《中央日報》（1951年10月3日），版1。

¹³⁸ 「國防部致軍法局（40）詮誠字第3797號代電」（1951年9月16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辦法及檢肅匪諜運動討論會議紀錄自首辦法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1513/4375/0028。

¹³⁹ 臺灣省情報委員會成立於1950年5月16日，其目的為「統一指揮監督在臺各情治機關之活動」。有關該單位於情治系統中的角色可參考：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100-101。

¹⁴⁰ 「臺灣省警務處提案為擬發動群眾性肅諜心理作戰運動由」（1951年5月16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87。

¹⁴¹ 「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致國防部總政治部機資己字第15號箋」（1951年5月14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87。

三、由于匪諜全部潛入地下，減少活動，若單靠保防工作人員之偵查活動，似不易制壓匪諜變更之策略，勢須號召台群眾提高警覺，鑑別匪諜，使匪諜不能利用群眾掩護生存，同時，並應針對匪諜份子之痛苦，加重壓力，迫使自首，並由于廣泛之防諜宣傳打擊匪諜之「思想壓力」，俾能在檢舉與自首同時併行之運動下，教育群眾之防諜知識，加深匪諜之動搖，破獲匪諜之組織，另此項運動之進行應以宣傳為中心，配合威力行動，以刺激匪諜之心理。¹⁴²

透過 1949 年以來在臺灣社會幾次高強度的「自首自新」，整個保防工作已開始有了不同的面貌。事實上自 1950 年施行完「共匪與附匪份子自首」後，政府便另擬定了《共匪及附匪份子考核管理細則（草案）》，並沒有打算就這麼放過 1950 年的「自首份子」，¹⁴³爾後貫穿整個戒嚴時期，「自首自新」政策秘密面向的「特殊份子輔考」工作正悄悄地誕生。¹⁴⁴甚至國民黨已開始重建 1930 年代的「反省院」。先是臺北縣參議會於 1951 年 3 月發文至政治部主任蔣經國，表示「赤禍肆虐，生靈塗炭，引誘無知，供其利用，致淺識之徒，一經參加，無以自拔」，尤其「一般未成年學子，意志薄弱，易受蠱毒」，如處以極刑又太過，且「其內心不無回頭是岸，堪許自新者」，因此全體議員希望政府多設「反省院」，使「有匪諜嫌疑之流悉予反省機會」以「予未成年入迷之學子改過自新之路」。¹⁴⁵由於此權責屬保安司令部，故政治部將該案轉交後，保安司令部回覆表示「查本部受理叛亂案犯，凡情節輕微而有必要感化之必要者，均經發文本部新生訓導處，施以感化教育，正所謂予以自新之路」。¹⁴⁶

¹⁴² 「國防部總政治部第四組呈主任閱簽呈」（1951年6月25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55。

¹⁴³ 「臺灣省情報委員會（40）會誠字第0019號代電」（1951年1月10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340。根據

¹⁴⁴ 1966年「特殊份子」分為四類，即「自首」、「登記」、「新生（曾經服刑之叛亂犯）」、「特殊家屬」等。須注意的是特殊份子並不包含1962年「反共自覺運動」中的「表白份子」。此外所謂的「特殊份子輔考」，係指兩種針對「特殊份子」的保防工作，一是對涉有嫌疑者秘密偵查，監控其言行動態與交往活動，藉以消弭不法活動的「考查工作」，二是針對服刑期滿的叛亂犯及其家屬的狀況，加以輔導照顧預防再犯並為國家所用之「輔導工作」。以上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338-342。

¹⁴⁵ 「臺北縣參議會致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北縣議秘乙字第215號代電」（1951年3月16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336。

¹⁴⁶ 「政治部致臺北縣參議會詮誠部字第1266號代電稿」（1951年4月2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334。

可見無論是對於國民黨政府還是當時的民意代表而言，1930 年代的「自首自新」和 1950 年代的「自首自新」是承襲在一起的，儘管就法源與型態不見得能找出對應關係，但其思維與概念卻是有所連結的。是故此時期的「自首自新」的架構可以下表形式作為呈現：

表 2、1951 年中國國民黨政府「自首自新」政策主要架構

自首專門規定	加重處分特別法	自新特殊機構
共匪及附匪份子 自首辦法	懲治叛亂條例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新生訓導處

而當上述的架構被以「運動」的形式活化以後，也就意味著人民的生活區域將是「圍剿掃蕩」與「動員戡亂」的戰場，人們默默地被黨國徵招為「肅奸防諜」警備隊的士兵，並扛起名為「檢舉」和「監視」的槍桿子對付周遭左鄰右舍。總政治部參與 1951 年第七次臺灣省情報委員會議的出席人員（可能是第四組長魏毅生）¹⁴⁷即於筆記裡將「1. 群眾的檢舉 2. 情報人員的偵破 3. 號召匪諜自首」以符號「∨」加在一起，反映出了對於以「政治運動」活化「自首自新」架構的理想。¹⁴⁸巧合的是，正如 1930 年代「自首自新」之制度化得益於「自新份子」顧順章的建議，1951 年「自首自新」「政治運動化」也同樣源自於「自新份子」洪國式的意見。¹⁴⁹事實上「自首自新」另一層面便是國民黨情治機關對「自首自新份子」的運用，此在當時無論是保安司令部諜報組抑或是內政部調查局皆有大量運用之紀錄。¹⁵⁰

¹⁴⁷ 「保安司令部致臺北縣參議會（40）安澄字第第1560號代電稿」（1951年5月5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325。由於筆記沒有署名，故無直接證據證明是魏毅生。間接證據則為，此一卷乃總政治部的檔案，而該卷主要負責的單位即是魏毅生擔任組長的第四組。二魏毅生的確被會議程序列為「第七次臺灣省情報委員會議」之出席委員，但是否實際出席仍未可知，見：「趙曙聲致魏毅生（40）會親0734號函」（1951年5月14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80。

¹⁴⁸ 「臺灣省警務處提案為擬發動群眾性肅諜心理作戰運動由」（1951年5月16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87。

¹⁴⁹ 「林秀樂致魏毅生信函：附件一洪國式擬陳『目前的肅諜工作問題』」（1951年5月31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306。

¹⁵⁰ 林正慧，〈1950年代保安司令部諜報組的組織佈建與偵防行動〉，《臺灣史研究》28卷4期（2021年12月），頁235-245。林正慧主持，《1950年代內政部調查局的組織佈建與肅諜保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期末報告，2022），頁38-40。

另據總政治部規劃的《檢肅匪諜運動大綱》，應當參與的執行單位在當時即涵蓋了國民黨、政、軍、情、治系統。爾後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也將循此模式。大綱中載列的單位如下：

表 3、《檢肅匪諜運動大綱》規定之執行單位表（1951 年）¹⁵¹

主持策畫機關		
臺灣省情報委員會		
應邀請參與機關		
中央改造委員會 （宣傳部門）	臺灣省改造委員會	國防部總政治部 （宣傳及保防部門）
國防部保密局	內政部調查局	憲兵司令部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臺灣省	

其中總政部為軍方的主持執行機關，保安司令部則負責行政機關與一般社會。至於施行的項目則有「一、鼓勵檢舉」、「二、策動自首」、「三、擴大防諜宣傳」、「四、戶口清查」、「五、處決重要匪諜案犯」、「六、集中線索加強偵破」等。¹⁵²相當於「運動」本身不僅不能妨礙，反倒要加強平時的「肅奸防諜」等保防工作。總政治部的簽呈亦顯示該運動將以「策動自首」與「鼓勵檢舉」為中心，以「擴大宣傳號召」為重要手段，以「清查戶口」、「加強偵破」及「適時處決匪諜案犯」為配合措施。¹⁵³其中「策動自首」即包含將 1950 年《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和《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辦法》合併為《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¹⁵⁴

至於《擴大防諜宣傳綱要》則顯示，宣傳重點將著重在如「檢舉匪諜者受獎，知為匪諜而不檢舉者依法治罪，包庇匪諜而不檢舉者與匪諜同罪」、「匪諜自首者無罪，自首匪諜而有貢獻者受獎，匪諜如仍執迷不悟必受法律制裁」、「人人應澄清思想，堅定意志，勿受匪欺騙利用」，「不注意防諜者等於自殺」等爾後成為相關標語之身體力行思想。綱要亦規

¹⁵¹ 「附件（一）檢肅匪諜運動大綱」（1951年6月25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59。

¹⁵² 其中「戶口清查」被以紅筆圓圈強調。由於本簽呈有請主任蔣經國核示，故可視為當時總政治部施行「檢肅匪諜運動」的真正用意。見：「國防部總政治部第四組呈主任閱簽呈：附件（一）檢肅匪諜運動大綱」（1951年6月25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59。

¹⁵³ 「國防部總政治部第四組簽呈」（1951年9月1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062。

¹⁵⁴ 「檢肅匪諜運動中策動自首部份工作實施計劃草案」（1951年6月25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12。

定應教導民眾「不說不利於國家的話」、「不傳遞謠言及不確實的消息」等，並廣用文字、廣播、電影、漫畫，甚至應請「自首份子」現身說法。¹⁵⁵該案送到「臺灣省情報委員會」後獲得同意並分工實施，即是 1951 年的「檢肅匪諜運動」，且幾乎是按照總政治部的方案來做。¹⁵⁶

回到 1951 年 9 月。由於「檢肅匪諜運動」已預先規劃了宣傳準則，故政府在辦理時也較有體系，相關的說辭更沿用至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如張彝鼎在記者會發布的文告，闡明重新頒行《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之用意時，即表示係因如下理由：

政府深知絕大多數為匪幫工作的人，都是受了匪幫虛偽宣傳的欺騙，以及殘酷殺戮的威脅而被利用走入歧途的，因而對這些走入歧途的人，一向是抱著同情與寬大的態度，為了給予這些人以新生的機會，去年十月曾公佈自首辦法，在政府這一寬大政策的號召之下，許多被匪幫欺騙威脅而走入歧途的人，勇敢的坦白的向政府自首，而獲得新生，並參加了反共抗俄的陣營。¹⁵⁷

如對照 1962 年 3 月警備總部所發布的《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可注意邏輯皆是一致的，皆源自於「共匪陰險毒辣，百姓誤入歧途，政府寬大為懷，予以同胞自新」，甚至如此的邏輯對照 1930 年湖北省政府發表的《剴切佈告》亦有高度一致的情況。

此外當時密集的宣傳模式，諸如案例展示、名人呼籲、團體勸告、自首者專欄訪談、槍決匪諜、¹⁵⁸以及標語口號如「大家都是中華好兒女，改

¹⁵⁵ 「國防部總政治部第四組呈主任閱簽呈：附件（二）擴大防諜宣傳綱要」（1951 年 6 月 25 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67。

¹⁵⁶ 「台灣省情報委員會檢肅匪諜運動實施辦法討論會第一次會議紀錄」（1951 年 7 月 11 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44。「國防部總政治部第四組呈主任閱簽呈」（1951 年 7 月 11 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239。

¹⁵⁷ 本報訊，〈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本月廿一日起實施〉，《中央日報》（1951 年 9 月 18 日），版 1。

¹⁵⁸ 前述宣傳類型之來源依序如後：軍聞社訊，〈潛匪金瓜山支部破獲兩匪首昨晨正法，餘犯各判有期徒刑發監執行，自首十六人安居樂業〉，《中央日報》（1951 年 10 月 8 日），版 1。本報訊，〈吳三連發表談話鼓勵匪諜自首，望市民負起檢肅責任〉，《中央日報》（1951 年 10 月 17 日），版 1。臺新社訊，〈省級百餘人民團體，勸匪諜及早自首〉，《中央日報》（1951 年 11 月 8 日），版 4。軍聞社記者莊唯，〈縣崖勒馬重新做人：一個自首的匪諜訪問記〉，《中央日報》（1951

過自新並不難」、「浪子回頭金不換，去年匪諜自首八百三十三」、「匪諜自首，必得保障；躲藏逃跑，一定滅亡」、「匪諜快快覺醒，立志救國救民」、「匪諜害民賣國家，人人有責檢舉他」等，¹⁵⁹同樣也沿用到了1962年的「反共自覺運動」，惟「槍決匪諜」似乎換成了「判決展示」。¹⁶⁰

此外，縱使人們經過「自首」程序，只要保安司令部認定「自首不誠」，則其保障皆可予以撤銷，黃溫恭案。據1953年判決書所載，1951年11月黃溫恭即向國民黨屏東縣黨部辦理「自首」，並於1952年1月獲保安司令部頒發《自首證》為憑。然隨後保安司令部卻以察覺黃溫恭未將部分事實交出為由逮捕外，軍事法庭亦以此認定黃溫恭「於自首時竟不將陳廷祥之組織關係交出，顯屬自首不誠，應即撤銷其自首，依法究辦」，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處「有期徒刑15年」。¹⁶¹該案上到總統後，蔣中正蓋印批示「黃溫恭死刑」，¹⁶²於是經改判後「自首不誠」之理由被誇飾地改為「被告於自首時竟不將陳廷祥之組織關係交出，獲案後又不坦率自白，並且設詞狡展，顯屬自首不誠，希圖隱蔽組織，擴大叛亂，應即撤銷其自首，依法究辦」。¹⁶³「自首保障」和「判處死刑」竟僅有一線之隔，如同「革命」與「反革命」、「自首自新」等相關策略的模式，標準和界線乃是統治當局殷切盼望能牢握其中的。

至於如此大費周章地舉辦「檢肅匪諜運動」成效，總政治部宣稱達到了「預期性的優良成果」，表示「自首」有629人，檢舉141件。其中「自首」的有264人（41.97%）是「附匪份子」，其餘有275人（43.72%）

年10月7日），版4。軍聞社訊，〈殘餘匪諜五人，昨日執行槍決〉，《中央日報》（1951年11月4日），版1。

¹⁵⁹ 桃園縣檢肅匪諜運動宣傳會印，《號召匪諜自首辦法摘要》，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19.011.0206.0001。彰化縣檢肅匪諜運動溪湖鎮宣傳隊印，《彰化縣檢肅匪諜運動溪湖鎮宣傳隊公告檢舉匪諜須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T2018.002.0922。

¹⁶⁰ 軍聞社臺中廿四日電，〈附匪份子未向政府自首，蘇永年處刑十二年〉，《中央日報》（1962年4月25日），版3。

¹⁶¹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42）安度字第029號判決書」（1953年2月19日），〈陳廷祥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2/3132299/299。

¹⁶² 「參謀總長周至柔呈總統蔣中正為檢呈陳廷祥等叛亂一案卷判簽請核示簽呈」（1953年3月16日），〈陳廷祥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2/3132299/299。

¹⁶³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42）安度字第029號判決書」（1953年2月19日），〈陳廷祥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2/3132299/299。

是共產黨員。籍貫以臺灣省籍為最多，達 552 人（87.76%）。至於職業部分以農民 212 人（33.70%）最多，其次其他 89 人、公 72 人、商 68 人、工 66 人、教 62 人、學生 51 人。而在檢舉方面就極度有針對性了，總政治部表示嫌疑對象有 53 名，其中公教人員 23 名（43.40%）。¹⁶⁴

不過實際成效恐怕得打上折扣。在接近原先「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預設的 10 月 31 日期限時，政府亦自導自演了一齣戲碼，以「匪黨份子葛文才」的名義，要求「中國國民政府」展延自首期限，以使他們這些找不到路的「迷途羔羊」能得到政府伸出「救護之神手」。¹⁶⁵但實際理由卻是由於行政院過早頒行「檢肅匪諜運動」，以致「工作計畫脫節，諸多準備工作未週」，「山地及農村未能普遍推行」，故有延長之必要，原先計畫甚至還以「恭逢 總統華誕我 總統偉大慈祥，不忍見匪諜長期陷溺，故特准展期」為理由，令蔣經國提醒「政府的威信黨要顧到」（後該意見由蔣經國親自畫上刪除線），¹⁶⁶可見「檢肅匪諜運動」恐非如此平順。

其次，政府反覆施行的《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似也引起了民意代表的顧慮。監察院於 1952 年通過了對行政院的「糾正案」，表示政府辦理「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措施失當，應予注意改善。¹⁶⁷為此政院訓令國防部召集各情治單位，重新針對「自首自新」討論和擬定較完善的辦法。經一番程序後，保安司令部向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提出了《戡亂時期匪諜自首自新暫行辦法（草案）》，保安司令部之理由如下：

斟酌實際情形修定《戡亂時期匪諜自首自新暫行辦法（草案）》一種，內容包含下列各點：

（1）政策法律力求一致：自首政策為對匪地下鬥爭有力武器，過去自首辦法寬大含渾，收效甚宏，迄今已有 1643 名自首，其中足

¹⁶⁴ 本報訊，〈檢肅匪諜運動，收獲預期成果〉，《中央日報》（1952年1月7日），版1。本報訊，〈檢肅匪諜運動，收獲預期成果：一、自首部份〉，《中央日報》（1952年1月7日），版1。本報訊，〈檢肅匪諜運動，收獲預期成果：二、檢舉部份〉，《中央日報》（1952年1月7日），版2。

¹⁶⁵ 軍聞社訊，〈接獲匪諜來函要求保安部公開答覆，自首期間延長一月可考慮〉，《中央日報》（1951年10月28日），版1。

¹⁶⁶ 「國防部總政治部第四組呈主任蔣經國核示簽呈」（1951年10月19日），〈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142。

¹⁶⁷ 該修正案本卷未有副本，監察院亦決不公布全文，僅有字號「（41）正字第5號糾正案」。見：監察院實錄編輯委員，《行憲監察院實錄·第一輯》（臺北：監察院秘書處，1981），頁1631-1632。

資運用者 238 位，統一管訓者 1405 名，徒以興《刑法》第六十二條前段「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輕其刑」之規定微有未會，論者謂為命令變更法律，頗有異議，適予匪方以反宣傳藉口，實則法律本身並未具時代政策，今匪諜自首，泰半係已發覺潛在之要犯，如受法律限制，大失爭取效法，於事無補。……期與《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相互實施，恩威並濟，以報剿撫兼施之效。

(2) 自首自新明確區別：過去僅對匪諜自首訂頒辦法，而對匪諜自新，尚無法律依據，本草案駢列自首自新，並各為略說如下：

(甲) 自首：凡在自首運動其中，不論已未發覺而坦誠來歸者，視同犯罪未發覺之自首；(乙) 自新：凡已獲案，或在非自首運動其中已發覺在逃，而坦誠悔過或投案來歸者為自新。……

(4) 自首自新待遇伸縮：……本草案採取寬大旨，微予變更對自首自新份子表面上不作軒輊之待遇，以利桎梏。¹⁶⁸

其中理由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對「自首」和「自新」的區隔運用，事實上，由於「自首」同時也是《刑法》等法律明文規定的制度，故「自首」對於政權當局，尤其是情治機關而言較具限制性，因此透過分化出「自新」，使相關的「自首自新」策略運用能更加靈活。姑且不論如此理由是否符合當時的法律規範，至少反映出執行「自首自新」的第一線情治機關對此政策的運用意圖。故形式僅是次要，重要的是政權當局有意為之。

圖 5、《自首證》式樣（1951 年）¹⁶⁹



¹⁶⁸ 「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致內政部調查局（41）機資戊第166號箋」（1952年12月16日），〈關於政治犯自首自新辦法之研議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39/FD2-1/00013/0003/0033。

¹⁶⁹ 出處：「附件四：自首證式樣」（1951年）〈法規〉，《國防部》，檔案管理局

貳、1955 年的「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暨「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

對 1955 年的國民黨政府而言，可謂憂喜參半，喜的是和美國軍事合作的談判告一段落，最終美國條約和國會決議案的形式保障臺澎金馬的安全。但憂的是自 1954 年 11 月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對閩浙島嶼不斷以陸海空襲擊，中國人民解放軍甚至更於 1955 年 1 月 18 日以優勢兵力拿一江山島，國民黨為避免浙江戰事使美國捲入，乃至中美合作生變，2 月只好自大陳、南麂等島撤離。自此中華民國不僅失去了浙江省全境，亦迫使戰略方針得採取守勢。¹⁷⁰

面對大批浙省軍民遷入臺灣，國民黨政府不僅處理了安置問題，亦相當巧合地再次復活了「自首自新」號召運動。1955 年 6 月 10 日保安司令部公布了《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並宣告自 6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施行「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總登記運動」（簡稱附匪登記運動）。保安司令部當日亦發表了《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告同胞書》提到了理由，原文表示：

由於全國同胞與治安機構的密切合作，我們澈底的摧毀了共產匪黨在臺灣的所有匪諜組織。顯然的，匪黨在臺地下鬭爭已處於絕對的劣勢，瀕於毀滅的境地。然而，根據匪黨的性格，與其歷來叛亂方式，它必將垂死掙扎，改變叛亂途徑，而利用其在臺可資利用的人們，從合法性、社會性的行動，不知不覺的為匪作各色各樣的叛亂勾當。這種借刀殺人的手法，真是詭詐險惡已極！

我們要問，匪黨究將利用在臺的什麼人……所得的結論是：它將利用曾經與他直接間接發生過關係，而現在在臺灣的人們；這些人，也就是前在大陸時候，一度被迫投匪或附匪過，而現在以清白之身居留在臺灣的。雖然這些人自己覺得早已與它一刀兩斷，沒有甚麼關係了，但匪黨仍將就其固有淵源來攀關係……使他們不知不覺的直接或間接的受其利用，為匪工作……

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0105。

¹⁷⁰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冊》，頁393、431-433。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頁343-345、346。

至於前在大陸被迫附匪過的同胞們，為了洗雪以往的恥辱及防止再被共匪利用，務請趕快自動的如期辦理登記，剖明心跡，還我清白，共同在反共抗俄的陣線上，奮鬥到底。¹⁷¹

就內容來看，幾乎可說與1930年的《剷切佈告》、1951年的「總政治部書告」、1962年的《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相當類似，不外乎「共匪陰險毒辣，百姓誤入歧途，政府寬大為懷，予以同胞自新」。如同過往，國民黨同樣對登記者「寬大處理」，給予核准證明並保障現有職務與財產，不過這次卻未提到「不予逮捕」。¹⁷²此外本次辦法與過往最大的差異，即是所謂「附匪」或「投匪」並不限於主動，而係被動的「被迫」或間接的「涉入」皆須登記，如下：

二、凡在大陸因共匪武裝叛亂被迫投匪或附匪，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均應辦理登記：

- (一) 參加匪幫各種機構或團體工作者。(二) 接受匪幫訓練者。
- (三) 受共匪或附匪份子直接利用者。(四) 曾向政府自首，但無正式證明文件者。¹⁷³

為避免有所疏漏，保安司令部特別闡釋了條文所指涉的範圍，類別可說是包羅萬象，幾乎只要與共產黨有一絲聯繫都得登記，如下：

- (一) 曾在大陸被迫參加了匪幫的黨、政、軍、經濟、文教、社會、各種公私團體、工商機構、匪黨御用的宗教組織工作過的人們，都要登記。
- (二) 曾在大陸被迫接受匪幫的軍事、政治、社會團體、文教、民運、鄉鎮工作等訓練過的人們、都要登記。
- (三) 曾在大陸受過共匪直接利用，或受過附匪份子間接利用的

¹⁷¹ 「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告同胞書」(1955年6月15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登記審查細則、處理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44/3/18523/0006。本報訊，〈促附匪份子登記，保安部書告同胞〉，《聯合報》(1955年6月10日)，版2。

¹⁷² 本報訊，〈寬大處理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臺省保安部公佈，十五起辦理登記〉，《中央日報》(1955年6月10日)，版1。

¹⁷³ 「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層奉總統44年4月15日台統二適字第346號代電核准施行」(1955年)，〈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11/0004。

人們，都要登記。

（四）過去在大陸曾辦理過自首手續，但現在無法提出有效證明的人們，亦要登記。¹⁷⁴

由於用詞仍有漏洞，如「大陸」一詞被人們視為僅限「大陸省籍」才須辦理，又「武裝叛亂」時間具體應從何時開始等問題，故保安司令部又於7月6日再次發布補充說明，如下：

《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所稱的「大陸」二字，並不是指應該辦理登記的人們的省籍地區，而是指應該辦理登記的人們被迫附匪或投匪時的地點而言，這就是說，**祇要是在大陸被迫附匪或投匪的人們，不論其省籍地區為何，都應該辦理登記……**

以上係空間上的解釋。至於時間上呢？照該登記辦法第二條所說：「凡在大陸因共匪武裝叛亂被迫投匪或附匪」，**其武裝叛亂時間，係指（民國）卅五年七月共匪公開擴大叛亂以後，但在此時以前，共匪以詐欺騙國人，而誤入其圈套，或受匪逼迫而投附者，其後如能省悟脫離魔掌，而加入反共行列，亦正好趁此良機，表明當年被迫心跡，前來辦理登記，以求國人共諒。**¹⁷⁵

至於具體何種「附匪事實」應當辦理登記，保安司令部亦一併公布了範例，如下：

自該項登記公佈以來，有許多人都提前投函申請辦理登記，其中有不少說出了有血有淚的被匪逼害的慘痛經歷，提出憤恨的控訴。這些被迫參加「支援土改」、「思想改造」、「勞働改造」、「集中監禁」、「肉體慰勞」、「鬥爭大會」、「保產移交」的還有被拉伕勞役的，被編入「農會」、「街坊小組」、「婦女隊」、「兒童團」等匪方控制人民的組織，和早在抗戰期間被騙參加匪游擊隊的，他們要求准予登記時，該部都已一一予以受理了。¹⁷⁶

¹⁷⁴ 本報訊，〈寬大處理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臺省保安部公佈，十五起辦理登記〉，《中央日報》（1955年6月10日），版1。

¹⁷⁵ 軍聞社訊，〈辦理被迫附匪份子登記辦法，臺省保安部作補充說明〉，《中央日報》（1955年7月6日），版1。

¹⁷⁶ 軍聞社訊，〈辦理被迫附匪份子登記辦法，臺省保安部作補充說明〉，《中央日報》（1955年7月6日），版1。

而金門地區的「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則是由金門防衛司令部以「被匪誘迫脅從人員忠貞登記」名義宣布於 1956 年 2 月 1 日至 19 日開展，不過其法規要求對象似乎較為偏向《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且以金門防衛司令官劉玉璋名義發布的勸告書，更將整個「登記」導向了「自新登記」。¹⁷⁷相比臺灣本島，軍方辦理的活動其「自新」此種承襲過往體系之意涵要較為強烈。

與過往運動不同之處，在於這是自 1950 年來國民黨政府正式於公開場合捨棄了「自首」和「自新」此沿用多年的用法，僅以「登記」稱之。同時媒體說法亦不像過去帶有較為顯著的威嚇義涵，而改以柔性勸說的態度，並在反覆強調被迫下，更突顯了申冤訴苦色彩。保安司令部甚至透過宣傳案例的操作，如選用「被迫參加匪幫活動」乃至「血淚迫害」之敘事，有意地將整個運動導向至「控訴共匪暴行」而非「登記」本身，使得整個行動面貌看似更加溫和與無害，以褪去「自首自新」色彩。經筆者分段整理後如下表呈現：

表 4、「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之經歷陳述表（1955 年）¹⁷⁸

身分	背景經歷	被「匪」迫害之事實
於杭州生活	獨資創辦華歐製糖廠	一、匪陷杭州後，被迫任偽杭州市工商聯合會委員 二、華歐製糖廠在匪幹指使下，被自己的員工清算鬥光。
南京青年	抗戰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	一、匪陷南京後，被迫於偽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兩個月。
僑生數人	現於臺灣求學	一、曾在僑居地被騙回大陸升學。 二、曾被利用參加「支援土改」。 三、被迫向親屬「支前樂捐」。 四、被迫返僑鄉調查僑屬經濟狀況，勸誘僑眷向海外華僑索款。 五、由於結果都為匪榨取淨盡，乃從迷夢中醒悟過來，逃到臺灣。
不明	不明	一、被同村匪幹威脅做十個月的徵糧工作 二、被匪幹迫送匪「文工隊」受訓，成為匪軍兵員補充的犧牲品。

¹⁷⁷ 本報訊，〈被匪誘迫脅從人員，今起辦理忠貞登記〉，《正氣中華報》（1956年2月1日），版1。金門防衛司令部公告，〈四十五年麟旭字第275號〉，《正氣中華報》（1956年2月1日），版2。劉玉璋，〈邁向新生之路！〉，《正氣中華報》（1956年2月1日），版1。

¹⁷⁸ 由筆者整理、摘要、分段製表。資料來源：軍聞社訊，〈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申請登記者極踴躍，分別痛述被匪迫害經過〉，《中央日報》（1951年7月17日），版3。

蘇北籍	小學資深教員	一、抗戰末期匪曾在其家鄉設一小學，被迫擔任教員一年四個月。 二、於「階級鬥爭」當中被鬥爭三次，財產被瓜分。 三、復被指為「國特」逮捕入獄，遭判有期徒刑二年，過著比牛馬還不如的勞役生活。
於湖南工作	警察	一、被匪數次刑訊逼取私槍 二、被關入集中營，強迫「學習」，罰服勞役，經過三個月方交保釋放。 三、此後仍每天要向匪偽警所報到一次
山東曹縣籍	家庭主婦	一、在上海被迫任「里弄婦女會文藝股幹事」，每天為匪抄寫黑板報。 二、趁匪掀起「三反」「五反」運動之後所造成的經濟危機，放逐老弱婦女之際，逃抵香港。
廣東籍女性	初中生	一、1949年匪陷廣東時，正自初中畢業，迫於匪偽政府的淫威，不得已參加「慰勞隊」。 二、曾被姦淫數十次。有一晚上曾同時被五個匪兵輪姦。

這些「血淚經過」，完全符合 6 月 28 日臺灣省主席嚴家淦於記者招待會時對「被迫附匪登記」定調為「申冤訴苦」談話。他提到：

但是吾人務須有一個清晰的概念，那就是前在大陸被迫的附匪份子，政府決不把他們視為匪諜，或視為有問題的人物，而祇是關閉了匪幫狡猾的滲透之門，以及給予曾被匪沾污的人們一個伸訴冤抑的機會。¹⁷⁹

緊接著，嚴家淦亦舉例起義歸來的「反共義士」，表示他們不須登記的原因在於已先行於記者會向全國百姓「申訴冤情」了，以表整個登記運動有意朝向的「昭雪」目的。他表示：

保安司令部於前幾天又鄭重聲明，凡經公開起義來歸者，可不必辦理登記。就是說，既經公開起義來歸，他已經把他滿腔的悲憤與冤抑，向全國同胞申訴過了，而已獲得社會的同情與慰勉，朱毛匪幫亦因他的身份及經歷已被國人共知，失去了再利用的價值，當不至再予利用。¹⁸⁰

既然是昭雪，則如無冤情則是否能不辦理登記？行政院長俞鴻鈞所發表的談話，反顯現「附匪登記運動」仍舊是既有的「自首自新」號召運

¹⁷⁹ 中央社訊，〈登記被迫附匪份子，根絕匪幫滲透技倆，嚴主席昨發表談話〉，《中央日報》（1955年6月29日），版3。

¹⁸⁰ 中央社訊，〈登記被迫附匪份子，根絕匪幫滲透技倆，嚴主席昨發表談話〉，《中央日報》（1955年6月29日），版3。

動，「慈母」般的政府並不存在。他表示：

由於自由中國連年來努力於民主憲政及民生福祉的建設，共匪在臺灣滲透顛覆的陰謀案已澈底失敗，為了防止匪諜威迫利誘過去在大陸被迫附匪人們從事掩護寄生，治安機構現正舉辦此種人員登記工作，這項措施的目的，在於根絕極少數殘存匪諜的潛伏活動，並保障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安全，深望那些一時迷惘誤入歧途的附匪人員，善自把握這一表達忠貞，自贖自救的大好機會，剖明心跡，脫離苦海，政府與人為善，必不追究以往，絕不可猶豫拖延，將錯就錯，致深陷法網，含恨終身。¹⁸¹

這樣言論，就像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兩份書告一樣，就連標語都頗為類似地提到了「匪諜」、「心跡」、「仁慈」等。如「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儘快辦理登記」、「被迫附匪份子，如若逾限不登記，以匪諜論處」、「辦理被迫附匪份子登記，是國家的仁慈寬大」、「全國人民都歡迎被迫附匪份子自動登記」、「被迫附匪份子，你要：明心迹、辨清白；請趕快登記」、「被迫附匪份子，要如期登記，免蹈法網」。¹⁸²儘管政府宣稱是為了解除「被利用的關係」，但如此關係的「定義」卻不是在人民本身，而是政府未曾言明的秘密標準。此外在「被迫」之下，指涉範圍更加擴大，故須辦理「登記」者也較過往要來得多。最終「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一共有 3454 人前來登記。細表如下：

¹⁸¹ 中央社訊，〈為附匪份子登記事，俞院長昨發表談話，根絕殘存匪諜潛伏活動，保障被迫附匪份子安全〉，《中央日報》（1955年6月23日），版1。

¹⁸² 前述標語之史料來源依序如後：共進紙廠印製，《被迫附匪份子，如若逾期不登記，以匪諜論處反共標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04.007.0113。共進紙廠印製，《辦理被迫附匪份子登記，是國家仁慈寬大反共標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04.007.0112。共進紙廠印製，《全國人民都歡迎被迫附匪份子自動登記》，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04.007.0108。共進紙廠印製，《被迫附匪份子，你要：明心迹，辨清白；請趕快登記反共標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04.007.0109。共進紙廠印製，《被迫附匪份子，要如期登記，免蹈法網反共標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04.007.0111。

表 5、「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審核統計表（1956 年 6 月 26 日）¹⁸³

審核結果	人數	比例
情節未合構成附匪條件免予登記	1315	38.07%
過去附匪情節輕微，坦承忠貞，准予登記	1755	50.81%
附匪情節複雜，尚應繼續嚴加考核	305	8.83%
附匪情節重大，應即專案繼續偵查	43	1.24%
有繼續為匪工作之情及隱瞞不實，即予依法偵辦	14	0.41%
確實來台為匪工作，而坦誠自首	9	0.26%
轉移軍中或專案處理	13	0.38%
總計	3454 人	

就表中數據來看，儘管「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總登記運動」有高達 3454 人遭到調查，不過卻有 1315 人（38.07%）被核定為「免予登記」，其餘的 384 人（11.12%）則是另行依照情節有不同的處置。故就嚴格定義而言，僅有 1755 人（50.81%）被列為「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相比 1950 年上半「臺灣中共黨員自首」436 人、下半年「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500 餘人、1951 年的「檢肅匪諜運動」的 629 人，即便僅討論實際被列入的 1755 人，1955 年的「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總登記運動」仍是 1950 年代的高峰。此外根據報告書，原先情治機關列名策動的僅有 1580 人，¹⁸⁴等於剩餘的 1874 人可能主要係由宣傳所得。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此意味著 1955 年政治運動化的「自首自新」可謂相當成功。

「要厲行戰時生活，要防制匪寇的滲透」，¹⁸⁵在 1955 年當下，如此新的作戰目標就是「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總登記運動」，而每個人都必須化身為三民主義思想戰士，勵行國民黨指定的價值狀態，更重要的，是必須向眾人宣誓自己並非「朱毛匪幫」的一分子。黃金麟對此曾有著精闢的觀察，他提到：

「對內清查」和「對外封鎖」，便成為 1970 年以前警總的作業原

¹⁸³ 由筆者整理製表，原件無比例。資料來源：「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辦理前在大陸被迫附匪登記工作報告書」（1956年6月26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8/0004。

¹⁸⁴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辦理前在大陸被迫附匪登記工作報告書」（1956年6月26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8/0004。

¹⁸⁵ 中央社訊，〈慶祝四十四年元旦，中樞舉行開國紀念〉，《中央日報》（1955年1月1日），版1。

則。在此原則下，從保安司令部時期開始，警總便在台灣發動一場沒有平時與戰時，沒有前方與後方差別的戰爭……從警總一再宣稱自己是處於「作戰的第一線地位」，就不難讀出其中的「敵視」社會態度。我用「敵視」二字不代表警總向社會宣戰，而是當「敵人」深具匿名性，敵我的界線和誰是「敵人」的界定權當掌握在警總手上時，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變成警總要作戰的對象。¹⁸⁶

敵人之所以匿名，不在於「匪諜」本身有著良好的特工技能，擅於潛伏於國民黨後方社會，而是打從最初國民黨對敵人的定義，就是立基於「反革命罪」的後繼者——「叛亂罪」和「匪諜罪」如此高度政治性的模糊概念。故若要使敵人現形，或至少不要誤傷友軍，最好的辦法便是採用「自首自新」，讓敵人主動現身，並將環境打造成較為高壓緊張的狀態，如此除能使敵我界線更加清晰外，也能讓界定權更加地往政權方向傾斜。特別是通過大規模號召運動的活化以後，政權也獲得了機會，能站在一個絕對性的高度，向人民詔告自己對於界線定義的權力。

是故「自首自新」不僅國民黨是對付共產黨的武器，也是控制人民的刑具，且如此戰術更與蔣中正的個人意志有著極度密切的關連性。先是行政院長俞鴻鈞在 1955 年 1 月 23 日將方案上呈總統時，提到國防部呈《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與《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總登記實施綱要》報院時，其理由係「為配合外島作戰，加強本省保安措施，對凡在大陸因共匪叛亂被迫投匪或附匪份子，擬號召辦理登記，以便掌握控制，藉策安全」。¹⁸⁷總統府第二局在收到行政院簽呈後，初步評估認為「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可以施行，表示其性質雖等同於《被難歸來已任用軍官處理辦法》，不過前者可針對普通身分，後可針對軍官身分，故擬「准予照辦」，¹⁸⁸在呈參軍長和秘書長閱後於 2 月 1 日送到總統案上。當簽呈送至蔣中正面前時，便另有了他用。雖文件於 2 月 9 日由總統批示「如擬」並蓋章，¹⁸⁹10 日總統府秘書張義宣卻得到蔣中正的

¹⁸⁶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聯經，2009），頁 173-177。

¹⁸⁷ 「行政院長俞鴻鈞呈總統蔣中正台(44)內字第0455號簽呈」(1955年1月23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1/0001。

¹⁸⁸ 「總統府第二局呈參軍長秘書長核擬辦箋」(1955年1月28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1/0023。

¹⁸⁹ 「總統府秘書長參軍長呈總統(44)機秘乙字第22-10號簽呈」(1955年2月1日)，

諭令，表示《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該辦法暫緩實施」，在便條呈參軍長和秘書長閱後，總統府便以「應暫緩實施」回覆行政院。¹⁹⁰儘管檔案未提及暫緩實施的原因，然隨著大陳撤軍後，蔣中正突於4月15日直接面諭張義宣，表示「《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辦法》可即付諸實施並限期辦理完竣為要」，在呈報秘書長後，總統府便回文給行政院，行政院馬上轉飭國防部遵辦具報。¹⁹¹故最後才敲定於1955年6月10日公布，並自6月15日至8月15日施行「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¹⁹²整個「附匪登記運動」的施行時間點全由蔣中正一手操控。

就連軍中另行辦理的「被迫附匪登記」也與蔣中正的命令直接相關。就在保安司令部辦理「附匪登記運動」結束後一段時間，蔣中正親自於復興會議訓示「軍中對於匪諜自手或被迫附匪份子的登記工作，應繼續加強辦理」，¹⁹³軍方隨即便開始規劃《國軍內被迫附匪份子登記辦法（草案）》，並於1955年9月5日由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呈給總統核示。彭孟緝的簽呈提到，由於軍中過去已施行過「潛伏國軍內匪諜自首運動」、「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被俘歸來人員登記」、「新生兵調查登記」、「經常實施人事調查」等工作，「為維護以往政令之尊嚴與政府之威信」，並「顧慮軍中以往已辦自首人員發生疑慮不安起見」，故本次擬鎖定的登記對象為：

〈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1/0021。

¹⁹⁰ 「張義宣呈參軍長秘書長（44）機秘乙字第22-10號便條」（1955年2月10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2/0002。「總統府致行政院字第0156號代電稿」（1955年2月14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1/0024。

¹⁹¹ 「張義宣呈秘書長府密字572號便條」（1955年4月15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2/0001。「行政院長俞鴻鈞呈總統台（44）內字第2536號簽呈」（1955年4月19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3/0002。

¹⁹² 「行政院長俞鴻鈞致總統府秘書長台（44）內字第3199號函」（1955年6月17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5/0001。

¹⁹³ 「行政院長俞鴻鈞致總統府秘書長台（44）內字第3199號函」（1955年6月17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5/0001。

1. 四十年舉辦自首以後，由越南、滇緬兩處返台之官兵，及另由港澳等地來台志願參加我部隊之人員。
2. 近年來徵調入營，改服現役之補充兵，及預備軍官。¹⁹⁴

總統府第二局在評估後，認為這樣的對象「固甚適當，但究不宜公開說明，以免影響一般情緒」¹⁹⁵。緊接著彭孟緝闡述了理由，他提到：

因此種對象，係過去在政府政令不能達到，或不能發生效力之處，而現已來台參加軍中服務，與新徵調入營官兵，不明以往軍中規定，並又喪失此次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舉辦附匪登記申請之權利（因有軍人身份，該部不便受理之規定），**為使該等官兵有同等權利，能自新登記求得合法保障起見**，故必須舉辦此一登記，且可與以往所宣佈「自首之最後期限」一語，不相抵觸。¹⁹⁶

「自首自新」作為身分識別工具又再一次地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認可，表面理由亦是「合法保障」。此外彭孟緝亦表示，本案雖有目標，但「為確保國軍之安全」，「應予以擴大，不能侷限於上述範圍或僅在大陸附匪份子」。¹⁹⁷儘管對象有針對性，但在態度上仍希望能一網打盡。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不希望讓這樣的武器過於尖銳，以致被當事人察覺。

不過相比保安司令部辦理的社會「附匪登記運動」，軍方預備施行的「國軍內被迫附匪份子登記」並不希望過於高調，彭孟緝說：

此一「登記」措施，在對匪心戰上，應粉碎其猶疑觀望投機等待，及認為政府目前對潛匪缺乏線索，藉再度公佈自首登記之辦法，發覺匪諜組織，因而輕視政府反存頑強潛藏之不良心理，故此項

¹⁹⁴ 「參謀總長彭孟緝呈總統（44）晶映字第2984號簽呈」（1955年9月5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6/0002。

¹⁹⁵ 「總統府秘書長參軍長呈總統（44）機秘乙字第92-45號簽呈」（1955年9月5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6/0016。

¹⁹⁶ 「參謀總長彭孟緝呈總統（44）晶映字第2984號簽呈」（1955年9月5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6/0003。

¹⁹⁷ 「參謀總長彭孟緝呈總統（44）晶映字第2984號簽呈」（1955年9月5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6/0004。

工作，在形式上不宜過份宣揚，以免引起不必要之誤解。¹⁹⁸

雖然彭孟緝的理由是不能讓「匪諜」有認定政府鬆懈的投機心態，不過恐怕更為具體的原因恐怕是效益問題。總統府第二局的擬辦理由雖然沒有直接認可彭孟緝的意見，但卻也同意反覆施行一模一樣的「自首自新」不是件穩妥的決定，秘書長和參軍長上呈總統的簽呈指出：

再者是項辦法，似以不宜刊載報章，僅以命令實施較妥。抑有進者，軍中以往迭次辦理自首登記，如再重複實施，一般人士對國軍進步之觀感，以及軍中所引起之紛擾與不安，暨予共匪以宣傳口實諸端，均不無顧慮。似不如加強軍中保防工作，獎勵檢舉匪諜，或較重辦自首登記為有效。¹⁹⁹

總統府第二局隨後給了甲乙兩方案，其中甲為折衷作法，將名稱改為「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辦法」，且不宜公開僅以命令施行；乙案則是暫緩實施，改加強軍中保防工作，蔣中正於9月15日蓋章批示「照甲案辦」。²⁰⁰

於是，「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便於1955年10月11日至11月10日，以「粉碎匪幫陰謀根絕滲透路線」、「保障曾被匪誘迫而已悔過的善良官兵，能獲得自由安全的保障」、「促進部隊愈趨純潔，保障國軍絕對安全」等由秘密開展。²⁰¹最後「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共有1074件，其數字亦是自先前軍中「自首自新」活動從未達到者，其細目如下：

¹⁹⁸ 「參謀總長彭孟緝呈總統(44)晶映字第2984號簽呈」(1955年9月5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6/0005。

¹⁹⁹ 「總統府秘書長參軍長呈總統(44)機秘乙字第92-45號簽呈」(1955年9月5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6/0016。

²⁰⁰ 「總統府秘書長參軍長呈總統(44)機秘乙字第92-45號簽呈」(1955年9月5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6/0016。

²⁰¹ 「國防部通字第148號令：附件三工作指示」(1955年9月26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7/0012、0017。

表 6、「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審核統計表（1956 年 3 月 6 日）²⁰²

審核結果	案數	比例
符合登記規定，准辦登記	518	48.23%
不合規定免辦登記	44	4.10%
補辦被俘歸來	374	34.82%
補辦匪俘新生登記	46	4.28%
申請登記虛偽不實	3	0.28%
軍眷及退（除）役官兵移轉社會保防單位處理	6	0.56%
尚繼續處理	83	7.73%
總計	1074 件	

由表中數據來看，相比保安司令部負責的社會有高達 38% 屬免辦理登記者，軍中的「免辦登記」比例顯然低上不少，且大部分的人皆列為「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和「被俘歸來人員登記」。至於被准予辦理「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的，以「被迫（誘）參加匪幫外圍組織」237 人最多，「被迫（誘）參加匪幫組織」186 人次之。²⁰³此外就人數而言，軍中和社會的情況亦呈現相同的情況，「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是自 1950 年以來政府辦理「自首自新」號召中最多的，遠超過 1951 年的「檢肅匪諜運動」。就人數而言，1955 年的軍中和社會兩項「自首自新」皆同樣達到了良好的效果。

透過以上，本章對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之緣起進行了回顧。透過從 1930 年代大陸時期的自首自新，一路追隨演變，並各自賦予「前身」、「延續」與「活化」三者不同的階段。從 1950 年代的作法可以看到，「自首自新」中的許多手段都是延續著 1930 年代大陸時期的，包含非常時刻「剿撫並施」的作風，「聯保連坐」制度，對「朱毛匪幫」、「反革命罪、危害民國罪」的模糊定義，具「反省院」功能的新生訓導處等。如將彼此

²⁰² 由筆者整理製表，原件無比例。檔案中稱「件」，但一件應等同一人。資料來源：「辦理『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經過報告書」（1956年3月6日），〈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07/0005。

²⁰³ 「附件四國防部辦理被匪誘迫人員登記案件審查統計表」（1956年3月），〈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根據《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辦法》，所謂「匪幫組織」係指「包括匪軍、匪偽政府等各級機構與地下組織，及偽政府所經營之各種金融、工商、產業等機構」。所謂「匪幫外圍組織」係指「包括一切附匪黨派，及與匪有關之文教、社團、宗教等組織」。

之間概略演變關係以時間順序呈現，則如下表所示：

表 7、1928 年至 1962 年中國國民黨「自首自新」政策主要架構之時序關係

年代	自首專門規定	加重處分特別法	自新特殊機構
1928	共產黨人自首法	暫行反革命治罪法	自新院
1930	共產黨人自首法	暫行反革命治罪法	反省院條例
		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1940	共產黨人自首法	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缺
	漢奸自首條例	懲治漢奸條例	
	處理奸黨自首或 自新案件辦法		
	後方共產黨處置 辦法	戡亂時期危害國家 緊急治罪條例	
1950	共匪及附匪份子 自首辦法	懲治叛亂條例	新生訓導處
	前在大陸被迫附匪 份子登記辦法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1962	反共自覺運動 實施要點	懲治叛亂條例	新生訓導處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須注意的是，表格雖以時序排列，以表明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但並不意味這些法規系統是有直接性繼承關係的。不過，法規本身不繼承，不代表概念不會承襲。正如「反革命罪」與「自首自新」是種透過法典呈現的高度政治性手段，當沒有相關的法規時，如此的政治策略也不會消失，而是會視需要重新透過法律制度打造，並在必要的時刻活化使用。是故本章想要表達的，是「自首專門規定」、「加重處分特別法」、「自新特殊機構」這三者構成了中國國民黨「自首自新」政策，並在不同時期有著不一樣的面貌，甚至從中可看到貫穿於其中的「中國共產黨」因素，以及表格中沒有提到的「軍統局」、「中統局」等特務機關與「警備總部」、「調查局」等情治機關之間對「自首自新」運用的繼承關係。

其次，當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後，「自首自新」政策也逐漸發展成了較高強度的號召與政治運動之形式，使其更加地活化和擴大。其時序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 8、1950 至 1960 年代「自首自新」號召運動時序與名稱對應表

時間	民間社會	軍中部隊
1950 年上半	國防部政治部公布 臺灣中共黨員自首	
1950 年下半	臺灣省政府公布 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	國防部政治部公布 潛伏國軍內之匪諜自首運動
1951 年	國防部總政治部公布 檢肅匪諜運動	國防部總政治部公布 檢肅匪諜運動
1955 年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公布 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 總登記運動	參謀總長公布 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
		金門防衛司令部公布 被匪誘迫脅從人員忠貞登記
1962 年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公布 反共自覺運動	參謀總長公布 軍中反共自覺運動
		金門防衛司令部公布 軍中、社會反共自覺運動

是故當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開始舉辦時，無論是國民黨組織、政府機關、國軍部隊、情報治安系統，對於像這樣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非但不陌生，反而諸多面向都承襲著過往的方式。下一章將開始正式呈現「反共自覺運動」的過程。



圖 6、「反共自覺運動」正式於 1962 年 3 月 1 日舉辦的代電²⁰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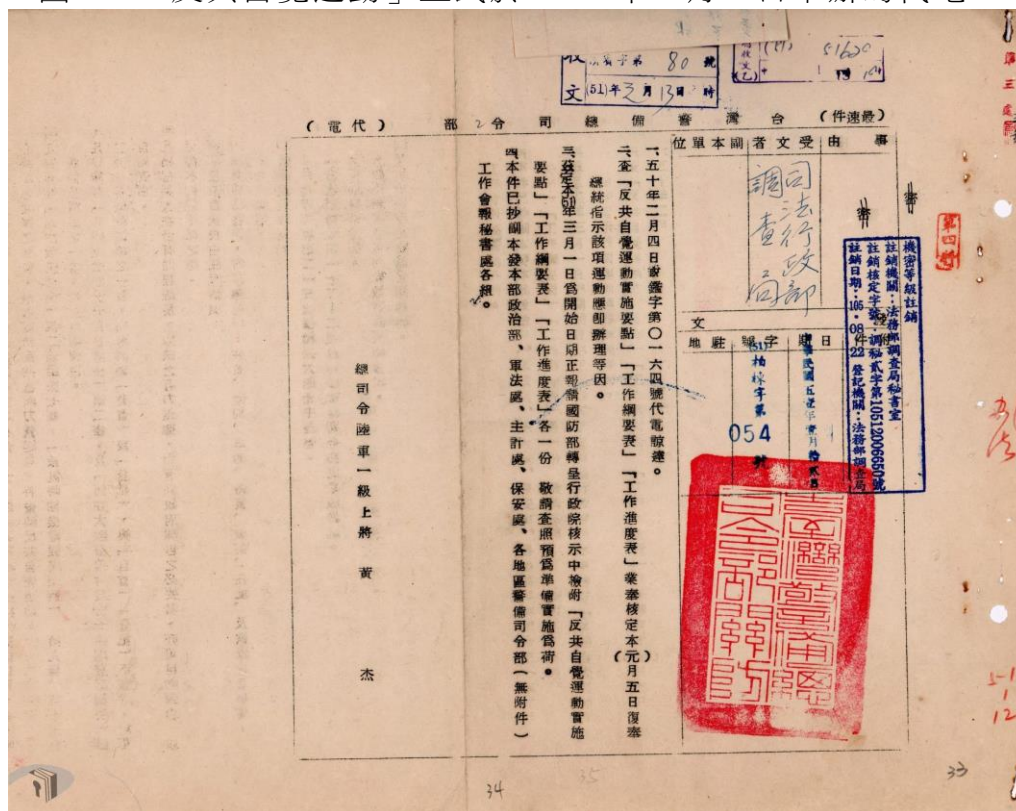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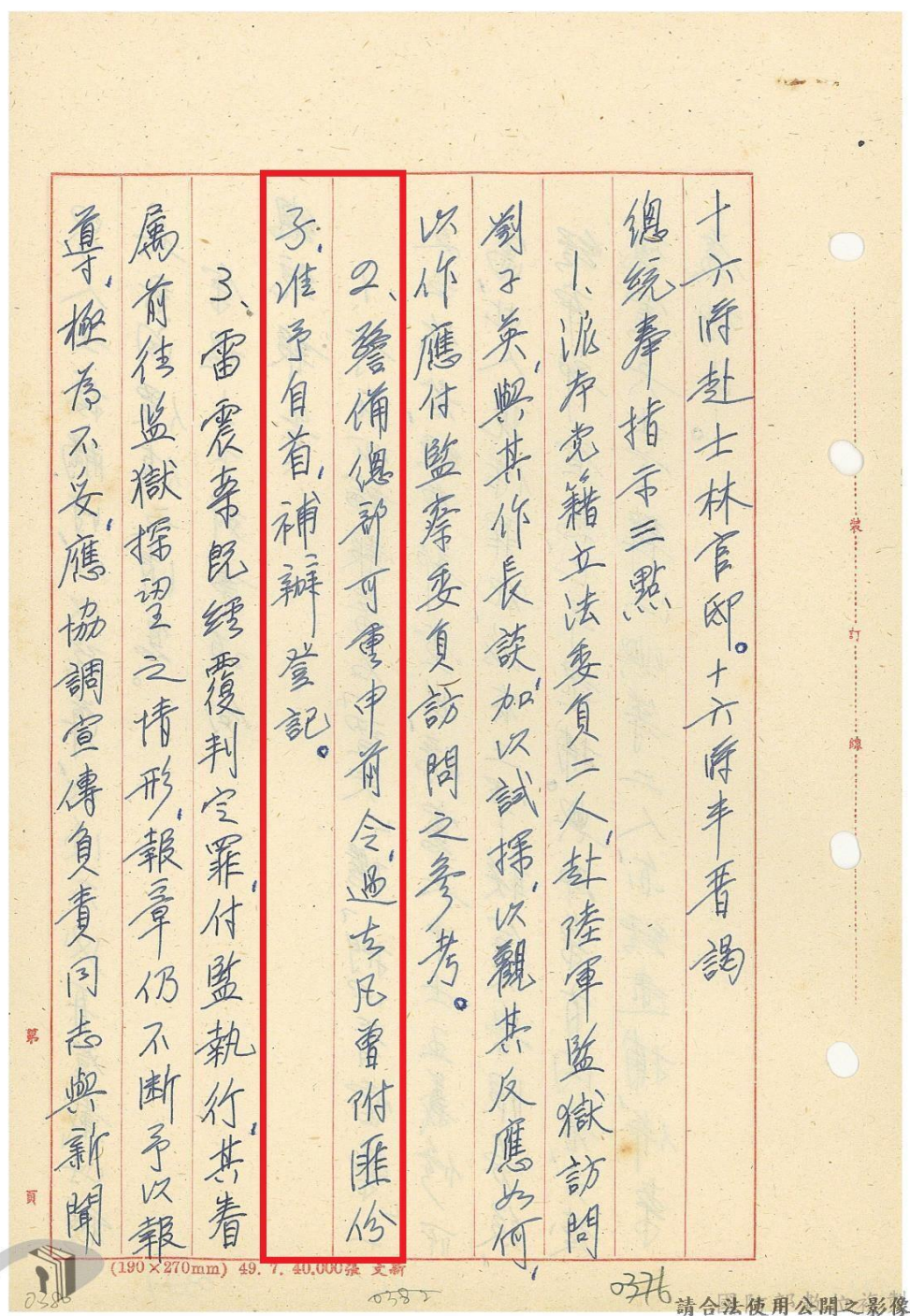
圖 7、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封面（1964 年 10 月）²⁰⁵



²⁰⁴ 出處：「警備總部致調查局（51）柏棟字第054號代電」（1962年1月12日），〈「反共自覺運動」各項法令及規定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0/3-037/00002。

²⁰⁵ 出處：「警備總部致總政治部（53）定震字第9679號函附件」（1964年12月24

圖 8、警備總司令黃杰於士林官邸獲總統蔣中正指示（1960年12月20日）²⁰⁶



日），〈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²⁰⁶ 1960年12月20日《黃杰警總日記》所記錄的總統指示，應為警備總部於1962年辦理「反共自覺運動」之最早依據。出處：「十六時赴士林官邸」（1960年12月20日），〈黃杰將軍任職警備總部工作日記〉，《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000000C/0050/44C49012/1。

第三章 反共自覺運動的過程

第一節 籌辦：「反共自覺」樣貌的「自首自新」

相較於過去頻繁辦理，國民黨政府自 1955 年「附匪登記運動」後，「自首自新」號召運動便沉寂了下來。由於缺乏史料，並不清楚 1955 年至 1962 年之間的空白係基於何種因素，不過若從「特殊份子輔考」與「新生訓導處」的角度來看，「自首自新」反倒在 1950 年代中期後，正式分化為兩種不同的領域：一是不時大規模的公開號召，二是常態小範圍的秘密列管，其中後者的來源之一便是 1951 年「檢肅匪諜運動」和 1955 年「附匪登記運動」後留下來的「自首份子」與「登記份子」。截至 1962 年 2 月「特殊份子案件」清理後，特殊分子共計 15490 人，其中「自首份子」仍有 1227 人，「登記份子」有 2302 人。¹對比先前號召運動所公告的人數，足見「自首份子」與「登記份子」並非僅在號召運動形成，相反的情治單位會不斷鎖定任何匪嫌對象，並視情節將其列入「自首份子」與「登記份子」等「特殊份子」的行列。

無論如何，「反共自覺運動」都將在 1960 年 12 月 20 日開始規劃。當時蔣中正已經解決了三連任問題，並順利就任了中華民國第三任總統。

壹、1961 年的《反共自覺辦法》草案與準備工作

1960 年 12 月 16 日與 18 日，蔣中正開始思考重申「匪諜自首寬免令」的可能性。²20 日，黃杰赴士林官邸密報政務，面談中蔣中正當即指示：「警備總部可重申前令，過去凡曾附匪份子，准予自首，補辦登記」。³蔣中正的意思即是「自首自新」號召運動，黃杰馬上明白其用意，於 21 日部務會議布達後，警備總部便以「奉總統指示：為再示寬大，應再號召自首自新，並針對當前國家情勢，力求新速實簡，不可仍落俗套，並應於

¹ 「特殊份子案件重點清理結果報告書附件二、特殊份子案件重點清理結果統計表」（1962年2月1日），〈安全資料〉，《國防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1/0308。

²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頁415。

³ 陳世宏等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頁261。

年內發佈文告」等為由，⁴分工保安處著手擬定辦法草案，政治部負責宣傳計畫，除暫定於 1961 年 3 月 1 日施行外，亦於 12 月 22 日、28 日分別開會討論，相關的辦理原則亦於 30 日第 170 次情報會談獲蔣中正認可在案。⁵為與過往「自首自新」號召運動有所區隔，警備總部遂定名為「反共自覺運動」，擬定了《反共自覺辦法》、《反共自覺運動工作綱要表》、《反共自覺運動工作進度表》等三份草案，電准國家安全局同意後，於 1961 年 1 月 5 日呈報國防部並轉呈行政院審核。⁶《反共自覺運動工作綱要表（草案）》呈現了「反共自覺運動」預設的核心機關，如下表所示：

表 9、反共自覺運動工作綱要表草案宣傳與策動負責單位（1961 年 1 月）⁷

負責單位	號召宣傳	策動審查
省（中央）級	1、行政院新聞局 2、國防部總政治部 3、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4、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5、警備總部政治部 召集	1、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2、憲兵司令部 3、臺灣省警務處 4、警備總部保安處 召集
縣市級	1.縣（市）政府 召集 2.縣（市）警察局 3.各學校社團及公私營事業機構廠礦	1、縣（市）調查站 2、縣（市）警察局 3、縣（市）憲兵隊 4、縣（市）諜報組

⁴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報告表」（1962年8月4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77。另一版本的「總統指示」為：「應於年內應即重新辦理號召自首自新運動，方式力求新穎」。見：「反共自覺運動辦理經過及目前亟應請示之問題」（1961年3月2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⁵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報告表」（1962年8月4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77。「黃杰呈蔣中正（50）鏡鑑第272號簽呈」（1961年2月25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1/001。「反共自覺運動辦理經過及目前亟應請示之問題」（1961年3月2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⁶ 「反共自覺運動辦理經過及目前亟應請示之問題」（1961年3月2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國防部致行政院詳識字第0054號呈」（1961年1月12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⁷ 「反共自覺運動工作綱要表（草案）」（1961年1月），〈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確定版「策動審查」的縣市級單位取消了警備總部的諜報組。見：「反共自覺運動工作綱要表」（1962年1月6日），〈反共自覺運動各項法令及規定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0/3-037/00002。

由於時間緊迫，在草案核示的過程中，警備總部政治部亦於 1 月 12 日匆忙召開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一次會議」，由該部主持，列席者橫跨了國民黨、政、軍、情、治系統，如下表：

表 10、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一次會議參與單位（1961 年 1 月）⁸

1961 年 1 月 21 日 警備總部政治部簡報室	
召集人	
警備總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	
列席指導	
國民黨中二組陳燮	國民黨中四組龔聲濤
國民黨中五組毛克剛	國民黨中六組張海洋
國家安全局林錚	國防部總政治部劉震翕
出席	
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周室柱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陳揚恭
臺灣省警務處岳梓宇	警備總部保安處 周英、何鏡寰、平國藩
警備總部政治部 王超凡、李世雄	

列席者以黨組織最值得關注。⁹會議上，政治部和保安處明確表示「反共自覺運動」係「奉領袖命而辦」、「上級極為重視」，乃「對匪地下作戰之有力武器」，惟成效端視「宣傳得法與否而定」，故望各代表協助支援。會議不僅迅速通過了相關的宣傳工作草案，決議之後應增加邀請國民黨中三組（海工會）、行政院新聞局與調查局，並定調如下宣傳方針：

宣傳言論，應首重反共意識情緒之激發，從反共意識甦醒，反共情緒高漲中，使其自動自覺，表明心跡，效忠國家，而達國家安全之目的。至對叛徒本身之宣傳，應符於各言論中，促其自首。¹⁰

⁸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一次會議紀錄」（1961 年 1 月 12 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20。

⁹ 據 1961 年 11 月 15 日修訂通過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條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一組掌自由地區各種各級黨部事務，第二組掌大陸地區各種各級黨部事務，第三組掌海外地區各級黨部事務與僑務，第四組掌宣傳指導與設計，第五組掌民眾運動與人民團體之黨團活動，第六組掌匪情資料收集、政治作戰與黨內保防。見：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七至九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1），頁 12。

¹⁰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一次會議紀錄」（1961 年 1 月 12 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

由此可得，基於蔣中正「方式力求新穎」之指示，警備總部對「反共自覺運動」所定調的宣傳方針便特別著重在「反共意識」，並盼望如此意識能激發出「反共情緒」，最終達到「自動自覺，表明心跡」之目的。此外從方針亦可看出，「反共自覺運動」有意透過宣傳操作，讓針對「叛徒」和「匪諜」等「自首自新」色彩隱身在「反共意識」和「自動自覺」之下，以致後段亦得強調針對叛徒宣傳部分，並且得達到促其「自首」之效果。

正當警備總部政治部如火如荼地展開宣傳準備工作時，1月28日行政院法規委員會卻對報院的《反共自覺辦法（草案）》有意見，認為草案有不少問題。其中政院認為較大的問題，是第二條將「可自動表白」之事項全數羅列，共24款，且多數係抄錄現有刑事法律或相關命令，和現有法規有所重疊牴觸。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亦回顧了當時尚在運作的「自首自新」法規命令，並認為整份《反共自覺辦法（草案）》和這些不無雷同之處。原文提到：

查鼓勵匪諜及附匪份子自首自新之法令及補充規定，多年來政府迭有訂頒，現行有效仍予繼續施行者，除法律外，計有：《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處理辦法》、《台灣地區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管理辦法》、《台灣地區共匪及附匪份子感訓辦法》、《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等多種，其中關於自首自新份子之適用對象及範圍，自首自新後之處理程序等事項，均有詳細規定，並已實行有年。茲本案所擬《反共自覺辦法（草案）》之內容，與前開各有關法令之規定，似不無重複雷同之處，是於本案《反共自覺辦法》核定頒行後，上開前此訂頒之各該法令是否應予廢止，原呈未樣敘明。如仍予並存，則同類之法令繁多，在適用何所適從，似不無問題。¹¹

作為新研議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反共自覺運動」於一開始便遭遇到致命的法制困難，不僅在當時已有諸多施行已久的「自首自新」相關法令，就連《反共自覺辦法》本身都可能破壞既有的工作模式。法規委員會基於「事關重大，牽涉甚廣」等由，擬請政務委員專案審查，在秘書

020-099901-0005-120。

¹¹ 「法規委員會審查報告」（1961年1月28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長陳雪屏向院長陳誠報告後，陳誠指示改由副院長王雲五召集審查會議。

¹²最後敲定於 2 月 14 日召開。出席名單如下：

表 11、《反共自覺辦法》草案審查會出席名單（1961 年 2 月）¹³

1961 年 2 月 14 日（二）上午 9 時 30 分 行政院副院長辦公室		
主席		
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		
審查委員		
政務委員余井塘	內政部長連震東	司法行政部長鄭彥棻
蒙藏委員長田炯錦	國防部副部長梁序昭	
列席		
國防部總政治部	警備總部保安處周英	行政院第一組
行政院第三組	行政院法規委員會	

審查會議上，由於警備總部乃總統直接交辦的權責單位，故周英角色便十分吃重。周英首先便指出這是「奉總統指示辦的」。委員們除討論法制層面的問題外，最有爭議的便是《反共自覺辦法（草案）》第三條。原條文為：

基於反共自覺，除前條所列者外，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亦可自動表白：

（一）凡曾因公交接叛徒，或事後乃知其為叛徒，或家族親屬之間，現有叛徒，而須交出關係，洗刷嫌疑者。

（二）凡缺乏有力證據，未便檢舉，而確信某人在台有匪諜嫌疑，有向政府報告之必要者。¹⁴

法規委員會在 1 月 28 日的報告即舉出了其不妥之處：「以上兩款前者涉及淪陷匪區之親友關係，後者有無易滋流弊之餘，此雖規定出於自動表白，然牽涉甚廣，紛擾必多」。¹⁵本次審查會議委員們聽完報告後，田炯錦隨即便表示第三條「容易引起困擾」，並表示「總統本意是政治號

¹² 「行政院秘書處台（50）防字第0916號函稿」（1961年2月11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¹³ 「反共自覺辦法草案審查會簽到簿」（1961年2月14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¹⁴ 「反共自覺辦法草案」（1961年2月14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¹⁵ 「法規委員會審查報告」（1961年1月28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召的」。周英接著說：

查本案：（1）給匪徒表白機會。（2）鎮壓作用。（3）四十五年以來匪利用親戚關係大肆活動滲透，擬給機會表白。查本案無強迫性，二、三兩條均用「可」字非「應」字。¹⁶

然委員們仍有顧慮，王雲五亦覺不妥，因而改換目標討論，看可否利用其他方式，諸如宣傳、發動自首運動方式等達到蔣中正的目標，周英也表示如關於宣傳部分則警備總部已有所準備。最終審查委員會決議，沿用既有的辦法即可，不必另定辦法以免引起滋擾，並遵照蔣中正指示推動「自首自新」運動，但應當如何進行則另行研究宣傳模式。¹⁷是故最主要的結論便是《反共自覺辦法》遭到否定，並要求警備總部加強宣傳運用。可即便將焦點放在宣傳上，當時警備總部亦苦於無預算來源，2月2日至3日李立柏與王超凡為此更與黃杰有過一番討論，最後才於11日決定請中央支援。¹⁸

源於上述因素，警備總部認為無法於1961年3月1日準時辦理，黃杰便於2月25日上呈蔣中正，希望將活動順延一個月。¹⁹然當簽呈送至蔣中正案上時，卻只被允許順延一週，總統府秘書長張羣更直接致電警備總部告知總統對此事之決定，於是黃杰便回電張羣詢問解決方法。經張羣指示：「可將行政院之指示，備文再簽報總統鑒核」後，²⁰3月4日便分別以黃杰和陳誠名義上呈總統盼能准予延期。黃杰簽呈大致同行政院的意見，惟提到蔣中正所要求的是「新穎方式之新號召運動」，認定本

¹⁶ 「反共自覺辦法草案審查會議發言紀錄」（1961年2月14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¹⁷ 「反共自覺辦法草案審查會議發言紀錄」（1961年2月14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¹⁸ 「16時李副總司令來談」（1961年2月2日）、「8時30分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來見」（1961年2月3日）、「10時與中委會唐秘書長通話」（1961年2月11日），〈黃杰將軍任職警備總部工作日記〉，《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000000C/0050/44C49014/1。

¹⁹ 「黃杰呈蔣中正（50）鏡鑑第272號簽呈」（1961年2月25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1/001。

²⁰ 「總統府致臺灣警備總司令黃杰（50）台統二達字第0139號代電稿」（1961年3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1/001。「8時30分李副司令來談」（1961年3月1日）、「11時45分與張秘書長岳公通話」（1961年3月1日），〈黃杰將軍任職警備總部工作日記〉，《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000000C/0050/44C49015/1。

次運動之重點在於宣傳，故為達宣傳有效，「應找一個適當機會，作懇切之號召，庶免人民莫名原委」，政院則表示已飭警備總部重擬辦法及方式報院。3月10日獲蔣中正批示「如擬」，並由總統府代電行政院。²¹

由於《反共自覺辦法》未能通過，警備總部便陷入了程序困境，特別是行政院的審查意見和總統指示有矛盾。為此3月4日更派遣保安處長劉醒吾到行政院協調，但未獲得正面結果，李立柏向黃杰轉述的報告更指出「政院指示有出入，影響本部奉行」。²²此外警備總部亦於3月2日向行政院遞交《反共自覺運動辦理經過及目前亟應請示之問題》，闡述目前遭遇的困難與請政院指示。其中報告書對爾後「反共自覺運動」來說最為重要的，便是明確指出了國民黨黨組織在宣傳中、以及國家安全局在調查策動中的幕後指導角色：

分工：

- (1) 宣傳號召工作——由中央黨部幕後策劃指導，警備總部主辦，並由中央、省級參加單位以命令指導各縣市單位配合執行。
- (2) 調查策動審查工作——由國家安全局指導，警備總部主辦，協調各情報治安機關辦理。²³

至於警備總部認為行政院訓令窒礙難行之處，最主要是認為沿用既有的「自首」、「登記」辦法，除法規過時外，更直接的是「自首乃法律名詞，容易刺激對象，將來實施時，難收實際政治宣傳效果」。警備總部認為當初擬定「反共自覺運動」，目的即在於「絕對避免以往『自首』、『登記』等之刺激名詞，而含有啟發自動表白之意義」，且符合蔣中正「方法力求新穎」之指示，故請政院研究決定俾使作業。²⁴這段意見顯示，

²¹ 「黃杰呈蔣中正為延期實施反共自覺運動請鑒核由簽呈」（1961年3月4日）、「陳誠呈蔣中正（50）台防字第1370號簽呈」（1961年3月4日）、「總統府參軍長秘書長呈蔣中正（50）機秘二字第31-13號呈」（1961年3月7日）、「總統府致行政院長陳誠（50）台統二達字第0168號代電稿」（1961年3月11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1/002。

²² 「8時半李副總司令來談」（1961年3月6日），〈黃杰將軍任職警備總部工作日記〉，《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000000C/0050/44C49015/1。

²³ 「反共自覺運動辦理經過及目前亟應請示之問題」（1961年3月2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²⁴ 「反共自覺運動辦理經過及目前亟應請示之問題」（1961年3月2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作為法律名詞的「自首」用作政治用途時，實際是有可能引起負面性效應。此外報告書最後提到整個運動的經費概算為新臺幣 161 萬 9865 元，並由臺灣省政府和行政院各負擔一半，²⁵似乎預算問題已經解決。

無論如何，警備總部仍舊強硬地將《反共自覺辦法》改為《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草案）》報院核備，表示為遵照蔣中正「避免老調力求新穎」之指示，該運動仍擬定為「反共自覺運動」，以「採取宣傳號召方式進行」，並提及了宣傳的預想模式：

先發表文告及現階段共匪對台統戰及顛覆活動資料與已公佈偵破之重要匪諜案例，以及有關法令，並利用文字及台語國語，運用各種宣傳工具，配合組織力量，深入民間，擴大宣傳，務使人民能之反共自覺運動之意義，願意自動表白。²⁶

就事後的角度來看，1962 年施行當下仍大致按照這樣的預想模式進行。與此同時，警備總部政治部也於 3 月 17 日召開「宣傳會報第二次會議」，與會單位除同第一次外亦增加了中三組、行政院新聞局和調查局，但此後中二組亦未再出席。如下表所示：

表 12、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二次會議參與單位（1961 年 3 月）²⁷

1961 年 3 月 17 日 警備總部政治部簡報室	
召集人	
警備總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	
列席指導	
國民黨中三組向誠	國民黨中四組易家駁
國民黨中五組毛克剛	國民黨中六組許偉
國家安全局吳錫烈	國防部總政治部劉震翕
行政院新聞局郝亦塵	
出席	
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羅易暘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徐剛立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陳揚恭	臺灣省警務處潘繼伯

²⁵ 「反共自覺運動辦理經過及目前亟應請示之問題」（1961年3月2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²⁶ 「國防部致行政院（50）詳識字第630號呈」（1961年3月24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²⁷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二次會議紀錄」（1961年3月17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21。

警備總部保安處何鏡寰、平國藩

警備總部政治部王超凡、李世雄

會議中，中四組（宣傳部）表示中央方面對反共自覺運動的宣傳工作極為重視，各級組織將全力配合政府。保安處則表示《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之內容，儘管涉及《懲治叛亂條例》等法規，但其目的仍在「號召自覺表白」，並表示目前預定於 1961 年 5 月 1 日施行。而政治部則坦承由於《反共自覺辦法》未能按照原案核定，修訂後已使宣傳準備工作陷入停頓，故會議上另提新修正的工作計畫。在本次會議也議決，宣傳工作按照中四組的提示與警備總部考量重新修正，同時在反共自覺運動施行期間，將由國安局、調查局、警務處、保安處即速提供有關案例，以便能作為宣傳參考資料運用。²⁸

然而自此開始，施行日期即被刻意延緩，以致 1961 年始終未能如期舉辦「反共自覺運動」。先是 4 月 14 日行政院因對《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草案）》部分用語有疑慮，如「『向政府交出關係』乃共匪曾用之文字似應改正」等，²⁹除報請蔣中正批准修正外，亦希望能同意延後「反共自覺運動」實施日期，表示「似應選擇適當時機配合為之，不必預定於五月一日開始」，獲得核示均准照辦。³⁰於是警備總部便又得重新規劃施行日期。原定於 8 月 1 日舉辦，但認為時值陽明山會談，如舉辦恐在時間與政策上有所顧慮。可若此時不辦，在避開 10 月國慶慶典下，必得順延至 11 月初。在 6 月 17 日國防部轉呈行政院後，政院便以 11 月時值蔣中正 75 歲華誕，且顧慮聯合國大會後國際局勢之變化，飭國防部轉知警備總部暫緩施行並另擇適當日期報核，並在上呈蔣中正後批示「閱」。³¹

從草擬辦法到施行日期，「反共自覺運動」可謂一波三折，不僅在法

²⁸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二次會議紀錄」（1961年3月17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

²⁹ 「查國防部所擬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草案係遵照本院核示各點所擬訂等由擬辦簽」（1961年3月31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³⁰ 「陳誠致蔣中正（50）台防字第2265號簽呈」（1961年4月14日），「總統府致行政院長（50）台統二藩字第0319號代電稿」（1961年5月12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1/003。

³¹ 「行政院致總統府秘書長（50）台防字第4089號函」（1961年7月6日），「總統府秘書長參軍長（50）致行政院長陳誠秘參達第0490號函稿」（1961年7月19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1/004。

規命令審核階段即遭到行政院否決外，施行日期也始終未能確定，甚至還遇到了預算問題，致使宣傳工作遇到困難。考量當時情治單位另忙於「特殊份子輔考」之工作缺失檢討與清理作業，³²再加上 1955 年蔣中正曾操作過「自首自新」號召運動的辦理時間點，故也不排除是政治因素大於行政因素。1962 年事後的宣傳工作報告表提到：「因國內情勢關係而停頓」，³³顯然警備總部政治部也承認 1961 年「反共自覺運動」之籌辦工作確實是被一些原因所擱置的。

貳、1962 年初的準備工作

到了 1962 年 1 月 5 日，蔣中正於親自主持的情報會談指示「反共自覺運動應即辦理」。³⁴警備總部旋即便敲定於 3 月 1 日舉辦「反共自覺運動」，核准後的預算為新臺幣 148 萬元，經國防部轉呈行政院後獲得准令照辦，並由蔣中正核示「悉」。³⁵核定後的《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其第一條闡述的宗旨：

為號召曾交接叛徒，或已受叛徒脅迫欺騙之在台人士，解除其內心隱憂獲得安全保障，有表明心跡效忠國家之機會，藉以團結反共救國力量起見，特發動反共自覺運動。³⁶

³² 警備總部在 1961 年 4 月向國內安全委員會報告「特殊份子攷管情形及缺失檢討」後，即獲得蔣經國的指示要進行相關清理作業，並由國家安全局研究辦理。故警備總部連同國防部總政治部、憲兵司令部、調查局、臺灣省警務處等情治機關於 1961 年 7 月至 1962 年 1 月執行相關作業。見：「特殊份子案件重點清理結果報告書」（1962 年 3 月 31 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1/0299。

³³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報告表」（1962 年 8 月 4 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78。

³⁴ 「國防部致行政院（51）詳識字第 0120 號呈」（1962 年 1 月 18 日），〈反共自覺辦法〉，《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然而蔣中正的指示在《黃杰警總日記》卻記曰：「匪諜份子未辦理自首者，警總應研究方法並繼續號召其自首，否則即應依法辦理」，黃杰直至 17 日才於部務會議中布達，且 5 日儘管親自參加了情報會談並報告工作，卻未見蔣中正對「反共自覺運動」或相關指示之記載。見「15 時主持本部部務會報」（1962 年 1 月 17 日），〈黃杰將軍任職警備總部工作日記〉，《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000000C/0051/44C50004/1。

³⁵ 「行政院致總統府秘書長（51）台防字第 0948 號函」（1962 年 2 月 15 日），「總統府秘書長致行政院長（51）台統二達字第 0166 號函稿」（1962 年 2 月 28 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1/005。

³⁶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51）詮註字第 059 號公告：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1962

相比 1950 年代所辦理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反共自覺運動」是首次在法規命令層面，將指涉對象從「叛徒」和「匪諜」身上挪開，亦即本次運動所要鎖定的是「被叛徒所害」的人士，而非直接性地指明參與運動的即是「叛徒或匪諜之嫌疑人」。如此概念在「反共自覺運動」中十分重要，因為無論是「反共自覺運動」不等於過去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還是「表白人」不等於「叛徒、匪諜」或「自首份子、登記份子」，政府都將透過宣傳工具和內容進行區隔，以塑造出「反共自覺」這種不一樣的氛圍，達成蔣中正的「避免老調力求新穎」等命令。

由於《反共自覺辦法》草案遭否決理由之一即是與當前諸多「自首自新」法規有所重複，故《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便改為援引相關法規：

二、凡曾涉有「懲治叛亂條例」第二至第七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第十三條各條款情事之一者，均可自動表白。

三、凡曾涉有「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第二條，及「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第二條各條款情事之一者，而未辦理「自首」或「登記」，與「自首」「登記」不誠者，均可自動表白。

四、凡確信某人在台有匪諜嫌疑，因缺乏有力證據，而有向政府報告之必要者，亦可自動表白，以免涉有知匪不報之嫌。³⁷

由於是援引著既有的法規，故「叛徒」和「匪諜」的定義就法規而言並未有顯著的變化。同時也保留了草案中的「『可』自動表白」。其中第四條較為特別，在舉報部分特別加註了「在『臺』有匪諜嫌疑」，此可能係按照 1961 年行政院的審查意見，即為避免關係無限擴大，但又想達到預設的鎮壓目的，故在用語上作了限定。無論如何，當《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僅是延續這些對「叛亂」和「匪諜」施以「自首自新」等法規時，也就等同於將「自首自新」本身無論就法規還是號召運動皆延續到了「反共自覺運動」。亦即「反共自覺運動」不僅就性質而言是「自首自新」號召運動的延伸，其根本法規更是「自首自新」相關法規的後繼者。

年3月1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1。

³⁷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51)詮註字第059號公告：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1962年3月1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1。

與此同時，警備總部亦重啟了宣傳工作籌備，在 1 月 16 日便以《開會通知單》的形式，召集各單位參加 1 月 20 日的「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三次會議」，並要求主管級人員參與，討論修正宣傳實施辦法與進度，以及如何使各縣市（局）與警備總部作適切配合，以便普遍展開宣傳工作。除中二組仍未參與外，本次開會的單位亦等同於 1961 年兩次會議列席者，同時新增了僑務委員會與外交部，如下表：³⁸

表 13、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三次會議參與單位（1962 年 1 月）³⁹

1962 年 1 月 20 日 警備總部政治部簡報室	
召集人	
警備總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	
列席單位	
國民黨中三組向誠	國民黨中四組沈岳
國民黨中五組毛克剛	國民黨中六組許偉
國家安全局林錚	國防部總政治部（缺席）
行政院新聞局郭湘章	僑務委員會周勝皋
外交部朱士熊	
出席單位	
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林朝臬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徐剛立、蓋一鳴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陳揚恭	臺灣省警務處施元炎
警備總部保安處周英、何鏡寰	警備總部政治部朱介凡、李世雄

根據會議紀錄，本次會議修正通過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實施辦法》、⁴⁰《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組織辦法》、⁴¹《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實施進度表》、《反共自覺運動宣傳經費概算表》、⁴²《約請名人學者撰文、廣播名單》，對宣傳方針、經費來源、各單位執掌、工作進度以及預計邀請名人學者撰文和廣播戲劇等文藝活動之製作工作等作了詳細的規劃與討論。⁴³與會單位皆被分配了任務，須各自負責指導、督導或命令下級或所屬單

³⁸ 「警備總部致外交部（51）詮註字第014號開會通知單」（1962年1月16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

³⁹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51）詮註字第014號開會通知單」（1962年1月16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065。

⁴⁰ 有關《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實施辦法》完整條文可見附錄1-2。

⁴¹ 有關《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組織辦法》完整條文與附件可見附錄1-3。

⁴² 有關《反共自覺運動宣傳經費概算表》完整細目可見附錄1-4。

⁴³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三次會議紀錄」（1962年1月20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

位規劃及配合宣傳，涵蓋了當時最主要的宣傳機關組織。⁴⁴

在會議中，警備總部原先希望中四組命令各黨部配合宣傳，但中四組把這項責任交還回去，決議由警備總部把握對各級黨部頒發工作時間。另外亦決議請外交部和僑委會考慮看是否有必要讓部分大使或僑領事瞭解「反共自覺運動」，如有則應提供何方面之資料，同時亦協助評估看對國際及海外應採「不作宣傳、有限度的宣傳或宣傳」。警備總部表示，當前單位規劃是不對國際及海外作宣傳，或僅為部分大使或僑領事提供扼要之被詢資料。⁴⁵也因為如此，似乎外交部和僑委會在「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僅是列席，而未實際執行相關的業務。

至於宣傳經費部分，依照《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實施辦法》第十條由行政院與臺灣省政府專撥，各縣市（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鐵路、公路民防指揮部等則由臺灣省政府指定開支項目。根據概算表，宣傳經費預估約新臺幣 84 萬元整。⁴⁶

值得注意的是，警備總部亦準備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以下簡稱《宣傳參考資料》）給與會代表，作為推廣宣傳時的理論和說法依據，該資料亦印有「本資料僅供參考 請勿原文發表」等字樣。⁴⁷

據 1962 年 2 月的確定版，其中「貳、法律依據（『自覺』、與『自首』『登記』的關係）」之「甲、『自覺』、與『自首』『登記』的分別及關係」，便開宗明義地就法規層面解釋了「自覺」、「自首」與「登記」

020-099901-0005。

⁴⁴ 各單位被分配之工作範圍，係以附件〈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分工職掌表〉之形式收錄在《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組織辦法》，有關完整細目可見附錄1-3。

⁴⁵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三次會議紀錄」（1962年1月20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

⁴⁶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51）詮註字第052號代電：附件反共自覺運動宣傳經費概算表」（1962年2月16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15。

⁴⁷ 外交部檔案所留存的《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有兩種版本，一是本次會議發給各單位參考的，係「1962年1月20日印」，另一則是「警備總部致外交部（51）詮註字第052號代電」所夾帶的附件，係「1962年2月印」。此二版本內容大致相同，惟部分說詞在會議討論有意見且有誤植之情事，故警備總部作了修訂與補充。故筆者所採用的是「1962年2月印」的正式版而非會議當下的，特此說明。見：〈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

之間的差異。⁴⁸該資料首先提到「一、『自首』的法律依據」，主要係《刑法》和《懲治叛亂條例》對「自首」之規定，並認為：「凡觸犯《刑法》內亂罪外患罪，或觸犯《懲治叛亂條例》，不論其犯罪是在國外、國內，均應於政府未發覺之前，隨時依據國家法律向政府有權受理機關自首」。⁴⁹據此來看，《宣傳參考資料》有意將「自首」的定義限定在法律本身，而非過去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用途，以為宣傳時提出否認「反共自覺」為「自首自新」之說辭依據。

而「二、『自覺』與『登記』的法律依據」，資料解釋係據刑法第 12 條「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第 24 條「緊急避難」之規定、以及當時第 16 條「如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者，得免除其刑」，⁵⁰並認為：

凡觸犯《刑法》內亂外患罪，或觸犯《懲治叛亂條例》，違反《檢肅匪諜條例》，而係出於受匪脅迫欺騙，依法律規定得「不罰」或「免除其刑者」，不論其犯罪是在國外、國內，均應（可）於政府未發覺前，在一定期限內，遵照政府命令——「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辦法」、「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向政府指定之機關辦理「登記」或「表白」。⁵¹

換句話說，這段材料的意思，即是政府發布的「自首自新」法規命令是配合著法律的，並在法律明文規定之下，依法「不罰」或「免除其刑」。此時政府似乎混淆了行政機關與司（軍）法機關的權限。

⁴⁸ 警備總部並未很明確地表示「匪諜自首」、「附匪登記」與「反共自覺」分別為「自首」、「登記」與「自覺」之簡稱，僅是很模糊概略地以「自首」、「登記」與「自覺」泛稱。

⁴⁹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1962年2月），〈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70。

⁵⁰ 《刑法》第16條於2005年2月2日公告修正。1962年時的條文（1935年1月1日訂定）為：「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如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者，得免除其刑」。見：「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之歷史法條對照，網址：<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ExtentHistory.aspx?LSID=FL001424&LawNo=16>，查閱日期：2021年11月5日。

⁵¹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1962年2月），〈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71。

至於「三、『自覺』、『自首』與『登記』的分別及關係」，警備總部分別按照下列邏輯論述，認定這三者是不同的。其原文如下：

「自覺」與「登記」不同之處，是「登記」有強制性——辦法規定應辦理「登記」；「自覺」是自發的——辦法規定是「可」自動「表白」。「自覺」與「自首」不同之處，在：

（一）法律依據時限的不同：「自首」係依據法律規定，在犯罪未發覺前，隨時可以向政府有權受理機關申請；「自覺」是依據命令規定，在一定時限內，方可向指定機關辦理。

（二）名稱和範圍的不同：所謂「自首」一般稱為匪諜自首，它的範圍限於刑法內亂罪外患罪，或觸犯懲治叛亂條例，違反檢肅匪諜條例者；所謂「自覺」，係每個人的「反共自覺」，並不限於匪諜，它的範圍包括匪諜自首和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有些項目，並且超過了這「自首」和「登記」的範圍。

（三）性質和目的的不同：「自首」是依據法律規定，自動向政府悔過，政府接受申請依法處理，完全是一種法律行為；「自覺」是依命令規定使能獲得訴苦訴冤、剖明心跡的機會，在政府依法偵查之前，先得到不咎既往的保障，洗刷不名譽的嫌疑，避免因種種偵查而引起的煩擾；政府也歡迎大家來揭發叛亂的陰謀，化敵為友，因此這完全一種反共救國力量的政治號召。⁵²

《宣傳參考資料》提出「可」這詞意味著無強制力，如此說辭也曾出現在 1961 年周英參加行政院審查會議時的言論，警備總部似乎是刻意認定用「可」即是無約束力的。其次，《宣傳參考資料》也承認相比過去「自首自新」運動，「反共自覺運動」的範圍亦比較大。最後「訴苦訴冤、剖明心跡」之類的說法，在 1955 年的「附匪登記運動」便已操作過，故倘若「反共自覺運動」真有「新穎之宣傳方式」，則應當不在於這些法規層面的解釋。

接著《宣傳參考資料》便進入到問答環節。在「肆、『實施要點』說

⁵²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1962年2月），〈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72。

明——實施要點條文疑問解答」中第三條解釋了「表白」的必要性，原文提到：

三、本實施要點第二條第三條所列舉可向政府表明的事項，包括「懲治叛亂條例」第二至七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第十三條所定的罪嫌，及「自首辦法」第二條，與「被迫附匪份子登記辦法」第二條所規定者，惟「實施要點」第四條所指依法並無刑責，那末為什麼也要向政府表白呢？

答：因為政府政策號召反共自覺運動的宗旨，不是要追究誰的法律責任，所以自認為有刑責的，可以「表明心跡」。沒有刑責的，也可以藉此機會「洗刷嫌疑」。並不是政府要誰來表白，而是政府規定在此期間，可以自動的向政府表白，因為這種表白，完全是出於各人的自由意志，作利害的權衡與抉擇，所以對於表白人自己有好處的。⁵³

這段即是 1961 年第一次宣傳會報會議之結論，當時定調宣傳方針應當在表面激發「反共意識」使人「自動自覺」，但應當暗藏針對叛徒「自首」的話語，這也意味著「反共自覺運動」在宣傳方面有意區分出兩者人群——一為「反共自覺的革命隊伍」，二為「反革命的叛徒匪諜」。

此外《宣傳參考資料》還一併解答了「反共自覺運動」中的「自首」是否等同於法律中「自首」，問答第五條提到：

五、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至七條，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第十三條各項罪嫌者，只有「自首」或「來歸」者可以免除或減輕其刑。如響應「反共自覺運動」是否可視同「自首」？況且「自首」僅限於「未發覺之罪」，假如政府對某人之罪，業已發覺，而現在他肯響應政府的反共自覺運動前來表白，政府對他應該怎麼辦？

答：（一）響應反共自覺運動辦理表白者，不視為「自首」，但是法律對於「自首」者，並沒有期限規定，所以在「反共自覺運動」

⁵³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1962年2月），〈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78。

期間，凡合於「自首」的表白，政府當應准補辦「自首」手續。

（二）因為政府這次號召反共自覺運動，就是希望大家「自省自清」，顯然政府已發現某人是「叛徒」「匪諜」，只要他能在政府依法逮捕他之前「自己覺悟」向政府表白，都可獲得法律規定對「自首」者的免除或減輕其刑。⁵⁴

上述回答最大的特點，便是明確指出「表白」不等於「自首」，換句話說，由於「自首」用語本身具有法律和政治雙重特性，且無論是何種用途皆意味著「叛徒和匪諜」，故沿用「自首」也等於將「表白」和「叛徒」、「匪諜」嫌疑人劃上等號，而此一邏輯推理正是「反共自覺運動」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宣傳最重要的任務，即是避免將用語直接性地導向過去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至於審查單位如何處理每位表白人案件，那也不是宣傳單位的責任。

而倘若宣傳策略明確指出「反共自覺表白」並不等於「自首」，那麼辦理「表白」應當有更加實質的好處才是。《宣傳參考資料》問答第七條即提到：

七、凡響應「反共自覺運動」向政府表白者除補辦「自首」或「登記」外，政府對他們作何處理？是否保障表白人不負刑事責任？此外還保障些什麼？

答：（一）除合於「自首」「登記」應准補辦「自首」「登記」外，其餘僅是「備查」，並不作其他處理。（二）所謂保障，係保障已表白的事實，除政府已發覺外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三）此外並保證代為守密，使表白人不因表白某一事實，而受到自由、名譽、職業、財產等的影響與損害。⁵⁵

就事後來看，警備總部的確兌現了承諾，被歸類為「表白份子」的，無論是《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第六條明確指出的「代為守密」部分，

⁵⁴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1962年2月），〈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79。

⁵⁵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1962年2月），〈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80。

或者內部宣傳資料談到的僅作「備查」不作其他處理，確實直到警備總部改制為軍管區司令部為止，皆未有證據顯示警備總部曾主動公布或有進一步之處理。而「自首」和「登記」則另有「特殊份子輔考」負責。是故儘管反共自覺運動源起於「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在這之中的「自首自新」卻又起了變化，即「反共自覺表白」與「自首、登記」是有所區分的。

此外像這樣的準則應當僅是情治單位的內部依據，然而當如此原則被列為宣傳材料並廣發單位告知時，也意味著當時的宣傳執行單位必須瞭解到「反共自覺運動」本身是種帶有雙重性的活動，即表面——「反共自覺」，裡面——「自首自新」。宣傳人員的任務，除著重強調表面的「反共自覺」，並避免百姓直接察覺到裡面的「自首自新」外，亦不能因此而廢弛實質的「自首自新」，而被外在的「反共自覺」所取代。當然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記「反共自覺運動」即等於「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如同李立柏在國民黨特種第八黨部（即警備總部黨部）臨時動議報告將舉辦「反共自覺運動」後，其會議被加上了括號「匪諜自新自首」一樣。⁵⁶

最後《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第一條與第四條所指涉的「叛徒」和「匪諜」，《宣傳參考資料》問答第一條也有定義，其提到：

一、本要點所指稱之「叛徒」「匪諜」係指什麼？是否專指朱毛共匪黨徒？

答：係指：（一）朱毛共匪黨徒。（二）偽「民主同盟」、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偽「孫文主義同盟」、偽「農工民主黨」、偽「民主建國會」、偽「民主促進會」、偽「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偽「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偽九三學社」、偽「民社黨革新派」、偽「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偽「臺灣再解放同盟」、偽「臺灣獨立黨」等黨徒。（三）國際共產黨徒或其派遣之人。（四）其它有企圖顛覆政府之非法組織份子。（五）與以上的人有勾結的份子。⁵⁷

大部分的組織皆沿用於 1951 的《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並於

⁵⁶ 「特種第八黨部五十一年上半年常委書記聯繫會報紀錄」（1962年2月1日），〈黃杰將軍任職警備總部工作日記〉，《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000000C/0051/44C50005/1。

⁵⁷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1962年2月），〈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80。

未盡之處沿用相關法規的定義來補足。但是，此也是首次將「臺獨組織」和「國際共產黨徒」明載於內。是故相比 1950 年代，此時期的「自首自新」號召對象已出現了頗微妙之變化。

為使相關單位知曉該運動的組織關係，警備總部亦於 2 月 19 日代電至外交部，檢送《反共自覺運動會報組織及實施步驟一覽表》。⁵⁸3 月 6 日警備總部召開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四次會議」，報告當前宣傳進度。⁵⁹政治部表示整體進度良好，首先報告在 2 月 23 日已於各地區警備總司令部舉行分區座談會，各縣市（局）政府、黨部、警察局及保二總隊、鐵路、公路民防部、黨部等宣傳主管人員均參加，並由警備總部、省黨部、警務處、新聞處派員列席指導，並一併報告了相關的文字、電化與藝術宣傳品狀況，其中文字部分皆於 2 月底分發完畢。電化經接觸後各報均立即響應，部分雜誌也已著文響應，後續將請全省報社、雜誌社、電臺全力支援。藝術則有部分作品已可於本周分發，有部分則尚在編纂。而保安處在調查各地辦理準備情況後，表示 3 月 8 日前全省均可展開宣傳工作，而情報部分反應亦大致良好。中四組則報告在 2 月 24 日舉辦時事座談會後，各級黨部均積極展開工作。省警務處則表示各縣市（局）警察局（所）已配合辦理，保二總隊則由經濟部負責。調查局則報告已指示各公私營事業機構保防體系積極展開工作。⁶⁰至於中央機關主管的宣傳期刊，警備總部也已另以函文方式提供宣傳資料給該機關查照。⁶¹

自此反共自覺運動之宣傳準備工作便到了尾聲。綜合以上，在蔣中正的命令之下，「反共自覺運動」勢必都得於 1962 年 3 月 1 日舉辦。從部分機關永久留存的檔案目錄來看，確實如宣傳會報各單位所報告的，所有機關皆全力配合「反共自覺運動」的宣傳工作，不分中央地方政府、

⁵⁸ 「警備總部致外交部（51）詮註字第055號代電」（1962年2月19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80。

⁵⁹ 「警備總部致外交部（51）詮註字第085號開會通知單」（1962年3月12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

⁶⁰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四次會議紀錄」（1962年3月6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

⁶¹ 「警備總部致司法專刊（51）詮註字第068號函」（1962年3月2日）。出自《司法專刊》132期（1962年3月15日），頁5878-5880。「臺灣警備總部致外交部週報（51）詮註字第068函」（1962年3月2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

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學校、各家媒體。當時的中國國民黨黨、政、軍、情、治各系統無人置身事外。⁶²接下來將帶領讀者進入實際的宣傳活動。

第二節 宣傳：運動中的「反共意識」與「匪諜自首」

壹、「來歸義士劉承司」、「反共意識」與反共自覺運動

1962年3月1日，當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公告發布了《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宣布施行「反共自覺運動」，並於各大報紙公布後，意味著全體國民在1962年3月開始都要以「反共自覺」作為生活價值原則，接受政府於元旦宣告的「精神革新」思想動員。⁶³

「反共自覺運動」在表面上看起來，就像是基於「反共意識」的政治運動，而反共意識本身就存在於日常的「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內，只是目前政府新要求的事項則是「自覺表白」，然而縱使「自覺表白」過了以後，「反共意識」也會仍然持續下去，並在其它的活動上作用。是故此層面來說，反共自覺運動如要在「反共意識」上有激發的效果，必須得有更有力的宣傳工具才行，因為平常人們就對此類話語相當熟悉。如同警備總部於3月1日發布的書告：

共匪是最陰狠詭詐的漢奸，綜合其叛亂的一貫罪行，都脫離不了「陰狠毒辣，謊詐詭秘」的範疇。當我們臺海戰役贏得第一回的勝利之時，即已預料共匪對臺的統戰陰謀策略，必然的將更加無所不用其極。果然，從近年破案的資料中，證實我們判斷的正確。⁶⁴

⁶² 警備總部1962年8月7日曾召開的「宣傳會報會議」，檢討相關工作得失，並附有各級單位辦理宣傳成果表。筆者在整理後，僅羅列各表中所提及的參與機關，如附錄2-2，供讀者瞭解當時宣傳活動所涉及的程度。原件可見：〈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

⁶³ 蔣中正，〈書告：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收錄於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3》（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296。

⁶⁴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1962年3月1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5-6。

像這樣的話語，幾乎可和 1955 年「附匪登記運動」找到高度的關聯性，乃至能回溯至過往「自首自新」的書告。當 3 月 2 日新華通訊社主管的《參考消息》收錄了中央社報導臺灣正施行「反共自覺運動」的電文時，便很精準地以〈蔣幫加緊迫害臺灣人民〉為題，呈現出「反共自覺運動」本質仍是舊瓶裝新酒，並帶有強烈白色恐怖意涵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⁶⁵是故如此的疲勞用語，很可能沒辦法達到應有的效果，倘若警備總部認定「新穎之宣傳方式」即是特別談論 1961 年的柏林危機近期的大陸局勢，即「東德共區投奔西德的人日以百計，大陸匪區投奔港澳的更是源源不斷」，那恐怕也並非是種良好的說辭。然而，不知是幸與不幸，警備總部正好獲得了實際的「反共」案例，亦即真的有活生生的「共匪匪軍」「幡然覺悟，投奔自由，堅決反共」。⁶⁶

1962 年 3 月 3 日，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尉劉承司，其駕駛著米格 15 型戰鬥機成功於臺灣北部降落後，便引起國民黨黨政軍系統的高度重視，不僅大肆宣傳「起義來歸」外，⁶⁷張羣亦於同日下午向中央通訊社表示「這是匪軍內部反共自覺情緒高漲的明徵」，並將話鋒一轉提到當前舉辦的「反共自覺運動」，認為「現在看了劉承司駕機來歸的例子，應該可以堅定對於政府仁慈寬大不究既往的信心，而鼓起把握難得的機會毅然自覺表白的決心了。」⁶⁸這使得「反共自覺運動」不僅能與「來歸義士劉承司」作結合，避免「自覺運動」如此實質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太過尖銳，更能用這樣的例子來代替此時對「反共意識」過於陳腔濫調的宣傳。如外交部所主管的《自由中國評論》（*Free China Review*）1962 年 3 月號即將焦點鎖定在「來歸義士劉承司」身上，反而沒有「反共自覺運動」。⁶⁹此外 6 日警備總部的「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四次會議」也當即議決，表示上級決定宣傳「來歸義士劉承司」，故請中四組指示有關單

⁶⁵ 新華社轉中央社臺北 28 日電，〈蔣幫加緊迫害臺灣人民〉，《參考消息》（1962 年 3 月 2 日），版 1。

⁶⁶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1962 年 3 月 1 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 5-6。

⁶⁷ 本報訊，〈匪軍飛行員劉承司，架米格機來歸〉，《中央日報》（1962 年 3 月 4 日），版 1。

⁶⁸ 中央社訊，〈劉承司義士架機來歸，足證匪軍內部反共自覺情緒高漲〉，《中央日報》（1962 年 3 月 4 日），版 3。

⁶⁹ 有關《自由中國評論》1962 年 3 月號電子版可參考外交部《臺灣評論》英文版網站，見：<https://taiwantoday.tw/tr.php?post=675>，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位辦理、總政治部提供資料。⁷⁰

儘管未能追尋到各單位的辦理後續，但《中央日報》卻無獨有偶地呈現了「反共自覺運動」和「來歸義士劉承司」彼此結合的狀況。⁷¹當 3 月 1 日由警備總部宣布正式施行「反共自覺運動」的那一刻起，《中央日報》便以政府首長、知名人士的投書和「自覺表白」人士黃維昆等作為主要的宣傳架構，並大量集中在 3 月。然而當時間來到 4 月時，相關的報導和投書便減少許多，直到快結束時才藉由記者會與第二位「自覺表白」人士李寶龍的呼籲作為最後的餘波。如此的宣傳方針，由於事先已有計畫，並囿於經費因素，故原本即無法覆蓋完整 60 天的宣傳，且亦沒有必要在報紙上如此操作。但劉承司的出現卻正好填補了如此的空缺，不僅可加強 3 月的強度，甚至亦能維持 4 月當「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抽離後的「反共意識」熱度，並恰好地於「反共自覺運動」接近尾聲時連載完畢。⁷²

其次值得注意的，便是整個「反共自覺運動」的系列報導，也恰好和宣傳活動由中央轉移到地方有著極度密切的關係。⁷³《民聲日報》在 4 月登載的新聞主要是「短訊」，亦即僅告知某地正在辦理「反共自覺運動」，作為地方機關對運動戮力推行的證據。但一方面也顯現出，全民百姓較強烈感受到「反共自覺運動」鋪天蓋地的襲來，很可能要到 3 月底至 4 月初，縱然此時《中央日報》漸漸地降低宣傳力道，可在地方卻如火如荼地展開。事實上考量中央與地方的責任範圍，當宣傳來到地方時，應當會是執行像標語、活動、海報、影劇等實體活動才是，而如此活動地方報紙便擔負了消息通知的責任，故此時《民聲日報》刊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活動相關消息也反映了此時宣傳是朝著地方移動的。

⁷⁰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第四次會議紀錄」（1962年3月6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

⁷¹ 筆者以官辦中央報《中央日報》、民辦地方報《民聲日報》為核心，將所有關於反共自覺運動按時間列表排列。區間為1962年3月1日至5月31日。劉承司的報將僅以《中央日報》為準。「劉承司」報導以灰底顯示。為節省表格空間，「反共自覺運動」和「劉承司」的報導將僅列筆者認為具代表性的，而非全部，以示該日有報導。事實上劉承司的報導大幅佔據了三月的《中央日報》三版，故表中數量無法反映真實情況。此外若當日《中央日報》無「反共自覺運動」報導，則將以《民聲日報》來補，同樣無法反映真實的報導數量。該表《中央日報》簡稱為《中央》、《民聲日報》簡稱為《民聲》。表格細目見附錄2-1。

⁷² 《中央日報》對於劉承司文章的編排係置於三版左側的固定連載欄位。

⁷³ 有關細目對照可參考附錄2-2。

「來歸義士劉承司」與「反共自覺運動」之間的連結，實際的宣傳文本更為清晰，透過中四組和警備總部的操作，重要的文章都有結合的狀況。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唐縱便認為「劉承司起義歸來」即是響應了「反共自覺運動」的號召：

邵、高、劉三位義士的先後起義來歸，很清楚的說明了一件事實，那就是共匪的罪惡暴政，不但已經失去了大陸的民心，甚至連他的幹部也眾叛親離，而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衝出鐵幕，投奔自由！**他們這種反共自覺的行動**，是一種非常明智而正確的抉擇；全國上下對他們熱烈的歡迎與讚佩，也是他們所應收獲的光榮代價。

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反共自覺運動」號召之下，由於劉承司等義士英勇行動的啟示，過去曾經交接叛徒或者曾受叛徒脅迫歡騙的人們，應該立即的**警覺的醒悟了！**⁷⁴

警備總部副總司令李立柏也是持這樣的論述，其於3月31日發布在《中央日報》和《聯合報》的投書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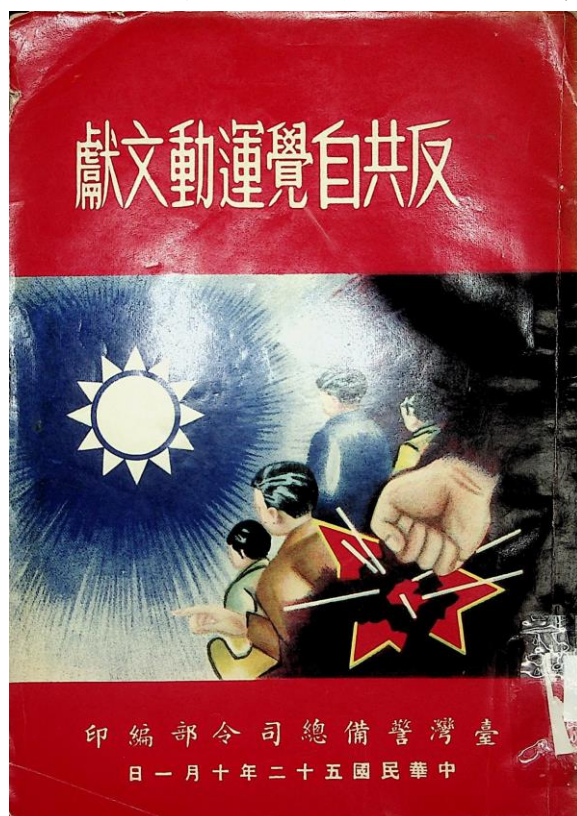
劉承司義士是反共自覺的好榜樣。十三年來的大陸匪區，由於天災人禍的累積，民心待蘇，士氣蕩然，一切均已瀕臨崩潰，反共的火種已洒遍了大陸的每一角落，尤其是匪內部，現正醞釀著一觸即發的抗暴情緒與行動。本（三）月三日，匪空軍少尉反共義士劉承司毅然駕米格十五噴射機飛臺來歸，試想一個年僅廿五歲的現役匪偽空軍人員，尚且願冒生命危險，以果斷的行動，由大陸到臺灣來向故府投誠，**那些以來臺灣潛伏的共匪間諜及其同路人，又有什麼其他遲疑，自願失去這一自覺良機的理由。**要知道政府這一「反共自覺」運動，正是順天應人切合時宜，為愛好自由民主廣大民眾所擁戴的賢明措施，相信正處在罪惡深淵，徘徊瞻顧，矛盾徬徨的人，**看到了劉承司義士的勇敢行動，一定會鼓起勇氣，把握良機，作一個明智的抉擇。**⁷⁵

⁷⁴ 唐縱，〈反共自覺，迎接光明〉，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86。

⁷⁵ 李立柏，〈政府為什麼要發起反共自覺運動〉，《中央日報》（1962年3月31日），版3。李立柏，〈政府為什麼要發起反共自覺運動〉，《聯合報》（1962年3月31日），版3。由於《中央日報》和《聯合報》登載的有所刪節，故本段引自：李

這些文宣反映了一種對比模式，即「來歸義士劉承司」的本身即是響應了「反共自覺」的號召而為投奔自由中國的。「反共自覺運動」和「來歸義士劉承司」不僅連結在一起，甚至成了因果關係。這些宣傳意味著，如果說連「共匪官兵」都能「自覺醒悟」，則「在臺潛伏匪諜」或「受叛徒欺騙人士」則也應當「自覺表白」才是。

圖 9、反共自覺運動文獻封面（1963 年）⁷⁶



大陸和臺灣的對比的結合甚至更根植在原本國民黨政府的範本宣傳內。蔣中正於 3 月 29 日青年節的《書告》即作了標準示範，原文提到：

青年子弟們！共匪禍國殘民，已到了天怒人怨，惡貫滿盈的極點，大陸反共革命運動，正在加速發展，與日趨聯合統一之中。共匪三大暴政澈底失敗，大陸饑餓、疫癘、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浩劫，實已慘不忍言。就是共匪所依靠以維持其暴政的工農、民兵、黨

立柏，〈政府為什麼要發起反共自覺運動〉，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 33。

⁷⁶ 從《反共自覺運動文獻》封面設計便可一覽無遺整場運動的表面宗旨，即人民以自覺表白團結於青天白日下，人民以自覺表白瓦解共匪的統戰陰謀。出處：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封面。

員、匪幹、匪軍、以及青年群眾，亦都由被誘惑欺騙，被檢討侮辱，被鬥爭下放，而醒覺，而悔悟，而憤恨；而抗拒，對它思想、對它組織、對它匪首罪魁——毛澤東，深惡痛絕、同歸於盡的情緒，日益高漲，不可抑制。……至於大陸青年嚮往光明，反抗暴政的壯舉，過去的不說，只就最近一個月來的事實而言，劉承司駕機來歸。⁷⁷

看似與「反共自覺運動」無關，卻藏了大陸人民已經認識到被「共匪」「誘惑欺騙」，因而「醒覺」、「悔悟」。儘管書告未曾提到臺灣，但倘若大陸都在「醒覺反共」時，則臺灣也應當「反共自覺」才是。如此有意連結兩岸當下「反共」的論旨，中央社社長曾虛白也操作過，並認定臺灣存在著共產黨派遣的「匪諜」，他提到：

劉承司義士駕機來歸，是毛偽政權崩潰的喪鐘……毛匪的必然垮臺，只剩了時間問題，已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常識……我們的政府最愛護青年的，特別對受騙脅從的背年，永遠伸著接納援助的膀子，歡迎他們的來歸……受他派遣、分散到大陸以外給他做統戰工作，特別是那些潛伏在臺灣的匪諜們，也到了迷途知返、及時自新的最後關頭了。我相信，這些受毛匪派遣的人們中間，一定也有不少是當年受騙的青年，現在時間經驗充實了他的思想，端正了他的判斷，深深覺悟到當年的受騙，自我譴責，如煎如熬，無以自拔……因此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現在正發動自覺運動，勸告那些潛伏的匪諜，只要能切實證明他有痛改前非的決心，一樣可以不計既往，參加到我們反共的陣營⁷⁸

表面上在談大陸青年和劉承司和「派遣匪諜」，實際上針對卻是當下生活在自由中國普羅百姓，要他們響應政府號召「反共自覺」。如此話鋒一轉，並刻意將兩岸當下狀態同步解釋成「反共意識」的論旨，如果沒有「來歸義士劉承司」如此活生生的例子，便也少了分說服力。如考試院長莫德惠即提到劉承司打從歸來後，即受到政府寬大優渥的待遇，：

⁷⁷ 蔣中正，〈書告：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收錄於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3》（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299-300。

⁷⁸ 曾虛白，〈誰願跟毛澤東同歸於盡呢！〉，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93。

總之，政府是寬大的，政府的保證說是你們幸福的泉源。你們看韓戰中投奔自由的一萬四千義士，還有駕機來歸的劉承司、邵希彥、高佑宗三位義士，他們飽受共匪的欺騙迫害之後，都能明辨忠奸，毅然決然，冒生命的危險，投向自由祖國的懷抱，每個人都受到政府的優待與同胞的愛護。這不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麼？他們這種棄暗投明的英勇行為，乃是一條光明大道。等待你們經過「反共自覺運動」的程序，大踏步的走上來。政府既然優待他們，當然不會薄待你們，他們既可創造反正起義的事跡，你們就應當表現改過自新的行為。當你們走上了這條明辨忠奸的光明大道，也就是走上了自救救國的前程，必然的前程似錦，幸福無疆了。⁷⁹

「政府既然優待來歸義士劉承司，自然不會虧待反共自覺表白人」。莫德惠所持的論旨，也正好與《中央日報》上「來歸義士劉承司」的報導彼此對應。事實上自4日「劉承司歸來」後，劉承司當即便受到政府熱情招待，不僅安排至臺北各地遊山玩水並受到人們盛大歡迎外，11日的《中央日報》甚至還寫道「這時民眾的歡迎已達到最高潮，有幾位在二樓窗口的年輕漂亮小姐，直向劉義士連做了幾十次『飛吻』，劉義士見了，哈哈大笑，急忙揮手致意」。⁸⁰如此的「優待」更體現在政府13日頒發的「一千兩黃金」，《中央日報》還刻意報導劉承司將黃金兌換成新臺幣「140萬」，並只領取「1萬元」作零用。⁸¹

在宣傳刻意為之下，當「來歸義士劉承司」被納入到「反共自覺運動」，彼此透過「反共意識」連結在一起後，「自覺」核心的「反共」便不僅是個只限定於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而是當下「赤色世界」正在發生的行動，且是透過真正的「匪軍」所認知的。「來歸義士劉承司」位居了關鍵的角色，並且是真實地由「共產中國」跨越到「自由中國」；「共產主義」跨界到「三民主義」，時間亦正好撞在1962年的「反共自覺運動」

⁷⁹ 莫德惠，〈反共自覺明辨忠奸〉，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83。

⁸⁰ 本報記者劉毅夫，〈臺灣好，臺灣好！劉承司眼中的自由祖國〉，《中央日報》（1962年3月5日），版3。本報記者劉毅夫，〈人人熱愛劉承司，劉義士不但得到了自由，也得到了榮譽和溫暖〉，《中央日報》（1962年3月9日），版3。本報訊，〈歡迎義士花絮〉，《中央日報》（1962年3月11日），版3。

⁸¹ 本報訊，〈三義士昨接受軍階，光榮參加革合陣營，劉承司獲獎黃金一千兩，陳嘉尚勉以軍作家竭智盡忠〉，《中央日報》（1962年3月14日），版1。軍聞社訊，〈劉承司將千兩黃金，兌成台幣存入台銀，祇提取一萬元作為零用〉，《中央日報》（1962年3月14日），版3。

上。「反共自覺運動」彷彿就像兩岸當下的狀態一樣，不僅臺灣本地正在「反共自覺」，就連大陸故土都在「自覺反共」。《聯合報》在3月29日曾專門製作了「第19屆青年節特刊：大陸來歸青年的話」，特地請具備知識水準的「反共義士」們回憶自己在共產中國念大學的過去，並且相當一致地認為「共匪」在各方面都是錯誤的。⁸²

像這樣請「反共義士」現身說法是有意義的。原本「朱毛」威脅是看不到的，「共匪」暴政也無法目擊，但透過劉承司投誠，以及這些「反共義士」話語，如此事實被眼見為憑，並被廣大的社會百姓所確認後，「反共自覺運動」就能更加理所當然地強調「反共意識」的關係。倘若作為真正「匪軍官兵」的劉承司，都能在「醒悟反共」後享受到蔣中正「六大自由三項保證」，那麼僅是要求「反共自覺表白」的人民，莫非自由中國政府做不到「寬大為懷，既往不咎」？臺灣省議員賴榮木便是如此認為的：

例如最近由大陸親駕米格機來台投誠的劉承司義士，他也是共匪黨的青年團員，可是他能趁機**自覺**，及時自拔，政府對他過去參加匪偽組織，不但不究既往，反而優加款待，台北群眾且有熱烈的歡迎，由此可見**坦白白首就是一件最光榮的事**。⁸³

本來「來歸義士劉承司」與「反共自覺運動」原本是毫無干係的，「劉承司歸來」也並不在國民黨政府的預設計畫內，然當兩者的「反共意識」被交織在一起時，尤其宣傳更不斷指向人內心深處的「自覺」，無論解讀成「自動察覺」、「自我覺醒」、「自己覺悟」，此時一種「生活周遭都在反共的價值」便於焉形成。這使得「自覺表白」變成是一種與「來歸義士劉承司」有所關聯的活動，而政府對劉承司的待遇與認知感受話語，就是最好的宣傳大使和樣板。如此一來知名學者任卓宣的論述便相當合理：

拿大陸來與臺灣對照，更為明顯。大陸實行人民公社，土地財物一概歸公，人民在公共食堂吃飯，不是實行共產主義嗎？結果是人民挨餓受餓，一點自由也沒有。所以他們不怠工，就逃亡，或者要

⁸² 〈第19屆青年節特刊：大陸來歸青年的話〉，《聯合報》（1962年3月29日），版12，收錄於「警備總部製，反共自覺運動（四）：文藝漫畫」（1962年4月30日），〈反共自覺辦法〉，《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140000C/0051/1801A/1。

⁸³ 賴榮木，〈反共自覺運動的意義〉，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75。

待機而動。臺灣則相反。它實行三民主義，人民安居地方自治。結果飽食暖衣，自由愈快。事實很多，不必詳說。把臺灣與大陸比，有如天堂與地獄之不同。⁸⁴

或如下圖 1962 年 3 月交通部電信總局安全室編印的小冊子文宣品：

圖 10、電信總局安全室響應反共自覺運動文宣品（1962 年 3 月）⁸⁵



右側漫畫，是以情境呈現警備總部的制式標語：「辦理反共自覺表

⁸⁴ 任卓宣，〈明辨是非擇善而從〉，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84。

⁸⁵ 由於「劉承司歸來」必定發生於1962年3月3日後，故亦可看出當國民黨黨政高層下令將「來歸義士劉承司」與「反共自覺運動」配合後，對原先預定的宣傳品計畫造成了何種影響。據筆者翻閱該小冊，絕大部分都是出自警備總部所提供的「宣傳參考資料」，即以多篇制式文章和案例所構成，並沒有任何關於劉承司的敘述，除了封底特別印製的這幅漫畫。然而兩者卻相當巧妙的相互對應，以致單憑文宣品很難看出彼此原本是毫不相干的兩起事件。出處：「交通部電信總局編印：響應反共自覺運動專輯」（1962年3月），〈安全室收發文（含各年度）〉，《交通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5000000H/0051/130102/*040/0001。

白，可以獲得安全保障」，「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可以確保自由幸福生活」。左側文字，則是「來歸義士劉承司」對應「反共自覺運動」的意義，意味著劉承司以行動印證了「共匪瀕臨崩潰邊緣」，而此時「匪諜」最好向政府「表明心跡」的做法，即是辦理「反共自覺表白」，並與右側的「確保自由幸福生活」相互映照。兩者以相當精巧的方式結合在一起。檔案原件所附贈的書籤，更將「反共自覺運動」與當時的戰略意識彼此結合，除是種「文化反攻」的行動外，乃至突顯了臺灣這座「三民主義復興基地」的重要性，背景甚至印著沿用於抗戰的宣傳用語「還我河山」。

貳、「匪諜自首」與反共自覺運動

然而，縱使宣傳品有意特別強調「反共意識」以突顯當時自由中國國民革命隊伍之壯盛軍容，可「反共自覺運動」本身最主要的目標，終究不是針對當前共產與自由緊張局勢，或「劉承司歸來」等集結「反共隊伍」之運動，而是「匪諜自首」與「附匪登記」，是場「肅奸防諜」下的保防類政治運動。是故所有的文宣品都必須在除了「反共意識」之下，連結到「寬大為懷，既往不咎」，無論是隱晦幽暗還是明文宣示。如電信總局安全室即是明文宣示：

親愛的電信同仁們！電信是匪諜滲透的重要對象，為了我們國家的安全，為了電信事業的榮譽，以及個人的幸福，如果同仁中有這種不幸的遭遇，請立即按照警備總部公佈的「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的規定，辦理反共自覺表白，這是一條新生之路，不要放過這一個機會……

漢賊不兩立，忠奸不並存，為強化我反共抗俄的復興基地，淨化我內部的革命陣容，我們必須義無反顧的肅清這種看不見的敵人，以達到鞏固基地，安定後方的目的。請大家切實來推行這一個「反共自覺運動」。⁸⁶

「主義」、「領袖」、「國家」、「責任」和「榮譽」，這是蔣中正正在 1953 年對「中國革命軍人」設定的價值準則，此後便成為部隊的信念

⁸⁶ 「響應反共自覺運動專輯：為號召反共自覺運動給電信同仁的一封信」（1962年3月），〈安全室收發文（含各年度）〉，《交通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5000000H/0051/130102/*040/0001。

核心。⁸⁷電信總局安全室訴諸的價值，恰巧也對應著「國家」、「責任」和「榮譽」，亦即人們必須為了中華民國的安全，為了電信局的榮譽，為了個人對這些事務責任，而響應「反共自覺運動」的號召，甚至置入與「自首自新」強烈關聯的「新生之路」（自新之路）。

此外，這份書告最具核心的便是不斷強調響應和辦理「反共自覺表白」的好處，尤其是「個人的幸福」。像這樣的語彙不僅貫穿了整份書告的架構，也編織了整個「反共自覺運動」的圖景。事實上，即便沒有「來歸義士劉承司」這樣的完美待遇案例，如此強調「幸福」與「保障」的概念也是警備總部和相關宣傳單位原本預設的方針。電信總局安全室的文宣品亦收錄了一件案例，係一位所屬員工王某向同事楊某敘舊的信件，最主要談論到兩件事情：一是王某在大陸時曾被潛伏於單位的共黨份子煽動，參與了相關集會；二是一位共同的友人丙，前陣子出遊聊天後才發現，早先來臺灣一步的丙曾不小心擔任了「匪幹」組織的國語補習班教師，甚至還幫忙「匪諜」寫過幾篇文章，於是向楊某請教了三個問題，由於楊某不知該如何回答，便把信件轉給安全室。問題如下：

- 一、我們雖然一時糊塗，在不知不覺中參加過一些共黨份子的外圍活動，或被共黨份子所利用，但是並沒有加入共產黨，那末究竟應不應該表白呢？
- 二、那些共黨份子，如今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都不在台灣，我們應不應該去舉發呢？
- 三、如果該去向政府表白或舉發的話，x兄也許還不知道，我們要不要去告訴他，一道去表白呢？⁸⁸

這三道問題可謂一語道破「反共自覺運動」的核心。第一，沒有加入共產黨，則是否應該表白；第二，許多共黨份子都不在了，則是否應當表白；第三，別人還不知道的情況下，是否要提醒他。「反共自覺運動」正是以這些問題構成了主軸。運動想鎖定的，正是這些從來沒向國民黨政府坦白過的「附匪關係」。人們不能自己決定如此經歷是否合法，也不能

⁸⁷ 蔣中正，〈演講：研究美國建軍的精神指明中國革命軍人必要的信念——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收錄於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5》，頁203。

⁸⁸ 「響應反共自覺運動專輯：一封為辦理反共自覺運動提出疑問的同仁來信」（1962年3月），〈安全室收發文（含各年度）〉，《交通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5000000H/0051/130102/*040/0001。

擅自將這些秘密帶進棺材，而是必須透過「表白」行動，由政府來審核。清白的，政府必定既往不咎；但汙濁的，就會嚴懲不貸。遺憾的是安全室並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創造了這樣的問題來帶出先前警備總部編印的《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且幾乎是一字不差地全文貼上。

不過，即便電信總局安全室沒有權限回答這些問題，警備總部也會幫忙解惑。以這三項問題來看，事實上警備總部在3月1日公告施行的新聞稿便回答了如此問題，且相比警備總部的其他文宣品都要有力。當時發布於各大報「施行反共自覺運動」的新聞稿皆提到：

……以免涉有知匪不報之嫌。

反共自覺表白的事實，無論其發生的時間，遠在共匪武裝叛亂以前，其發生地域，不僅指臺灣，即大陸、國外，都包括在內。

辦理反共自覺表白，祇要將姓名……⁸⁹

這段解釋，頗類似於1955年「附匪登記運動」時，當時保安司令部也特別強調，辦理登記的並不限於「大陸省籍」，也不限於「共匪武裝叛亂」之後。由於「反共自覺運動」本身即是援引過去的法規，故沿用相關的解釋亦非罕見之舉。然較值得注意的，即是如對應真正由行政院核定的法規命令《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是沒有上引粗體這段的，即在第四條「以免涉有知匪不報之嫌」以後、第五條「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注意事項」以前並沒有粗體這段，同時也未有任何條文提到「表白事實的時間與地點範圍」。⁹⁰事實上，發布於各大報的新聞稿，實際是警備總部另行準備名為《怎樣辦理反共自覺表白》的文宣，內容與《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大致相同，惟多加了上引粗體部分，以及於辦理表白保障之處補充「日後在其他案件如有發現，即可免除罪責」。⁹¹該文宣亦發送到了司法行政部（今法務部）所屬的公報《司法專刊》並請代為公布宣傳，其中同

⁸⁹ 本報訊，〈警總定今起兩月內，推展反共自覺運動〉，《中央日報》（1962年3月1日），版1。本報訊，〈解救被匪騙脅份子，警總發起自覺運動〉，《聯合報》（1962年3月1日），版1。本報臺北廿八日電，〈辦理反共自覺表白，警總舉出詳細辦法〉，《民聲日報》（1962年3月1日），版1。

⁹⁰ 「臺灣警報總司令部（51）詮註字第059號公告」（1962年3月1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臺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63），頁1-2。

⁹¹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51）詮註字第059號公告：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1962年3月1日）、警備總部，〈怎樣辦理反共自覺表白〉（1962年3月1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1-2、17-18。可參考附錄1-12。

樣沒有實際的法規命令《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⁹²

據此可知兩點。第一，兩項新補充的規定，沿用著類似於《反共自覺辦法（草案）》時期的「鎮壓作用」目標，故儘管草案遭到行政院否決，實際頒行的法規命令亦偏向保守，但不代表警備總部會放棄這樣的目標，且隨時都能以解釋或文宣來處理。第二，如此解釋被認定是有必要的，時間與地域範圍擴展，可使警備總部蒐集到如預期般的線索，亦不會使人因此鑽漏洞而逃脫。至於「免除罪責」的更是人們最殷切盼望的事，尤其相比當下的「既往不咎」，日後能「免除罪責」恐更要來的有吸引力。

回到電信總局王某的三道問題。如按警備總部說法，最佳方式自是請王某逕自向指定機關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因無論是否有「匪諜」或「叛徒」嫌疑抑或僅是「附匪」經歷，政府皆會「既往不咎」。換句話說，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對任何人而言都是有好處的，不僅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他人，且並不會有實質負面影響。如此強調「優點、好處」等正向意涵話語，亦能從標語和口號中看到，如下表所示：

表 14、反共自覺運動之標語及口號（1962 年）⁹³

標語	
流水號	內容
1	反共自覺運動，是以表白來顯示反共的行動
2	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可以獲得安全保障
3	反共自覺運動，是以自覺來瓦解共匪的滲透
4	反共自覺運動，是以團結打擊共匪的統戰
5	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可以受到法律保障
6	辦法反共自覺表白，可以擺脫叛徒脅迫欺騙
7	擺脫叛徒脅迫欺騙，確保自由幸福生活
8	惟有自動表白，才能洗刷嫌疑
9	惟有自覺表白，才能避免他人檢舉
10	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可以確保自由幸福生活
11	粉碎匪偽統戰陰謀，團結反共救國力量
12	大膽報告他人嫌疑，免被匪諜牽連
13	大家檢舉匪諜，維護共同安全
14	檢舉匪諜，政府有獎

⁹² 「警備總部致司法專刊（51）詮字第068號函送反共自覺運動宣傳資料敬請惠予協助宣導」（1962年3月2日），《司法專刊》132期（1962年3月15日），頁5878-5880。《司法專刊》連續刊登了兩期，4月的133期也有同樣一整套文宣。

⁹³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臺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63），頁303-304。

15	知匪不報，依法懲處
16	匪諜自首，既往不咎
口號	
1	自覺就是復活，反共就是自救
2	揭發共匪統戰陰謀，加強同胞自覺運動
3	清瀘反共陣營，壯大反共力量
4	透視共匪統戰陰謀，加強反共政治警覺
5	自覺自白反共，自立自強團結
6	解脫共匪裹脅，要有決心勇氣
7	解脫共匪羈勒，必須誠意坦率
8	無意誤入歧途的內心痛苦，惟有坦承自白才能祛除
9	自首登記是消極免罪行為，反共自覺是反共積極作法

圖 11、標語「反共自覺運動，是以團結打擊共匪的統戰」（1962 年）⁹⁴

可以注意到，大部分的標語和口號訴諸的皆是辦理「反共自覺表白」之好處，例如可以「擺脫叛徒脅迫欺騙」、「獲得法律保障」、「避免他人檢舉」等。如此強調正向概念亦如同警備總部所製作的《自覺表白歌》：

⁹⁴ 出處：「印製標語：反共自覺運動，是以團結打擊共匪的統戰」（1962年），〈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0100。

自覺表白歌

C 調 2/4 Allegretto 敬平詞 施斯曲

你們不要躲避 你們不要害怕 躲避 害怕 逃難國法

自覺吧 自覺吧

洗心革面 表白才是辦法

(我們攜手 我們齊一步伐)

既往不究 政府寬大 趕快自覺 才是辦法

(反共抗俄 拯救國家 反攻大陸 復興中華)

不要躲避吧 不要害怕呀 趕快自覺 表白才是辦法 辦法⁹⁵

像這樣訴諸出一種政府敞開胸襟，對不安者予以懷抱的態度，亦反映在《中央日報》連載的《走向光明》上，如下圖所示：

圖 12、中央日報連載漫畫《走向光明》（1962 年 4 月 10 日，版 2）⁹⁶



從漫畫可以看到，《中央日報》甚至回顧了過去國民黨政府所辦理的「自首自新」號召，並用這些例子說明既然政府在過去都是「寬容」的、都是明察秋毫的，自然像他這種學生時代交了壞人並誤入歧途者，必定也能洗刷嫌疑以迎向「朝陽」的未來。

對於這種從隱隱不安的「壞人」轉向為清白一身的「好人」之過程，國防部總政治部所屬的《革命軍》月刊第 106 期〈覺悟〉呈現的更清楚。

⁹⁵ 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273。

⁹⁶ 該漫畫於3月19日開始連載。出處：「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網址：<http://www10.lib.ndhu.edu.tw:8080/cnnewsapp/>，查閱日期：2022年3月1日。

這是一則短篇小說，主角是一名 1953 年經港來臺的「反共難民」，且打自踏上自由中國土地後，必定高喊「蔣總統萬歲」、「毛澤東混蛋」。表面上他看起來是位義憤填膺的「反共」鬥士，實際內心卻很清楚，自己 18 歲時因為偷家裡銀元被發現，在無路可逃的情況下，跑到山裡面加入「共匪」，過著燒殺擄掠、殺人放火的生活。幹部說：「你不殺他們，你就得不到勝利的果實」，之後，「他殺的多，看的多，也就逐漸習慣，把殺人放火當做平時的下棋說笑話的事兒一般，一點沒有驚奇」。儘管跟國軍作戰多次，這支「土匪」隊伍潰敗了，主角卻成了漏網之魚，並當上了「共匪」連長。雖然主角看不懂什麼「牛克斯」（馬克思），但良好的工作表現使他被吸收為「黨員」，並在一日得到高級幹部的指示「到臺灣做工作去」。於是主角為了達成使命，不管在香港調景嶺還是在臺灣，白天全都表現出痛恨「共匪」的態度，晚上卻偷偷看著「必須要潛伏下來，不被發現，這就是工作」的指示。然而就在這過程中，主角因為看到「臺灣的繁榮與進步，以及人們自由自在地過著快樂的生活」，漸漸地動搖了，可此時卻無法脫離「偽組織」，因為就在主角意志動搖時，便有人遞了紙條：「如果你有一點對黨不利，我們就殺死你。你的背後就有手槍」。於是主角只能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小說接著用了非常生動的語彙描述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真知灼見」，以及鄰居彼此之間的「監視」作用：

在他開開門，來的是可親的鄰居。他請他坐下，他問：

「這麼晚，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事，在家裏無聊，祇好出來聊聊。」對方說：「對了，反共自覺運動，有一張標語才有趣，你知道是什麼標語吧？」

他臉上不正常，他轉了過去。「我不知道，白天太忙了，不大注意這事。」

「是這樣的，」對方說：「你就是匪諜！你快點去自覺去。」

「我？」他的臉色一變。

「嗯。」

「真的是我？」

對方的大手拍着他的肩膀，對方笑着說：

「那標語是這樣寫的，你就驚的這個樣子。」

故事的最後，便是主角明白自己「必須要自覺」、「必須要自白」。於是便帶著「共匪」的文件，「天亮，他馬上跳上計程車，吩咐車夫：快，『警備總部。』『警備總部？』車夫以為自己耳朵有毛病。『警備總部』」。

小說最後以如此語句結尾：「這時晨曦剛從雲層裏透射出來，他默默地自言自語：『新的日子將開始了』」。⁹⁷

圖 13、《革命軍》106 期〈覺悟〉附圖（1962 年）⁹⁸



不管是「共匪的本質是土匪」、「共匪派遣許多匪諜潛伏在臺」、「臺灣繁榮進步人民自由快樂」，還是「鄰居（特務）對彼此瞭如指掌」，這篇小說皆相當優秀地詮釋了當時國民黨政府希冀的社會圖景，亦突顯了整個「自首自新」號召運動應當要表達的核心概念——政府永遠都知道誰是真正的「匪諜」與「叛徒」。如同警備總部指出的：

問：據報載表白者已有數百人，在彼等未表白前，貴部是否知情，何以不予拘捕法辦？

答：各情報機關均握有很多的線索，根據已表白者的表白事實審核結果，證明各情報機關原已握有的線索，**十之八九是正確的**。但各情報機關恪遵領袖的寬大旨意，極願給與這些人士一條**自新之路**，由彼等自己反省覺悟，坦率表白，以顯示其堅決的**反共意志**，表明其**効忠國家的心跡**，而俾予法律不咎既往的保障。這是反共自覺運動的由來，亦是這些人士是否甘願繼續為匪，過其黑暗生

⁹⁷ 劉杰，〈覺悟〉，《革命軍》106期（1962年），頁34-38，收錄於「警備總部製，反共自覺運動（四）：文藝漫畫」（1962年4月30日），〈反共自覺辦法〉，《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140000C/0051/1801A/1。

⁹⁸ 出處：劉杰，〈覺悟〉，《革命軍》106期（1962年），頁38，收錄於「警備總部製，反共自覺運動（四）：文藝漫畫」（1962年4月30日），〈反共自覺辦法〉，《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140000C/0051/1801A/1。有意思的是，文中寫「自白」、「自覺」，但圖上寫的卻是「自首」。

活的一次考驗。⁹⁹

整個宣傳都呈現出了這樣的氛圍：不是政府不願法辦每位「匪諜」和「叛徒」，而是決定「原諒」。換句話說，政府並沒有「否定」每個人「附匪」的過錯，只是決定「既往不咎」而已；人們還是有犯錯，只不過政府願意寬大。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梁寒操在針對「反共自覺運動」的半小時演講曾提到：「自覺運動這個自白要比自首好多了，自首，他一定有犯罪的；如果是自覺和自白，可以免除這個罪」。¹⁰⁰梁寒操其實是說錯了，或者說，是他拿到的資料故意要這麼說的，因為「自首」除了僅是法律用語外，對於整個「反共自覺運動」乃至「自首自新」號召來說，其意義並沒有異於「登記」和「自覺表（自）白」，無論宣傳材料如何解釋。如3月24日《中央日報》即以〈附匪份子自首者全省已有百餘人，反共自覺運動實施範圍警總部官員特詳加解釋〉作為標題，內容討論的卻是「截至廿日的統計，在各地治安機關或直接寫信至警總表白的人士，已有百餘人」。¹⁰¹「表白」在此時仍能與「附匪登記」混用，甚至警備總部在3月11日展示「案例」時，也是將「自首」、「登記」和「表白」連結在一起：

凡是前曾為匪、附匪、資匪或曾經誤入歧途參加非法組織者，以及雖已辦理了「附匪登記」與「匪諜自首」但尚未完全坦承表白之人，最好在「反共自覺運動」推行期間，前往治安機關自動表白，政府寬大為懷，絕對不咎既往。¹⁰²

警備總部接著使用「拒不辦理登記」、「附匪登記不誠」與「假自首」等三件分別有著「法辦」、「裁定感化」、「死刑」不同命運的案例，以說明治安機關是「明察秋毫」。新聞稿更特別提到「匪兒童少年先鋒隊」和「偽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與「未成年」較相關的「附隨組織」。¹⁰³雖

⁹⁹ 中央社訊，〈警總繼續發表解答，反共自覺運動疑問〉，《中央日報》（1962年4月14日），版3。

¹⁰⁰ 梁寒操，〈民國64年中廣公司梁寒操董事長談反共自覺運動：1:12~1:25〉，《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5月16日），國家圖書館影音服務系統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635198>，查閱日期：2022年6月5日。

¹⁰¹ 軍聞社訊，〈附匪份子自首者全省已有百餘人，反共自覺運動實施範圍警總部官員特詳加解釋〉，《中央日報》（1962年3月24日），版3。

¹⁰² 軍聞社訊，〈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政府絕對不究既往，警總主管官員昨日表示〉，《中央日報》（1962年3月12日），版3。

¹⁰³ 軍聞社訊，〈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政府絕對不究既往，警總主管官員昨日表示〉，《中央日報》（1962年3月12日），版3。

然《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考資料》不斷強調「表白」不等於「自首」和「登記」，但到底什麼情況下應該連結在一起，什麼情況下又該分開，其實並沒有一套相當清楚的依據。甚至為了達到「匪諜自首」的效果，經常又不得不並列提及，這樣的錯誤警備總部自己也曾犯過。

圖 14、《自立晚報》上的「牛老哥日記」漫畫與反共自覺運動（1962 年）¹⁰⁴



當「匪諜自首」、「附匪登記」與「反共自覺」在宣傳層面搭在一起後，其實某種程度上便與當初命名「反共自覺運動」的目的是相違背的，尤其 1961 年警備總部向行政院提交的《反共自覺運動辦理經過及目前亟應請示之問題》即表示，警備總部擬定《反共自覺辦法》即是為了「絕對避免以往『自首』、『登記』等之刺激名詞，而含有啟發自動表白之意義」。如此一來，倘若沿用著既有的說辭，豈不有自相矛盾之虞。梁寒操刻意強調「自覺表白」不等於「自首」，雖是按著宣傳指示來做，然而現實卻常出現混用的情形，以致他的這番說辭倒有些欲蓋彌彰。弔詭的是，警備總部實際相當在乎宣傳單位沒有將「自覺表白」和「自首、登記」區分。根據 3 月 17 日統一發送的《宣傳通報》，「甲、應注意事項」便提到了宣傳「反共自覺運動」應著重與避免之處，原文如下：

- 一、反共——著重於宣傳共匪顛覆滲透陰謀，予以有力的揭發；
「自覺」——著重於號召，不受時空的限制，應有全面的、長期的、愛國家愛民族的自覺。

- 三、「自覺」與「自首」、「登記」是不同的，切不可混為一談。
其說法應切實參考本部印發的宣傳參考資料。¹⁰⁵

此外該《宣傳通報》也提到了禁止使用的宣傳工具，原文如下：

¹⁰⁴ 牛哥（李敬光）畫，〈牛老哥日記：反共自覺運動〉，《自立晚報》（1962 年 3 月 6 日），版 2。出處：「自立晚報原版報紙資料庫」，網址：<http://61.64.60.91:8080/dataflpgZL/>，查閱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

¹⁰⁵ 「警備總部：宣傳通報」（1962 年 3 月 17 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四、鄉村地區可以用**宣傳車**，但**不得**用以沿途廣播，而使之成為宣傳站。至於遊行、空投等方式則均避免使用。

五、各機關、團體、學校裝置於城市、港口的擴音設備，**避免利用**。

六、宣傳的有效方法，是緊密的聯繫協調與配合，及有效運用政府與民間現有的宣傳工具，如**當地的報刊、雜誌電臺**，以及**各種組織力量、藝術人員**等等。

七、案例運用，暨自首、登記份子及表白人士的運用，均由**本部統一辦理**，各級不得運用。

八、臺北各報章及其他雜誌、電臺所刊佈的或廣播的資料，應妥予蒐集運用。¹⁰⁶

由如此指示來看，某種程度也說明了「反共自覺運動」當中宣傳詮釋的侷限性，不僅大多只能仰賴大眾媒體或場合展示，亦僅能援引警備總部的參考資料。當然相對的，倘若有一套能確保說法相同的宣傳工具，則便是本次「反共自覺運動」的宣傳核心才是。

事實上，警備總部較為著重的也是在於此。其卯足全力運用了各種媒介廣為宣傳，尤其是電影如《歧途歸來》、《夫妻之間》、與《劉承司義士新聞片》，當時便交付到地方政府辦理公眾播映。如《臺南縣配合「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放映電影須知》提到，宣傳電影放映應由「各鄉鎮公所」主辦，除了須事先尋覓民眾容易前往參觀且電力充足的放映地點外，亦必須於開演前由各地鄉鎮公所邀請當地機關首長到場演講關於「反共自覺運動」的演說，並得配合電影旁白用國語或臺語講解以達成效。¹⁰⁷從實際辦理的地點來看，臺南縣所有鄉鎮都是由較大的鄉或鎮上的「國民學校」（即今國民小學）按照日期播映。如3月16日至17日新營鎮與後壁鄉即安排於新營國民學校、18日至19日則換成白河鎮與東山鄉到白河國民學校。而學甲國民學校則是負責將軍鄉、北門鄉與學甲鄉的

¹⁰⁶ 「警備總部：宣傳通報」（1962年3月17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¹⁰⁷ 「學甲鄉長李石松呈臺南縣政府為報告宣傳電影放映工作成果：附件臺南縣配合「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放映電影須知」（1962年4月2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居民並於 3 月 30 日至 31 日播映。臺南縣最終播映完畢的時間為 4 月 15 日。¹⁰⁸此外警備總部亦製作了彩色幻燈片、廣播節目如相聲、滑稽、快書、廣播劇等供各單位參考或播映，甚至還有實體話劇於臺北公演，惟經費因素無法擴及全臺，但願意提供腳本給宣傳單位。¹⁰⁹如臺南縣政府即收到了由警備總部製作的相聲《回頭是岸》、鐵板快書《從地獄到天堂》、歌曲《反共自覺運動歌》、《自由之門為你開》等國臺語節目與《反共自覺運動宣傳相聲、歌曲用本》等戲劇腳本。¹¹⁰

也因為「反共自覺運動」的宣傳宣傳五花八門，第一線的執行人員便重要了起來。以警備總部分配的工作職掌和實際狀況來看，地方政府自然是主力的執行機關，但並不限於縣市政府機關本身，且情治系統佔據了頗為主要之角色。以臺南縣的情況而言，其宣傳會報便是由「縣政府安全室」主辦並擔任聯絡中心，¹¹¹同時所動員的單位亦同警備總部橫跨了黨、政（含教）、軍、情、治等系統，如下表格所示：

表 15、臺南縣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分工執掌表（1962 年）¹¹²

單位	執掌
臺南縣議會	一、請轉知各議員全力協助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 二、會報決定請辦理之事項。
臺南縣救國團	一、分別號召學生青年及社會青年響應政府反共自覺運動之宣傳。 二、推動青年踴躍參加反共自覺宣傳之各項活動。 三、與縣政府教育科之連繫配合。 四、會報決定請辦理之事項。
臺南縣警察局	一、就所屬員警執行戶口查察勤務時逐戶展開宣傳。 二、其他因工作上之使用相機全力配合宣傳。 三、督導全縣電影院放映幻燈之統一宣傳標語。 四、注意調查民間反應等資料。 五、受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期間人民之表白案件。 六、會報決定請辦理之事項。

¹⁰⁸ 「學甲鄉長李石松呈臺南縣政府為報告宣傳電影放映工作成果：附件「反共自覺運動」宣傳電影放映日程表」（1962年4月2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¹⁰⁹ 「警備總部：宣傳通報」（1962年3月17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¹¹⁰ 「臺南縣政府為附發反共自覺運動宣傳用相聲歌曲翻印本希遵照辦理令」（1962年3月20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¹¹¹ 「臺南縣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實施計劃：臺南縣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組織簡則」（1962年3月3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¹¹² 「臺南縣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實施計劃：臺南縣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分工執掌表」（1962年3月3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臺南縣政府 民政局	一、督導各鄉鎮公所（包括村里、里鄰）進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行政課）。 二、督導全縣人民團體進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 三、根據統一宣傳資料內容節編村里民大會及動員月會之反共自覺宣傳文稿並監督展開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活動。 四、會報決定請辦理之事項。
臺南縣政府 教育科	一、督導全縣及各級學校進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 二、指示如地方劇團於表演時相機插演宣傳之節目。 三、與救國團連繫協調事宜。 四、會報決定請辦理之事項。
臺南縣政府 公共關係股	一、有關本縣推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新聞之發佈。 二、宣傳成果必要之攝影。 三、會報決定請辦理之事項。
臺南縣 民防指揮部	一、利用民防既有之播音器通時播送宣傳警語短語。 二、會報決定請辦理之事項。
各社團、廠 礦、公私營 事業機構	一、請盡全力隨時隨地就其不同之對象採不同方式響應政府反共自覺運動宣傳之進行。 二、會報決定請辦理之事項。
臺南縣政府 安全室	一、承上級之命綜理本會報全般業務。 二、宣傳計劃之擬定並協調推行。 三、文告、標語、傳單之覆核、複印。 四、與有關單位之連繫並辦理考成之登記。 五、會報之召開及紀錄之整理。 六、□□□（原件不清） 七、其他事項

上表最重要的便是救國團、警察局和教育科，分別代表了是時地方的黨、政、治等主要的核心系統。當宣傳會報的組織責任來到學甲鄉公所時，學甲鄉安全室仍是主辦，而所能動員的仍按照著上述架構，即「學甲鄉民代表會」、「學甲警察分駐所」、「鄉公所民政課」、「各級學校」、「人民團體（如農會、服務站）」等，任務分配大致同縣政府的模式。¹¹³

儘管國民黨臺南縣黨部未現於表中，但 3 月 5 日由臺南縣長主持、縣政府召集，並由各鄉鎮首長和各級學校校長出席的工作座談會，臺南縣黨部作為「上級指導單位」照樣派了代表參與，同屬此待遇的亦有「臺南縣調查站」與「臺南縣諜報組」，並分別於縣長後接續致詞說明。¹¹⁴此外民眾服務社也在宣傳事務中位居要角，就學甲鄉的紀錄顯示，該地「臺

¹¹³ 「台南縣學甲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會報紀錄：附件一台南縣學甲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分工執掌表」（1962年3月6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¹¹⁴ 「台南縣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座談會會議紀錄」（1962年3月5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南縣民眾服務支社學甲分社」不僅協助執行張貼標語、集會宣傳和廣播宣傳外，4 月 9 日學甲戲院舉辦的「反共自覺運動」專題演講，即是由縣立學甲初級中學校長劉智和國民黨學甲民眾服務站主任張子誠擔任主講，其中劉智偏向「反共背景」，張子誠偏向解釋「反共自覺運動」的意義。¹¹⁵是故不僅黨組織在「反共自覺運動」位居關鍵，就連學校單位也得受到動員配合相關庶務。如學甲鄉所屬的各級學校，除須繪製漫畫壁報掛在校內外，亦得張貼鄉所製作的標語文句、協助製作橫聯，並有部分橫聯掛於學校門口，其分配如下表：

表 16、學甲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橫聯分配表（1962 年）¹¹⁶

製作機關名稱	橫聯文句	擺掛地點
學甲鄉公所	知匪不報，依法懲處	公所前
學甲鄉民眾服務站	大家檢舉匪諜， 維護共同安全	周萬春先生店前
學甲鄉農會	惟有自動表白， 才能洗刷嫌疑	莊金傳先生店前
天仁商工	粉碎匪偽統戰陰謀， 團結反共救國力量	菸酒配銷所前
學甲初中	辦理反共自覺表白， 可以受到法律保障	學甲市場前
學甲國校	擺脫叛徒脅迫欺騙， 確保自由幸福生活	學甲國校門前
東陽國校	反共自覺運動，是以 團結打擊共匪的統戰	東陽國校前

可注意到，相比警備總部主導的宣傳活動，學甲鄉標語選用較為偏向強調「匪諜自首」部分。實際上根據照片，許多地點所掛的標語都是與「匪諜自首」直接相關的。如學甲市場前掛著「匪諜自首，既往不咎」、學甲汽車站前掛的是「檢舉匪諜，政府有獎」，配合鄉公所前的「知匪不報，依法懲處」、濟生路的「大家檢舉匪諜，維護共同安全」。¹¹⁷如此氛

¹¹⁵ 「台南縣民眾服務支社學甲鄉分社舉辦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1962 年 3 月 15 日）、「台南縣學甲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專題演講紀錄」（1962 年 4 月 9 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¹¹⁶ 「學甲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單位製掛橫聯文句分配表」（1962 年 3 月 6 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¹¹⁷ 「台南縣學甲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表：照片」（1962 年 3 月 17 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圍下與其說是「反共自覺運動」，不如更像是「檢肅匪諜運動」。

甚至當時間來到四月，有意在宣傳用語加強力道時，就連警備總部自己都將指針往「匪諜自首」傾斜了。除了4月20日由黃杰名義發表的《告同胞書》語氣也較為強硬外，早在13日的記者會問答亦明確提到了「涉嫌份子」如不表白者將「依法懲處」：

問：反共自覺運動為期兩個月，至四月三十日截止，期限過去以後，涉嫌份子如仍不表白，一經政府發覺，將如何處理？

答：依法懲處。……兩個月的時間，足夠涉嫌人士的深長考慮和決定，故並無延長反共自覺運動截止期限的必要。惟深盼自認有自覺表白之必要的人士，務於四月三十日前向本部或各警察機關辦妥表白手續，以免罹法網。¹¹⁸

到了27日，王超凡表示「反共自覺表白」中具「檢舉」性質案「與本部原已握有的線索頗多相同之處」，故呼籲「自認有被牽涉的人士」應趕緊表白洗刷嫌疑以免罹及法網。¹¹⁹如此偏向「匪諜自首」之強硬景象也反映在警備總部發送各地的「四月份反共自覺運動標語」，如下表：

表 17、四月份反共自覺運動標語（1962 年）¹²⁰

流水號	標語
1	反共必須自覺，自覺才能反共。
2	自覺必須自白，自白才得安全。
3	跌落共匪陷阱的人們要學劉承司，趕快棄暗投明。
4	誤入共匪圈套的人們要學黃維昆，趕快自覺自白。
5	反共自覺運動四月底截止，良機莫失，回頭是岸。
6	「致良知」就是理性自覺，所以自覺反共，自白登記就是「致良知」
7	當機會按響你的門鈴，而你竟失去了這個良機，那你是最可憐的人。
8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A395640000A/0051/1210/1。

¹¹⁸ 中央社訊，〈警總繼續發表解答，反共自覺運動疑問〉，《中央日報》（1962年4月14日），版3。

¹¹⁹ 軍聞社訊，〈反共自覺運動月底截止，自認被牽涉人士趕快表白洗刷嫌疑〉，《中央日報》（1962年4月27日），版3。

¹²⁰ 「學甲鄉抄送四月份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標語請查照由函稿」（1962年4月16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圖 15、臺南縣學甲鄉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照片（1962 年）¹²¹



1962 年 5 月 1 日，警備總部正式宣告「反共自覺運動」已於 4 月 30 日截止。由於是最後一日，警備總部各省民眾服務處和各地警察機關更因此延長辦公至午夜十二時，以受理涉嫌人士自動表白。¹²²事後 8 月警備總部的報告宣稱：

此次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是根據行政院指示：「一切宣傳措施，須特別慎重」之原則，透過宣傳會報的決定，分別以口頭、文字、電化、藝術等宣傳方式同時並進。自二月廿八日公開招待記者會，發佈文告，號召各界響應之後，一面透過機關、學校、社團、

¹²¹ 出處：「學甲鄉長呈臺南縣政府為送本鄉推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總統計表等謹諸查核由：活動底片」（1962年5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¹²² 軍聞社訊，〈反共自覺運動，實施成效良好，昨日午夜截止受理表白〉，《中央日報》（1962年5月1日），版3。

鄉鎮、鄰里之動員月會，村里民大會，進行深入宣傳，並統一印發文告、傳單、標語、約請知名人士、作家等撰寫專文、談話稿、文藝創作、漫畫、歌曲作有計劃的刊出，另以已「自首」「登記」「表白」之典型人物，撰寫感想或招待記者會，作現身說法之宣傳，以製造高潮。一方面利用電影電台舞台分別以幻燈片、影片、話劇、廣播劇、相聲、歌曲，作連番之放映、播送、及演出，使宣傳要點深入全省每一角落。就主觀看法，此次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至少有下列三點成效——第一是提高了朝野一致的保密防諜警覺，第二是激發了全國國民的反共情緒，第三，收到了擴大號召的實際效果。¹²³

雖報告宣稱在廣泛運用各類媒介達到應有效果，然卻列入三項致命缺點，一為「上級核定實施日期過遲，影響作業程序」，二為「宣傳資料之供應，尚感不足，尤以鐵幕內反共抗暴資料，共產份子覺悟資料，歷年投奔自由資料等可說厥如，一無所有」，三為「縣市單位宣傳經費不足，影響工作至鉅」。¹²⁴這三者都可說直指核心，尤其在倉皇辦理與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宣傳勢必也無法順應情況而靈活運用，但其中最為關鍵的恐怕還是第三點，也就是地方在執行的過程並沒有獲得太多的經費。

至於像是臺南縣學甲鄉的辦理成果，據鄉公所報表，其自然是宣稱辦理狀況良好。如各項文字宣傳共印製「14021」張（幅）、各場口頭宣傳聽眾人數達「10776」人、各類電化宣傳視聽人數達「6800」人、各類藝術宣傳則有「1300」人。¹²⁵如1962年學甲鄉戶籍人口同於1966年戶口普查時「34465」人，則至少有三成居民參與其中，人數頗為可觀。¹²⁶

然而，即便「反共自覺運動」已經結束了，「反共自覺運動」的背後

¹²³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綜合簡報」（1962年8月7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72。

¹²⁴ 「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綜合簡報」（1962年8月7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72。

¹²⁵ 「台南縣學甲鄉推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總統計表」（1962年5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¹²⁶ 有關1966年人口普查各縣市的數據，可參考臺大經濟統計中心與臺灣制度與經濟史學會合作的「臺灣歷史統計」網站中的「統計資料」，見：http://140.112.36.98:10100/zh_tw/page_03，查閱日期：2022年6月5日。

流程也沒有結束。5 月 12 日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代表警備總部召開記者會，並發表書面談話報告運動的成果，最後表示：

凡自覺表白的人士，現正由政府有關機關作慎重而公正的審核中，務期使坦誠表白者能確實得到法律保障，能真正重新做人。這裏，我還要特別的指出：匪諜自首之門，仍是經常敞開的，依照法律規定，凡是自動向政府自首的人，仍可獲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的法律保障，希望那些自己心裏有病的人，千萬不要自欺欺人，自誤誤人，放過重生的機會，等到政府依法偵究的時候，懊悔來不及了。

127

儘管警備總部表示依舊敞開「自首」之門，但此時的「自首」恐怕已不再是按照法規命令《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來處理，而是《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法律規範，只能減輕或免除其刑，且此一認定的裁量權力在司（軍）法機關而非行政機關。換句話說，錯過了這次機會，就再也沒有真正的「寬大為懷，既往不咎」了。雖然政府從過去辦理「自首自新」的活動從來都是持這套說辭，但從史料來看，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似乎確實是國民黨政府最後一次舉辦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此後再也沒有公開施行的紀錄。不過，沒再公開施行，不代表這樣的工作不會持續，尤其動輒將人送往司（軍）法大門也不利於統治，故事實上即便錯過了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政府也不一定會將人們送往保安處，而是視情況以「自首」、「登記」或「表白」來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同日的書面談話其實稍微回顧了「反共自覺運動」的辦理過程，但這些語句似乎和「反共自覺運動」有些無法對應，他提到：

自從本年三月一日政府發起反共自覺運動以來，我全國各界鑒於共匪在大陸殘民以逞的暴行，匪區同胞掙扎於飢餓邊緣的慘狀，均能由衷的支持響應此一號召。¹²⁸

王超凡這番談話，表面上是回顧了「反共自覺運動」舉辦過程，然而就當時的宣傳態勢來看，此番談話，尤以「共匪在大陸殘民以逞的暴行，

¹²⁷ 軍聞社訊，〈匪諜應速自首，政府善門常開〉，《聯合報》（1962年5月13日），版2。

¹²⁸ 本報訊，〈反共自覺表白人士，現正在慎重審核中〉，《中央日報》（1962年5月13日），版3。

匪區同胞掙扎於飢餓邊緣的慘狀」，最有可能的目的是在為宣傳「大陸逃港難民潮」鋪路。事實上，兩岸情勢就 1962 年 3 至 5 月來看可謂風波不斷，除 3 月 3 日劉承司駕機來歸事件外，更嚴重的是當時大陸有新一波的逃港難民潮。4 月 9 日時《中央日報》即以〈六少年逃出匪區，竟遭香港遣返〉為題刊載了《中央社》的電訊，當中描述了逃港難民的樣貌。¹²⁹到了 17 日，《中央日報》更發表社論直接批評香港政府將難民押返中國大陸是「驅入虎口、違反人道、藐視人權」的事件。¹³⁰然而情勢真正惡化卻是在 5 月時。2 日《中央社》電訊表示大陸逃港難民潮造成了諸多死傷。¹³¹12 日刊登了「大批共匪民兵逃港，並希望投誠到臺灣」的傳聞。¹³²隨即 22 日行政院便正式宣布將不計困難接運「大陸匪區逃港難胞」。¹³³此後官方媒體便高強度地大幅報導「大陸逃港難民潮」，甚至成為《自由中國評論》1962 年 6 月號的焦點，更以「大陸出埃及記」（Mainland Exodus）為標，並附上了各類難民照片。¹³⁴

也因此縱然「反共自覺運動」的宣傳工作於 1962 年 4 月 30 日正式宣告結束，但「反共自覺運動」所留下的遺跡仍然沒有就此完結。「反共自覺表白」將會隱蔽在保防工作內，與「自首自新」政策綁在一起，成為「自首」、「登記」之後的選項。至於「反共自覺運動」本身的「反共意識」，則會不斷地找到相關的話題，此後將會以各類事件不斷地接棒延續下去，並與原本的「反共自覺表白」逐漸分離。

¹²⁹ 中央社香港八日合眾國際電，〈六少年逃出匪區，竟遭香港遣返〉，《中央日報》（1962年4月9日），版2。

¹³⁰ 社論，〈人道何在？人權何在？——論香港押解難民返還大陸〉，《中央日報》（1962年4月17日），版2。

¹³¹ 中央社香港一日法新社電，〈甘冒死亡危險逃港，難胞前仆後繼〉，《中央日報》（1962年5月2日），版2。

¹³² 中央社香港十一日電，〈大批匪兵逃港請求政治庇護，並要求來臺向政府投誠〉，《中央日報》（1962年5月12日），版1。

¹³³ 本報訊，〈我政府將不計困難接運志願來臺難胞，政院設專案小組處理有關事宜〉，《中央日報》（1962年5月22日），版1。

¹³⁴ 有關《自由中國評論》1962年6月號電子版可參考外交部《臺灣評論》英文版網站，見：<https://taiwantoday.tw/tr.php?post=678>，查閱日期：2022年6月5日。

圖 16、正氣中華報：我為肅清潛台匪諜推行反共自覺運動（1962年3月1日）¹³⁵

正氣中華報

日一月三年一十五國民華中

內政部登記證內警國報字第〇〇八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1054號執照為第二類新聞紙

我為肅清潛台匪諜 推行反共自覺運動

促誤入歧途同胞擺脫共匪控制 速向政府申訴決保證不咎既往

【中央社台北二十八日電】台灣警備總部宣佈，自下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推行「反共自覺運動」，這是政府給予若干曾被匪誘騙、利用、威迫或牽累的人向政府訴苦申冤剖白的機會，並可得到不咎既往的保障。

警總的發言人王超凡中將，二十八日在記者招待會中指出，「反共自覺運動」的意義是：（一）揭發和粉碎共匪統戰陰謀，加強同胞政治警覺；（二）使無意誤入歧途同胞，有機會祛除內心痛苦，有勇氣擺脫共匪裏脅；（三）認清反共陣營，鞏固反共基地，擴大反共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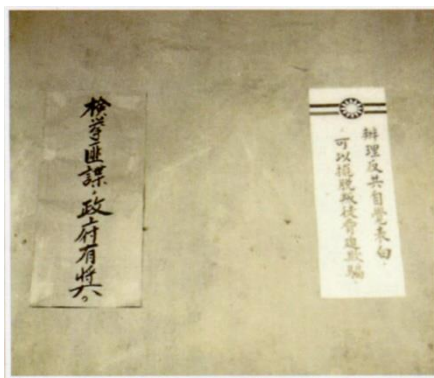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等發起此一「反共自覺運動」，特發表告同胞書。

指出共匪「無時無地不在運用其滲透顛覆的戰術，欺騙脅迫的手段，挑撥離間的方法，陰謀破壞我後方的秩序，分化我內部的團結，妄圖達到其瓦解顛覆的賣國殃民之目的」。

警備總部同時強調，絕不容許共匪的滲透，腐蝕我們反共的燈塔台灣基地。並認為我們唯有安定鞏固的後方，才能支援前方作戰戰勝敵人。惟有澈底粉碎共匪的統戰陰謀，才能安定後方，鞏固基地，瓦解共匪的慘透打擊共匪的統戰，不但不是警備總部的責任，也是每一位愛國同胞共同應有的努力。

版門金
號一七六四第

圖 17、標語：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可以擺脫叛徒脅迫欺騙¹³⁶



¹³⁵ 出處：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網址：<https://das.nlpi.edu.tw/>，查閱日期：2021年10月6日。

¹³⁶ 出處：「竹圍國小反共精神標語（1960年代）」，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網址：<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483925>，查閱日期：2021年10月6日。

第四章 反共自覺表白人的路程

1962年5月12日，警備總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的書面談話記者會，除了重申政府「常開匪諜自首之門」外，亦談到提到了幾位能代表「匪諜」或「過去曾被匪裹脅或沾污愚弄愚弄」，但在「深明大義，把握這一良機，踴躍的出來自覺表白」之的「自覺表白者」，並表示這些人的表白事實「有血有淚，痛切悔恨之情，溢於言表」。¹這些事實大致呈現了「反共自覺運動」究竟使得那些經歷的人們涉入其中。經筆者整理後以表格形式呈現如下：

表 18、警備總部書面談話中的反共自覺表白經歷（1962年5月）²

案	書面談話原文
甲	有些人是「黨」齡很高的老匪幹，因為身受共匪殘酷的桎梏，在自由世界的長年薰陶下，看穿了共匪的陰毒本質，對共匪邪說，變迷信為憎恨，勇敢的在泥淖中自拔自救，放下了他們的罪惡的殺人不見血的屠刀，而獲得新生。
乙	有些人是大陸陷匪前的混亂局面下，歧路徬徨，疏於忠好之分，義利之辨，被共匪統戰利用，而誤入歧途參加附匪黨派，或被迫附匪，因為一時不察，留下了永恆的污點，內心無不在自咎中，而從此洗刷了嫌疑獲得了清白，真心投入了反共復國的陣營。
丙	有些人是大陸陷匪後，因臺灣有良好軍政關係，共匪特予訓練，以親屬為質，被派遣來臺，他們迫於共匪淫威，為匪動機原非出於自願，不僅向政府坦誠表白經過，並且更能積極的貢獻其一切，與政府合作，轉過來開始另一場對匪的鬥爭，而向政府輸誠立功。
丁	有些人是在海外被匪脅迫欺騙，玩弄於股掌之上，來臺後，看到祖國各方面進步實況，認識了共匪醜惡的真面目，是以歪曲謊言做糖衣，而包裹著能令人迷失本性的毒藥，才逐漸覺悟，以表白來承認和自我懺悔過去的錯誤。
戊	還有些人是於臺灣光復不久，對祖國情形欠明瞭，被臺共份子煽動蠱惑，參加反動破壞活動，散佈失意悲觀論調，打民心士氣，擾亂治安，為匪宣傳，而自

¹ 本報訊，〈反共自覺表白人士，現正在慎重審核中〉，《中央日報》（1962年5月13日），版3。

² 由筆者重製製表，並根據段落給予流水案號。《中央日報》未刊登「己案」，據《聯合報》補。資料來源：本報訊，〈反共自覺表白人士，現正在慎重審核中〉，《中央日報》（1962年5月13日），版3。中央社訊，〈匪諜應速自首，政府善門常開〉，《聯合報》（1962年5月13日），版2。

	己反以為是為臺灣謀前途，迨發覺自己已走錯了路以後，又因自咎和畏罪，多少年來都在惴惴不安怕見天日的情形下過生活，現在坦誠表白，洗清了污點，才獲得了心靈的解脫，而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己	更有一些人是過去曾被共匪拉攏吸收而嚴詞拒絕的人，他們也因種種顧慮與情感關係，不敢出而自首登記與檢舉，而自己又無時不在畏懼牽連，明戰心驚，現在也都能相信政府的寬大政策紛紛地向政府報告和舉發。

同 1955 年「附匪登記運動」形式，政府同樣將公布的案例放在所謂「申冤訴苦」上，希望藉由這些苦楚，營造出「共匪」暴政和政府可親的形象。然而與過去最大的差異在於，這些經歷實際隱含著蠢蠢欲動的「共匪」，且人們都是在被「叛徒」跟「匪諜」脅迫欺騙之下，進而得向政府坦白才能獲得慰藉。如此的案例，完全對應了反共自覺運動的核心宗旨：「解除其內心隱憂獲得安全保障，有表明心跡效忠國家之機會」。姑且不論書面談話涉及的宣傳改作，人們的經歷確實經過了一番修飾，亦即各類五花八門的「前在大陸記憶」，被以「反共自覺」的語彙述說出來，以致這些敘事僅能看得到所謂「匪諜脅迫」或「叛徒欺騙」，而真正的過去則仍被隱匿其中。由此可得，光靠宣傳本身不僅無法觸碰到「反共自覺運動」之實像，就連人們是如何被納入其中，以至和宣傳語言產生連結之過程都難以窺探。更有甚者，如此宣傳是如何達到「自首自新」號召運動之目的，單憑梳理宣傳都是有所不足的。

是故本章會將焦點放在從普羅百姓到反共自覺表白人的路程，於第一、二節透過解析隱藏在運動底下的「調查策動」之工作，包含警備總部的先期規劃和調查局對機關單位的「調查策動」，以透過檔案證據的方式呈現出埋藏其中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面貌。第三節呈現檔案中的「反共自覺表白人」各類身分和經歷，在與宣傳說法作對比下，除突顯運動本身的矛盾以外，也意在說明宣傳話語和人們認知之間存在著鴻溝，且這道鴻溝之所以產生，正是因為運動本身並非在激發人們的「反共自覺」意識，而是誘使叛徒和匪諜「自首自新」。第四節則將呈現「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之辦理狀況，以將視角延伸至較為隱密卻又極度重要的軍方內部。

第一節 警備總部：規劃「調查策動」的對象

壹、反共自覺表白人與警備總部間的來往流程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警備總部可謂最主要的執行機關，不僅直接承接總統指示，並策畫和統籌相關的活動外，亦是受理「反共自覺表白」的主責單位。據《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第五條，反共自覺表白主要途徑係以「書函」投遞，除不識字可向當地警察機關面陳。如下：

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注意事項：

（一）繕具詳細書函，內容應包括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址及欲表白之事實與所知匪嫌等。

（二）書函投送地點：

1、台北市郵政第二一五號信箱張大德先生親啓。2、台北市博愛路一七二一二號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民衆服務處。3、當地警察機關。4、如不識字者可向當地警察機關面陳。³

以謝韻萍的案例。在謝韻萍與筆者外祖父討論後，便按規定準備文件，於 1962 年 4 月 20 日時備妥稿紙撰寫的兩份「表白書」和一份「自白書」，由筆者外祖父上呈工作單位聯勤總部外事處協助代為轉交。⁴經一個多月後，警備總部於 6 月 4 日以「張大德」的名義回文，認定相關事實合於「要點」規定，應填妥制式表格連同自傳寄回，如下內容：⁵

一、五十一年 月 日自白書來函誦悉。

二、查台端函中所述情節，合于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規定，應即辦理表白。

三、茲檢附反共自覺表白表三份，請就表中規定項目詳填，並於填妥後連同台端自傳寄還，以憑辦理登記為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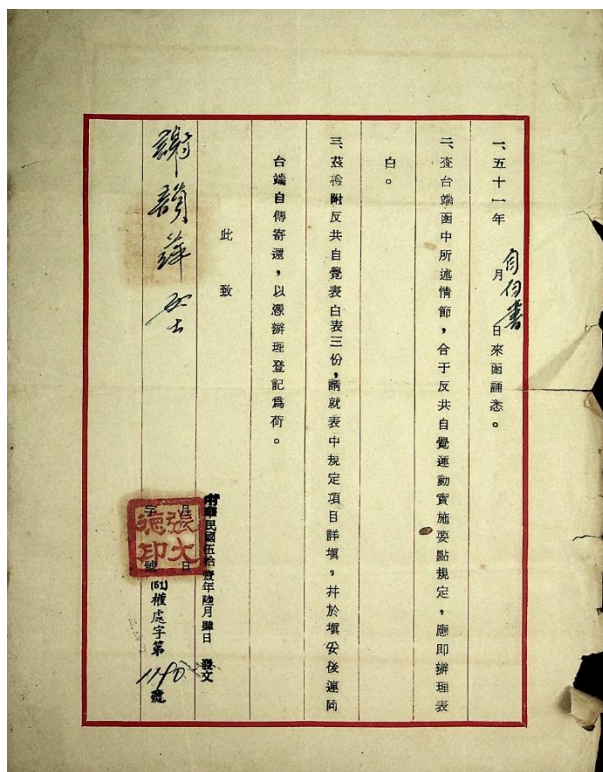
³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51）詮註字第059號公告」（1962年3月1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1。本報訊，〈警總定今起兩月內，推展反共自覺運動〉，《中央日報》（1962年3月1日），版1。

⁴ 《謝韻萍表白書：敘事版》（1962年），謝韻萍親屬藏。《謝韻萍表白書：問答版》（1962年），謝韻萍親屬藏。《謝韻萍致聯勤總部外事處自白書》（1962年4月20日），謝韻萍親屬藏。

⁵ 出處：《張大德致謝韻萍（51）權處字第1190號代電》（1962年6月4日），謝韻萍親屬藏。

此致 謝韻萍 女士
中華民國伍拾壹年陸月肆日 發文
張大德印 (51) 權處字第 1190 號

圖 18、張大德致謝韻萍 (51) 權處字第 1190 號函 (1962 年 6 月 4 日)



謝韻萍在收到公文後，遂於 1962 年 6 月 10 日填妥警備總部準備的制式表格《反共自覺表白書》，連同《自傳》按程序送回。據警備總部製作的《反共自覺運動會報組織及實施步驟一覽表》，警備總部有專門的「審查組」負責審查「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受理機關初核後送審查組覆核」，審查組在收到「各機關初審」⁶結果後便會進行「覆審」，包含「查詢、訪問、約談」及「研判」，最後「核覆」和「移轉」，如「經審查合於『自首』或『登記』案件移綜合組辦理登記納入考管」，此外「審查時間不得超過八個月」。⁷雖不清楚隨後複審耗費多久時間，然從謝韻萍留存的《反共自覺表白書》顯示，當警備總部按既定程序審核通過後，

⁶ 所謂的「受理機關」即「調查策動機關」，包括國民黨中六組、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臺灣省警務處、警備總部，但國民黨中六組不負責審查，而其他機關則負有初審責任。此部分將於本章第二節說明之。

⁷ 「反共自覺運動會報組織及實施步驟一覽表」（1962年2月1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090。

即會將《反共自覺表白書》原件發還本人，上蓋有關防章「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照片欄部分則有單位章「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表格右上處亦有「准予反共自覺表白原件發還存執」等印鑑以茲證明。⁸並於事後編列於《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內。將《反共自覺表白書》發還當事人應為標準作業，在一份 1963 年高雄市調查站向調查局本部詢問警備總部對「反共自覺表白案」之審核結果時，調查局本部簽呈即提到「經查警總受理表白案審理完畢後，表白書多直接寄予原表白人」。⁹情治單位《受理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與《反共自覺表白書》原件如下三圖所示：

圖 19、《受理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範本¹⁰

姓名	審查意見	審查機關	附註
出生年月		官主	一、審查意見：應填明(一)表白人有無匪黨(外國)組織關係或附匪羣衆。(二)已參加匪黨(外國)組織必須填明組織名稱組織關係同黨份子及下落。(三)表白事實核與反共自覺辦法第三條何款符合。(四)應否准其表白或補辦「自首」或「登記」。 二、本表應連同反共自覺表白書證詞等裝訂一起。
籍貫		員領省中 審級央	
職業		官位級縣 主單市	
住址		審級縣 員複市	
		查級縣 員審市	

附件五
受理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
年 月 日

⁸ 《謝韻萍反共自覺表白書：警備總部關防單位印鑑發還存執》(1962年6月10日)，謝韻萍親屬藏。

⁹ 「高天雄致齊效忠(52)高市偵字第1645號代電」(1963年5月29日)，〈黃明江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630/0015。

¹⁰ 出處：「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附件五受理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圖 20、謝韻萍《反共自覺表白書》之正面（1962 年 6 月 1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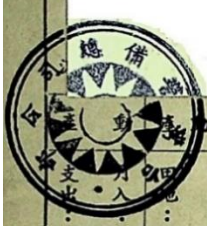
		准予反共自覺表 白原件發還存執	
		反共自覺表白書	
姓名：謝韻萍		性別：	
出生：		名：化	
籍貫：		本籍：江蘇省吳縣	
現在住址：		縣市：	
永久住址：		區鎮鄉：	
稱謂：		里：	
姓：		村保里：	
名：		甲鄰：	
年齡：		簽章：	
職業：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日	
住址：		填表人：謝韻萍	
家庭及親友狀況：		印章：	

圖 21、謝韻萍《反共自覺表白書》之反面（1962 年 6 月 10 日）

明說表填	物文附	況現及過經台來	要概實事白表
一、表台經實概要欄：包括事實經過，時間及地點，所任職務或被匪利用情節及其他表明心跡事項，另附詳細自傳。 二、附台經實概要欄：包括事實經過，時間及地點，所任職務或被匪利用情節及其他表明心跡事項，另附詳細自傳。 三、各欄應如不物等：本省籍者只填現況。 四、本表應一式填寫三份送受理表白機關。 五、本表應一式填寫三份送受理表白機關。			

就圖中資訊顯示，儘管《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第五條僅要求人們填妥「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址及欲表白之事實與所知匪嫌」，然而警備總部實際所要求的基本資訊卻遠遠超出了法規命令上的

規範，幾乎等同一次做了身家調查。如有「化名」須填寫，亦得提供「身分證字號」及「照片」，有「財產」亦得上填。除「職業」外須填「學歷」、「經歷」，「籍貫」包含「本籍」和「寄籍」，「詳細住址」則含「永久」¹¹和「現在」，同時「家庭及親友狀況」亦須逐一撰寫。

最重要的，是得載明本次運動核心的「表白事實概要」，及未曾於公開場合言明的「來臺經過及現況」。制式表格的「填表說明」詳細解釋了應當要填寫的內容：

- 一、表白事實概要欄：包括事實經過，時間及地點，所任職務或被匪利用情節及其他表明心跡事項，另附詳細自傳。
- 二、來台經過及現況欄：包括如何來台，何時來台，何人代為申請入境，入境後職業住址異動及生活活動情形，參加黨派及社會關係等，本省籍者只填現況。¹²

當《反共自覺表白書》要求填寫「來臺經過及現況」後，整個「反共自覺運動」的面貌就與政府宣傳大不相同，何以「反共自覺運動」需要人們表白「來臺經過及現況」？且特別是必須載明來臺路線。事實上如對照1962年5月12日王超凡的書面談話，便可發現當時公布的案例並沒有任何「來臺經過及現況」，而僅是「表白事實概要」，可見「反共自覺運動」所要求的「來臺經過及現況」，實際是被警備總部刻意隱藏的。不僅如此，當這樣的事項透過制式表格要求以後，也就意味著此乃屬於「反共自覺表白」的流程之一，亦即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忽略這些未曾於任何場合言明或要求過的經歷。是故就無論就「反共自覺運動」還是警備總部本身，仍藏有另一秘密，亦即「來臺經過及現況」是怎麼與反共自覺運動

¹¹ 儘管表格沒有定義永久住址該填何者，不過從部份檔案來看，外省籍人士似乎多數理解成大陸原居地，如謝韻萍便如是。而其他從不同途徑，如由調查局辦理的表白人李春陽（河北清苑）、吳德成（江蘇高郵）等亦是填寫大陸原居地。見：「李春陽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27日），〈李春陽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44。「吳德成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30日），〈吳德成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47。

¹² 《謝韻萍反共自覺表白書：警備總部關防單位印鑑發還存執》（1962年6月10日），謝韻萍親屬藏。同樣的格式亦可見於「李春陽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27日），〈李春陽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44。「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附件六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搭在一起的。

貳、反共自覺運動中的調查策動對象：1956 年以後大陸來臺人士

制式表格要求填寫「來臺經過及現況」並非巧合或臨時起意，早在 1961 年 2 月 14 日《反共自覺辦法（草案）》行政院審查會議當下，保安處副處長周英即隱約談到了整個運動最主要的鎖定對象即是「1956 年以後大陸來臺人士」。然而確定如此工作指示，卻是直至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開始舉辦後，3 月 2 日透過「調查策動會報第二次會議」指示的。當時參與會議的單位如下表所示：

表 19、反共自覺運動調查策動會報第二次會議參與單位（1962 年 3 月）¹³

1962 年 3 月 2 日 警備總部保安處兵棋室	
召集人	
警備總部保安處副處長李競俊	
列席指導	
國家安全局吳錫烈	
參加單位	
國民黨中六組許偉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徐剛立 趙翼國、胡文生、馬鴻業
憲兵司令部雷蓮生	臺灣省警務處施元炎
反共自覺運動工作會報 秘書處審查組周英	

據調查局留存的擬辦箋所轉述的會議內容顯示，周英直接於會上交辦調查局應於「反共自覺運動」主力針對「1956 年以後大陸來臺人士」作調查策動。擬辦箋原文提到：

二、關於機關保防部分，據保安處副處長周英報告略以：「四十五年以後來台人士甚多，份子複雜，應列為調查策動對象。上項份子前如分別交由調查局、警務處考核，原則上請負責考核單位自行酌情策動。警備總部已印製統一名冊轉發諜報組，就地區會報協調辦理。如負責考核單位無法策動時，則由諜報組負責辦理」等語。

¹³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臺灣警備總司令部（51）柏權字第256號開會通知單」（1962年2月27日），〈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三、查本局所屬保防體系考核之由大陸來台人士計有「起義歸來」、「反共義（志）士」、「匪區來台學生」、「港澳來台智識人士」、「公教人員及海員眷屬」等為近千人……¹⁴

調查局在得到指示後，便進行內部討論，新制定了《機關保防單位反共自覺運動調查策動工作補充要點》，該要點第四條即將擬辦箋的內容列入，規定「為擴大工作效果各級保防單位對四十五年已後來台之下列份子列為重點調查策動：（一）起義船員、（二）反共義（志）士、（三）港澳來臺智識人士、（四）匪區來臺學生、（五）公教人員及海員眷屬」¹⁵。當周英下指示後，調查局檢視手上的輔考名冊，最後歸類為如此類別恐怕並非臨時起意，除 1956 年不僅正好接續 1955 年「附匪登記運動」後，甚至鎖定「大陸來臺人士」亦符合當時情治系統的保防方針。早在 1959 年 6 月 27 日「國內安全工作會報第一次會議」中，「主席」（可能為蔣經國）¹⁶便將「共匪」對臺方針定調為「心理作戰」，認為當前臺灣有「死子式潛伏匪諜」，亦必須對「大陸依親來臺者」嚴加注意。根據警備副總司令李立柏向黃杰轉述的「主席指示」內容：

（一）目前情勢我們應該注意到，共匪在未有軍事行動以前，他總是在準備並製造軍事行動的條件，如加強情報活動。八二三炮戰後匪的軍事行動表面趨於沉寂，而實際上共匪正積極的從事新的戰爭準備，運用心理作戰來分化挑撥我們內部的團結，造成我們內部的不安，這一趨勢一時不會改變的……

（二）從最近破獲的幾個匪諜案件中使我們有幾個發現：

2、共匪派人到台灣來三年五年都不要他作任何活動，完全作一種「死子」的佈置，在無事情的時候一點作用都沒有，一旦有事情

¹⁴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51)柏權字第256號開會通知單調查局夾帶擬辦箋」(1962年3月)，〈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¹⁵ 「本局反共自覺運動實施策動之補充規定」(1962年2月26日)，〈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¹⁶ 《黃杰警總日記》並未寫明「主席」為何人。經參考促轉會的研究報告後，考量當時情報單位由蔣中正和蔣經國所掌握，且組織工作會報者較有可能是蔣經國，故作此標註。有關1950年代情治系統發展狀況可參考：有關蔣經國在「國家安全工作」中的角色可參考：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96-108。

的時候就變成「活子」，所發生的作用便不能忽視。

3、共匪對台工作過去以為沿海各省有「對台工作委員會」，現在可能每一省都有，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專門調查來台人員遺留在大陸的親友眷屬，然後把這些人訓練派遣來台，所以對台人員的大陸親屬申請來台應該特別注意。¹⁷

針對「大陸（經港）來臺人士」這點亦出現在其他保防檔案中。如1959年7月24日李立柏參與「第一五四次星五會談」（可能為蔣中正主持）¹⁸報告「1958年12月至1959年6月警備總部工作狀況」時，在「反滲透」部分報告完「死子式、活子式」與「黃爾尊」一案後，於在「檢討與建議」中便提到了：

由反滲透工作中，發現匪方儘量利用在台有親屬關係者，交付其任務來台，對在台社會關係良好，即交付特殊任務。上次情報會談，曾奉 鈞座指示，對由大陸經港來台人士，應予嚴格限制。已具申研究意見，專案報告安全局核示中。¹⁹

另外國家安全局召開的「49年國內安全會報」中，「主席」（可能為蔣經國）²⁰也指示類似的內容，如下：

當前的政治情環境存有許多問題，例如大陸來台人士生活困難，

¹⁷ 黃杰，「十八時李副總司令來晤告以本（廿七）日上午八時參加國內安全工作会议報第一次會議中主席指示之要點」（1959年6月27日），收錄於陳世宏等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頁31。

¹⁸ 就查詢結果，目前尚未有研究說明何謂「星五會談」。以現存的檔案目錄來看，國史館所藏的「星五會談」紀錄僅有兩件，被歸類在「蔣經國總統文物」，而國民黨黨史館則有一件，被歸類在「大溪檔案」，故「星五會談」似乎和蔣中正與蔣經國有密切關係。經筆者翻閱《蔣中正年譜長編》，1959年7月24日這天蔣中正剛好主持了「情報會談」，並於日記曰：「匪諜在臺潛伏方法與教育之陰險可慮，共匪人事與偵察組織，完全受俄共控制，益證毛匪（澤東）倒臺，受俄決定無疑也。」剛好李立柏於「星五會談」報告的內容亦包含「警備總部破獲之匪諜在臺潛伏狀況」。故筆者推測「星五會談」即為「情報會談」之代稱，且本次係由蔣中正親自主持。有關日記內容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頁222。

¹⁹ 「第一五四次星五會談紀錄」（1959年7月24日），〈情報—國內政軍情資及對中共情蒐策反工作〉，《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6-00051-004。

²⁰ 該段史料出處為《黃杰警總日記》所抄錄的國家安全局代電，其有主席指示完整內容。代電未提及主席為何人。從當時「國家安全工作」主要由蔣經國負責來看，此「主席」比較傾向是蔣經國。有關蔣經國在「國家安全工作」中的角色可參考：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96、105。

十餘萬退役之官兵、失學青年、反共義士、及來台難胞等，均為我們必須注意的問題。彼等部份存在不滿情緒，若一經煽動，都能引發事件，如何消除此種不滿因素，當屬我們的責任。雖然澈底解決問題，必待反攻以後，但在反攻以前，我們必須使之安定。如進一步分析，萬一因雷震案發生，可以預料的情況是：工人、農人問題，而由部份學生發動，流氓趁機搗亂，及部份退伍軍人加入，而公務人員袖手旁觀。²¹

由此可知，「反共自覺運動」鎖定的「1956 年以後大陸來臺人士」，至少是 1959 年以後的保防工作重點，甚至上引「主席」們的指示內容。「49 年國內安全會報」所提到的政治環境問題，例如「反共義士」更與 1962 年調查局被分配的「調查策動」對象在類別上相符。是故就這方面來看，至少「1956 年以後大陸來臺人士」在當時情治系統中是被認定有危險性的，以及須特別注意的。

結合來看，情治單位之所以如此警惕「大陸來臺人士」，至少就檔案而言，似乎是認為有「死子式潛伏的匪諜」埋藏於臺灣社會內。「死子式潛伏的匪諜」亦同樣出現在「反共自覺運動」當中。1962 年警備總部編印的小冊《現階段共匪對臺灣的統戰陰謀與滲透顛覆活動》第三章「共匪現階段的統戰陰謀與滲透顛覆戰術」第四點「多方滲透與長期潛伏的組織戰術」即提到：

「死子」式與「活子」式的滲透潛伏：

「我這種做法是一種死子式的做法，就像下棋一樣，從表面上看它是一顆『死子』，但其重要性不下其他『活子』，主要內容：①安全第一，割斷所有的組織關係，平時不做共產黨的活動。②憑個人的能力，在羣衆中打下基礎，等到一旦組織上要使用我的時候，自然就會發生作用。③隱秘，一個人單獨作戰，最好不要過於突出，不要引起人們的注意，不得已時，應該犧牲最暴露的同志，撤退其他隱秘的組織和幹部。」（以上根據破獲匪諜黃爾尊供述）

「只要切實掩護身份，編好入境口實，準備應付臺灣治安人員可

²¹ 「十二時二十分准國家安全局(49)綏治字第二六七九號函」(1960年9月20日)，收錄於陳世宏等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頁152-153。

能提出的問題，我們只憑一張嘴巴，沒有任何證據，臺灣是講法律的，法律是重證據的，沒有證據，他們不能對你怎樣。目前對臺灣滲透，最好利用僑生回國升學，華僑回國投資，漁民起亦，攜械來歸，反共義士五種方面，他們是歡迎之不暇的，只要能進到臺灣以後，就可吃國民黨的飯，拿國民黨的錢，利用國民黨的人，說我們要說的話，做我們所要做的事。」(以上根據破獲匪諜聶世民供述)

22

這樣的話語亦被沿用在李立柏的專文〈政府為什麼要發起反共自覺運動〉中，該文同樣也提到了「死子式潛伏」，並特別「正告」這些「匪諜」應當主動「棄暗投明」，且所舉的就是黃爾尊的案例。他表示：

過去，每當我們偵破了一個匪諜組織或叛亂組織之後，總要或多或少牽連出一大串，「知匪不報」的人犯。這些人，有的固然是共匪所謂「死子式」的潛伏與活動方式。正如一個匪黨黨齡廿二年，曾任匪黨福州市委書記，以後被派遣來臺的匪諜黃xx〔爾尊〕所說……

對於那此些以為罪孽深重沉溺已久，仍然徘徊歧途無所適從的人，或自以為隱蔽得很好，沒有人會發覺猶存僥倖心理的潛伏份子，我願借這機會，鄭重的正告他們：天下沒有絕對秘密的事情，即使像黃xx〔爾尊〕那樣的老狐狸，最後還是在政府的照妖鏡下，現出了原形。²³

「死子式潛伏」於1959年的機密檔案和1962年的公開文獻巧妙地串聯了起來，正如針對「大陸來臺人士」也同樣於1959年的機密檔案和1962年的機密檔案彼此有所連結，如此之關聯性恐怕並非巧合。事實上當「反共自覺運動」還是《反共自覺辦法（草案）》時，除國家安全局曾要求警備總部將辦法來文審核外，蔣經國亦要求警備總部提報到「國內安全委員會」討論。1961年2月10日李立柏在向黃杰報告參加「國內安

²² 本總部，〈現階段共匪對臺灣的統戰陰謀與滲透顛覆活動〉，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39-40。《中央日報》刊登的《中央社》電訊僅摘錄部分內容，不過有「僑生回國升學到吃國民黨飯」這段。見中央社訊，〈警備總部公佈資料揭露共匪顛覆陰謀，希望國人勿再上「統戰」的當〉，《中央日報》（1962年3月5日），版3。

²³ 李立柏，〈政府為什麼要發起反共自覺運動〉，《中央日報》（1962年3月31日），版3。

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結果時，便表示蔣經國指示「『反共自覺運動』應提會討論」，而在同日上午，保安處長劉醒吾即向黃杰表示「國家安全甚盼將具體辦法及宣傳文稿先送該局審查後再對外發布」，黃杰也同意照辦。²⁴雖然不清楚「國內安全委員會」之後的討論結果，但《反共自覺辦法（草案）》的確有送到國家安全局去。²⁵

是故「反共自覺運動」並非僅是場隨機針對「匪諜」或「叛徒」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而是預先即存在假想目標的活動，目的之一就是抓出「1956年以後大陸來臺人士」的路線，包含其周遭關係。正如《反共自覺辦法（草案）》所拿掉第三條第一款「凡曾因公交接叛徒，或事後乃知其為叛徒，或家族親屬之間，現有叛徒，而須交出關係，洗刷嫌疑者」，之所以特別強調「家族親屬」，以致使法制委員會認為牽涉甚廣的理由，便在於當時情治系統即認定此條關係線屬於重點之一。事實上1950年代晚期從大陸經港來臺人士大多需要有身在臺灣的「家族親屬」作保證並代為申請，如謝韻萍即是由筆者外祖父申請，經警備總部審核通過後才能入臺。是故當情治系統認定「大陸來臺人士」可疑時，也就自然地得一併調查一切親屬關係。

是故儘管「匪諜」和「叛徒」本身就帶有「反革命罪」的性質，是一種高度政治性的罪名，但「反共自覺運動」所宣稱的「匪諜」和「叛徒」，若放在清查「1956年後大陸來臺人士」，則它的政治意涵恐怕要比其本身宣稱的要來的強烈。正如當1962年2月13日黃杰向蔣中正所報告的，警備總部假想反攻作戰開始後可能會面臨的「匪諜陰謀」情境，即包含了「秘密聯繫自首新生及附匪登記份子陰謀不軌」。²⁶對於安全有疑慮的人士，無論是否為清白，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而言，做一次完整的清理都被認為是有必要的。

既然有預設對象，情治機關如何執行「調查策動」便是整個路程的焦

²⁴ 「十七時五十分李副總司令來談」（1961年2月10日）、「十一時五十分保安處長劉醒吾少將來見」（1961年2月10日），〈黃杰將軍任職警備總部工作日記〉，《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000000C/0050/44C49014/1。

²⁵ 「10時與中委會唐秘書長通話」（1961年2月11日），〈黃杰將軍任職警備總部工作日記〉，《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000000C/0050/44C49014/1。

²⁶ 「臺北：16時50分聽取警備總司令報告」（1962年2月13日），〈總統事略日記51.03〉，《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110101-00020-036。「黃杰呈臺灣警備與治安之檢討報告」（1962年2月13日），〈警備總部報告（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2-00098-008。

點之一，故下一節將會把視野轉到在「反共自覺運動」中佔據另一層面的核心角色——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身上。

第二節 調查局：對機關行「調查策動」

壹、調查策動原則與調查局的角色

1962 年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在保防體系是個任務極度吃重的單位，除負責機關與機構保防外，當時還肩負執行全國性的保防工作。²⁷事實上，調查局在「反共自覺運動」中即是擔任了重點任務，不僅同時出席「宣傳會報」和「調查策動會報」外，警備總部對調查局在 1962 年 1 月（第一期）所分配的工作，即包含了「通知各縣（市）所屬保防體系於登記運動展開時參加當地縣（市）政府配合宣傳」。²⁸調查局具有「號召宣傳」與「調查策動」機關雙重身分，故其所屬的各縣市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學校等安全室及縣市調查站亦同樣分別是「號召宣傳」與「調查策動」的機關。除臺南縣和學甲鄉即係由安全室主辦宣傳活動外，實際上臺灣省政府所發布的法規命令亦是如此規定，根據《臺灣省各機關配合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要點》第二條：「台灣省各機關配合『反共自覺運動』宣傳事宜，由本機關安全室（安全組）主辦」，因此像澎湖縣安全室也是擔任要角，講解「反共自覺運動」的意義。²⁹是故調查局不僅在「反共自覺運動」位居中心，其在執行層面的重要性亦不下於警備總部。

至於「調查策動」工作的核心原則，當 1962 年 1 月 5 日由蔣中正下令應即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後，警備總部便於 1 月 12 日以代電通知調查局此一任務，並提供定案的《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³⁰等文件預為實施。收到代電後的調查局，便於 2 月 16 日將各文件以代電發送至各

²⁷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142-143、302-306。

²⁸ 「反共自覺運動工作綱要表」（1962年1月6日），〈反共自覺運動各項法令及規定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0/3-037/00002。

²⁹ 本報訊，〈徐縣長籲屬員推行反共自覺，協助政府擴大宣傳〉，《建國日報》（1962年3月15日），版4。

³⁰ 詳細內容可見附錄1-6。

所屬單位，並請各單位參照準備另候通知。³¹此外本來「反共自覺運動」此類保防業務應由二處（保防處）處理，但由於任務繁重，尤其是得調查「1956 年以後大陸來臺人士」，於是由局長裁定和三處（偵防處）分工辦理，³²二處負責中央省級保防單位，三處負責縣市級保防單位。³³同時所有調查策動工作同「反共自覺運動」皆於 1962 年 4 月 30 日截止。³⁴

《注意事項》有幾項比較特別的內容。其中第四條明定「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憲兵司令部、臺灣省警務處、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為策動及審查機關。至於受理表白的權限，第六條第一款規定「凡經策動或自行向有權受理機關投函或面請自動表白時，概由原接受機關受理審查」，但國民黨中六組的「策動或受理之自動表白案件，得送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審查」。故除國民黨部外，調查局（站）、警察、憲兵和警備總部等機關負有受理的責任與權限。此外同條第三款亦規定「各機關如發現受理案件係現役軍人身份時，請逕移送國防部總政治部或陸、海、空、勤總司令部核辦」。³⁵由於軍中本身亦同步施行「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故軍人身份並沒有被排除在外。

此外《注意事項》也談到了和宣傳方面不同的原則，也就是隱藏在底下的「肅奸防諜」和「自首自新」之面貌。其第一條「目的」便開宗明義地指出包含著「鎮懾」作用，乃至「發掘線索便於偵監」，如下：

（一）主要的：1、揭發共匪的滲透與統戰陰謀策略。2、擴大宣傳，及政戰心戰之運用。3、對國內隱含鎮懾作用。

³¹ 「安復華致各級保防單位代電稿擬辦箋：僅將本處對該案無法辦理情形簽報如次」（1962年3月12日），〈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代電稿稱作「策動受理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應注意事項」，但卷宗留存的印刷品則為「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缺少「及」與「應」字。兩者應為同份文件，今採印刷品上的文件名。

³² 雖然時間點不同，不過關於1982年法務部調查局內部組織分工可參考促轉會的報告，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143。

³³ 「為配合反共自覺運動擴大工作效果等由代電稿胡文生夾帶擬辦箋」（1962年3月12日），〈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³⁴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51)柏權字第1407號開會通知單調查局夾帶擬辦箋」(1962年3月)，〈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³⁵ 「編號0027：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1962年），〈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0022。

(二) 次要的：1、誘發並迫使潛台匪諜暴露。2、「無中生有」發掘線索，便於偵監。3、便利各單位澄清匪嫌積案。³⁶

事實上就調查局和警備總部實際辦理情形來看，包含鎖定「1956年以後大陸來臺人士」，恐怕「主要目的」實際是次要，而「次要目的」實際是主要才是。

緊接著《注意事項》第二條「對象」亦直接否定了政府在各個場合對「自覺」不等於「自首」和「登記」的說辭。如下：

(一) 表面上：1、避免「自首」及「登記」之刺激。2、避免強制性「應即辦理自首」「均應辦理登記」，而改為自發性之「均可自動表白」。

(二) 實際上：1、就是「自首」和「登記」的再號召。2、就是「自首」與「登記」項目的具體列舉與範圍擴大。3、使欲檢舉他人，而又恐牽累自己者，獲得另一途徑。³⁷

由此亦可說明何以宣傳說法常會有矛盾情形。除經費不夠和案例不足以致缺乏宣傳材料外，更重要的是實際政府機關內部心知肚明「反共自覺運動」如此活動就是「自首」和「登記」的再號召，且是列舉與範圍的再次擴大。雖然這份文件只有實際執行的調查策動機關才有留存，並且被歸類為「極機密」，但不代表當時的基層人員不知道或感覺不到「反共自覺運動」與「自首」、「登記」之間的關聯性。這也使得若沒有宣傳材料，宣傳人員實際上是很難多說什麼話的，尤其在警備總部的嚴格要求之下。此外梁寒操的廣播錄音呈現了頗有趣的演講策略，大約2分25秒以前主要按照稿子講「反共自覺運動」，但這之後主要聊的卻是他自己的「反共自覺」經驗，且談論的多數是大陸時期。³⁸透過如此形式，梁寒操成功迴避了宣傳材料之不足。是故就這角度來看，「反共自覺運動」存

³⁶ 「編號0027：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1962年），〈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³⁷ 「編號0027：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1962年），〈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0021。

³⁸ 梁寒操，〈民國64年中廣公司梁寒操董事長談反共自覺運動：2:25後〉，《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5月16日），國家圖書館影音服務系統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635198>，查閱日期：2022年6月5日。

在了兩種面向，一即是表面宣傳的「反共自覺運動」，二則是實質策動的「反共自覺表白」。這兩者如同上一章尾部小結，在 1962 年結束以後便分化出去，各自有著不同的演變方向。

最後《注意事項》於第三條「策動與審查原則」亦鼓勵各單位多加策動，只要審查時嚴格把關就行，如下：

策動與審查原則：

- (一)「策動」愈多愈好，「審查」愈嚴愈好。
- (二)「策動」的目的在使對象暴露；「審查」的要求在不容許偽裝者過關——要榨出匪諜的全部真相，擴大偵破。
- (三)「策動」要看得準；「審查」要拿得穩。
- (四)「策動」不要引起對象反感；「審查」不要引起對象厭煩。
- (五)「策動」要笑臉迎人；「審查」要和藹可親。³⁹

雖然《注意事項》要求各機關在約談表白人時，應注意「保密」、「禮貌」，保護表白人名譽和自尊，同時也要求各機關不得有「意圖取供」、「強暴脅迫」乃至「濫行拘禁」之情事，⁴⁰但再和藹的態度恐也比不上政權為了安全需要，而將人民視作敵人而加以防範的恐懼。

此外調查局針對調查策動部分，亦製作了《本局反共自覺運動實施策動補充規定》，原文如下：

- 一、提名策動對象，應注意發揮號召自動表白精神，而不影響偵防工作之進行。
- 二、凡合乎規定而涉嫌資料屬實，有相當事證，並根據策動路線調查狀況，確信其可能接受策動者，均予提名策動，否則為維持政府威信及免刺激人民，暫不提名。
- 三、反間內線索案件及涉嫌情節重大，牽涉複雜，刻正佈置偵破之

³⁹ 「編號0027：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1962年），〈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0022。

⁴⁰ 「編號0027：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1962年），〈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0023。

重大案件，為求獲致謀略運用及偵破效果依照規定應報請國家安全局核定者，專案辦理，暫不提名策動。

四、各地區共有線索，合乎上列第二條前段規定者，應先協調有關共有單位提名策動。

五、提名策動對象，如在時間上不克全般審核決定者，得分期辦理，在調查策動其間內，隨時提名。⁴¹

儘管不清楚該規範具體效果，但從內容來看，調查局對策動對象似乎是有些顧慮的，尤其第二條將策動保守化以避免刺激人民。據此來看，「反共自覺運動」雖然號稱是為了幫助「被叛徒脅迫欺騙的人士」，但不管是誰，就連情治機關本身，皆在某種程度瞭解到人們非但不大可能相信如此說詞，甚至更厭惡被當成嫌疑人而得「反共自覺表白」。

值得注意的是，對國民黨所屬黨工的調查策動，由於涉及到和調查局等單位的權限爭議，故有過一番討論，最後基本上是將相關的權力握在黨組織手中，原文如下：

（四）其他黨工人員涉嫌案件（1）凡符合辦理反共自覺運動「表白」者，呈報中央彙轉主辦單位協調組織方面策動。（2）凡涉嫌輕微，查無事項，來台後表現為忠貞者，各級黨部應詳盡搜集資料，併加考語，呈報中央彙轉有關單位。⁴²

如非中央彙轉亦不知黨工身分，按一般調查策動處理；而符合上述（四）之（1）、或非中央彙轉但已知黨工身分則按如下辦理：

由中央彙轉預定策動之黨工人員，縣市級以下由當地調查策動單位協調縣市黨部辦理，省黨部以上及其他黨部由各單位向中六組協調。⁴³

⁴¹ 「本局反共自覺運動實施策動之補充規定」（1962年2月26日），〈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0019。

⁴² 「警備總部致調查局（51）柏權字第0314號函」（1962年3月15日），〈反共自覺運動各項法令及規定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0/3-037/00002/0079。

⁴³ 「警備總部致調查局（51）柏權字第0314號函」（1962年3月15日），〈反共自

至於調查局針對受理「反共自覺表白」的規定，根據擬定的《本局受理反共自覺表白工作要點》的「甲、工作要點」如下：

- 一、本局暨所屬臺北區調查站、海員處、兩路站及臺灣各縣市調查站均為直接受理之工作單位。
- 二、向中央省及保防單位表白者，由各該保防單位逕送本局各該地之縣市調查站辦理表白手續。
- 三、向縣市級保防單位表白者，由各該保防單位送本局各該地之縣市調查站辦理手續。⁴⁴

就其規範事項來看，調查局直接將受理機關限制在所屬的調查站，而如安全室等保防單位則是沒有受理權限，必須得則是逕送各地調查站辦理。是故以下的案例將會是以地方調查站或安全室為主角，且只有調查站擁有初步審核權限，而調查局本部則是負責接收或協調相關工作，並對調查站上繳的「反共自覺表白」案核定初審意見。

貳、調查站與安全室的調查策動

根據調查局檔案，實際由調查站或安全室所策動的案件可謂包羅亂象，充斥著各類「匪嫌」案件，無論新舊常會涉及諸多表白人的隱私問題。不過若案例較為單純的，似乎通常會以簡單的詢問和填表等制式流程結案。如王連悌即是先被列為「自匪區來臺」者，經屏東調查策動小組於 1962 年 3 月 7 日決議由屏東縣調查站負責後，調查員即透過關係和相關單位協助，於 3 月 15 日找到了王連悌，進行相關調查和談話，並協助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並於 4 月 24 日再行製作《談話筆錄》，於 4 月 25 日完成《受理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屏東站擬「補辦登記」之審查意見後，於 4 月 28 日代電回報調查局本部。在經補件修正後，6 月 29 日調查局本部複審擬「列為調查資料」後，正式將王連悌案代電至警備總部。最後警備總部審核為「准予表白」。⁴⁵

覺運動各項法令及規定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0/3-037/00002/0079。

⁴⁴ 「本局受理反共自覺表白工作要點」（1962年），〈反共自覺運動各項法令及規定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0/3-037/00002/0079。

⁴⁵ 「沈漢屏致齊效忠（51）屏偵字第0220號代電」（1962年4月28日）、「王連悌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3月15日）、「王連悌談話筆錄」（1962年4月24日）、

雖不清楚調查局實際給了調查站和安全室多少績效壓力，但有的情治人員仍想盡辦法地利用手頭人脈以達成任務，如李培均的案例。先是臺南調查站的調查員利用工作關係，得知當前在省立成功大學就讀的李培均，曾於廣州念書期間擔任中共「少年先鋒隊」的小隊長，故據此請示調查局本部，是該以反共自覺運動案件處理抑或另案辦理。經本部評估後，同意策動辦理表白，於是 1962 年 4 月臺南調查站便協助李培均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與製作《調查筆錄》，並擬辦審核意見「其涉嫌情節出於脅迫，且係自動表白，擬准表白備查」代電回調查局本部。然而調查局本部在複審時卻改為「擬補辦登記」，並代電回警備總部。最後警備總部仍核定為「准予表白」。⁴⁶

其中也有的人被情治人員利用人脈而調查策動，結果因此而身處險境邊緣的，如葉琇媛的案例。先是宜蘭調查站於 1962 年 3 月為爭取「偵防成果」，利用相關人脈線索找到了葉琇媛，並請她填寫撰寫《自傳》、《補充自述》、《反共自覺表白書》與製作《調查筆錄》，結果卻捉到了「匪諜嫌疑人」。原來葉琇媛在就讀蘭陽女中期間，與諸多已伏法和潛逃的「蘭陽地區工委」案⁴⁷之「匪諜」經常接近，並參與相關組織及活動，甚至接受思想教育和唱「匪」歌等情事，且調查站還發現先前政府在查辦「蘭陽地區工委」案時，葉琇媛即涉嫌有案，因此擬審查「補辦自首」，迨「運動」結束後另行專案查辦。當案件送回調查局本部時，負責的三處

「調查局受理王連娣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25日）、「沈漢屏致齊效忠（51）屏偵字第0220號代電」（1962年4月28日）、「調查局受理王連娣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25日）、「調查局致警備總部（51）國乙字第37654號代電稿」（1962年6月29日），〈王連娣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47。「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37」（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⁴⁶ 「歐陽午致齊效忠（51）午偵字第0337號代電」（1962年4月7日）、「齊效忠致歐陽午（51）國丙字第30210號代電稿」（1962年4月20日）、「李培均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24日）、「李培均調查筆錄」（1962年4月26日）、「調查局受理李培均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27日）、「歐陽午致齊效忠（51）午偵字第0435號代電」（1962年4月28日）、「調查局受理李培均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27日）、「調查局致警備總部（51）國丙字第38212號代電稿」（1962年6月30日），〈李培均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71。「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145」（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⁴⁷ 有關蘭陽地區工委案的始末，可參考：陳進金，〈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在宜蘭：以「蘭陽工委會案」及「羅東紙廠案」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6卷4期（2019年12月），頁51-96。

也同意了宜蘭調查站的擬辦意見，擬對葉琇煖「補辦自首」，並將提到其他「匪嫌」線索予以列線偵查。該簽呈上到了調查局長張慶恩，獲得局長批示「如擬」，於是調查局本部便代電至宜蘭調查站指示辦理，並連忙於6月8日將葉琇煖的案件送到警備總部，此外也決議葉琇煖的案件結束後由警備總部全權審理，不另外列案偵辦。對政府和表白人而言，補辦「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不僅要比「表白」來得危險，甚至就此案而言，葉琇煖隨時都可能會因為涉及「蘭陽地區工委」舊案而遭到司（軍）法偵查，特別是調查局亦洋洋灑灑地在審查意見寫了葉琇煖表白內容危險之處，如「雖無直接參加匪黨組織，但已直接為匪利用」。幸運的是，整件事情並不如預期，因為6月28日警備總部完全否決了調查局的意見。在代電中警備總部表示，經檢視過葉琇煖的案件後，認為葉琇煖於蘭陽女中就學期間係因無知受愚而為「匪」利用，「衡情不無可原」，且1952年時已向宜蘭憲兵調查組報告有案，故「所述情節，核與此次反共自覺表白內容相符。為減輕保防負擔，似可免辦自首」，定「准予表白」。收到代電的調查局，只好遵照警備總部的意思，於7月2日告知宜蘭調查站葉琇煖並未「參加「劉匪登峯」的組織，也非「明知」劉等為「匪」，應予免辦「自首」為宜。⁴⁸

至於由臺灣省訓練團安全室所策動的黃永檢案就沒有這麼幸運，其因為「反共自覺運動」而使自身多了「附匪經歷」。臺灣省訓練團安全室宣稱表白人「響應政府反共自覺運動」後，便將完成黃永檢的《反共自覺表白書》、自傳等代電至調查局本部鑒核。不過調查局本部在收到文件後，卻發現流程有問題，因此還指示臺灣省訓練團尋求臺北縣調查站的協助，並由於1962年5月臺北縣調查站再行製作黃永檢的《談話筆錄》和填寫審查意見表，擬「准予表白並補辦附匪登記」後，送回調查局本部，調查局本部再擬「准補辦附匪登記」並送到警備總部。比較特殊的是，一般警備總部在審核時多半會否決調查局「附匪登記」意見，給予較

⁴⁸ 「調查局受理葉琇煖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4日）、「李興宜致齊效忠（51）宜偵字第0353號代電」（1962年4月6日）、「調查局第三處簽呈張慶恩批示」（1962年5月1日）、「齊效忠致李興宜（51）國丙字第31620號代電稿」（1962年5月4日）、「調查局致警備總部（51）國丙字第35530號代電稿」（1962年6月8日）、「調查局第三處簽呈蔣海溶批示」（1962年6月7日）、「調查局受理葉琇煖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4日）、「警備總部致調查局（51）柏標字第258號函」（1962年6月28日）、「齊效忠致李興宜（51）國丙字第37944號代電稿」（1962年7月2日），〈葉琇煖表白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44。

為寬鬆的「准予表白」認定，可這次卻核定為「准予補辦附匪登記」。⁴⁹是故此角度來說警備總部確實透過「反共自覺運動」找到了原先假定的危險分子，並使得黃永檢被劃分到了更加嚴格的「登記份子」之內。

此外有的表白者是在無法得知風險的情況，讓自己和家人進到了名單當中。如成大學生王正宏的案例。王正宏在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的策動和陪同之下，於1962年4月29日前來臺南調查站進行「反共自覺表白」，坦露於廣東就學期間曾參與「少年先鋒隊」並擔任小隊長。然而不知道基於何種原因，王正宏亦向調查員表示弟妹也有參與過「少年先鋒隊」，而他已先行溝通過，由他來代表親人一同表白，但若調查站認為有需要各別表白的，須請調查員自行接觸辦理。調查局在審核後，地方站認為「情節輕微擬准表白備查」，本部複審則擬「准予表白」。至於王正宏的弟妹亦分別表白了參與「少年先鋒隊」的過程，其中妹妹王淑欽由臺北區調查站主動接洽辦理，最後所有人皆由警備核定為「准予表白」。⁵⁰

同時情治人員似乎在「反共自覺運動」還有「拚業績」的現象，尤其是策動「臺灣機械公司」⁵¹工廠工人的表白。在1962年運動舉辦當下，

⁴⁹ 「章燕宣致安復華（51）直全字第200號代電」（1962年4月30日）、「黃永檢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29日）、「章燕宣致安復華（51）直全字第200號代電」（1962年4月30日）、「安復華致章燕宣（51）護丙字第32230號代電稿」（1962年5月2日）、「齊效忠致卜鎮藩（51）護丙字第31891號代電稿」（1962年5月2日）、「黃永檢談話筆錄」（1962年5月17日）、「調查局受理黃永檢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5月17日）、「卜鎮藩致齊效忠（51）藩保字第0295號代電」（1962年5月23日）、「調查局受理黃永檢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5月17日）、「調查局致警備總部（51）國丙字第38111號代電稿」（1962年6月30日），〈黃永檢表白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699/。「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178」（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⁵⁰ 「歐陽午致齊效忠（51）午偵字第0450號代電」（1962年4月30日）、「臺南市調查站受理反共自覺表白案件（51）午偵字第0440號日報表」（1962年4月30日）、「王正宏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29日）、「王正宏調查筆錄」（1962年4月29日）、「臺南調查站受理王正宏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29日），〈王正宏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50。「臺北區調查站受理王淑欽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5月20日），〈王淑欽表白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38。「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30、31、37」（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⁵¹ 位於高雄的「臺灣機械公司」，即今日「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CSBC Corporation）之前身。1946年政府接收「台灣船渠株式會社」，合併了「高雄株式會社臺灣鐵工所」，成立「臺灣機械造船公司」。1948年「臺灣機械造船公司」拆分成「臺灣造船公司」與「臺灣機械公司」，其中「臺灣機械公司」即是

臺灣肥料公司安全室便發現其有所屬員工，曾於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以前參加過「臺灣民主同盟」或「從業員會」，且清一色在當時都是「臺灣機械公司」或其前身「臺灣鐵工所」、「高雄機器廠」的員工，並參與過 1946 年「高雄機器廠」罷工和包圍辦公廳等事件。⁵²由於「高雄機器廠」及其前身「臺灣鐵工所」曾被國民黨政府破獲藏有「叛亂組織」，且涉案「首謀」孫古平直至 1962 年仍未逮捕歸案，⁵³故當調查局在 1962 年新獲得有關的「臺灣機械公司」情報時，便決定「一網打盡」地將這些人全納入「反共自覺表白」的行列內。據筆者統計《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共有 433 筆資料，並在臺灣省籍的表白人佔比約 51.92%，是臺灣省籍最主要的表白事實。當高雄市調查站於 4 月 6 日完成辦理王石珠等五人的反共自覺表白程序，包含《反共自覺表白書》、《調查筆錄》，並對五人皆擬「准辦表白備查」後，便急忙發代電將五名表白人的資料送回調查局本部。調查局本部在收到代電後，十分重視這份名單，不同於他案的處置模式，連忙請各科處檢視是否有王玉珠等五人的資料，結果無論是「四處一科」、「三處三科」還是「三處五科」都沒有任何資料。最後調查局本部直接將五人複審擬「應准備查」，並提醒和「臺灣機械公司」工潮或孫古平組織有關後送回警備總部。眼看幾乎就要成為 1962 年另一起大型「叛

本檔案指涉的單位。由於「反共自覺運動」辦於 1962 年，當時的公司名是「臺灣機械公司」，故皆稱作「臺灣機械公司」或「機械公司」。不過有的人由於日治時期便開始工作，故會稱作「（臺灣）鐵工所」或「（臺灣）鐵工廠」。又因「臺灣機械造船公司」位於高雄的組織名為「高雄機器廠」，故亦稱作「（臺灣）機械廠」或「（臺灣）機器廠」。這些在本案皆指同一單位。而實際 1946 年罷工和包圍辦公廳的當下，單位正式的名稱應是「臺灣機械造船公司高雄機器廠」才對。有關台船的沿革可參考官網的「公司沿革」，見：<https://www.csbcnet.com.tw/About/About/CompanyHistory.htm>，查閱日期：2022 年 2 月 15 日。有關「臺灣機械造船公司」在 1946 年的組織架構，可見：「臺灣機械造船公司概况」（1946 年），〈臺灣機械造船公司業務概况〉，《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700-0073。

⁵² 有關 1946 年這起發生在高雄造船廠的罷工和包圍辦公廳事件，可參考：陳柏謙，〈舊台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與開展初探（1945—1950）〉，《人間思想》20 期（2019 年 10 月），頁 143-146。

⁵³ 有關與孫古平及「高雄機器廠」相關的叛亂案件，可參考洪再興和洪廣因「參加叛亂組織」而遭警備總部判刑的案例。洪再興可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0）警審特字第 18 號判決書》（1961 年 12 月 4 日），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https://twjcd.db.nhrm.gov.tw/Search/Detail/12434>，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洪廣可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49）警審特字第 54 號判決書》（1961 年 2 月 21 日），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https://twjcd.db.nhrm.gov.tw/Search/Detail/12314>，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而孫古平直到 1966 年都未能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始終在通緝名單之上，見：「警備總部致國防部政戰部（55）華竣字第 193 號函：在逃未緝獲叛亂匪犯名冊」（1966 年 1 月 11 日），〈安全資料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4/1353/3040/0038。

亂」案件，且涉案恐多達數百人，結果無論是王石珠等五人的案例，抑或是其他與「臺灣機械公司」有關的，警備總部多核為「准予表白」，並未因此遭到軍法偵查或列為「特殊份子」。⁵⁴

值得一提的是，在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當下，「反共自覺表白」就有被運用在停偵舊案的用途，如謝景和的案例。先是謝景和於 1955 年為就讀臺灣省立法商學院而由大陸救濟總會從香港接應來臺後，即被調查局以「任軍職時於藍山戰役受傷被俘思想言行等可疑」為由秘密偵監。由於多年來未發現可疑之處，且臺灣銀行安全室也掌握了謝景和的藍山戰役被俘經歷，故調查局本部評估「續予注意其言行有否可疑」即可。到了 1962 年，調查局指示臺北調查站策動協助謝景和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認定謝景和之經歷「尚屬輕微」，決給予謝景和「准予表白」之審核意見，復經調查局本部複審同意「准予表白」，並代電至警備總部，警備總部審核通過。由於謝景和已准予辦理「反共自覺表白」，1964 年調查局本部也通知基隆市調查站將謝景和改列為偵防資料監管，解除對他的偵監。⁵⁵又如成芝田一案。儘管調查局於 1951 年因接獲情報，表示成芝田似乎有接獲「共匪」交付的秘密任務而開始偵監，卻多年未獲進展，因此臺南市調查站便利用「反共自覺運動」舉辦的當下，策動成芝田進行表白。於是成芝田便於 1962 年 4 月 12 日先以書狀《呈為橫遭誣陷沉冤十載懇請徹查以違法紀而保人權由》，包含「檢舉抄件」、「自述」、「保結具文」送到臺南市調查站，隨後在 4 月 19 日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

⁵⁴ 「巴心如致安復華（51）肥安業字第373號代電」、「巴心如致安復華（51）肥安業字第386號代電」（1962年4月4日）、「調查局受理王石珠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6日）、「高天雄致齊效忠（51）雄偵字第0914號代電」（1962年4月7日）、「調查局受理王石珠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6日）、「調查局致警備總部（51）國丙字第35312號代電」（1962年6月2日），〈王石珠、黃紹津、陳天送、周來、歐順齊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9016。「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29」（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⁵⁵ 「周守園致華振宗（46）園偵字第2674號代電」（1957年12月21日）、「姚允文致安復華（50）銀安字第263號代電」（1961年3月23日）、「姚允文致安復華（50）銀安字第412號代電」（1961年5月5日）、「謝景和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26日）、「調查局受理謝景和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5月10日）、「調查局致警備總部（51）國丙字第38224號代電稿」（1962年6月30日）、「齊效忠致陳肇隆（53）國丙字第20392號代電稿」（1964年1月6日），〈謝景和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0/3/18715/。「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16」（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經臺南市調查站確實受理，並於5月11日進行筆錄詢問後，5月12日審查擬「擬准予表白並補辦附匪登記」後，代電至調查局本部。隨後調查局本部複審為「擬准予表白」，代電至警備總部，並獲警備總部認可。1964年3月2日調查局以「經准予辦理反共自覺表白」為由改列為偵防資料。⁵⁶

不過並非所有涉入「舊案」的表白人都如此幸運和順利，也有可能因「私人恩怨」以致引起情治人員和表白人的衝突。如孫榮森一案即涉及到和其工作單位保防人員的「私人恩怨」，以致國民黨臺灣省產業黨部前來向調查局興師問罪，致使調查局得出來為孫榮森辯護協調，以解決這起策動「反共自覺表白」所衍伸的案外案。先是臺灣鳳梨公司安全室所屬老埤農場的安全組副組長連城注意到孫榮森，認為其平時裝「忠貞份子」，言論時有「左傾」，交遊「複雜」，善於「挑撥離間」等情，有可疑情事，展開偵查。於1962年3月有進展，特別是得知孫榮森公開談論參與「兒童團」的經歷後，為爭取時間便請屏東調查站支援。屏東調查站在評估後，認為孫榮森應辦理表白，於是派員說服，結果引發孫榮森不滿，認為是為連城所害使其需要「表白」，而有肢體衝突，未造成實質傷害。最後孫榮森仍被說服，由屏東調查站協助於4月完成《反共自覺表白書》、《談話筆錄》、和《自傳》，並審核為擬「准予補辦登記」，送回調查局本部。理論上，此後流程應當是調查局本部複審後送回警備總部，但此時調查局卻於6月接到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的代電，原來是連城直接告狀到國民黨臺灣省產業黨部，表示孫榮森表白不誠，案情恐不單純，且在調查工作進行時曾威脅到連城的生命安全。臺灣省產業黨部相當不滿，亦認為孫榮森「充匪兒童團副團長，受所受思想毒素不在淺」，要求調查局再做查究。該案臺灣省產業黨部報請臺灣省黨部鑒核，而臺灣省黨部則電請調查局查照參辦惠復。調查局本部在檢視後，便要求屏東縣調查站就

⁵⁶ 「蔣海溶核示移請三科卓辦箋」（1962年5月）、「成芝田呈為橫遭誣陷沉冤十載懇請徹查以違法紀而保人權由」（1962年4月12日）、「成芝田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19日）、「調查局受理反共自覺表白案件（51）午偵字第0425號日報表」（1962年4月25日）、「成芝田調查筆錄」（1962年5月11日）、「調查局受理成芝田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5月12日）、「歐陽午致齊效忠（51）午偵字第0503號代電」（1962年5月15日）、「調查局致警備總部（51）國丙字第37476號代電稿」（1962年6月28日）、「齊效忠致歐陽午（53）國丙字第22289號代電稿」（1964年2月3日），〈成芝田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40/301/01869/。「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225」（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相關控訴內容回復，包含表白有何不誠之處等等。於是屏東縣調查站便洋洋灑灑地寫了 6 頁的代電，陳述了兩造的說法，並幫孫榮森辯護，首先認為孫榮森家鄉由於陷「匪」難免有被利用的情況，但考量時間跟知識程度，「中匪毒程度不深」；其次 15 歲即被國軍由青島抓來臺灣服役十餘年，並被軍中吸收為黨員，平日行為「尚無可疑之處」；其個性耿直剛強，且若真是「匪黨份子」，不致公開談論兒童團經歷，以致暴露其身分；最後綜合評估，並重新檢視表白內容，不認為有「不誠之處」。據此屏東縣調查站認定為「私人恩怨」，無深究之必要，代電回調查局本部後獲認可，認定「情節輕微」，列「調查資料」即可，並回電臺灣省黨部孫榮森該案正依相關規定審理。最終警備總部核定為「准予表白」。⁵⁷

另外似乎並非所有走調查局路線的表白人皆係由情治人員主動策動，有的表白人反而是「自動」向調查站或安全室申請表白。如擔任國校教員的吳凱勳便是於 1962 年 4 月 30 日主動向所屬安全室申請辦理「反共自覺表白」，經同意後轉飭基隆市調查站受理，最後警備總部核定為「准予表白」。⁵⁸又如臺灣鐵路局機務段長的曹傳基，亦是於 1962 年主動向鐵路局安全室申請，經核准並轉飭高雄市調查站辦理後，便於 5 月完成相關手續，初審認定表白態度坦誠擬「准予表白備查」，而複審則為「列調查資料」，最後警備總部核定為「准予表白」。⁵⁹或如吳德承的案例。4 月

⁵⁷ 「林彤致安復華（51）鳳總保字第0250號代電：附件情報」（1962年4月4日）、「孫榮森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7日）、「孫榮森談話筆錄」（1962年4月26日）、「調查局受理孫榮森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25日）、「沈漢屏致齊效忠（51）屏偵字第0240號代電」（1962年5月7日）、「甄宏毅致鍾國興（51）台保字第1189號代電」（1962年6月21日）、「齊效忠致沈漢屏（51）國乙字第37518號代電稿」（1962年6月29日）、「沈漢屏致齊效忠（51）屏偵字第0380號代電」（1962年7月4日）、「調查局三處擬辦箋」（1962年7月5日）、「鍾國興致甄宏毅（51）國乙字第38954號代電稿」（1962年7月11日），〈孫榮森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20588/。「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74」（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⁵⁸ 「戴育文致安復華（51）教安偵第2259號代電」（1962年5月5日），〈吳凱勳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41。「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99」（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⁵⁹ 「高天雄致齊效忠（51）雄偵第1411號代電」（1962年5月3日）、「曹傳基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5月10日）、「曹傳基談話筆錄」（1962年5月15日）、「調查局受理曹傳基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5月23日），〈曹傳基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20579。「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226」（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30日宜蘭縣調查站協助吳德承完成《反共自覺表白書》，於5月2日初審「補辦附匪登記」，並代電給調查局本部。調查局本部亦於6月29日將文件處理完成，複審「補辦登記」後，連同吳德承《反共自覺書》（自傳形式）抄寫副本代電警備總部作核定，最後警備總部審核為「准予表白」。⁶⁰又如擔任國校教員的周忠民，亦是主動以「前在大陸參加學潮及閱讀反動書籍」等由於1962年4月向臺東縣調查站申請表白，經程序後受理後，調查局認為表白事實合於相關規定，初審為「准予表白」，複審為「列調查資料」，警備總部則核定為「准予表白」。⁶¹

最後還有的表白人是在心理壓力下主動申請的。如黃明江的案例。在1962年「反共自覺運動」舉辦的當下，黃明江即因案於高雄監獄服刑。據安全組的代電，當情治人員宣導「反共自覺運動」後，黃明江即主動要求表白。經過相關程序後，高雄調查站和調查局本部完成辦理黃明江的「反共自覺表白案」，初審「表白備查」，複審「列調查資料」，最後警備總部則核定為「准予表白」。至於表白事實，黃明江的目的是澄清「沒有參與叛亂活動」和「知匪不報」等情事。⁶²又如劉儷明的案例。劉儷明曾在1955年即已辦理「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並因此而被歸類為「丙類附匪份子」列管在案，當1962年4月「反共自覺運動」舉辦的當下，劉儷明仍主動向所屬單位安全室申請「反共自覺表白」。據安全室轉述的說法，劉儷明之申請，係因1955年辦理的「附匪登記」有些內容和事實不合，且當時手續是由他人代辦，而代辦人已經不清楚細節，因此

⁶⁰ 「吳德成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30日）、「調查局受理吳德成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5月2日）、「調查局受理吳德成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5月2日）、「調查局致警備總部（51）國丙字第37620代電稿」（1962年5月2日），〈吳德成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47。「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99」（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⁶¹ 「周忠民談話筆錄」（1962年4月29日）、「調查局受理周忠民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27日），〈周忠民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12。「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283」（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⁶² 「劉正午致安復華（51）正字第187號代電」（1962年4月28日）、「調查局受理黃明江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5月18日）、「黃明江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8日），〈黃明江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630。「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184」（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想主動澄清有關細節。在經過相關程序以及初審、複審後，調查局皆擬准劉儷明「補辦附匪登記」，最後警備總部核定為「併附匪卷，存參」。⁶³

至此由調查局辦理的「反共自覺表白」便告一段落。1963年2月7日行政院召開了第801次會議，根據其準備向立法院第1屆第31會期提出的《施政報告》初稿第七章「司法行政」第一節「保障人民權益維護國家安全」，1962年7月至12月「受理匪嫌疑份子自覺表白者604名」。⁶⁴雖未指明單位，但按政府組織架構研判，此部分的工作成果應當是隸屬於司法行政部的調查局於1962年辦理「反共自覺表白」之成果。

此外儘管未能獲得臺灣省警務處的檔案，不過警察所執行的調查策動，似乎是在宣傳和戶口調查中所完成的。如臺南縣學甲鄉在辦理「反共自覺運動」的宣傳時，即規定警察必須得利用戶口調查時進行宣傳，為此學甲鄉公所更留存了一張警察在戶口查訪時順道宣傳反共自覺運動的照片紀錄。⁶⁵此外還有一項側面證據，即是由時任花蓮縣玉里分局永豐派出所警察陳英雄（族名谷灣·打鹿勒）於1962年6月20日投稿至《樹人月刊》的短篇小說〈覺醒〉。該文講述的是擔任警察的陳英雄於1962年進行戶口查訪時，遇到一位名為「潘傑」的「怪人」。該人沉默木訥，加上從不與人來往，鄰居以為有神經病。直至深入了解，並吐露政府當前舉辦「反共自覺運動」，而他忙著「宣傳」後，潘傑才坦承他曾經「交友不慎」，誤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並參與了「二二八事件」。雖然過去曾多次想要自首，但又擔心政府將他當成「匪諜」來辦，疑神疑鬼之際，甚至將任何陌生人都誤認為便衣的情治人員，因而隱忍至今。最後在陳英雄的鼓勵下，潘傑勇敢地到派出所辦理「反共自覺表白」登記，不僅就

⁶³ 「丙類附匪份子劉儷明資料表編號0880」（1961年11月22日）、「戴育文致安復華（51）教安偵字第2098號代電」（1962年4月26日）、「調查局受理劉儷明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23日），〈劉儷明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46/3/18819/。「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241」（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⁶⁴ 「行政院第801次會議議案目錄」（1963年2月7日）、「立法院第31會期行政院施政報告（初稿）：頁38」（1963年2月），〈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臺第二〇四冊八〇一至八〇三〉，《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00205-00231-001。

⁶⁵ 「台南縣學甲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會報紀錄：附件一台南縣學甲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分工執掌表」（1962年3月6日）、「學甲鄉長呈臺南縣政府為送本鄉推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總統計表等謹諸查核由：活動底片」（1962年5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臺南市學甲區公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此重獲了光明，人也脫胎換骨，陳英雄還多次在富里目擊潘傑和妻子上街採買，發現潘傑不再封閉自己了。⁶⁶

「潘傑」很有可能為虛構人物，⁶⁷但陳英雄身為警察的經歷卻是真實的，配合學甲鄉宣傳辦理情況來看，可見警察機關在「反共自覺運動」中不僅係合法受理「反共自覺表白」之機構，亦負責了「調查策動」任務，同時還是「宣傳」的最前線，且完成如此業務很可能是與「戶口調查」緊密配合的。此外由於警察機關作為第一線，故也可能是一般民眾最主要的「表白」管道。如警察機關為了配合警備總部民眾服務處，曾於 1962 年 4 月 30 日將「反共自覺運動」之受理工作全日延長至午夜 24 時。⁶⁸

無論如何，「反共自覺運動」至此便確實告一段落，至少檯面上的情形是如此。由於「自首自新」一直是國民黨政府的懷柔策略，故「反共自覺運動」並不會結束，只是應當公開號召還是秘密進行，就看統治者如何決策與評估，包含「表白人」該如何使用，也是一項未知數。從行政院의 報告稱呼「表白人」為「匪嫌疑份子自覺表白者」，便可窺探政府對於「表白」人士的矛盾認知。究竟前來向政府辦理「反共自覺表白」的，到底是「匪嫌自清」，還是「宣誓忠貞」，對國民黨政府來說貌似是一體兩面的，走上了「自首自新」路程的人，終究還是被政府無意間畫上了「曾為匪諜嫌疑人」的記號。故下一節將會著重在被歸檔造冊的「表白人」的分析，試圖窺探究竟實質作為「自首自新」號召的「反共自覺運動」，究竟捕獲了多少樣貌的人民百姓。

⁶⁶ 陳英雄，〈覺醒〉，《樹人月刊》（1962年6月20日），收錄於陳英雄，《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頁29-36。

⁶⁷ 1964年10月警備總部編印之《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裡，潘姓有21人，其中並未有「潘傑」此名，潘姓也未有人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而辦理「表白」，再加上原稿為投稿雜誌的短篇小說，故可推測「潘傑」應為「虛構人物」或「匿名」。見：「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122-124」（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⁶⁸ 軍聞社訊，〈反共自覺運動，明日午夜截止，警察機關全日受理〉，《徵信新聞報》（1962年4月29日），版3。「警備總部致省警務處（51）柏權字第576號代電」（1962年4月29日），〈「反共自覺運動」各項法令及規定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0/3-037/00002。

第三節 反共自覺表白人的面貌

壹、反共自覺表白內容案例

在 1964 年的《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中，每位表白人都以如下的方式排列。如謝韻萍的案例：

表 20、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 14：謝韻萍（1964 年 10 月）⁶⁹

四角號碼	04600644	0 4 6 0 0 6 4 4
姓名	謝韻萍	謝 韻 萍
年齡／性別	41／女	女 4 1
籍貫	江蘇吳縣	籍 吳 蘇 江
職業	無	無
教育程度	蘇州振華女中二年	中 女 華 振 州 蘇 年 二
住址	台北市……	台 北 市
表白內容	四十六年十二月被匪指定為四十歲以上不識字鄰居之教師未參加匪其他活動。	四十六年十二月被匪指定為四十歲以上不識字 鄰居之教師未參加匪其他活動。
審查結果	准予表白	准 予 表 白
備考		

然而根據謝韻萍所留存的《反共自覺表白書》，其表白事實並未如此簡略。警備總部確實是仔細審核過才摘要較為相關的內容，且未收錄「來

⁶⁹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14」（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臺經過及現況」。茲排打如下：⁷⁰

表 21、謝韻萍表白事實概要和來臺經過及現況（1962 年 6 月 10 日）⁷¹

表白事實概要
<p>於民國四十六年二月，共匪高喊著掃除文盲運動的口號下，像我一般略有知識之家庭婦女，被迫出來，並有被指定為四十歲以上不識字附近鄰居之教師。該班設在帶城橋滾綉巷姓○的家裡，係一當地好出風頭之婦女代表○○○主持。就讀的人有時四三人或一二人不等（因內心大家都不願意）。上課時間為下午一時半至四時，其課程內容完全係認字為雲則，同時亦不參加共匪任何活動。我於四十六年二月任教，至同年十二月離開，在任教期間係被迫擔任，無薪水在識字班。我未曾與任何共匪交往過，僅與一○○○教師轉為照悉，但依據我的看法，他現在還留在匪區。我的身體向來不太健康的，在那種強迫的情形下，表面上實在能力未反抗，而更增強了我投奔自由之決心。</p>
來臺經過及現況
<p>民國四十六年元月，得我夫胡崇德由香港寄來病重之診斷書（因鄰居及共匪僅知我夫在港在營照相館）。向共匪申請出口。十一月又得我夫病危之電報，而再向共匪交涉（診斷書及電報均係○○○○代辦），終於十二月七日取得出口證。在四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帶著孩子從上海搭火車至廣州至澳門至香港後，來與我夫聯絡，由我夫申請來台，於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搭四川輪來台，住在○○○○○○○○○○。四十八年六月因房主催要房產，於移至○○○○○○○○○○。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因我夫調職因此現在移居於○○○。</p>

透過兩者對比，顯然警備總部感興趣的部分，或者說，能使其他保防單位識別的，亦即能代表性指涉謝韻萍表白事實的，僅有參與「婦女識字班」的部分。嚴格說來，「掃除文盲運動」和「婦女識字班」這項緣起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命令，且蘇州的「婦女識字班」更是由當地黨組織帶頭施行的，實在很難區分如此行為是參與中國共產黨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活動。⁷²再加上是否為「被迫」全憑當事人自我陳述，亦無直接

⁷⁰ 為聚焦研究核心與確保第三人之隱私，凡無關本案之人名或地址將一率以「○」代替，如涉及「檢舉」亦行全名遮蔽，以下不另作說明。

⁷¹ 由筆者整理製表。《謝韻萍反共自覺表白書：警備總部關防單位印鑑發還存執》（1962年6月10日），謝韻萍親屬藏。

⁷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國務院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1956年3月6日），

性的證據，甚至「被迫」與否也得看警備總部是否認同如此說法。故不僅「被迫」不是一項客觀準則，也並非是種能確保當事人安全的標準。當時間來到 1970 年，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會議開始對是「14 歲以前參與叛亂組織」（如兒童團）如未依政府法令「自首」且無其他事實證明脫離則是否應視為繼續參加（即爾後的《釋字第 129 號》），而掀起一番討論時，「不知」或「被迫」是否能「免責」要件更成了當時內部爭議的焦點之一。從這些爭議來看，「被迫」不僅是行政程序問題，更是法律適用問題。⁷³

是故以謝韻萍案而言。擔任由中共黨組織和政府主辦之「婦女識字班」教師並有實際活動，如按照《共匪與附匪份子自首辦法》第二條第三款「支援共匪活動，或直接間接受共匪或附匪份子之運用或利用者」准予「補辦自首」；或按《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第二條第三款「受共匪或附匪份子直接間接利用者」准予「補辦附匪登記」似乎皆可。更有甚者，如按照《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移送軍法處分亦相當合理。若送往軍法，審判庭亦可援引《釋字第 68 號》「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謝韻萍的「叛亂」行為不僅已是《懲治叛亂條例》頒行後，且 1958 年來臺至 1962 年在臺期間皆未向政府「自首」，故可合理視為「繼續參加」並依法從重量刑。由此來看，同一件「附匪」事實，最終竟可能有多種不同的結果，且全端視警備總部對於「輕微與嚴重」之認定。最終，謝韻萍被核定為「准予表白」，亦即警備總部認為如此「附匪」事實過於輕微而從輕發落。如同葉琇媛案，警備總部在「反共自覺運動」中對「附匪」程度不甚嚴重者有歸納為「准予表白」之跡象。然綜上所述，所謂的「標準」卻是沒有標準的，全憑國民黨政府如何挪動「匪諜、叛徒」和「合法公民」之間的定義界線。

其次，像這樣的「表白」過程幾乎可謂是與政府公開宣傳有所牴觸的，因為人們必須得耗費心力以證「清白」。謝韻萍另外留存了兩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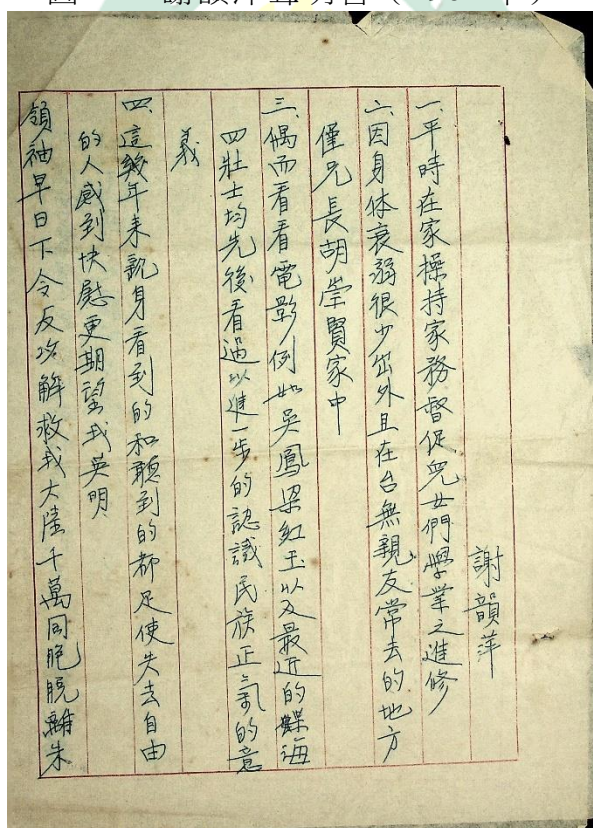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6年第13號（1956年4月），頁308-311。胡丹五，〈江蘇省蘇州專區鞏固掃盲工作的經驗〉（1958年5月16日），收錄於人民出版社編，《社會主義教育建設高潮·第三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頁32-33。

⁷³ 有關《大法官解釋字129號》之過程可參考：徐偉群，〈十三歲加入共匪兒童團會怎麼樣？——釋字第一二九號解釋檔案〉，收錄於林建志等著，《奉命釋法：大法官與轉型正義》（臺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1），頁73-117。

件。一份自述自己僅是普通的家庭婦女，平時與人甚少來往，甚至因為身體衰弱也不常出門，還會看愛國電影，以表自己日常生活不僅「毫無可疑之情事」，在精神上更具「三民主義」思想的救亡圖存志士。原文如下：

- 一、平時在家操持家務，督促兒女們學業之進修。
- 二、因身體衰弱很少出外，且在台無親友。常去的地方僅兄長胡崇賢家中。
- 三、偶爾看看電影，例如《吳鳳》、《梁紅玉》，以及最近的《蝶海四壯士》，均先後看過，以進一步認識民族正氣的意義。
- 四、這幾年親身看到的和聽到的，都是使失去自由的人，更期望我英明 領袖早日下令反攻，解救我大陸十萬〔萬〕同胞脫離朱毛匪酋魔掌，更堅定地相信我們反攻一定能夠勝利，復國一定能夠成功。⁷⁴

圖 22、謝韻萍聲明書（1962 年）



另一份則是重申「被迫附匪」皆為事實的《自白書》，內容如下：⁷⁵

⁷⁴ 《謝韻萍聲明》（1962年），謝韻萍親屬藏。

⁷⁵ 《謝韻萍致聯勤總部外事處自白書》（1962年4月20日），謝韻萍親屬藏。

自白書 五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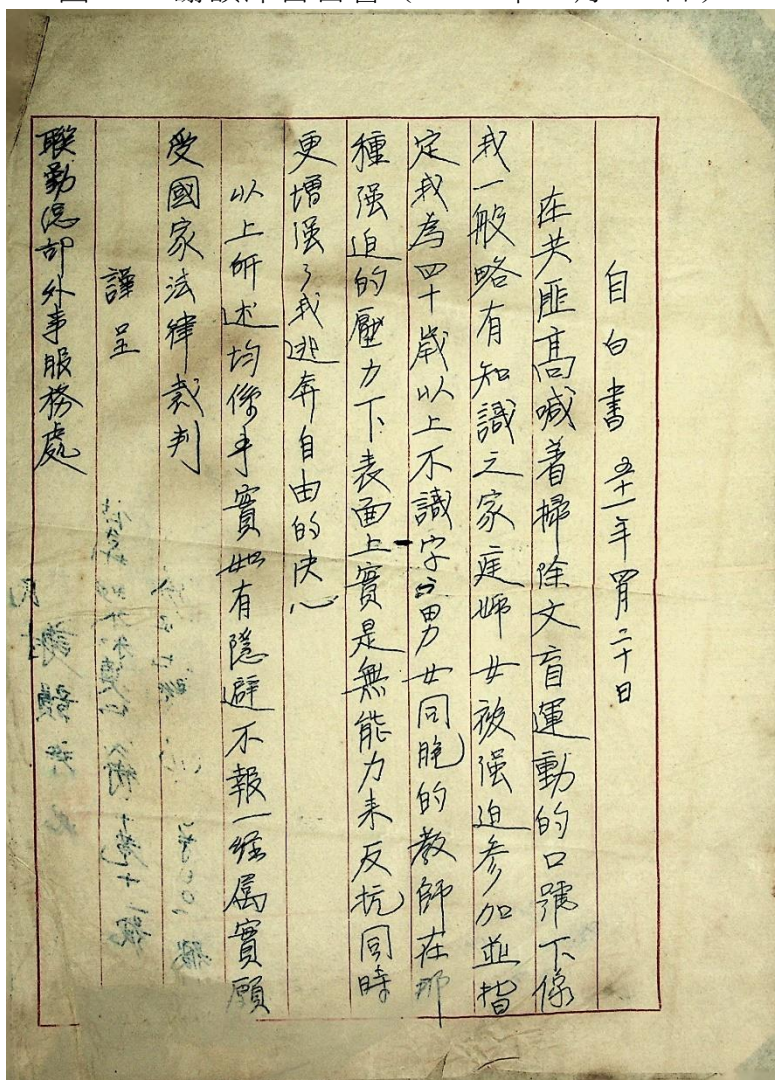
在共匪高喊著掃除文盲運動的口號下，像我一般略有知識之家庭婦女，被強迫參加並指定我為四十歲以上不識字男女同胞的教師，在那種強迫的壓力下，表面上實是無能力來反抗，同時更增強了我逃奔自由的決心。

以上所述均係事實。如有隱避不報，一經屬實，願受國家法律裁判。

謹呈 聯勤總部外事服務處

民 謝韻萍

圖 23、謝韻萍自白書（1962 年 4 月 20 日）



為了「自證清白」，必須得發下誓言，宛若如此行為是罪過的，因此得請求赦免。總政治部所屬的復興廣播電臺於 1962 年 3 月 3 日稱反共自覺運動係「對曾經受匪黨或叛徒欺騙脅迫的人士，再度發出仁慈的呼喚」，

⁷⁶具軍事情報局背景的正聲廣播在 3 月 1 日論述了「反共自覺運動」的精神意義，亦提到政府沒有對任何人「不教而誅」是種「廣慈博愛」的精神：

我們認為這種精神是非常珍貴的。不祇是消極的做到了不忍，「不教而誅」也進一步在做到了「刑期無刑」，更積極的是與人為善，共同團結，增加了反共救國的力量，這就是我政府重人性，尊人格廣慈博愛的偉大精神，與共匪的殘忍，迫害的無情鬥爭相比較，真是一個光明和黑暗，天堂與地獄的強烈對照。⁷⁷

無論是「廣慈博愛」還是「仁慈的呼喚」，對照謝韻萍的《聲明書》和《自白書》可謂一點也不像來到「光明與天堂」。《中央日報》在 1962 年 3 月 1 日的社論亦提到：

任人皆知，共匪的叛亂力量，乃以脅迫及欺騙兩種手段鳩集起來的。所以參加匪黨或為匪利用的份子，不是受共匪脅迫的人，便是為共匪欺騙的人。受共匪脅迫的人，不但自信忠貞，擁護政府；而且因為身受共匪之羈勒，痛恨共匪較他人更甚。但是自己感覺有了污點，無時不自疚於心，又恐怕他人檢舉，落得身敗名裂，遂惶恐疑慮，陷於痛苦的深淵無以自拔。在此次反共自覺運動中，他們正可向政府坦誠申訴，以洗刷嫌疑，取得保障。為共匪欺騙的人，看到自由中國的興盛，大陸同胞的憤怒，匪偽政權的末日即將屆臨，亦必嚮往自由，唾棄共匪，正可於此次反共自覺運動中，棄暗投明，參加反共，以免罹法網負刑責。

《中央日報》所假想的情境，似乎和謝韻萍的《聲明書》和《自白書》完全相反。如果說政府真的像諸多宣傳所言的，是在幫助「受匪欺騙和脅迫」之人洗刷嫌疑，則謝韻萍在面對如此表白案，則應當立場要堅定，相信政府無論注意到何種事實必定能秉公辦理才是。中國廣播公司也提到：「向政府表白「反共自覺」的人，不僅是洗刷了過去的罪過污點，而且是表明自己要以實際行動，參加反共鬥爭的決心。」⁷⁸然而謝韻萍的《聲明

⁷⁶ 復興廣播電臺，〈反共自覺運動〉（1962年3月3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195。

⁷⁷ 正聲廣播公司，〈推展反共自覺運動〉（1962年3月1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203。

⁷⁸ 中國廣播公司，〈舉辦反共自覺運動的必要〉（1962年3月14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202。

書》和《自白書》不僅呈現出不甚信任政府的態度，以致必須得強調自己的是單純無害並具備同仇敵愾之心以外，更顯示了事實上表白當事人並不覺得政府是在幫助「被匪脅迫欺騙的人」解除內心的痛苦，而更像是政府預先懷疑人們具有「匪嫌」，以致表白人必須得提出一套說辭來向「青天大老爺」自證清白。正如當時宣傳短篇小說《第一流人物》所言：

「唉！那只是我偽裝的外衣……………」

「我又不懂你說些什麼了」

「這件偽裝的外衣我披了十五年，我才是第一流的角色呢。老兄，今天跟你說真話吧。我從大陸上，並不是乾乾淨淨的，可是，我一點不露痕跡，大膽的面對着社會羣衆，於是在羣衆中生根，社會上立足，誰又能認識我的真面目？祇是一樣，逃不過我自己的良知，所以老法官的木槌，擊碎我十五年的迷夢。」

「可是，你何以要說去歐洲？你何以要我陪你看電影？」

「前天我看到報紙上刊載政府公告的反共自覺運動，我便神志不足，徬徨無主。為了矇蔽自己的良知，我在心底裏掛了罪犯的牌子，進入紐倫堡的法庭。由於膽怯，我找到你，所以我說那片子里被審訊的，不是四個人，因為還有我在內。」⁷⁹

「謝韻萍自然不是罪犯，筆者絕對可以保證」。當然筆者作為親屬，如此辯護相當無力，但是，如果沒有「反共自覺運動」，則謝韻萍也不必闡述這樣的經歷。相反的，當謝韻萍「被迫附匪」的經歷被筆者知道後，筆者心中其實也隱約感到了不安：莫非謝韻萍真是「匪諜」或「叛徒」，只是被政府所原諒了？筆者開始聲明的「謝韻萍自然不是罪犯，筆者絕對可以保證」，就連筆者自己也沒信心了，畢竟參與中共黨政活動——婦女識字班是事實，而認識一些人也是事實，甚在解放後的中國大陸生活了9年也是事實，這期間無論參與任何「朱毛匪幫」活動都不意外，而這些都沒有在謝韻萍的《表白書》內詳細敘明。沒有人能證明謝韻萍說的是真的，自然也沒有人能證明謝韻萍是無辜的。該小說主角掛上的「罪犯」牌子，實際上在筆者心中悄悄地掛了起來。「寬大為懷，既往不咎」的背後，並不意指人們是無辜的，而是政府決定不予究辦。換句話說，人們還是有汙點，只是政府幫忙洗清而已。然而，究其根本，人們之所以染

⁷⁹ 莊南椰，〈第一流的人物〉，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301-302。

上汙點，甚至這樣的汙點被視為危險的，全是因為政府先行頒行了極度嚴苛的「匪諜罪」和「叛亂罪」，並透過舉辦了像「反共自覺運動」這樣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激化了如此環境，讓人們必須徹底清潔自己，發現原本身上不被視為髒汙的汙點，並將這份汙點呈現給政府，而不是人們本質上根本就沒有這些國共鬥爭下的汙點。在今日未能傳唱的《反共自覺表白歌》有著這麼一段歌詞：

反共自覺運動歌

進行曲節奏 4/4 趙友培詞 周藍萍曲

黑暗漸漸隱藏 東方透出曙光 我們打開心扉 迎接一片朝陽

反共自覺 抱定主張 掌握良機 決不輕放

把陰影掃除 向光明歌唱 用自由意志 未前途朝想

不再遲疑 不再徬徨 還我清白 充滿希望

誓為皇帝的子孫 不作迷途的羔羊 黑暗迷途的羔羊⁸⁰

筆者心裡的确蒙上了陰影，但如此黑暗產生的原因，卻是看到了「反共自覺運動」中的「表白事實」，逐漸懷疑自己的外祖母是不是真的曾經做了什麼，以致需要被「反共自覺表白」。謝韻萍甚至還有留下一份問答文件，其問題相當嚴謹且細緻，彷彿就像犯罪嫌疑人一樣。具體問題如下表所示：

表 22、謝韻萍表白書之問答題目（1962 年）⁸¹

一、被迫參加江蘇省吳縣葑門掃除文盲運動識字班擔任受聘之經過事實？	二、何時擔任？何時離職？	三、該識字班設立地點？受教若干？班中組如何？
四、每月待遇若干？	五、教育時間如何？進度及課程如何？	六、識字班除教育外，還有參加何種活動？及訂定有何種活動？是否參加匪黨其他組織活動？
七、在識字班時曾交往	八、匪幹是否之你丈夫	九、離開匪區經過（原

⁸⁰ 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271。

⁸¹ 《謝韻萍表白書：問答版》（1962年），謝韻萍親屬藏。

人物？以你所交往者現是否來台？從事何種職業？住何地？是否有聯繫？	在台，你們如何通訊？	因申請手續經過），匪幹是否約談？內容如何？離開時有否保證人？
十、匪幹是否交付任務？何種任務？	十一、領有路費若干？	十二、由家鄉到港經過
十三、來台後有匪方人員與你連絡否？	十四、對反共自覺運動之觀感？	十五、對反共抗俄的看法？

圖 24、謝韻萍表白書（1962 年）

水白書	
一、姓名	謝韻萍
二、性別	女
三、年齡	四十一歲
四、籍貫	江蘇吳縣
五、服務單位	無（係聯繫處專員台北外事招待所聘任會計胡管德配偶）
六、通訊處	台北縣永和鎮仁愛街三巷十二號
七、事實	一、被迫參加江蘇省吳縣新門鄉陳文育運動識字班担任受聘之會計過事實？

而這樣的問題在調查局檔案也能看到，如由南投縣調查站辦理的「于盛林表白案」，如下表所示：

表 23、于盛林調查筆錄之談話問題（1962 年 4 月 30 日）⁸²

一、前科（預設問題）	二、你受過什麼教育？ 家庭狀況如何？操何 職業？	三、何年入伍當兵？曾 經服務那些部隊？
四、何年何月在什麼地 方被俘？被俘後共匪 對你怎樣處理？受過 多久訓練？請詳實說 明之。	五、來台經過？來台後 行蹤？何年退伍？退 伍後生活情形？請說 明之。	六、以上所說都實在 嗎？
七、還有什麼意見補充 嗎？		

即便不是被俘經驗，調查員也會詳加詢問，尤其是「自大陸來台的路線」，如李少妹的案例：

問：你何時離開大陸？為何離開？在香港有多少時間？

答：四十四年底由上海到廣州姪媳處住了兩年多，四十六年再由廣州至澳門。……

問：請你把逗留大陸期間及離開情形表白下好嗎？

答：我在上海戶口是列入「特別戶」。在匪區期間沒有參加過什麼開會或地方村里組織。離開廣州時，匪公安人員也沒有向我講些什麼話。⁸³

就如此來看，「反共自覺運動」就像政府臨時設置的關卡，目的是重新審核和清理每個人的背景。如由屏東縣調查站策動的王連倮，其在 1962 年 3 月交給調查站的《反共自覺表白書》之「表白事實概要」便言及：

余係農村婦女，未受教育，不識文字……因守土重遷觀念甚深，未隨兒子來臺，致孑然一身，留在匪區。曾被迫參加生產小組，從事勞動，但以年老力衰，在匪按勞給酬之原則下，勞動所得難獲溫飽

⁸⁴

一個月後屏東縣調查站似乎覺得表白事實有問題，於是特地再找王

⁸²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于盛林調查筆錄」（1962年4月30日），〈于盛林表白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31。

⁸³ 「李少妹談話筆錄」（1962年3月30日），〈李少妹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20589。

⁸⁴ 「王連倮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3月15日），〈王連倮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47。

連梯談話，此時便直接針對「附匪」經歷作細部提問，如「你什麼時候參加匪黨的生產組織，做些什麼工作，到甚麼時候脫離生產小組」、「農業合作社由匪偽什麼機關管理」，甚至還問了「你申請離大陸時匪方是否知道你到台灣來」。⁸⁵在這些詢問當中，政府角色一點也不像宣傳文宣當中的那樣「仁慈溫暖」。1962年3月23日《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專訪，對象是主動辦理「自覺表白」的黃維昆，其不僅用「仁慈」形容政府的感召，更以一段小故事說明警備總部這種宛若「慈母」態度：

「起初！」黃維昆繼續說道「雖然我依賴這種鼓勵力量的吸引，充滿了信心，但忐忑不寧的心情，一天廿四小時，總有幾百次七上八下。恐懼，煩惱，希望，在思想中翻來覆去，沒有片刻的安靜，尤其是在接到通知，要我到臺北去談話的時候起，明明政府不會失信於一個迷途知返的人，會照自覺辦法待我，但總有說不出的惶恐，因為我第一次乘着這個大波浪，猜不出獲救的程度有多深。直到在臺北車站下車，有兩位警總的人來接待，把我安頓在一家我還沒有享受過的華貴的旅館，他們友善的道別以後，我才知道我的勇氣沒有白費。在此以後，我一個人暢遊臺北，看了幾場輕鬆的電影，都不見有什麼行動，我到反而詫異起來。之後，警總祇要我談了不到三十分鐘的話，其中又多半是慰勉之詞，我就回來了。在臺北，天氣很冷，警總還為我添置了許多禦寒的衣服，使我身心兩得溫暖，這種仁慈的感召，比鞭撻我，責罵我，還要深刻得多。」

86

筆者猜想，或許王連梯只是運氣不好，遇到的不是「慈母」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而是「嚴父」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以致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苦難經驗，一點也沒有像黃維昆那樣得到情治單位的慰勉。諷刺的是，黃維昆似乎是整個「反共自覺運動」中，唯一因1946年參加「高雄機器廠」孫古平「從業員會」而被審核為「准予補辦自首」的人，⁸⁷不僅等於被納入了「特殊份子輔考」行列，甚至更可能是「高雄機器廠」事件少數被納入「自首份子」。就檔案顯示，直到1967年黃維昆仍被列為「一般列管的

⁸⁵ 「王連梯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24日），〈王連梯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47。

⁸⁶ 記者鄧根實，〈真正自由生活的開始，訪自覺表白的黃維昆〉，《中央日報》（1962年3月23日），版3。

⁸⁷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176」（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自首份子」，由臺灣省警務處負責輔考，⁸⁸根本不如訪談所言般地那樣「仁慈溫暖」。而在 1964 年的《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中，類似於上述等人的經濟而被在「反共自覺運動」當中「反共自覺表白」的，並不在少數，以下將經由簡冊資訊實際查看人們的構成與表白事實的類型。

貳、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的數據

據《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原件所載的「分類統計表」，「反共自覺表白人」共計有 3077 名。⁸⁹其中男性為 2267 人（74%）；女性為 810 人（26%）。籍貫細目則如下：

表 24、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人籍貫統計表（1964 年 10 月）⁹⁰

省（市）	人數	比例	省（市）	人數	比例
臺灣	839	27.27%	浙江	431	14.01%
廣東	351	11.41%	江蘇	318	10.33%
福建	270	8.77%	山東	181	5.88%
湖南	113	3.67%	四川	102	3.31%
河北	85	2.76%	安徽	64	2.08%
湖北	52	1.69%	河南	52	1.69%
江西	49	1.59%	雲南	47	1.53%
廣西	28	0.91%	貴州	20	0.65%
遼寧	19	0.62%	甘肅	1	0.03%
察哈爾	1	0.03%	西藏	1	0.03%
山西	13	0.42%	陝西	10	0.32%
北平	9	0.29%	南京	6	0.19%
吉林	5	0.16%	熱河	5	0.16%
安東	2	0.06%	黑龍江	2	0.06%

⁸⁸ 「自首份子一般列管名冊：頁42」（1967年5月31日），〈新生及歸來〉，《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3.2/0292/0001/0150。

⁸⁹ 雖然檔案原件上明載3077名表白人，但經筆者驗證的結果，實際在檔案原件上的名單僅有3064人。一般《簡冊》的排版，除頁首登載8人外，其餘各頁皆為10人，但有部分頁數因排版失誤而僅有9人，而有1頁則登載了11人，且重複印刷了263頁，以致闕漏了264頁的表白人。雖然將列管的13人與3064人相加剛好等於3077人，但所謂的「列管」實際上是《簡冊》原件於備註欄的註記，通常與「准予補辦自首」、「准予補辦登記」審核結果等並列。由於沒有其他原件能佐證，故本文原則上仍採用檔案原件的數據。在使用筆者驗證的數據時會特別說明。

⁹⁰ 由筆者整理製表。原件無百分比。資料來源：「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反共自覺表白人分類統計表」（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合江	1	0.03%	
----	---	-------	--

就省籍來看，以臺灣省為大宗，其次依序為浙江、廣東、江蘇、福建、山東、湖南、四川。然而相較其他省籍有較為差異的表白事實，臺灣省有相當高的比例係因 1946 年的「高雄機器廠」罷工事件而被要求表白的。經筆者統計《簡冊》上 3064 筆資料，臺灣省籍共有 834 筆，其中 433 筆與「高雄機器廠」直接相關，佔比 51.92%。

其次是年齡區間，細目如下：

表 25、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人年齡區間統計表（1964 年 10 月）⁹¹

年齡	人數	比例	年齡	人數	比例
16-20	105	3.41%	21-25	75	2.44%
26-30	86	2.79%	31-35	343	11.15%
36-40	647	21.03%	41-45	583	18.95%
46-50	476	15.47%	51-55	312	10.14%
56-60	166	5.39%	61-65	153	4.97%
66-70	77	2.50%	70 以上	54	1.75%

其中以「36 至 40 歲」為大宗，其次為「41 至 45 歲」、「40 至 50 歲」。如將 16 至 30 歲分為「青年」、31 至 45 歲為「壯年」、46 至 60 歲為「中年」，61 歲以上為「老年」，則「反共自覺表白人」多集中在「壯年」與「中年」兩大群體，分別為 1573 人（51.12%）和 954 人（31%）。

接著是職業統計，如下表所示：

表 26、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人職業統計表（1964 年 10 月）⁹²

職業	人數	比例	職業	人數	比例
農	226	7.34%	工	710	23.07%
商	252	8.19%	學生	102	3.31%
教員	197	6.40%	記者	2	0.06%
軍	3	0.10%	醫	20	0.65%

⁹¹ 由筆者整理製表。原件無百分比。資料來源：「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反共自覺表白人分類統計表」（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⁹² 由筆者整理製表。原件無百分比。資料來源：「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反共自覺表白人分類統計表」（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公務員	360	11.70%	漁民	16	0.52%
船員	5	0.16%	無職業	1184	38.48%

其中佔最高比例的是「無職業」，其次是工人、公務員、商人。不過須注意的是，「無職業」的分類除了包含「家庭主婦」或「家管」外，有許多「表白人」並不是真的「無職」，而是沒有填寫，例如吳德成在繳交給調查局的《反共自覺表白書》即沒有填寫職業，最後警備總部亦將其登錄為「無職」。⁹³此外工人當中一有不少是涉及 1946 年的「高雄機器廠」罷工事件，且尚在原單位或其他地方任職擔任工人的，是故職業部分可能有失真之狀況。不過仍可以大致看出反共自覺運動其實牽涉的仍橫跨了各行各業，且公務員排名第三亦是個值得注意的數據，略為反映出了「反共自覺運動」較為鎖定的主力群體。

然後是教育程度，如下表所示：

表 27、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人教育程度統計表（1964 年 10 月）⁹⁴

學歷	人數	比例	學歷	人數	比例
大專	230	7.47%	高中	227	7.38%
初中	529	17.19%	小學	825	26.81%
私塾	208	6.76%	不識字	822	26.71%
其他	236	7.67%			

如以「受教育程度」來看，可看出「反共自覺運動」較為鎖定的群體，大部分都是受過教育的，共 2255 人，佔比 73.29%，並以小學學歷最多，其次分別是初中、私塾、大專、高中。

最後是警備總部的審核結果，經筆者親自統計 3064 筆資料後，如下表結果：

⁹³ 「吳德成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30日），〈吳德成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47。「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99」（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⁹⁴ 由筆者整理製表。原件無百分比。資料來源：「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反共自覺表白人分類統計表」（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表 28、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人審查結果（1964 年 10 月）⁹⁵

審查結果	人數	比例
准予表白	2796	91.25%
准予補辦自首	38	3.20%
准予補辦登記	76	2.48%
准予備查	98	1.24%
表白不實	7	0.23%
存參	13	0.42%
無結果	32	1.04%
因死亡免辦	2	0.07%
投案	1	0.03%
不足採信	1	0.03%
共計	3064 人	
列管	13	佔自首、登記 11.40%

除死亡免辦 2 人與 1 人因警備總部認為其「表白參加匪黨組織經過極不合理，不足採信」而駁回外，⁹⁶其餘絕大多數皆被警備總部審核為「准予表白」，佔了約 91.25%。如含補辦「自首」和「登記」者，則更高達 96.93%。甚至若單純計算較有危險的「備查」（即待情治單位查證）和移送軍法的「表白不實」、「投案」則只有 1.5%。雖然警備總部一旦處分就是極度狠毒，且常是透過一案的自白串起數案，但終究不是絕大多數的人。最終警備總部放過了絕大多數的人。雖然總參與人數不如 1955 年「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時的 3454 人，但由於當時有 1315 人被核定為「情節未合構成附匪條件免予登記」，實際被納入的僅有 2139 人，故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可說是自 1950 年以來最多人被納入「自首自新」號召運動的。此外警備總部在辦理的過程，初審階段也會駁回不符合表白要件的，如 1962 年 3 月 8 日李立柏即向黃杰報告截至 3 月 5 日止，接獲表白書函的 11 件，來部表白的 5 人，唯均不構成表白條件。⁹⁷

⁹⁵ 原件無統計，由筆者個別清點、計算製表。由於原件謄打闕漏、重複印刷、排版錯位等原因，故僅能清點出 3064 人。表中列管係警備總部特別註記，即部份人士除核定為「補辦自首」或「補辦附匪登記」外，亦被註記為「列管」。資料來源：「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 1-309」（1964 年 10 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⁹⁶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 304」（1964 年 10 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⁹⁷ 「十時五十分李副總司令來談」（1962 年 3 月 8 日），〈黃杰將軍任職警備總部工作日記〉，《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000000C/0051/44C50006/1。

至於具體的表白內容類別，經筆者分類整理後，大致分有 11 種類別，如下表：

表 29、第一期反共自覺表白內容類別和事例（1964 年 10 月）⁹⁸

表白內容類別	表白內容事例
與共軍交戰被俘	1、卅八年五月服務九十三軍騎兵團在東北遼寧作戰被俘，後發路條經半月到天津又參加九十五師三團當上等兵。（李伯新：頁 142，准予表白） 2、卅八年元月在楊幹才部二十軍軍部鎢重營一連當一等兵，於安徽蕪湖被匪劉伯承部所俘，二月底到達鎮江共匪又把我們送到武漢，那時武漢已失守，九九軍在岳州收容我們又回中央。（朱學昌：頁 93，准予表白）
曾參與共黨組織	1、共匪陷上海後仍在阜豐幼稚園教書，曾參加共匪組織「學習會」，四八年三月來台。（包福恩：頁 109，准予表白） 2、四十六年十月間在營口市前進小學被選為匪少年先鋒隊隊員。（張景林：頁 64，准予表白）
曾配合共區行政	1、四十三年在滬被匪強迫參加讀書會學習一年，並經考試獲第二名且得獎品，嗣因並未繼續。四十九年被偽虹口區三里駐委會○○○指派擔任虹口區一帶之住戶清潔檢查工作，五十年九月來台。（周杏英：頁 282，准予表白） 2、濟南陷匪後曾參加「生產互助組」為土地社社員，四十六年八月離匪區赴南洋，匪曾交待為匪宣傳大陸教會很好，信仰自由，神父可自由傳教等情。（韓貴珍：頁 207，准予表白）
接觸過共產思想	1、在求學中曾閱讀左傾書籍如「日出」「雷雨」等。抗戰中曾與在匪區延安讀書之○○○通信等情。（姚秀彥：頁 157，准予表白） 2、卅八年隨部隊來台，退役後生活困苦，感情衝動，於四十六年用草紙寫了數張紙條，丟在田中菜市場上寫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譚恒輝：頁 13，准予表白）
與匪諜叛徒來往	1、民十八年秋在寧波求學與○○○相識，常相來往，○某先後贈余左傾雜誌「湖波」，十九年○某因匪案被捕，余同被補，判刑一年等情。（徐○○，頁 114，准予表白）
自清和匪諜不熟	1、與○○○是係同學部屬關係。我了解他是不滿政府曾……（○○○：頁 88，准予表白） 2、濟南失守前由兗州到青島時有一同鄉曾勸告：「可留在家中不要追隨國民黨跑了」余當時即曉以大義後始悉其為匪幹，後在大陳島時曾在小組會議講過此事等情。（馬鴻源：頁 236，准予表白）
檢舉他人有匪嫌	1、五十年四月、五月間○○○曾談及可疑言論……（○○○：頁 267，准予備查）
控訴遭共黨迫害	1、卅四年十月被匪山東省長山特區公安局以「曾為偽治期鄉長」之罪名拘押，嗣被判刑二年，充服勞役卅六年被遣返家聽候匪幹殺戮乃逃往天津。（張新民：頁 51，准予表白）
高雄造船廠罷工	1、卅五年十月間經○○○之通知參加由孫古平策動的機械公

⁹⁸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司罷工，包圍辦公廳等事件（王萬來：頁 40，准予表白） 2、卅五年服務於台機械公司時○○○命我去包圍辦公廳並叫我參加遊行包圍警察局等。（郭金碑：頁 21，准予表白）
參與湯守仁行動	1、卅八年六月參加湯匪所辦吳鳳鄉山地幹部養成所訓練二個月（楊春良：頁 213，准予表白）
參加日治工友會	1、十七年參加共黨外圍組織「工友會」組織，同時參加罷工等活動。（洪飛，頁 130，准予表白）

如此有著諸多複雜經驗，而非有嚴重「投匪」或「附匪」情事的人可謂不勝枚舉。「反共自覺運動」本身就是刻意擴大的「自首自新」號召，故也令許多程度輕微的人被納入到了「反共自覺表白」的行列內，這點也反映在了警備總部的處置上。然而由於《反共自覺表白書》本身除要求「表白事實」外，亦有「來臺經過及現況」，且如此內容是沒有被登載於《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內的，故實際上警備總部真正要的資訊究竟是何種模樣，以致人們皆被列為「准予表白」，則恐怕單靠這份《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仍無法說明一切，也因此就目前為止，「反共自覺運動」仍欠缺一塊面向有待後續史料出土梳理。

第四節 軍中反共自覺運動的過程與成果

壹、軍中反共自覺運動

正如過去等社會和軍方分別辦理的模式，當警備總部開展「反共自覺運動」的同時，國軍部隊同樣也施行了「反共自覺運動」，其名為「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以參謀總長的名義通令全體單位參與，期限同「反共自覺運動」自 1962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止，⁹⁹範圍則為「國軍全體官兵學員生及軍中聘僱人員」。

據國防部參謀總長公布的《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其第一條開宗名義指出「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係「為配合社會號召反共自覺運動工作，澈底根絕共匪陰謀活動，使我軍中更趨純潔安全起見」而辦，即與警備總部辦理的社會「反共自覺運動」作對應。在責任區分的一部分則由第三條第一款指定由「國防部負責指導辦理自動表白工作並對表白處理作最

⁹⁹ 「國防部參謀總長致作戰次長室（51）詳證字第411號令」（1962年3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案〉，《總長辦公室》，國防部藏，檔號：51_1315.6_7421_1_4_00049748。

後審查決定」，第三款「國防部本部及直屬單位之自動表白工作，按現行作業程序分由總政治部第四處及介壽館保防指導組負責」。至於第四、五、六條對象則同《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所載，規定凡曾涉有《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等情事者或檢舉他人有匪諜嫌疑者均可自動表白。值得注意的是，第八條明載「凡經向軍中表白之事實如無隱瞞不實情事一律不究既往受法律保障」，明定了「不究既往」與「法律保障」，此在《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由於被行政院否決而沒有出現。另外 1955 年國軍實際上辦理的應是《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辦法》，但此時《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亦沒有沿用該法規。¹⁰⁰

儘管軍中以相當快速的方式核定相關辦法，且先期的規劃作業總政治部早已於 1961 年擬定配合辦法並報行政院核定，¹⁰¹但實際的施行時間仍較社會稍遲，此從包含文職人員與軍職人員的總統府直至 3 月 13 日才由秘書長與參軍長發布命令便可看出。¹⁰²

而除法規劃分外，總政治部在「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中依然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3 月 3 日曾為「討論辦理反共自覺運動有關事宜」而臨時召開了「國防部各幕僚及勤務單位保防會報」，除要求前述單位參加外，列席的亦有「總統府安全室、國防會議秘書處、部長辦公室、教育部軍訓處」，並由總政治部副主任主持。¹⁰³

因介壽館保防指導組負有辦理國防部幕僚及勤務等有關單位的「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之責任，故為此亦召開了座談會以交換工作意見。報告資料直接開宗明義地點出了「軍中反共自覺運動」較以往差異之處，即強調「檢舉」，如下：

¹⁰⁰ 「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1962年3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案〉，《總長辦公室》，國防部藏，檔號：51_1315.6_7421_1_4_00049748。前述詳細條文可見附錄1-7。

¹⁰¹ 「國防部總政治部五十年春季（元至三月份）工作報告書」（1961年5月2日），〈國防部總政治部工作報告書〉，《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39/1300/6015/。

¹⁰² 「總統府秘書長參軍長致第二局（51）德發字第186號令」（1962年3月13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1/006。

¹⁰³ 「總政治部（51）詳證部字第412號開會通知單」（1962年3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案〉，《總長辦公室》，國防部藏，檔號：51_1315.6_7421_1_2_00049748。

軍中在四十年間曾舉辦過自首運動，四十四年又相繼舉辦附匪登記運動，目的在求澈底粉碎匪幫滲透顛覆統戰等陰謀，以確保國軍純潔與安全，此次再舉辦反共自覺運動意義更為重大，不但要求被匪利用人員自身的自白，更要求知匪人員作積極性檢舉。¹⁰⁴

接著報告提到了過去辦理「自首」和「登記」的成果：

本部過去所辦理自首及附匪登記運動賴各級長官督導及各單位同仁協同努力，辦理情形非常良好，當時辦理自首及登記人員至今仍有在本部工作，且據瞭解他們辦理自首登記之後，工作情緒較諸未自首登記之前為佳，這一點是足以提出向各位報告的。¹⁰⁵

雖然報告宣稱過去被列為「自首」和「登記」的人員工作情緒較未辦理前佳，但本次「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卻有所忌憚似的，沒有打算擴大施行。實施原則提到「鑒於本部成員多為擔任軍職有年幹部，在此運動推行期間，為避免刺激彼等情緒，以不作過份宣揚，而在要求每位官兵均能瞭解運動真實意義為原則」。¹⁰⁶可見至少當時介壽館保防指導組負責的範圍，打算施行的是有限定性的「軍中反共自覺運動」。

至於實際辦理情況，就現有史料顯示，憲兵司令部於 1962 年 6 月 13 日向總政治部上繳了四名《策動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名冊》，皆為現役軍人或軍校生。¹⁰⁷然而總政治部似乎不負責處理陸軍的「軍中反共自覺表白」，故在收到後即將交給陸軍總司令部來處理，¹⁰⁸而陸軍總司令部收到表白案件後，貌似會指派負責人再度約談表白人，用以確認所言屬實與否及重新評估審核標準。¹⁰⁹

¹⁰⁴ 「反共自覺運動報告資料」（1962年3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案〉，《總長辦公室》，國防部藏，檔號：51_1315.6_7421_1_4_00049748。

¹⁰⁵ 「反共自覺運動報告資料」（1962年3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案〉，《總長辦公室》，國防部藏，檔號：51_1315.6_7421_1_4_00049748。

¹⁰⁶ 「反共自覺運動報告資料」（1962年3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案〉，《總長辦公室》，國防部藏，檔號：51_1315.6_7421_1_4_00049748。

¹⁰⁷ 「憲兵司令部致總政治部（51）精旦字第2650號函：附件憲兵司令部策動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名冊」（1962年6月13日），〈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7/0015。

¹⁰⁸ 「總政治部第四處簽呈」（1962年8月20日），〈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7/0017。

¹⁰⁹ 「陸軍總部辦理李春甫國軍中自動表白人員案件處理表」（1962年12月14日），〈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儘管現役軍人或軍校生應為「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之適用範圍，但如「聯勤測量學校學生」董秉堃卻相當類似於社會調查策動的流程，連所用的文件都是一模一樣。董秉堃因有案涉嫌，而由憲兵協調測量學校「策動」，撰寫了《自傳》、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製作《談話筆錄》，並由憲兵司令部提供了《審查意見》給予「准予表白」。¹¹⁰相關文件皆為制式表格，並同調查局所留存的「反共自覺表白」之檔案格式。此顯示儘管憲兵司令部被列為警備總部辦理社會「反共自覺運動」的調查策動單位，但似乎同時也是「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之調查策動單位；又或者「反共自覺運動」和「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實際是混合在一起的，運著相同的工作文件，只是依據的法規和權責單位有所不同而已。

此外憲兵司令部不僅同調查局會針對舊案來策動，亦會主動出擊到軍中單位尋找符合資格者。「陸軍 801 總醫院少尉護理官」孔皓璽即是受憲兵「鼓勵表白」，因而填寫了《反共自覺表白書》，坦承「在匪區時間短、年紀小，未受匪訓練，未參與匪社團活動，離開匪區時亦未被匪交付任務」。然而被懷疑據有「匪嫌」而得填寫《表白書》，亦令孔皓璽相當不滿，陸軍總司令部針對孔皓璽《辦理軍中自動表白人員案件處理表》顯示，憲兵單位「來員又稱海外來台人員，都要填表這是手續，一定要填，並且天天來催，該員始填寫」，「據該員談話，前次所填之『自覺表白』書，非出於本意，因未受匪訓練，亦未受匪交付任務，故該員於言談之間，時對前次所填之『表白書』表示不滿」。最後陸軍總司令部認為「表白人員表白事實坦承，和無隱匿跡象，擬請按處理標準（一）項規定予以表白之保障，並准予登記」。¹¹¹正如調查局檔案所顯示的，「反共自覺運動」之調查策動重點對象為「1956年以後大陸來臺人士」，會議列席的憲兵司令部應也被交付了相同的工作，且如此原則同樣沿用到了「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中。

由於缺乏史料，故對「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之辦理過程僅能追蹤到

C1025331401/0051/000001/007/0005。

¹¹⁰ 「董秉堃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24日）、「董秉堃談話筆錄」（1962年4月24日）、「憲兵司令部直屬第二調查組受理董秉堃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62年4月27日），〈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7/0016。

¹¹¹ 「陸軍總司令部辦理孔皓璽國軍中自動表白人員案件處理表」（1962年12月14日），〈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7/0007。

此。1963 年 9 月 17 日，參謀總長彭孟緝向總統上呈了一份簽呈，內容是報告「軍中反共自覺運動」的成果。報告中提到，按照總統於 1960 年 12 月 20 日的指示，「為再示寬大，應再號召自首自新運動，方式力求新穎」，飭臺灣警備總部於 1962 年辦理施行「反共自覺運動」。軍中為使內部更趨「純潔安全」，故同時配合施行「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截至 1962 年 4 月 30 日，表白人共計 337 人。由於部分情事涉及「社會關係」，須多方查證以徹底澄清，直至 1963 年 7 月方清理結束。¹¹²有關表白人數和案件統計，如下二表所示：

表 30、軍中反共自覺運動表白人數一覽表（1963 年 9 月 17 日）¹¹³

分類	人數	比例
總計	337 人	
表白人來源		
投函自動表白	306	90.80%
被檢舉	31	9.20%
單位區分		
陸軍	173	51.34%
海軍	24	7.12%
空軍	35	10.39%
聯勤	29	8.61%
警總	43	12.76%
國防部及直屬單位	33	9.79%
身分區分		
軍官	106	31.45%
士官、士兵	192	56.97%
學員生	4	1.19%
非軍人 （含聘雇文職、軍眷、金馬漁民、軍人監獄在監人犯）	35	10.39%

¹¹² 「彭孟緝呈蔣中正為報告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案實施情形」（1963年9月17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

¹¹³ 由筆者整理製表。原件無比例。資料來源：「彭孟緝呈蔣中正為報告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案實施情形」（1963年9月17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

表 31、軍中反共自覺運動表白類別和身分統計表（1963 年 9 月 17 日）¹¹⁴

類別／ ／身分 (人)		參加匪 黨外圍 組織者	被迫 (誘) 附 匪工作 或被匪 利用者	被俘或 受匪訓 者	曾在匪 區讀書 或逗留 者	自我懷 疑及其 他	合計	比例
軍 官	少將			2			2	0.59%
	上校	5	2	10			17	5.04%
	中校		4	7		1	12	3.56%
	少校		7	11			18	5.34%
	上尉	1	16	5	1	1	24	7.12%
	中尉		6	5			11	3.26%
	少尉		8	2	2	1	13	3.86%
	准尉		7		2		9	2.67%
士 官 兵	士官 長	1	5	4	3	2	15	4.45%
	上士	2	28	26	5		61	18.10%
	中士		20	17	4	2	43	12.76%
	下士		10	17	2	1	30	8.90%
	上兵		26	7	7		40	11.87%
	一兵		2	1			3	0.89%
	二兵							0.00%
學員生				1	3		4	1.19%
非軍人		2	25	8			35	10.39%
小計		11	166	123	29	8	337 人	
比例		3.26%	49.26%	36.50%	8.61%	2.37%		

由上二表可見，1962 年「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以「被俘」和「附匪工作」者為大宗，且多數人都是「投函表白」。接著報告亦提到了案情較重的即移送「法辦」，而「案情較輕」的則按「准予補辦『被難』、『附匪』、『新生』登記，或准予表白」等進行分類註記。¹¹⁵由此看來軍中對於「自首自新」的處理似乎不同於警備總部核心三大分類「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及「反共自覺表白」。可惜

¹¹⁴ 由筆者整理製表。原件無比例。「自我懷疑及其他」原註為：「係指自我懷疑被人誤會為匪諜，或藉表白機會，以圖解決個人問題等情」。資料來源：「彭孟緝呈蔣中正為報告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案實施情形：附件一辦理「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案件統計表」（1963年9月17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

¹¹⁵ 「彭孟緝呈蔣中正為報告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案實施情形」（1963年9月17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

的是彭孟緝並未提到審查分類後的人數。此外報告還表示此次運動推行成果「尚佳」，原因在於宣傳普遍，以及特種黨部暨社會治安單位協調密切，配合良好。¹¹⁶雖彭孟緝並未闡明「社會治安單位」為何者，不過仍可看出同社會「反共自覺運動」的狀態，即國民黨黨政軍情治系統皆在「反共自覺運動」佔有頗為重要的份量。

最後報告亦回顧了自「政府遷臺」以來軍中辦理的四次自首自清工作，如下表：

表 32、1949 至 1962 年軍中「自首自清」工作概要表¹¹⁷

時間	名稱	人數
1950 年 9 月 5 日起 1950 年 12 月 10 日止	匪諜自首運動	70
1951 年 9 月 21 日起 1951 年 12 月 10 止	檢肅匪諜運動	84
1955 年 10 月 11 日起 1955 年 11 月 10 日止	國軍中被匪誘迫人員登記	518
1962 年 3 月 1 日起 1962 年 4 月 30 日止	軍中反共自覺運動	337
共計		1009 人

就人數而言，1962 年的「軍中反共自覺運動」雖不如 1955 年「國軍中曾被匪誘迫人員登記」時有 1074 人辦理且其中 518 人列為「登記份子」，但也是頗具可觀的數字，遠超出兩次「自首」運動。而此特徵也受到彭孟緝的同意，旋即表示本次「反共自覺運動」之人數僅次第三次「被匪誘迫登記」，且有「重要案件」線索發現，顯然此類份子尚未「根絕」，以後適當時機仍有「繼續辦理自首自清」之必要。最後總統府認為擬復「悉」，蔣中正亦批示了「悉」。¹¹⁸

¹¹⁶ ，〈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

¹¹⁷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彭孟緝呈蔣中正為報告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案實施情形」（1963年9月17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

¹¹⁸ 「彭孟緝呈蔣中正為報告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案實施情形」（1963年9月17日）、「總統府第二局呈總統稿」（1963年9月20日）、「張羣、周至柔呈蔣中正為彭總長呈報軍中反共自覺運動案實施情形」（1963年9月21日），〈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1/007/0011。

貳、金門地區的軍中、社會反共自覺運動

至於金門地區的「反共自覺運動」，由於自 1949 年古寧頭戰役以來，金門便即進入了軍管狀態，民政事務由軍方高度掌控，¹¹⁹再加上《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第三條第五款明載：「金門馬祖地區，有關社會自動表白工作，由金門防衛部及馬祖守備區指揮部分別負責」，且第六款亦載「駐防金門馬祖東引烏坵之海空軍聯勤所屬單位自動表白工作，仍由各單該軍種總司令部負責處理，惟應副知各該當地防衛司令部（守備指揮部）」。¹²⁰故金門地區的「軍中反共自覺運動」、「社會反共自覺運動」實際是由金門防衛司令部所下令。

1962 年 3 月 2 日，緊接著臺灣警備總部推行「反共自覺運動」之後，金門防衛部便當即宣布「為響應政府推行『反共自覺表白運動』，自三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舉辦『金門地區反共自覺表白運動』」，並同臺灣的模式，目的在「號召金門地區社會各階層，凡曾交接叛徒，或以受叛徒脅迫欺騙人士，希望趕快覺悟，自動表白，以表明效忠國家心跡，擺脫叛徒脅迫欺騙，確享自由幸福生活」。同日金門防衛部亦頒行了《反共自覺表白運動實施要點》，範圍與《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相同，不識字者亦可向當地警察機關面報，惟書函投遞改為「金門郵局第二十號信箱『金覺明』先生親啟」，此外亦同《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第三條明定了「凡經坦誠表白，完全交出經過情形及其關係者，可獲得法律不究既往之保障」。¹²¹至於金門防衛部辦理「軍中反共自覺運動」的情形，未有檔案能證實公文到達時間，但應與軍方其他單位是同步的。故就金門而言，實際有兩套「反共自覺運動」於 1962 年當下運作施行，一為社會，二為軍中，即合稱為「金門地區軍中、社會反共自覺運動」，事實上在金門防衛部向參謀本部回報辦理成果的公文中，即以「本防區『軍中、社會反共自覺表白』案件」稱之。¹²²

¹¹⁹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著，黃煜文、陳湘陽譯，《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頁 35-42。

¹²⁰ 「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1962 年 3 月 1 日），〈反共自覺運動案〉，《總長辦公室》，國防部藏，檔號：51_1315.6_7421_1_4_00049748。

¹²¹ 本報訊，〈金門防衛司令部昨宣佈，響應反共自覺運動〉，《正氣中華報》（1962 年 3 月 3 日），版 4。

¹²² 「金門防衛部致參謀總長彭孟緝（51）孝密字第 3044 號呈」（1962 年 6 月 15 日），〈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6。

宣傳方面，儘管金門地區社會的「反共自覺運動」係由金門防衛部另行負責，但從《正氣中華報》上登載的情況來看，應與警備總部共享著同一批宣傳材料，並未有較為顯著不一致的情況。如3月16日該報記者魏光森發表專文闡述「反共自覺運動」的意義，當中即跟緊了時事，談到劉承司駕機來歸的意涵，將彼此作了連結，表示「身囚匪區的同胞猶捨命逃出匪偽統治，而為匪欺騙刻仍生活在自由天地裡是人士，奔向光明自由之路是何其接近，而且簡單，更不必冒九死一生的危險」。¹²³此外由於金門本身亦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的僑鄉之一，故《正氣中華報》上曾任金湖鎮長的楊誠福亦將1961年12月起走訪星馬等地，看到的「共匪暴行」、華僑「反共情緒」等情況，和歸國後遇到「反共自覺運動」作了連結，藉以塑造出「海內外都在反共自覺」的氣氛。¹²⁴

至於調查策動方面，由於缺乏史料而未能得知實際的狀況，不過就僅存的檔案來看，無論是社會還是軍中人士辦理「反共自覺表白」，金門防衛部皆統一採用軍方制式的「案件處理表」來負責，並分別命名《金門地區社會自動表白人員案件處理表》和《金門防衛司令部辦理國軍中自動表白人員案件處理表》等以區隔之。該表格負責人除須填寫表白人所陳述的「表白事實簡明摘要」外，亦包含可能較為重點的「所知匪嫌姓名線索」，同時單位還得進行訪談，並填寫「訪談情形與研判意見」，不分民人與軍人。¹²⁵此外金門縣政府亦曾由主任秘書主持召集各單位公教員工後，請安全室主任報告「反共自覺運動」的意義、精神、實施要點等，並邀請福建省調查處蒞臨指導，可見金門雖然「社會反共自覺運動」是由軍方所下令，但似乎仍按照警備總部的模式，即調查局和安全室有義務要執行並參與號召宣傳和調查策動。¹²⁶同時由於警察機關亦是金門「社會反共自覺運動」的受理窗口之一，故金門警察的角色亦不可忽視。

到此「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和「金門地區軍中、社會反共自覺運動」便告一段落。而同樣處於戰地政務的馬祖地區，儘管缺乏史料，不過軍方

¹²³ 本報記者魏光森，〈把握良機·回頭是岸：簡釋「反共自覺運動」的真諦〉，《正氣中華報》（1962年3月16日），版4。

¹²⁴ 記者楊誠福，〈訪問星馬華僑兼論反共自覺運動〉，《正氣中華報》（1962年4月4日），版4。

¹²⁵ 「金門地區社會自動表白人員案件處理表」、「金門防衛司令部辦理國軍中自動表白人員案件處理表」，〈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6。

¹²⁶ 本報訊，〈縣府昨向公教員工，宣解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正氣中華報》（1962年3月28日），版4。

所屬的《馬祖日報》卻可看到部分宣傳成果。除軍方內部響應外，如 7329 部隊長曾於 1962 年 3 月 9 日親自向官兵闡釋「反共自覺運動」的意義與目的，8146 部隊亦於 15 日執行推展「反共自覺運動」，¹²⁷社會同樣也有推廣宣傳。如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馬祖大隊即利用 3 月 29 日青年節，召集馬祖中學青年組成宣傳隊，並利用裝置擴音設備的中型吉普，深入介壽、復興、福沃、仁愛、馬祖等村宣傳「反共自覺運動」，據點山隴育樂中心也有相關的文宣可供閱覽。¹²⁸甚至最高指揮官在青年節當日的演講更將「反共自覺運動」和「青年自覺」連結在一起，他提到：

三一九黃花崗之役，是十餘次起事中最慘烈的一次，雖然未能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但是已引起了全國青年的自覺……

在敵人作垂死掙扎的瞬間，我們更要提高警覺，防止匪諜滲透活動，因此，我們要響應政府反共自覺運動，檢舉匪諜，使我們革命陣容裏，不容有絲毫的毒素存在，方不辜負今天我們來紀念革命先烈。¹²⁹

綜合本章內容，當 1960 年蔣中正指示黃杰重新辦理自首自新號召運動，並用新穎之方法時，警備總部和國防部也的確用了相當「新穎」的方式在辦理：「放寬定義，主動策動」。當定義被放寬，不再侷限於較為狹窄的「附匪」事實時，需要辦理「表白」的人數也就相對地增多了起來；而當政府被動號召和宣傳效果有限時，透過情治人員主動策動，也就便能使人數在掌握之中。然而「反共自覺運動」雖然結束了，但運動造成的影響並未就此完結。對於某些人而言，政府的確其承諾「寬大為懷，既往不咎」；但對於某些人來說，政府不僅出爾反爾，甚至宛如劊子手般，將表白者推向了斷頭臺。故下一章本文首先將時間點延續至 1960 年代後期和 1970 年代，試圖指出「自首自新」不僅仍在存續，且「反共自覺表白」已正式成為流程的一部分。並回過頭來檢視遭到軍法審判的表白者，以「反共自覺運動」中最血腥暴力的部分作為該章後半內容。

¹²⁷ 記者楊萬舟，〈七三二九部召開榮譽團結會議，檢討構工及美化環境〉，《馬祖日報》（1962年3月10日）、記者嚴明，〈八一四六部隊召開教育會議，訂推展自覺運動進度〉，《馬祖日報》（1962年3月15日）。

¹²⁸ 本報訊，〈今欣逢十九屆青年節各界將熱烈慶祝〉（1962年3月29日）、〈救國團馬祖大隊昨慰問傷患，宣揚青年節由來〉（1962年3月30日），《馬祖日報》。

¹²⁹ 本報訊，〈馬祖各界昨熱烈慶祝第十九屆青年節，指揮官主持慶祝大會訓勉青年效法先烈革命精神〉，《馬祖日報》（1962年3月30日）。

圖 25、調查局致警備總部為辦理反共自覺表白送請查照見覆代電稿（1962 年）¹³⁰

[illegible]

圖 26、調查局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案時的調查筆錄（1962 年）¹³¹

中華民族五十一

中華民國五十年五月十一日

調查筆錄

案由：反共自覺義白案

姓名：性別：年齡：實歲：

籍貫：住址：電話：住戶編號：住戶姓名：

問：前件
答：無。

問：你家庭情況如何？
答：

問：你來台灣的經過如何？
答：

¹³⁰ 調查局所辦理的「反共自覺表白案」會將初審結果送至警備總部，並副本國家安全局。出處：〈成芝田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40/301/01869/。

¹³¹ 調查局所辦理的「反共自覺表白案」可看到會重點詢問「來臺經過」。出處：〈成芝田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40/301/01869/。

圖 27、警備總部指示調查局重點策動「1956 年後大陸來臺人士」¹³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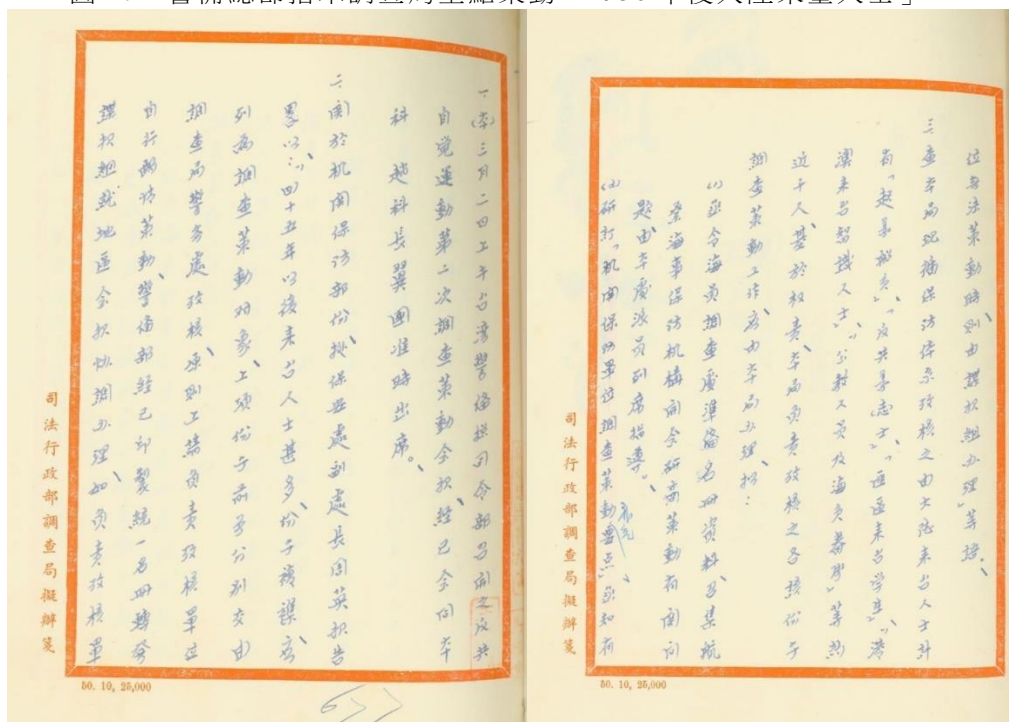


圖 28、金防部致參謀總長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鑒核¹³³

7673		4109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51	6. 22			軍事委員會	
(量)		部司令衛防門金		件遠最	
五則本區陸軍總部。		四恭請 覆核。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三、隨原文查呈		參謀總長 彭上將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動實施要點作業規定」已分別訪談研擬完畢。		「鈞部本年五月十四日帥詳職字第一五一六號令恭悉」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等七員表白人員案件處理表各乙份計七份(如附件)。		二、本防區「軍中、社會反共自覺表白」案件經呈請鈞部帥詳職字第三三七三號令頒「軍中反共自覺規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地 址 統 字 照 件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3044 號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 理 表 七 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處理表七份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金 門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60年六月十五日		呈報「反共自覺表白」案件恭請 請照核由。	

¹³² 出處：〈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133 金防部辦理的「軍中、社會反共自覺表白案」會將初審結果送至參謀本部，並副本陸軍總部。出處：〈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6。

第五章 反共自覺運動後的兩種命運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當抽絲剝繭了以後，便不是個複雜的歷史事件。作為長年屬於國民黨政策的「自首自新」，將人不斷分類控管是有必要的，且這點由於存在著「新生訓導處」如此自新機構，故事實上當時時間來到 1960 年代時，比較大的重點是出獄後必須被列入「新生份子」並加以輔考者而非「自首自新」號召下的「自首份子」和「登記份子」。不過即使如此，「反共自覺運動」中的「反共自覺表白」也沒有消失在政府的保防工作內。在本章第一節將會藉由現有的檔案，梳理出當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結束以後，「反共自覺表白」並沒有因此而終結，而是褪到檯面下運作，成為政府定期清理「匪嫌」舊案時，一種能作為結案用的手段，並在不斷地將人納入「反共自覺表白」以形成檔案紀錄之下，達到最低成本的軟性監控效果。但相反的，情節嚴重的將會交由司（軍）法偵辦。第二節將會看到，當表白人因各種因素，而踏入到「反共自覺表白」的關卡，卻因為其背景和內容正好中了情治單位的迷魂陣，以至當審查結束後，表白人竟被移送軍法偵查身陷囹圄，乃至成為槍下亡魂。

第一節 保防工具化的「反共自覺表白」

壹、1962 年以後的「反共自覺表白」

1970 年警備總部在擬定《加強特殊份子考管工作之擬議》時提到了「特殊份子」的來源：

四類特殊份子中除特殊家屬外，均曾有政治犯罪紀錄。政治犯罪導源於思想為匪黨邪惡理論所迷濛，匪諜自首後，附匪登記後，及叛亂犯刑滿出獄後。¹

雖然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在名義上是「表白」，但同時也是個補辦「自首」和「登記」的活動，且不意外的，即便經過政府准許的「自首」或「登記」，仍然是有「政治犯罪紀錄」的，而並非完全清白者。如

¹ 「加強特殊份子考管之工作之擬議」（1970年3月2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1/0099。

1967 年國軍在進行「特殊份子清查」時，便將「反共自覺表白」者納入「登記份子」行列：

本案所指的特殊份子，其對象分類如左：

一、自首份子：根據《懲治叛亂條例》及《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之規定，經向政府自首，並經核准列入考管者。

二、登記份子：依據《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反共自覺運動》、《國軍官兵定期反省實施規定》，經登記、表白有案，並予核准列入考管者。²

儘管工作規範有但書，提到要「核准列入考管」者才會納入，不過依然顯示同樣是「反共自覺運動」的核准「表白」者，國防部主管的軍方和警備總部專責的社會有著不同的認定標準。透過此案清查，政工幹部學校便回報其所屬一名於 1963 年辦理「反共自覺運動」經「表白登記」有案的「列管特殊份子」。³

政府不會鬆懈，只是在找適當時機。「反共自覺運動」中的「運動」雖然結束了，但「反共自覺表白」並沒有止步在 1962 年 4 月 30 日。如在 1964 年 1 月 15 日遭警備總部以「明知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為由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的駱雲龍，即是 1963 年 11 月 25 日向警備總部保安處「投案」，⁴其表白內容提到「我一直在逃亡，現在蒙政府寬大，出來表白」，而審查結果亦標註為「明知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等情，⁵顯然警備總部仍然持續進行「反共自覺表白」，並不斷將人納入「反共自覺表白人」，如同政工幹校於 1963 年仍有人辦理「反共自覺表白」一樣。

不僅「反共自覺表白」仍然存續，「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亦仍在政府工作當中運作。如 1963 年馬祖守備區在調查俞長樂涉及的附匪

² 「國防部參謀總長致總政治作戰部第四處(56)治俠字第1670號」(1967年7月19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1/0164。

³ 「政工幹校致總政治作戰部主任(56)笛萬字第090號呈」(1967年8月10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1/0142。

⁴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警審特字第49號判決書》(1964年1月15日)，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https://twjcdh.nhrm.gov.tw/Search/Detail/12694>，查閱日期：2022年6月5日。

⁵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286」(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案時，即提到其「已有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之犯意，並未遵照政府頒仰之附匪登記及反共自覺表白之規定，限期辦理自白手續」，故擬處意見如下：

依偵訊結果與原有資料核對，尚見符合，……，行為已觸刑章，擬就其犯意移送軍法審判，施感化教育，獲准其補辦附匪登記手續，促其合作提供同路人及可疑份子，以廣大政治號召。⁶

之後俞長樂便被批准「補辦附匪登記」，並要求填寫《前在大陸被迫附匪忠貞人士登記表》。⁷作為工具運用的「自首自新」可謂一覽無遺，無論是「附匪登記」抑或是「自覺表白」皆未止於當下的年代，也未限定於號召運動時才會顯現運用。事實上及至 1977 年，警備總部一共編列了五期的《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除第二期外，第三期至第五期《簡冊》表白人多被加註了保防專案和數字編號。有關第一至五期時間人數和專案對照表如下所示：

表 33、《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一至五期時間、人數和專案對照表⁸

期數	造冊時間	人數	涉及專案
第一期	1964 年 10 月	3077	反共自覺運動
第二期	1968 年 10 月	212	
第三期	1969 年 10 月	219	滌塵專案
第四期	1971 年 12 月	784	競成專案
第五期	1977 年 4 月	256	澄仕專案
合計		4548 人	

據簡冊內容，1968 年時的第二期主要多數為「准予表白」者，但也有數名「免辦表白」、「准予補辦附匪登記」、「准予備查」和「交付軍法」者，但自 1969 年第三期開始皆只有「准予表白」者被登載於冊，將

⁶ 「馬祖守備區指揮部呈國防部合謀字第 2044 號簽呈：附件匪嫌俞長樂案偵訊報告書」（1963 年 3 月 15 日），〈新生及歸來〉，《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3.2/0292/0001/0066。

⁷ 「俞長樂前在大陸被迫附匪忠貞人士登記表」（1963 年 5 月 23 日），〈新生及歸來〉，《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3.2/0292/0001/0053。

⁸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1964 年 10 月）、「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二期」（1968 年 10 月）、「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三期」（1969 年 10 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四期」（1971 年 12 月）、「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五期」（1977 年 4 月），〈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61/206-01/00954。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限定在「反共自覺表白」內。此外不僅警備總部於第三期開始將「反共自覺表白」標準流程化，調查局亦如是，第三處於 1970 年收到第三期《簡冊》後，便將辦理「反共自覺表白」的 219 人「分別登記製卡存參」，且到了 1972 年拿到第四期的《簡冊》、1977 年拿到第五期的《簡冊》後，不僅本部有留存，各調查站也各分配了一本。⁹

貳、1966 年的「滌塵專案」與 1971 年的「澄仕專案」

雖第二至第五期之人數相較於第一期有顯著性落差，但就時間點和專案涉及的人群而言，作為「自首自新」工具之一的「反共自覺表白」比起 1962 年可謂更具針對性。就在 1966 年，政府又因為安全需求，再次準備發起「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先是國內安全委員會召開了第 56 次的會議，¹⁰會議中警備總部提出了《如何發起一次全國性自首運動之研究》專題報告，眼看著政府就要再次施行的當下，卻被「主席」（可能為蔣經國）¹¹的裁示阻止了。據檔案紀錄其提到：

一、本案主原則上應該作。但因大選在即，如公開的全面實施，恐將產生不良影響。茲穩妥計，本案以秘密清查為主。清查對象，包括匪嫌份子、偽「台獨」份子、惡性重大的社會不良份子、及近年自海外來台之可疑的「義士」、「義胞」或商界人士。清查方式，先自內部清理有關資料，發現上述之問題份子而有促其自新之必要者，即策法策動其自首。

二、另由國家安全局參照上述原則，協調研擬一種包括社會、機

⁹ 「龔則平致第三處（59）久五字第304672號代電」（1970年4月27日）、「警備總部致調查局（61）秩揆字第4756號函」（1972年11月27日）、「警備總部致調查局（61）字謁字第3626號函」（1977年6月11日）、「第四期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分配表」（1972年）、「第五期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分配表」（1977年），〈自首登記反共自覺表白特別考管、撤銷考管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9/3/63962。

¹⁰ 有的文件稱是提報至第55次國內安全委員會。見：「『滌塵專案』辦理情形總檢討報告」（1967年7月27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043。

¹¹ 據促轉會的研究，自1960年12月成立的「國內安全委員會」，其會議主席係由蔣經國所擔任，直至1969年都仍在運行。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105。由於檔案原件未提「主席」姓名，為避免誤讀故保留原稱呼。

關、學校及軍中之秘密清查辦法，並核呈准後實施。¹²

於是自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以後，於社會秘密進行「自首自新」便於焉開展，代號為「滌塵專案」，且同樣視為是「自首」、「登記」和「表白」運動之延續。在一份內部會議文件提到：

奉國家安全局指示，協調有關機關辦理關於「全國性問題份子清理工作」這種工作實際上就是『匪諜自首』、『附匪登記』、『反共自覺表白』運動之延續。¹³

儘管「主席」將「滌塵專案」以「大選在即避免不良影響」而否決掉公開施行，卻也因此更加擴大範圍，致「匪嫌」僅是諸多可疑人士之一。

因「主席」之命，國家安全局遂制定《全國性問題份子清理（查）實施要點》，¹⁴該要點明確表示將「滌塵專案」訂定為「視為『自首』、『登記』、『表白』號召或運動之延續，惟以秘密清查為主」。¹⁵而法規依據除《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辦法》、《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外，亦新增了《台灣省取締流氓辦法》。¹⁶

參與的清查機關仍與過往調查策動一樣，以「國民黨中六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警備總部」、「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臺灣省警務處」等保防單位為核心，¹⁷並指定警備總部辦理綜合業務。「清查方式與步驟」則如下：

¹²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第四處為策訂『軍中問題份子秘密清理（查）實施規定』擬頒發實施當否簽呈」（1966年3月14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214。

¹³ 「『滌塵專案』第一次協調會議紀錄：附件一主席報告參考資料」（1966年3月15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1/0318/0052/0190。

¹⁴ 「國家安全局致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55）字靖字第845號函」（1966年2月23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230。

¹⁵ 「全國性問題份子秘密清理（查）實施要點」（1966年），〈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232。

¹⁶ 「『滌塵專案』辦理情形總檢討報告」（1967年7月27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044。

¹⁷ 「全國性問題份子秘密清理（查）實施要點」（1966年），〈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232。

(二) 各主管偵防保防及考管單位應先自內部清查有關資料，主動積極發掘，並以左列各項為清查重點：

1、獲案共犯或涉嫌重大而查無結果者。2、涉嫌輕微但其職位重要，並具有相當影響力者。3、「綏遠計劃」重點目標地區問題份子。4、惡性重大之社會不良份子，其無涉嫌事實者，由警備總部按照取締流氓辦法處理。

(三) 發現第二項所列各類問題份子中有促使其「自首」、「登記」或「處理表白」之必要時，再設法秘密策動。按情節輕重准其補辦「自首」、「登記」或「表白」手續，並分別列冊備核。其不合於補辦「自首」、「登記」、或「表白」者，另案協調各有關單位處理。

(四) 經核准補辦「自首」、「登記」或「表白」者，分別按照《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第四條《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第五條或《反共自覺表白運動實施要點》¹⁸第六條規定予以保障。

(五) 如發現其「自首」、「登記」、或「表白」不實者，依有關規定處理。¹⁹

至於補辦「自首」「登記」和「表白」之標準，亦統一由警備總部訂定和發布，如下：

表 34、「滌塵專案」中補辦自首、登記、表白標準（1966 年）²⁰

自首	一、已加入匪黨組織或匪黨外圍組織者。 二、已加入偽民主同盟，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偽孫文主義同盟，偽農工民主黨，偽民主建國會，偽民主促進會，偽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偽致公黨，偽民社黨革新派，偽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附匪黨派或其他非法組織者。 三、支援共匪活動或直接間接受共匪或附匪份子之運用或利用
----	--

¹⁸ 原始文件即寫《反共自覺表白運動實施要點》，此應是誤植，因同卷其他附件所提到的法源是《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並沒有「表白」。參：「附件3-1：補辦「自首」、「登記」、「表白」標準」，〈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158。

¹⁹ 「全國性問題份子秘密清理（查）實施要點」（1966年），〈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232。

²⁰ 由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警備總部保安處致胡儀敏信：『全國性問題份子清理（查）實施要點規定事項』附件一」（1966年5月5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116。

	者。（詳如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 四、曾有上述行為，現已停止活動或失聯絡，但未自首者。
登記	一、參加匪幫各種機構或團體工作者。 二、接受匪幫訓練者。 三、受共匪或附匪份子直接間接利用者。（詳如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
表白	不合「自首」、「登記」之條件而仍有政治嫌疑者。（詳如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

此外除「全國性問題份子」，「特殊份子」也在這波的清理名單內，根據警備總部發送的《考管機關對於特殊份子進行秘密清查實施要則》中的第四條「清查要點」提到：

- （一）自白或登記內容可疑，經多年查證未能澄清，需進一步清查者。
- （二）組織或同黨關係交代不清，有進一步查證以求發展之必要者。
- （三）繼續發表反對本黨及政府言論，從事公開性之破壞活動，似無棄暗投明之誠意，有清查澄清與告誡之必要者。
- （四）行動鬼祟，對外交往與通訊可疑，或經常出入國境，有不法活動跡象，須加澄清者。
- （五）特殊份子之間，相互秘密勾結，有形成新的叛亂組織之跡象而須究明真相者。
- （六）投身黑社會組織，或擾亂社會安寧，有根究其幕後不法背景之必要者。
- （七）近親或關係人在大陸匪區擔任要職或成為對台統戰策反之重要人物，已有跡象顯示期間保有直接或間接之聯繫應予澄清者。²¹

自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後，政府雖未再次於大庭廣眾施行「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卻持續在進行宛若「反共自覺運動」當中的調查程

²¹ 「警備總部保安處致胡儀敏信：『全國性問題份子清理（查）實施要點規定事項』附件一」（1966年5月5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116。

序。實施範圍一樣有區分為社會、軍中和金門、馬祖等地。²²

此外政府亦將「反共自覺表白」納入「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等區分之後，正式成為了各情治單位統一運用「自首自新」的標準程序。其中「自首」和「登記」始終都是最為嚴厲的，被納入在「特殊份子」或「考管份子」²³之下，必須經過嚴格的輔考。據1967年的《特殊份子考管區分、變更區分基準表》，不考慮像六十歲以上或精神失常等條件的話，「自首份子」必須要「匪黨外圍及附匪群眾份子經五年以上考管，無可疑言行」，而「登記份子」則必須「經五年以上考管，政治意識純正者，但具有匪黨（團）員身份及匪抗大紅大革大受訓者不在此限」。²⁴

相反的，「表白」則是最為溫和的，溫和到幾乎等同於戶口登記等此類無害的辨識及分類。警備總部始終沒有將「表白」者當成是「登記份子」一樣在管理，此不管是1962年時的「特殊份子輔考」工作規範，²⁵還是到1970年間反覆加強和修訂的作業標準，都沒有文件顯示有納入「表白」者的跡象。如警備總部就曾以「減輕保防負擔」為由，否決掉調查局將牽連蘭陽工委會舊案的葉琇媛審核為「補辦自首」而改以「准予表白」歸檔結案。故就此推斷，很可能核定為「表白」者的線索，本身就不是情治單位所感興趣的，同時保防人力也不足以將每個人都納入「特殊

²² 「軍中問題份子秘密清理（查）實施辦法」（1966年3月15日）、「金門防衛司令部『滌塵』專案實施辦法」（1966年4月19日）、「馬祖防衛司令部對軍中問題份子秘密清理（查）實施辦法」（1966年4月1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220、0134、0158。

²³ 如以1967年陸軍定義的「五十七年度大專學生集訓」之「考管份子」而言即包含八種，分別為「一、匪嫌及叛亂份子」、「二、匪諜及匪嫌之親屬」、「三、慣竊及不良少年」、「四、參加非法組織份子」、「五、言論反動份子（攻訐主義、領袖、政府或親匪份子）」、「六、精神病及神經病尚未痊癒份子」、「七、平時酗酒嗜賭，或有其他不良習性份子」、「八、其他足以影響社會及軍中安全份子」。其中一、二項所指的「匪嫌」，依據政府習慣，很可能包含了「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和「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登記」的人群。有關「考管份子」的定義可參考「陸軍訓練作戰發展司令部致國防部（56）茲功字第1078號函」（1967年5月25日），〈安全資料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4/1353/3040/0043/0127。

²⁴ 「特殊份子考核管理作業規定：附件一、特殊份子考管區分、變更區分基準表」（1967年1月1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1/0218。

²⁵ 「編號003：特殊份子考核管理作業規定草案說明」（1962年），〈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1/0318。

份子輔考」之行列。

就檔案所能顯示的，「反共自覺表白」僅會成為個人安全檔案的一部分資料，只在有需要時會被調閱出來。如陳天送在 1963 年因他案線報被單位安全室調查時，調查局曾發文給國安局查閱其安全資料，而國安局回覆即是陳天送曾於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辦理過表白在案。²⁶有的時候如此紀錄反倒會成為正面意義。如任職於臺灣鐵路管理局機務處副處長曹傳基，於 1978 年被推薦升任臺北機廠廠長時，人事室第二處即做了安全報告，提到了曹傳基過去雖然和「匪諜」及「叛亂組織」有聯繫，但相關的事實已於 1962 年 5 月主動向安全室洽辦「反共自覺表白」結案迄今，「日常言行未有發現可疑情形」，且多次派赴國外考察監視監造車輛，均能「圓滿達成任務，如期返國」。故認為曹傳基對機械工作富有經驗，調升廠長定能勝任新職。²⁷由這例子來看，「反共自覺表白」反而確實成為了「洗清嫌疑」的證明。

甚至由於警備總部始終未將「反共自覺表白份子」當作「特殊份子」一樣在管理，以致情治單位因應時局而有專案執行時，如此更成了免死金牌受到了保護。如 1964 年因國內安全委員會第 3841 次會議主席指示，除規定特殊份子考管此後由警備總部協調有關單位辦理外，亦要求各單位應在考管工作中「發覺重要對象」，「在舊有線索中先作細密之分類，然後找出能起作用之危險份子，列為重要考核對象，並策動新的考核計畫交付執行」。基於此警備總部便擬定了《加強特殊份子考管措施分工執行表》，經國家安全局同意後便開始施行「加強特殊份子考管措施」。因警備總部下令，調查局便飭各縣市站彙整「時局動盪時能起不良作用之特殊份子」，宜蘭縣調查站據此回報由該站管理的「反共自覺表白份子」池立杰。²⁸經本部向宜蘭縣站確認池立杰的細節後，宜蘭縣站回覆表示「池立杰為本站表白份子，非大局交付考管之自首份子，並奉大局（52）國（乙）二八九九六號代電指示須加注意考核」。三處收到代電便認為確實

²⁶ 「國家安全局致調查局（52）甲成字第1830號代電」（1963年11月16日）〈王石珠、黃紹津、陳天送、周來、歐順齊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19016。

²⁷ 「鐵路局人二處致葉家祥（67）平乙字第916號防諜資料報告」（1978年1月21日），〈曹傳基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3/20579。

²⁸ 池立杰於《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登載之審核結果為「准予表白」，故確為「表白份子」。見：「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126」（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不符合加強特殊份子考管措施重點要件，應予剔除嚴加考管」。透過此程序剔除的還有嘉義縣調查站回報的朱素瓊，同樣為「反共自覺表白份子」。²⁹儘管調查局三處並沒有提到不符合「警總哪項規定」，但從既有的文件來看，似乎最後該項工作僅須統整「特殊份子」中的「自首份子」和「登記份子」，³⁰故從未屬於「特殊份子」的「反共自覺表白份子」也就不符合規定了。³¹

此外如《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三至五期所呈現的，像這樣的清查專案同樣未止步於 1966 年的「滌塵專案」，直至 1970 年代仍在持續進行。除了「競成專案」外，便是 1971 年「國內偵防資料清查加強實施」，代號「澄仕專案」。同樣類似於 1966 年的「滌塵專案」的做法。甚至永靖會議「主席」（可能是蔣經國）³²指示的「立案依據」，更賦予了「自首自新」新的意義，即「避免涉嫌資料成為政治上的無期徒刑」。《澄仕專案清查工作實施辦法》第一條第一款提到：

永靖會議第九十五次會議主席指示：對涉嫌資料應注意查核清楚，不可有聞即錄，尤須隨時不斷清查，對以往言行失檢，而事後確已悔悟者，應就實際情況，予以澄清，務期公正實在，毋枉毋縱，勿

²⁹ 朱素瓊於《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登載之審核結果為「准予表白」。見：「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92」（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³⁰ 在三處四科一份簽呈提到：「二、警備總部所謂動盪時期能起不良作用及應於長期監管之特殊份子，僅包括該部有案之自首、附匪登記、結訓新生、匪眷四大類。此四類之中，新生及匪眷兩類，本局並不負責考管」。見：「調查局三處四科簽呈」（1965年1月6日），〈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0105。此外該簽呈也透露出調查局亦有自己的「自首自新」規定和分類，包含了「自新份子」、「悔過份子」、「看察份子」等。

³¹ 「調查局三處四科偵呈第528號簽呈」（1965年2月20日）、「調查局三處四科偵呈第528號簽呈」（1965年2月20日）、「警備總部致調查局（53）定寧字第8738號代電」（1964年11月23日）、「齊效忠致李興宜（54）復丁字第21204號代電稿」（1965年1月16日）、「李興宜致齊效忠（54）宜偵字第0091號代電」（1965年1月21日）、「齊效忠致李興宜（54）復丁字第22164號代電稿」（1965年1月29日）、「黃永嘉致齊效忠（54）嘉偵字第027號代電：調查局三處擬辦箋」（1965年1月21日），〈時局動盪時能起不良作用之特殊份子調查統計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3/3/18526/0079。

³² 據高明輝的說法，1969至1970年間蔣經國接管了全國的情治單位，每個月各單位首長須定期至國安局位於劍潭的據點進行「永靖會議」，該會議由蔣經國主持。見：高明輝口述，范立達整理，《情治檔案：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臺北：商周，1995），頁165。

使涉嫌資料成為政治無期徒刑，而發生冤屈。³³

至於清查範圍的第二條第二項寫道「以上包括匪嫌案件、叛亂案件、反心戰案件，並以知識份子及軍公教人員為優先」。至於第四條「清查要領」則為：

（一）各單位就所掌握現有之線索資料，照已往辦案作業程序分別加強過濾。

（二）涉嫌重大，經偵查未獲進展，且所任職務對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具有相當影響之對象，得報准約談追訊。

（三）案情輕微，經多年偵查，缺乏具體涉嫌事証而又無法遽行決定澄清者，得透過關係策動表白。

（四）清查結果，對惡性重大，情無可恕及無長期培養價值者，依法懲辦外，餘可視情節，補辦「自首」、「登記」、「表白」。

（五）清查中如涉及現役軍人時，移請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辦理。

34

就政府保防工作而言，顯然被列為疑似「匪嫌」對象，並長期處於偵蒐階段的，是最為危險的狀態。雖然在司（軍）法上仍非犯罪嫌疑人，也非有罪判決確定，但在「政治」上卻非純潔無瑕，始終不是黨國的一份子，同時情治人員也得耗費較大心力在無謂的對象上進行偵蒐。而透過專案清理，由於給予了保防單位較大的偵蒐權限，如直接報請約談，經過相關像先前「反共自覺運動」、「滌塵專案」這樣的措施篩選，嚴重者交付司（軍）法偵查，情節輕微者則依程度歸類為「自首」、「登記」或「表白」，對於政權來說是有需要的。

其中在「澄仕專案」內，「反共自覺表白」即是被用作結清「匪嫌」情節最不嚴重者。列入花蓮港務局安全室清查對象的王興華，即因安全室偵防多年而未能獲得具體不法事證，但又認為其家庭經濟狀況非一般公務人員所能比擬，為澄清可疑之處，故在經過花蓮地區金湯會報³⁵討論

³³ 「中央金湯會報第五次臨時會議紀錄：附件澄仕專案清查工作實施辦法」（1971年4月13日），〈「澄仕專案」清查作業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60/206-01/01342/0054。

³⁴ 「中央金湯會報第五次臨時會議紀錄：附件澄仕專案清查工作實施辦法」（1971年4月13日），〈「澄仕專案」清查作業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60/206-01/01342/0055。

³⁵ 「金湯會報」為情治系統組織的「反情報工作會報」之化名，於1968年為強化

後，便決議擬策動「表白澄清」，並上報調查局總部核定。待調查局將相關的口供線索查證完畢後，最後協助王興華於 1975 年 8 月 4 日以「曾於 1949 年在上海被匪俘虜」等情事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和《自傳》，並由花蓮縣調查站認為相關事實符合《反共自覺運動運動實施要點》第三條「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第二條」，擬定「准予表白」之審查意見，經警備總部同意審查意見列案備查後，編列在《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五期》。³⁶

透過清查將「匪嫌」程度輕微的人們結案並歸類到「反共自覺表白」，到了 1970 年代已是標準流程，且納入「反共自覺表白」似乎能有效地降低保防體系的壓力。如 1968 年警備總部發布的《五十七年度特殊份子考管業務督導工作報告》，其在「問題發現與檢討」之「減輕工作負荷問題」提到：

特殊份子經一再清查，凡安全顧慮不大者，均已撤管，現存列管者，多為案情較重，或經考核上有安全顧慮者，基於安全上之理由，最近幾年勢必無法大量撤管；而新生之結訓及附匪登記份子則仍逐年增加，為使工作不再加重，似可於清查撤管之外，另闢蹊徑：

（一）被迫附匪登記案件，凡案情輕微或確係為匪脅從者，均予辦理「反共自覺表白」，不必交付考管。

（二）言行不法，但其案情未涉及「台獨」或「奸匪」組織者，准予立具悔過書，妥具妥保開釋，使其感激政府之寬大，促其自新；如發現再犯，在予嚴懲³⁷

保防、偵防與調查等三大工作成立。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 283-284。

³⁶ 「花蓮縣港務局安全室澄仕專案『匪嫌』案件清查表」（1971年）、「王興華涉嫌叛亂案擬辦報告表（64）紀偵字第20724號」（1975年6月18日）、「王興華反共自覺表白書」（1975年8月4日）、「調查局受理王興華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75年8月4日）、「警備總部致調查局（64）謁速字第5342號函」（1975年9月26日），〈王興華、鄭玉廷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9/301/03643/。「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五期：頁3，備考代號65-0339」（1977年4月），〈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61/206-01/00954。

³⁷ 「警備總部致總政戰部（57）詢志乙字9484號函：五十七年度特殊份子考管業務督導工作報告」（1968年8月10日），〈新生及歸來〉，《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3.2/0292/0002/0249。

儘管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含有對付「匪諜」與「叛徒」意義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但由於實質被歸類為「表白份子」是情治單位不予處理之對象，故將匪嫌偵蒐中的人們辦理「反共自覺表白」，貌似不失為一種折衷辦法。如胡靜異因「匪嫌」案被調查局發起偵蒐，並於 1969 年報請改列「競成專案」清查，期間調查局曾多次找到相關人士求證，以求能證實胡靜異的涉嫌狀況。但經查證多年後，於 1973 年認定無具體涉嫌事實且年齡又大，無偵辦價值，改以准予辦理「反共自覺表白」並「准予表白」結案，並由胡靜異領回警備總部核准之《反共自覺表白書》後，其偵監檔案便到此為止。³⁸儘管同樣稱作「反共自覺表白」，但到 1970 年代後，面貌似乎已大不相同。

此外到了 1970 年代，似乎就連「言行不法」但「案情未涉台獨或奸匪」，且情節輕微者也被納入了「反共自覺表白」的流程。如基隆市信義區公所職員傅祥春的案例。儘管基隆市調查站於 1963 年即接獲情報，認定該員言行荒謬可疑，並在當下就開始展開偵防，其過程間亦發現傅祥春有「辱罵陳誠副總統」，1964 年更有「宣揚共匪核子試爆」等「為匪宣傳」情事。但經過偵防多年，不僅未發現具體不當言論，且考量該員目前上班認真，言論也較過往謹慎，故被列入澄仕專案清查對象，擬策動辦理「表白」。經過地方金湯會報擬辦，中央金湯會報澄仕專案審核小組同意策動「表白」後，基隆市調查站便約談傅祥春到站「表白」，傅祥春對相關不當言論「供認不諱」，於是基隆市調查站再請總部核示准予「補辦反共自覺表白」。調查局第三處二科在收到代電後認為可行，並在簽呈表示傅祥春涉嫌各節雖「極端不妥」，但到案後「尚稱坦白且有悔意」，加上「未能切實掌握具體不法事證」，故本案「似無追尋價值宜予寬大處理」。經過調查局上級核示後，基隆市調查站便迅速於 1972 年 8 月 31 日協助傅祥春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擬「准予表白」之審查意見。最後在獲得警備總部同意「准予表白」並發還《反共自覺表白書》後，於 1973 年 1 月 5 日由基隆市調查站通知傅祥春到站領回，並立據在卷。至此，長達近 10 年秘密偵防才宣告結案。儘管緣起是「為匪宣傳」等涉及《懲治叛亂條例》第 7 條之「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³⁸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三處二科為胡靜異案簽呈」（1969年8月5日）、「臺北市調查處受理胡靜異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73年11月15日）、「石益堅致鄭實樸（62）動字第9265號涉嫌叛亂案偵訊報告表」（1973年8月13日）、「茲收到反共自覺表白書乙份胡靜異」（1974年2月5日），〈胡靜異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45/3/32703/0004。

之重罪，但最終政府並未將此移送至司（軍）法程序，而是以「未獲具體不法證據」及「坦承不諱」等由，將傅祥春登載至《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五期》，審核為「准予表白」，與當事人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³⁹而同樣因發表「不當言論」，經情治系統多年偵蒐而無具體事證的張光前，於1975年便由嘉義縣警察局保防室「曉以大義」策動表白，並在「在正義感召下，毅然坦承表白，並對民雄農校讀書時之不妥言論，深表懺悔」，⁴⁰最後張光前被登記在《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五期》，審核亦為「准予表白」。⁴¹

正如上述例子，由於在1970年代「反共自覺表白」形成了一種可被用來和偵監對象進行「交易」的工具，故亦可能情治人員有所利用。如1971年「澄仕專案」期間調查局所發出的一份機密代電，總部注意到某保防單位人員在執行專案時，有向清查對象吐露處理內容以討好示會等情事，提醒各單位在辦理時注意其職責僅是「擬處意見」，正式的處置須由地區金湯會報單位彙轉中央金湯會報審查核定，情治人員不宜擅將處

³⁹ 「陳肇隆致齊效忠（52）隆偵字第0275號情報」（1963年2月14日）、「基隆市調查站（52）隆偵字第0549號偵防線索報告表」（1963年3月28日）、「基隆市調查站（53）隆偵字第19434號偵防線索動態續報表」（1964年3月11日）、「陳肇隆致唐澄仕（61）隆偵字第6266號代電」（1972年6月21日）、「基隆市調查站（60）隆偵字第1262號政治偵防案件動態彙報表」（1971年4月21日）、「基隆市調查站澄仕專案『匪嫌』案件清查表」（1971年6月）、「唐澄仕致陳肇隆（61）仕字第4925號代電稿」（1972年3月9日）、「策動傅祥春表白案擬辦箋」（1972年3月）、「傅祥春調查筆錄」（1972年6月15日）、「陳肇隆致唐澄仕（61）隆偵字第6266號代電」（1972年6月21日）、「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三處二科傅祥春涉嫌案簽呈」（1972年7月25日）、「鄭實樸致陳肇隆（61）自二字第312106號代電稿」（1972年8月1日）、「陳肇隆致鄭實樸（61）隆偵字第6686號代電」（1972年9月1日）、「調查局受理傅祥春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1972年8月31日）、「警備總部致調查局（61）秩揆字第4055號函」（1972年10月6日）、「陳肇隆致鄭實樸（62）隆偵字第3229號代電」（1973年1月9日），〈傅祥春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2/3/33012。「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五期：頁7，備考代號60-877」（1977年4月），〈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61/206-01/00954。

⁴⁰ 「檢呈偵監對象簡豐年一名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書、受理反共自覺表白案件審查意見表、自傳及調查筆錄各三份」（民國64年12月26日），〈間諜份子考管：林琮麟、鍾榮松等案〉，《警政署》，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1010000C/0056/304.1/2835/0001/virtual001/0154。該卷未公開於「國家檔案資訊網」，來源轉引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第二部》，頁352。

⁴¹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五期：頁5，備考代號65-1958」（1977年4月），〈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61/206-01/00954。

理內容向清查對象吐露。⁴²儘管該文件並未明言是何種情治人員向清查對象吐露的是何種「處理內容」，但從核心文件《澄仕專案清查工作實施辦法（草案）》來看，可推斷應當是工作最重要應是「策動表白」以「補辦」「自首」、「登記」、「表白」。且調查局本部亦嚴密掌控策動流程，明確要求各單位須經「核准」才可進行策動自首和表白等案件，⁴³並提醒約談澄清和策動表白之案件須講求「技巧」，態度亦須「和藹」，問話人員應注意約談手段和安全措施，避免引起對象反感而發生意外事件，以「俾能確收爭取民心之效，而符上級指示辦理專案之原意」。⁴⁴

雖政府將此手段視為爭取民心，但人民的資料實質仍然被政府註記著，且其出發點終究是懷疑有「匪嫌」，只是輕微到不願意耗費治理成本辦理。被以列為「反共自覺表白」形式並解除「政治嫌疑」者其實並不在少數。儘管沒有 1960 年代晚期「競成專案」和 1971 年「澄仕專案」的結案報告，不過 1966 年以「匪嫌份子、偽台獨份子、惡性重大的社會不良份子、及近年自海外來台之可疑的義士、義胞或商界人士」為對象執行清查的「滌塵專案」，其辦理結束後警備總部曾提出過完整的檢討報告，當中即有各機關和人數成果表。其中不列入清查的有 351 案，列入清查的則有 310 案，並以「補辦表白」和「結案澄清」佔大多數。列入清查的案件結果如下表：

表 35、「滌塵專案」政治案件成果分類統計表（1967 年 7 月 27 日）⁴⁵

單位／ ／審查 結果 (案)	臺灣 警備總 司令部	司法行 政部 調查局	憲兵 司令部	臺灣省 警務處	中央委 員會 第六組	總計	比例
法辦		1		2		3	0.97%

⁴² 「調查局（60）治三字第230587號代電」（1971年8月2日），〈「澄仕專案」清查作業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60/206-01/01342/0007。

⁴³ 「北部地區澄仕專案座談會議紀錄」（1971年6月2日），〈「澄仕專案」清查作業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60/206-01/01342/0034。

⁴⁴ 「中央金湯會報第六次臨時會議商討澄仕專案有關問題會議紀錄」（1971年8月16日），〈「澄仕專案」清查作業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60/206-01/01342/0037。

⁴⁵ 由筆者整理製表。原件無比例。單位皆為「案」。資料來源：「『滌塵專案』辦理情形總檢討報告：附件1、滌塵專案成果分類統計表」（1967年7月27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051。

補辦 自首	1	4				5	1.61%
補辦 登記	5	8		6	1	20	6.45%
補辦 表白	20	53	3	50	6	132	42.58%
澄清 結案	28	44	4	26	4	106	34.19%
繼續 偵查	16	8	4	13	1	42	13.55%
遣返 僑居地	1					1	0.32%
移送 總政戰 部				1		1	0.32%
小計	71	118	11	98	12	310 案	
比例	22.90%	38.06%	3.55%	31.61%	3.87%		

由於有部分案件係牽涉 2 人以上，故實際清查人數為 322 人。年齡部分以「46-50 歲」有 70 人佔大宗，其次是「41-45 歲」58 人、「36-40 歲」58 人，「51-55 歲」46 人。而省籍部分則以臺灣省為最多，共 51 人，其次是福建省 47 人、江蘇省 40 人、廣東省 37 人、山東省 31 人。職業則是以公務員 73 人為首位，其次是教員 64 人、商 53 人、工 42 人。最後教育程度以初中 78 人最多，其次是大專 71 人、國校 46 人、師範 36 人、高中 35 人。⁴⁶據 1969 年 10 月警備總部印製的《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三期》，因「滌塵專案」而被核定為「准予表白」者，其情節大多同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之情況，如「徐蚌會戰時被匪俘，來台後平日竊聽匪播為匪宣傳」、「在北師大參加匪讀書會」、「自動向本部表白曾于卅五年在匪區煙台任匪小學教員」等情。⁴⁷

由上述可看出，即便時間來到 1966 年，「反共自覺表白」人數仍然是「自首自新」相關工作者最多的，僅次於「澄清結案」，可見此時「反

⁴⁶ 「『滌塵專案』辦理情形總檢討報告：附件2、滌塵專案清查對象年齡職業教育程度統計表」（1967年7月27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052。

⁴⁷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第三期：頁4，賈安德，滌塵55-296、頁20，陳克英，滌塵55-305、頁22，姜文夫，滌塵55-408」（1969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422。

共自覺表白」仍然比「無嫌疑」的「澄清結案」要嚴重一些，同樣屬於「自首自新」工作後列入安全資料的人士，而非全然潔白無瑕。

至於「滌塵專案」的辦理結果，警備總部坦言由於秘密施行而「不能滿足理想」，結案報告在「陸、得失檢討」的「二、缺點」提到：

（一）本專案清查工作因採秘密方式進行，自較公開號召為困難，故在政治性案件清查成績方面，似不如理想，其原因有二：

1、如採公開號召方式進行，則除各單位原有線索可供策動外，其自動申請登記、表白者，如可自行申請辦理，而此次清查，僅能就原有線索清理，且審核較嚴故工作踏實，但在量的方面不如理想。

2、各清查單位所有之線索，已經過「自首」「附匪登記」「反共自覺表白」諸運動之多次清查，有價值之資料，多已處理，所備資料多不具體，又因係秘密方式進行，既乏新案，亦無補充資料佐證，故在質的方面亦不如理想。⁴⁸

雖然警備總部多次指出由於「滌塵專案」係以「秘密」形式實施清查，以致工作不臻理想，但此後也未再重啟公開號召，考量先前諸多「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多與蔣中正有關，再加上 1960 年代晚期蔣經國已逐漸地接管保防體系乃至行政事務，恐怕似乎和蔣氏父子對「自首自新」此一古老策略之運用理念有所關係。此外，「反共自覺表白」從其誕生開始，就被政府當成是一種最柔性的管理工具。透過策動人民，將情節最輕的歸類為「反共自覺表白份子」，既可使偵防工作結案，又可不浪費過往的成果保留最低程度的監視功能，甚至當人員進行安全調查時亦能作為「向黨國效忠」的書面證據。就這層面而言，國民黨的確兌現了「法律保障」與「既往不咎」的承諾。雖國防部和警備總部的標準有所不同，但也沒有進一步的檔案證據顯示國軍對「反共自覺表白」者有比較嚴厲的處置。不過，雖然沒有積極的檔案證據，「表白份子」是否就真的安全仍得打上問號。如黃丁茂在 1983 年申請商務出境時，高雄市警察局苓雅分局回報的安全資料便將黃丁茂的「類別」標註為「表白分子」，⁴⁹不過黃丁茂在 1962

⁴⁸ 「『滌塵專案』辦理情形總檢討報告」（1967年7月27日），〈安全資料〉，《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0052/0051。

⁴⁹ 「高雄市警察局苓雅分局致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72）安和仁字第22974號函」（1983年10月11日），〈高雄市參加「二二八」事變份子〉，《高雄市政府警察

年「反共自覺運動」事實上是被核准為「補辦自首」的，只是被收錄在了《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內，⁵⁰嚴格說來並非「表白分子」，故此案亦可能是筆誤，但也可能當時間來到 1980 年代時情治單位對「表白分子」的處理和定位起了變化。⁵¹

無論如何，「反共自覺運動」終歸是區分兩種不同命運之人的活動。被認定為「情節輕微」者被歸類在「特殊份子」或「表白份子」行列，雖「特殊份子」得經過政府數年考核管理，但「表白份子」大致上則平安無事。可被認定為「情節嚴重」者就不同了，一旦政府認定「表白不實」，等待的便是交付軍法嚴懲，成為白色恐怖實質的受害者。

第二節 「表白不實」後的軍法審判

「表白不盡不實」。對身處在「反共自覺運動」當下的人來說，如此處理意見可謂是膽戰心驚，近乎等同踏入鬼門關，命運就此掌握在青天大老爺的掌心內，因為下一步便是「意圖非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或「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等類似的罪名，最終將判處數年的有期徒刑，乃至於死刑。而像這樣因「反共自覺運動」辦理「反共自覺表白」而遭到軍法懲處的，有「陳宣耿等案」、「丁克強等案」、「宋濟剛等案」、「戴明允等案」，「白克等案」。並以「白克」最為嚴重，被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為由於處以「死刑」。「反共自覺運動」這道臨時設置的檢查關卡，並沒有讓所有人都放行，而是選擇性地放過了大部分的人，並將少數人繩之以法，以儆效尤。

危險是難以衡量的，並非所有人都被警備總部認定為「表白不實」而移送軍法偵辦，但不能因而忽略了「反共自覺運動」在整個軍法審理案件

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83130000C/0049/226/037/1/159。

⁵⁰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175」（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⁵¹ 黃丁茂在1985年亦申請了兩次出入境許可，高雄市警察局苓雅分局同樣在類別上標記為「表白分子」。見：「高雄市警察局苓雅分局致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74）□□□第14114號函」（1985年7月15日），〈高雄市參加「二二八」事變份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83130000C/0049/226/037/1/168。「高雄市警察局苓雅分局致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74）安和仁字第25068號函」（1985年12月10日），〈高雄市參加「二二八」事變份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83130000C/0049/226/037/1/170。

的重要性。正是因為先有了這項「自首自新」號召運動，且是在政府半強迫的狀態下，要求人們交付其思想和過往經歷，乃至於最核心的「人名」才有了這些案子，同時政府必須為了處分這些「叛徒」，亦得在判決書內否定「反共自覺運動」中對「自首」的保障效力，包含辯護人以此論旨進行的辯護。

故本節將整理與「反共自覺運動」有關的軍法審理案件，試圖帶領讀者聯繫「反共自覺運動」在這些案件中的位置。同時為聚焦研究核心，將不會梳理案件的始末和關係，且會以檔案較為完整的「白克案」為重。

壹、白克叛亂案：白克死刑、孫玲不起訴

1962年4月23日白克其與妻子孫玲填寫了《反共自覺表白書》，並由國安局代電檢送至警備總部。⁵²當警備總部保安處在收到白克和孫玲夫婦的《反共自覺表白書》後，不僅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審核為准予補辦「自首」、「登記」或准予「表白」，而是進行了一番調查和研究，並在1962年6月9日提出《白克、孫玲夫婦反共自覺表白研究報告表》，將白克之涉嫌事實、情治單位查證結果、1956年保安司令部傳訊白克的供述要點、及本次「反共自覺」表白內容研究對比，並在綜合分析部分認定白克不符合「反共自覺運動」相關對自首保障的規定，且認為白克罪無可恕，擬逮捕訊辦。報告中提到：

基於上述分析，其思想左傾，及參加匪黨已堪認定，因：……此四者，均屬匪黨組織的一種型態，此次反共自覺運動規定合於自首者政府特准予自首予以保障，但所謂自首，乃指政府未發覺其罪行前。今政府對於白克曾兩度傳訊，堅不吐實，其不合於自首，法有明文規定，政府自不能予以保障。若無限寬大，則今後各情報治安機關逮訊匪諜，均將堅不吐實，而於事後自首。馴至法律規定，對匪諜自首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白克潛伏時間之久，利用人事關係藉以掩護之狡黠，及此次表白，之避重就輕，不盡不實，亦情

⁵² 「白克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23日）、「孫玲反共自覺表白書」（1962年4月23日）、「國家安全局致警備總部（51）制修字第1466號代電」（1962年4月28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

無可原，罪無可恕。⁵³

僅憑政府「未發覺其罪行前自首方有效」等由，便能撤銷所謂「保障」，然而所謂「未發覺其罪行」又以政府單方之認定，故在政府壟斷一切規則的情況下，對表白者來說，除非政府從頭到尾都未曾打算對表白者出手，否則任何承諾和所謂的「法律保障」都是沒有效力的。甚至就連同樣認定為「表白不實」的孫玲，警備總部亦不同於白克的處理模式，而是「依法傳訊究明真象再行研處」。⁵⁴迨軍事檢察官查明真相後，其反而認定孫玲「表白屬實」，「自首」有效力，且關於「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罪」之罪嫌不足。如下：

右被告因叛亂嫌疑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處分不起訴，茲將理由敘述於後：

按犯叛亂案件經自首者，得為不起訴處分，犯罪嫌疑不足者，應為不起訴處分，《懲治叛亂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暨《軍事審判法》第一四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定有明文。……。五十一年四月廿三日被告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本部保安處認被告涉嫌叛亂，移送偵辦到案。……。查被告先後在匪「陝北公學」暨「魯迅藝術學校」受訓之事實，業據于犯罪未發覺前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有表白書附卷可憑，自係自首。雖其夫即被告白克係叛徒，但經質之被告白克共稱並未將匪徒身分告知被告，別無其他佐證足以證明白克叛徒之身分為被告所明知，究難以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罪訴追，罪嫌顯屬不足。⁵⁵

由於孫玲最後被認定為不起訴處分，因此在《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裡，孫玲資料登載為「准予表白」。⁵⁶此時的孫玲，其辦理的「反共自覺

⁵³ 「白克孫玲夫婦反共自覺表白研究報告表」（1962年6月9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1/virtual001/0009。

⁵⁴ 「白克孫玲夫婦反共自覺表白研究報告表」（1962年6月9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1/virtual001/0008。

⁵⁵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晴普字第028號不起訴處分書」（1963年1月24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2/virtual012/0001。

⁵⁶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頁69」（1964年10月），〈警總防諜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表白」不僅有了「自首」效力，也被歸類為最輕微的「表白份子」。由此可知「反共自覺表白」是否構成「自首」效力，實際恐怕不是法律問題也不是解釋問題，而是政府機關有沒有意願要懲戒等此類政治問題。

然而白克就沒有如此幸運。1963年1月5日軍事檢察官認定白克涉嫌「叛亂」相關事實明確，依法提起公訴後，起訴書同警備總部保安處，直接否定了白克在「反共自覺運動」中的關於「自首」的保障效力：

複查被告于五十一年四月廿三日固向本部辦理反共自覺表白，但其參加叛亂之組織，早經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于民國四十五年間即已發覺，茲勿論該被告表白內容，避重就輕，語焉不詳，且此次表白亦祇涉及參加「反帝大同盟」部分，對其他犯罪事實則仍予以保留，自難認為自首。⁵⁷

可注意到，白克被起訴的理由之一便是其在「反共自覺運動」中辦理的「反共自覺表白」無「自首」效力，故「反共自覺表白」是否構成法規上的「自首」要件（即能不起訴、免除或減輕其刑）便成為了兩造爭論的重點。選任辯護人林穆嚴以這為主題，在《辯護書狀》多次表示「反共自覺表白」符合「自首」要件，應有效力。茲引用比較重點之部分，如下：

一、謹按《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罪，依同條例第九條之規定，犯本條例之罪而自首或攜帶鎗械密件來歸者，得不起訴或減輕及免除其刑。又我政府為獎勵匪諜自首，凡自新者既往不究，我 總統五十一年雙十節告匪各級幹部官兵書附規定約章十條，第十條為：「所有匪黨的黨團幹部人員，凡參加反共革命工作者，皆認其為中華民國的公民，並認其為國民革命的一份子，一律既往不究，並保障其生命財產及家屬之安全。」被告自承曾參加匪黨團組織，惟早于民國廿四年在廈門被憲兵第四團查覺，拘捕在閩黨部，業已辦理自新手續，及後五十一年四月廿三日，又自動向鈞部辦理自新並繕填反共自覺表白……足見係出自被告之衷心，以合乎匪諜自新既往不究之要件。……

⁵⁷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晴普字第027號起訴書」（1963年1月24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

四、……，嗣又於五十一年四月又自動向 鈞部為反共自覺表白，表白內容為以往有參加匪青年團等叛亂組織，其所犯係法律上之一罪，其自首效力應達于全部。政府既經明令公告匪諜自新既往不究之昭示，被告亦已澈底悔悟，自願為反共抗俄大業而努力，則不論在法律觀點或行政方式，被告鈞應受既往不究之保障。⁵⁸

據上引的「辯護書狀」內容，可得知辯護人將主要的焦點放在政府於「反共自覺運動」中「既往不咎」的承諾，表示無論就法律層面，還是相關公告，甚至蔣中正的書告，政府都以「既往不咎」作為號召，按理說應當要保障「反共自覺表白人」的「自首」效力。正如相關宣傳標語「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可以受到法律保障」、「惟有自動表白，才能洗刷嫌疑」、「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可以確保自由幸福生活」所示。然而政府打定決心要處決白克，故警備總部普通審判庭也得駁斥辯護書狀的意見，並認定白克表白沒有誠意，不僅不屬於相關規範的「自首」要件，甚至也不符合政府「既往不咎」之意旨。判決書提到：

足見被告當時顯非自首，尤無投首全部犯罪事實及接受裁判之誠意，其後被告又於五十一年四月廿三日雖曾向本部辦理反共自覺表白，但亦僅表白於民國廿三年在廈門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之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對於其參加匪黨組織暨來台後，為匪活動，及民國四十三、四年間為匪宣傳等事實，仍密而不表白，實難認其表白且有誠意，自難認為自首。按我 總統五十一年國慶紀念文告，乃號召匪幹真心向我投誠，使不究既往，倘利用政府號召表白機會虛偽不實不全不着實際之表白，企蒙混潛伏，自無解其刑責。

59

由此可知，「反共自覺運動」中所謂的「既往不咎」和「法律保障」是僅憑幾項「解釋」便能完全否決，以至於「惟有自覺表白，才能避免他人檢舉」如此的標語更顯得相當諷刺。或許可能可以避免他人檢舉，但無法避免政府的法辦。所謂「確保自由幸福的生活」之前提，必須是「表白

⁵⁸ 「被告白克（白明新）軍法刑事辯護書狀」（1963年7月19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3/virtual007/0014。

⁵⁹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警審特字第7號判決書」（1963年9月30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4/virtual001/0008。

坦承」，倘若像白克這樣「密而不表白」，甚至企圖利用「反共自覺運動」之「既往不咎」蒙混潛伏，自然是「無解其刑責」。就此角度來看，「反共自覺運動」充滿著許多圈套，一旦激發出人們內心害怕被法辦的恐懼，使人說出不該說的話以後，往往會後患無窮。如同 1963 年 5 月 21 日白克會見選任辯護人林穆嚴律師的談話紀錄：

林：那麼最近的自首呢？

白：最近就是十（四？）月廿號填一個表格，自己害怕就寫自新表格，糟就是糟在這一點。……

林：你五十一年十（四？）月份自首的時候，因為害怕所以沒有把過去參加的事寫出來。

白：是的。⁶⁰

白克與林穆嚴的談話，道盡了整場「反共自覺運動」最為恐怖之處。真正使白克成為槍下冤魂的，不僅是政府背後一系列法規和武力，更是「反共自覺運動」本身所造成的。諷刺的是，在此之前白克還是黨國的效力者，不僅負責諸多宣傳工作，更於政工幹校等擔任教授，並多次受到黨國褒揚。⁶¹更為荒唐的，是加諸於白克身上之罪名，有不少是 1930 年代的舊案。國民黨不僅毫不考慮歷史背景問題，甚至如果不表白，在《釋字第 68 號》的前提之下，這些「舊案」甚至都會被視為繼續犯，等著白克的恐怕仍然會是極刑。

電影《香蕉天堂》（1989）曾精闢地描述了如此的情境。隸屬於國軍康樂隊的張編劇，因案遭軍方逮捕並刑求後，便作了偽證指認李得勝（冒名柳金元）是共產黨。李得勝剛開心地唱完歌後，部隊便派人抓來對質。儘管李得勝矢口否認，然未被軍方採信，最終將他刑求後，表示李得勝因「涉嫌輕微」遂以「匪諜自首」暫時結案，而張編劇則交付法辦。當部隊宣布李得勝是「匪諜自首」時，康樂隊沒人在乎這件事，然而案件並未就此了結。由於李得勝說了一堆主角門栓（冒名左富貴）的涉嫌事情，於是門栓也惹上了麻煩，更被隊上女性嘲笑「叫什麼左富貴，上下東西都好，

⁶⁰ 「匪嫌案被告白克接見林穆嚴律師談話記錄摘要白專字第8號」（1963年5月21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3/virtual012/0014。

⁶¹ 「被告白克（白明新）軍法刑事辯護書狀」（1963年7月19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3/virtual008/0004。

偏偏來個左，擺明思想有問題」，此後大難便落到了門栓身上，更不小心成為了逃兵和通緝犯。一案接著一案，看不到「匪諜」盡頭，在這之中的全是虛假的口供和刑求。甚至張編劇最初被軍方注意到的原因，很可能並非真有大案，而是門栓因擔憂先前娛樂長官的大戲來不及換裝，便穿著戴有紅星八角帽的八路軍的戲服在營區奔跑，當場被軍方保防人員注意到，故抓了負責人算帳。此外在門栓不小心被迫逃亡時，鏡頭更帶到標語「消滅共匪」，然而電影初期國軍部隊所抓的這三人，沒有一人是真的「匪諜」，門栓連什麼是「蘇維埃」都不知道，而李得勝更是將「新中國蘇維埃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唸成了「紀念團」。⁶²

這樣的情境，也發生在白克身上。當 1963 年 2 月 28 日在起訴書公布沒多久後，白克曾與孫玲進行一場會面，面談當中白克和孫玲都相當後悔事情變成如此境地，他們提到：

克：就是那麼一點點的事，給他們亂咬亂咬變成這個樣子。

玲：他們都死掉了，骨頭都寒了，現在才提出來，我覺得政府要負一點責任，未免嚴之過枉，人生自古誰無死，生老死病誰都有，但是站在死與罪的面前我們要把自己說得清清楚楚，今天並不是為了甚麼案件被逮捕，而是為了我們自己的表白……（註：原件即刪節）

克：我都講過的，我是台灣法律史上最冤枉最糊塗的人。

玲：我們是來表白的啊。

克：本來是表白的，結果給他們亂咬……

克：不表白還好，一表白變成這樣，我難過得很，心裏難過得很。

63

警備總部既已決定要嚴懲「白克」，無論是律師石美瑜以「這個自首過的是否發生效力將來還有辯論餘地」作為辯護策略，⁶⁴還是新加坡金門華僑吳慧宜主張白克「奉行吾政府『自覺運動』親向當局自首並蒙不究既

⁶² 王童導演，《香蕉天堂》，1989年製，中影數位修復版，約8分至37分。

⁶³ 「匪嫌案被告白克接見親屬談話記錄摘要白專字第3號」（1963年2月28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3/virtual011/0015。

⁶⁴ 「匪嫌案被告白克接見律師親屬談話記錄摘要白專字第17號」（1963年8月15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3/virtual014/0014。

往」⁶⁵等由求情，都是無效的。直到庭審和判決尾聲，白克和孫玲兩人都沒能接受「自首自新」竟是一場騙局：

玲：接到判決書以後請馬上寄來給我們，我們盡人事，你自己亦要冷靜不要讓一切誤解就這麼下去，都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你要解釋清楚。

克：我曉得，難就難在這裏，都扯到我頭上來。

玲：那一些人已經死了啊！亦不能對質的。政府既然有規定讓我們有個自新機會，為什麼你出來表白會判死刑呢？……

克：我知道，我比你清楚，你看一個日記都把我搞成這樣。

玲：那你要解釋清楚，這是二十年前的日記啊！⁶⁶

孫玲在收到判決書後，又見了一次白克：

玲：朋友親屬都怕得很，大家都說怎麼這樣嚴重呢？不知道的人以為你做了甚麼真的呢，我亦看開了，只求審判官給我們確確實實審查，我看判下來的都是以前的事情，而以前的這一些事都是你自己來表白的，現在還要殺身，有甚麼話講，……

白：這只能講是天意。⁶⁷

分明是過去的事，明明「反共自覺表白」應當要「保障」表白者的，國民黨政府不僅什麼都沒做到，甚至「表白」本身還成了自己的罪狀，自我的話語成了自白，並作為呈堂證供。施明德在回憶其服刑經歷時，便談到了因罹患傳染病而被隔離囚禁的白克，表示白克是深信國民黨政府會「既往不咎」的。他提到：

這時，窗外操場上一片昏黑，只從病房射出的光亮吸引了我無處安置的眼睛，我突然被強迫似地想到那個病房內的囚犯，知道監獄內正在上演什麼戲碼嗎？那間病房正囚著戰後台語片最著名的

⁶⁵ 「僑委會致警備總部（52）台僑利字第26056號代電：附件吳慧宜稟總統信函」（1963年8月26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3/virtual015/0010。

⁶⁶ 「匪嫌案被告白克接見親屬談話記錄摘要白專判字第2號」（1963年10月3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3/virtual015/0014。

⁶⁷ 「匪嫌案被告白克接見親屬談話紀錄摘要」（1963年10月17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3/virtual016/0001。

導演白克。他是深信蔣介石總統「匪諜自首，既往不咎」的號召，而於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自動向警備總部辦理「反共自覺運動」自首的藝文界名人。白克自首之後，才發現蔣家特務則是「既往必究」，完全是引君入甕的古戲法。白克快速被判處死刑，還牽扯了一票人。⁶⁸

最終 1963 年 9 月 30 日警備總部普通審判庭以「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等由裁定白克「死刑」。⁶⁹雖然孫玲替白克聲請上訴，並聘請了在軍法界頗有地位的石美瑜律師辯護，但 1964 年 2 月 8 日國防部高等覆判庭依然裁定「原判決核准」，仍舊駁斥石美瑜對「自首效力」的見解。判決書提到：

係上述事實，據被告在偵查庭供認各情，核與在保安處之自白，完全一致，……，為其所憑之證據，並以被告及辯護人之辯解：「被訴二十五年後犯行，根本無其事」、「二十四年辦理自新，五十一年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其叛亂行為，無繼續可言……」等語，為無足採，於理由內詳予指駁。認被告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僅表白二十三年在廈門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之外圍組織，對其參加匪黨暨來台後為匪活動情形，均未表白，自難認為有誠意之自首，……。聲辯意旨，以被告在反共自覺表白書，縱令對於犯罪全部事實及原因未肯盡情披露，仍不失有自首之效力，縱使自首不成立，充其量亦不過觸犯參加叛亂組織之罪，……，指摘原判為不當。惟查被告利用政府反共自覺號召表白機會，而為不實不全不着實際之虛偽表白，企圖朦混潛伏，自難推諉械刑責。⁷⁰

如同警備總部的判決，國防部覆判亦認為白克表白不誠，且有利用政府「反共自覺」號召表白機會，企圖以不實表白蒙混潛伏。無論是誰，都沒有辦法改變政府早已認定之決定。「寬大為懷，既往不咎」，對部分

⁶⁸ 施明德，〈施明德專文（3）：不能預知死期，是很仁慈的設計〉，《風傳媒》（2018年7月30日），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467565?mode=whole>，查閱日期：2022年1月1日。

⁶⁹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警審特字第7號判決書」（1963年9月30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4/virtual001/0008。

⁷⁰ 「國防部（52）覆高渥字第62號判決書」（1964年2月8日），〈白克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0004/virtual002/0007。

人士而言就是一句虛偽話語，國民黨政府並沒有真的對每一個人都兌現了承諾，且在整個審理充斥著刑求、偽造證據和羅織罪名。⁷¹接著將會看到更多類似的案例，且對於「自首效力」無效的見解大抵同白克案，即「表白不實」與「不誠」。

貳、其餘「表白不實」叛亂案：有期徒刑或感化教育

白克的例子，大致呈現了政府一旦認定表白者「表白不實」，則會如何以軍法程序處置，至少不會輕易地放過任何人。然而這便涉及到一項核心問題，如同白克案呈現的，究竟人們所辦理的「反共自覺表白」，是否構成法規上的「自首」條件，以致能不起訴或減輕其刑。就白克和孫玲的例子來看，事實上警備總部軍法處的確是將「反共自覺表白」視為法規定義的「自首」。換言之，倘若政府真的有意要將每位「反共自覺表白人」送上軍事審判程序，哪怕同孫玲是不起訴處分，亦意味著每個人都曾經在司法的涵義上涉有「叛亂」等罪行，只是在政府未發覺前就辦理「自首」，故依法不起訴處分。這樣的認定，縱然使政府兌現了承諾，不將大部分的人移送到軍事審判程序，使「反共自覺表白」的確是種「法律保障」，但若是打定主意要以刑罰處分的叛亂案被告，「反共自覺表白」又會瞬間失去「自首」效力。此意味著，當政府《反共自覺表白書》視為「自首」證據時，則是否以司（軍）法處分全看政府意志。有問題的不是《反共自覺表白書》這紙文件的「程序」，而是政府是否有意。如同 1991 年《懲治叛亂條例》廢止前，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將自香港入境者所填寫《宣告書》視為「自首」並依法行不起訴處分一樣，若非當時臺灣地區已解除戒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已在廢止前夕，且沒必要以司法懲戒入境探親者，則恐怕人人都得踏上臺灣高等法院審判庭，且其源頭正是直至 1991 年國民黨仍在施行對「匪諜」的「自首自新」政策。

回到 1960 年代。同白克案的形式，警備總部軍法處為「合法」地裁罰被告，便會否決被告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所代表的「自首」保障效力，而理由大多不出「隱不表白」或「自首不誠」，故「難認有自首之效力」。如同樣因「表白不實」而遭到逮捕，並以「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為由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的戴銘允，警備總部在判決書便指

⁷¹ 〈白克補償金暨回復名譽申請案〉，《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交檔案》，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識別號：HRA0001_01_09_04205。

出：

按辦理反共自覺表白者，固可視為自首，但以將全部事實表白，具有誠意為必要。查被告戴銘允於五十一年三月廿二日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時，僅將衢縣農行辦事處財產交付匪方等部分予以表白，但對其與匪勾結，接受匪命來台從事策反，蒐集財經情報，寄交匪方等重要犯行，隱不表白，其自首不誠，甚為昭然，殊難認有自首之效力。⁷²

只要有「犯罪事實」和「表白」不吻合，審判庭即有理由以「隱不表白」而認定「表白不誠」並否決「自首」效力。然問題便在於，1960年代警備總部審判庭對「犯罪事實」的證據認定頗有爭議空間，經常以被告唯一「自白」作為證據。如遭警備總部以「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為由處「有期徒刑六年」的宋濟剛，便是以其「自白」作為唯一證據，2000年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在審核過以後，便認定沒有證據證明宋濟剛來臺後有任何從事叛亂活動之跡象。⁷³可警備總部的判決書卻不是這麼記載的：

第查被告于三十八年十二月廿九日抵台後，即出任東南補給區花蓮總庫上校副總庫長，該被告不主動向其長官陳明被匪派遣來台活動情形，以示忠誠，嗣政府一再號召匪諜自首，自覺表白，被告僅於五十一年將被俘虜情形表白，對於受匪命來台從事叛亂活動等情，則隱而不提，其目的顯在伺機而動。且被告如經自首或自覺表白，為政府國人所歡迎，歷年政府優遇投誠匪諜份子，事實俱在，被告謂係顧及顏面殊非理由，從而其叛亂故意，至為明顯。⁷⁴

從判決書看起來，警備總部似乎早已對宋濟剛叛亂事實查證明確，且期間政府始終「苦口婆心」地勸告「匪諜」應當主動「自首」，政府保

⁷²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3）警審特字第009號判決書」（1964年9月1日），〈戴銘允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3/278.11/442。

⁷³ 〈宋濟剛補償金申請案〉，《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交檔案》，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識別號：HRA0001_01_10_04672。

⁷⁴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警審特字第35號判決書」（1963年10月24日），〈簡銅柱等叛亂案〉，《國防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88228740/193/019。

證優待且不食言，然這樣的「苦心」終究未能使「匪諜」回頭是岸，故只好嚴懲，最後經 2001 年查證卻是騙局一場，警備總部根本沒有掌握到具體的叛亂證據。

那麼若順著警備總部的話語，倘若真的向政府「自白」了，是否能切實得到諒解。以遭到警備總部以「預備以非法方之方法顛覆政府」處「有期徒刑五年」的丁克強而言，⁷⁵只要被告於「偵查中的自白」有出現新的事實，即可否決「反共自覺表白」的效力。其在 2001 年通過的補償金申請案簡介如下：

補償理由為原判決認定丁克強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僅以丁君偵查中之自白為唯一依據**，惟丁君於審理中否認且其來臺後究竟有無執行策反我方飛行員、調查政府機構駐地等工作？原判決均未予詳查敘明，此外復無其他具體事證，難認丁君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故應認本案非有實據。⁷⁶

顯然對 1960 年代的警備總部而言，找不到犯罪事實，那麼只要調查時的「自白」創造出來即可，並可用此「自白」否決掉「反共自覺表白」的效力，使丁克強對犯罪事實「隱而不談」。在判決書裡，警備總部簡易審判庭是這麼表示的：

第查被告果無接受匪幹交付任務，俟機活動之故意，自應於抵台後向政府治安機關陳述始末，表白心跡。詎乃於三十九年三月抵台後，政府多次號召匪諜及附匪者自首或辦理附匪登記，被告任台北縣警察局督察七年之久，知之甚稔，竟置若罔聞。按被告五十一年四月向本部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內容，除表白吳匪雯曾與之同宿外，對於吳匪交付任務來台工作等情，則隱而不談，謂無接受吳匪所交任務之一，殊難置信，既未據將其接受吳匪任務表白，要難認有自首效力，**雖該被告於本案發覺後，在調查中坦白承認犯罪事實，僅為自白，不能認為自首。**（參見最高法院二六上字第四八

⁷⁵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警審特字第38號判決書」（1963年10月13日），〈丁克強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278.11/403。

⁷⁶ 〈丁克強補償金申請案〉，《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交檔案》，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識別號：HRA0001_01_10_04629。

四號判例)。77

甚至就連這樣的「自白」都可能是在偵辦人員刻意誤導能藉由辦理「自新」了事之下製造出來的。丁克強聲請覆判的書狀提到：

云云，全部係由被告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自動向保安處中校調查法官李樹人先生述說者，尚憶當時李法官曾對被告說：「本來當天上午就可以讓你回家的，因你自己越說越不對了，所以祇好留你在這裡住幾天，待事情弄清楚，辦個自新手續就好了。」可證與判決書上所載「案發承認」之含意不同。78

雖然丁克強遭逮捕的時間已是 1963 年，距離「反共自覺運動」已隔了一年，但政府並沒有放棄以辦理「自首自新」為由誘使上當的戲碼。巧合的是，同樣因叛亂罪（興臺會案）於 1962 年遭到警備總部逮捕的陳三旺，在口述其被審訊的經歷時，「法官」也用「類似的理由」勸他交待清楚：

一開始審問時，法官說當時在辦反共自覺運動，你過去所做的事情就坦承說，會沒什麼事情，只要你把你們的過程交待出來，就可以讓你回去。但是，要放我們回去，我們也要交待同夥的名單出來。所以當時如果我們的說辭不一致時，就把某人說的部分拿來給我，我講的部分拿去給別人。79

對政府而言，「反共自覺表白」、「自新」、「自白」、和「自首」其實是一樣的東西，這只是「自首自新」不同的語彙用詞，目的全是使人交待自己的罪過。同樣的內容，只因為程序差異而有著不同的命運，甚至能夠彼此否決，可見整個「自首自新」充滿著多麼致命的標準變動問題。

如果說既然「反共自覺運動」所要求的「反共自覺表白」，實際是請君入甕的圈套，則堅不表白是否有可能躲過一劫。從陳宣耿等人的案例便可看到，不僅不可能躲過，甚至兩者的命運在軍法懲戒此層面意義是

77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警審特字第38號判決書」（1963年10月13日），〈丁克強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278.11/403。

78 「被告丁克強軍法聲請覆判書狀」（1963年11月28日），〈丁克強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278.11/403。

79 許雪姬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記錄》，頁446。

相同的。1962 年因「表白不實」而遭到警備總部逮捕的陳宣耿，⁸⁰其於 1963 年遭軍事檢察官起訴的理由，即包含「其餘叛亂行為未盡表白」，故應以《懲治叛亂條例》等法規論處。起訴書提到：

雖其於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時祇對加入匪「革命互濟會」部分表白，其餘叛亂行為未盡表白，仍應依同條例第九條酌予論處。⁸¹

而同案的被告黃佩端與陳彰，甚至更因未曾向政府「自首」過，而被沿用《釋字第 68 號》視為「繼續參加叛亂組織」。起訴書提到：

至被告黃佩端、陳彰等分別參加匪外圍組織「革命互濟會」及「共產主義青年團」係在懲治叛亂條例施行以前，但未經自首，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被告黃佩端、陳彰等確已脫離共匪組織，依照司法院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應認為在繼續參加中。⁸²

據此來看，無論自首與否、無論是否辦理「反共自覺表白」，只要政府認定被告參與了「叛亂組織」，都有辦法沿用各種法規使人入罪，哪怕像陳彰這種受到表揚的中國國民黨員亦如是。⁸³縱然陳宣耿以「去歲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披心陳誠，了無隱蔽」等由辯護，⁸⁴陳宣耿和黃佩端的選任辯護人張棟銘亦以「兩被告迄均安守本份，從無邪僻言行」為由進行辯護亦是無濟於事。辯護意旨提到：

⁸⁰ 「黃杰呈周至柔為擬逮捕省屬機關陳宣耿陳彰等人之核示簽」(1962年9月25日)，〈陳宣耿等顛覆政府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7529/0001/virtual009/0014。

⁸¹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檢察官(52)晴普字第715號起訴書」(1963年8月2日)，〈陳宣耿等顛覆政府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7529/0002/virtual008/0007。

⁸²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檢察官(52)晴普字第715號起訴書」(1963年8月2日)，〈陳宣耿等顛覆政府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7529/0002/virtual008/0007。

⁸³ 「被告陳彰呈公設辯護人為補呈歷年在黨政機構服務褒獎證件清單請核備由：(三)歷年擔任黨部職務證件清單」(1963年9月16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公設辯護人(52)公字第32號辯護書」(1963年9月9日)，〈陳宣耿等顛覆政府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7529/0002/virtual012/0008。

⁸⁴ 「被告陳宣耿軍法答辯書狀」(1963年9月12日)，〈陳宣耿等顛覆政府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7529/0003/virtual005/0009。

兩被告參加「革命互濟會」不法組織，實在卅三年以前，當時被告等尚未成年，意志不定，一度誤入歧途。此後三十餘年以來，陳宣耿勉服膺公職，經已辦理反共自覺表白。黃佩端持家教養兒女，舊事遺忘殆盡。復就事實證明，兩被告迄均安守本份，從無邪僻言行。⁸⁵

當案件來到警備總部高等審判庭，辯護意旨自是遭到駁斥。審判庭同軍事檢察官的見解，裁定陳宣耿辦理表白「隱匿不言」，「無表白誠意」，「難認有自首效力」，並沿用《釋字第 68 號》，認定陳宣耿因未曾自首，視為「繼續參加叛亂組織」。判決書提到：

（三）被告陳宣耿於五十一年四月廿一日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核其表白內容，僅就參加革命互濟會之事實，辦理表白，對參加匪黨，發展革命互濟會工作，及編輯展望週刊等情形，則隱匿不言，顯無表白誠意，難認有自首之效力，自不能因其曾辦理表白，即可免除罪責。……

（四）……。綜上所論，該被告陳宣耿、黃佩端所持辯解及其辯護意旨，均不足採。核被告等參加叛亂組織之時間，雖遠在卅八年六月廿日懲治叛亂條例公佈之前十餘年，但迄至獲案時止，被告陳宣耿、黃佩端未曾自首，又無其他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其組織，自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之適用，均觸犯參加叛亂之組織罪。⁸⁶

最後陳宣耿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為由，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同案被告黃佩端和陳彰亦以「參加叛亂之組織」為由分別處「有期徒刑五年」和「有期徒刑四年」，上訴至國防部陳宣耿判決核准，其他聲請駁回，全案確定。⁸⁷最後 1999 年至 2000 年補償基金

⁸⁵ 「選任辯護人張棟銘律師軍法辯護意旨書狀」（1963年9月16日），〈陳宣耿等顛覆政府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7529/0003/virtual008/0010。

⁸⁶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警審特字第37號判決書」（1963年10月11日），〈陳宣耿等顛覆政府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7529/0003/virtual0010/0008。

⁸⁷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警審特字第37號判決書」（1963年10月11日）、「國防部（52）覆高浚字第59號判決書」（1964年1月13日），〈陳宣耿等顛覆政府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7529/0003/virtual0014/0007。

會皆認定陳宣耿、黃佩端、陳彰三人涉嫌「叛亂」皆「非有實據」。⁸⁸

以上斑斑血跡可謂怵目驚心。在多數人無事的「反共自覺運動」之下，警備總部竟藏著如此的軍法審理案例，且起跳就是數年牢獄。類似遭遇的還有被判處「感化三年」的陸振明、「感化三年」的陳駿南。⁸⁹這些案子後來多由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給予補償與回復名譽，理由泰半是當年審判庭未能詳查犯罪事實，且控方的證據薄弱，尤常仰賴單一口供。⁹⁰故回頭來看整個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幾乎可謂是鬧劇一場，不僅多數人「匪嫌」情節輕微到政府評估施以懲戒的弊病遠大於利益，就連遭到判刑的在程序上也毫不嚴謹，僅因統治者的安全焦慮，便可強行動員各級政府，並捕捉任何在背景上有疑慮的人民，要求他們坦露埋藏於心中、且極可能導致自己人身瀕臨危險的經歷，正如陳三旺口述時其涉案緣起時提到的：

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民國五十一年），國民黨政府推動一個「反共自覺」運動，就是匪諜自首、既往不究，所以有部分的同學受到這個宣傳的影響去辦自首，才把我們這個組織暴露出來。……我們這一案之所以會被政府牽出這麼多人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人去辦「自新」。……他當時也不是說去「檢舉」，而是當時政府推行反共自覺運動，有去辦自新的人就既往不究。當然政府不斷地宣傳，感覺你若有參加過秘密組織，有參加過什麼，若不去自新，在當時戒嚴時期來講，這就是思想犯。所以客觀來講，我們對這些所

⁸⁸ 陳宣耿補償：〈陳宣耿補償金申請案〉，《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交檔案》，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識別號：HRA0001_01_05_02109。黃佩端補償：〈陳黃佩端補償金申請案〉，《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交檔案》，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識別號：HRA0001_01_05_02108。陳彰補償：〈陳彰補償金申請案〉，《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交檔案》，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識別號：HRA0001_01_02_00635。

⁸⁹ 陸振明：《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1）警審聲字第0043號裁決書》（1962年12月1日），由「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twjcdh.nhrm.gov.tw/Search/Detail/12631>，查閱日期：2022年6月5日。陳駿南：「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4）警審特字第5號判決書」（1965年3月10日），〈陳駿南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4/3132533/533。

⁹⁰ 陸振明補償：〈陸振明補償金申請案〉，《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交檔案》，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識別號：HRA0001_01_10_04824。陳駿南補償：〈陳駿南補償金申請案〉，《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交檔案》，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識別號：HRA0001_01_16_07781。

謂檢舉的人，沒有恨沒有怨，他也可能為了自己的安全，才把我們這些人檢舉出來，以保護自己。⁹¹

1962年的「反共自覺運動」，正是他人為了自保，或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彼此牽連的白色恐怖。而如此宛若你死我活的零和賽局氛圍，正是政府一手打造並盼望的。事實上若以「檢舉」來看，其中最為劇烈的恐怕當屬國軍各部隊，有檢舉退役同鄉參加「匪」民兵的，也有檢舉十餘年前酒醉失言的，甚至還有挾怨報復的。⁹²「反共自覺運動」的確鬧得當時社會各界天翻地覆，惟諸多現象因機密性質而未能公開而已。

無論「表白」與否，只要政府有心，任何人都會因為「自首自新」政策而身陷囹圄。故問題不在於表白的事實本身，也不在於人們究竟擁有多少無法契合「三民主義價值」的經歷，亦非是否為黨國的忠誠者。一切的問題，都在於中國國民黨政府，擅自舉辦了這樣一場令社會處於高度緊張壓力的活動，並藉此活動肅清任何無力反抗的人，乃至欺騙自己又成功化解了一次中國共產黨的陰謀詭計。筆者並不否認中國國民黨對於社會治安的努力，或許真的有所謂的「匪諜」，在一次次的專案行動當中被破獲，阻止了「共匪」的統戰圖謀，但至少在1962年的「反共自覺運動」，顯然仍存在著錯誤之處。正如黃金麟在反思「敵體化社會」時所言：

回頭觀看這段充滿壓抑的歷史，我們會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從社會隔離和排斥的無盡生產中，不難看到權力的顛覆和失卻理想的政治，可以造成甚麼統治結果。體現在眾多制度設計、監視技藝、口號生產和既得利益上的，其實不過是一黨的私念與你死我活的偏執想法。⁹³

為了不存在的「匪諜」亡魂，為了統治者的政治需求，中國國民黨竟以「反共自覺運動」的名義復活了數年未再浮上檯面的「自首自新」號召

⁹¹ 許雪姬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記錄》，頁441。

⁹² 前述事項之史料證據依序如後：「總政治部第四處簽呈為○○○檢舉○○○等由」（1962年6月12日），〈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3。「趙忠國致余心白密函（51）製如科字第076號」（1962年3月31日），〈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2。「總政治部第四處簽呈為○○○致余心白信函等由」〈反共自覺運動〉，《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檔案管理局藏，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8/。

⁹³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頁200。

圖 30、1966 年「滌塵專案」時《前在大陸被迫附匪忠貞人士登記表》範本⁹⁵

前在大陸被迫附匪忠貞人士登記表			
姓名		性別	
出生		名	
民國		年	
月		日	
籍貫		籍貫	
省		縣	
市		鄉	
區		里	
郵		甲	
現在		現在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職業		職業	
學歷		學歷	
經歷		經歷	
近照		近照	
三片		三片	
狀況		狀況	
產		產	
支		支	
出		出	
月		月	
人		人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房		房	
屋		屋	
地		地	
產		產	
不		不	

第六章 結論

西元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縱然褪去其「反共意識」和「自覺表白」的外衣，並理解實質為中國國民黨古老政策——「自首自新」，也依然不是起複雜的歷史事件。一切的緣起，皆來自於總統蔣中正的命令。其要求警備總部再次辦理的「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即是回應 1950 年代多次於自由中國地區所施行的「自首自新」號召和運動，如 1950 年上半的「臺灣中共黨員自首」、1950 年下半的「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1951 年的「檢肅匪諜運動」、1955 年的「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總登記運動」。這些號召和政治運動的核心，基本上可概括為政府決定對「共匪」及「附匪人士」既往不咎，凡符合條件者只要按指定時間上繳相關文書，審核通過者即可在法律上免除罪責。而政府對「共匪」及「附匪人士」的懲戒，原則上依據的是《懲治叛亂條例》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相關法律內容。是故「自首自新」並非孤立隔絕的政策，其不僅具有強烈的對中國共產黨性格外，也與「叛亂罪」和「匪諜罪」息息相關。1950 年代的「自首自新」政策不僅導致了大量人民表面上被以「既往不咎」的形式排除了「匪諜」和「叛亂」的嫌疑，實際卻落入了「自首份子」或「登記份子」等屬於「特殊份子輔考」一環外，亦使得情治機關的得以透過如此形式的號召和政治運動，獲得需要的情報、監視和偵查線索，乃至重新審查被認定為「可疑人士」之隱匿思想和過往經歷。

縱然較具規模的「自首自新」運動主要是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才發展出來的，但「自首自新」並非國民黨政府在其治理區域首次施行。早在 1927 年，位於南京的國民黨暨國民政府與位於武漢有所齟齬，以致最終形成和中國共產黨決裂的態勢，並以「清黨」作為實際行動，乃至令「反革命罪」成為共產黨專屬罪名後，即開始醞釀了帶有柔懷招撫效果的「自首自新」政策。1928 年出臺的《共產黨人自首法》即象徵了「自首自新」政策法典化的開始，其不僅在當時即與《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相互搭配，成為了主動「自首」最強烈的誘因外，更以「反省院」作為「思想改造」的配套。被列為特殊「自首」對象的「共產黨人」，雖然可依法律規範減免或免除罪責，但仍須經過一定程序，去除「赤色思想麻醉」後，方能「悔悟自新」成為自新人士。這樣的方法，從制度化的那一刻起即具有濃厚的特務機關色彩。曾任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在回憶「與共產黨的鬥爭經歷」時，不僅表示「自首自新」制度乃其針對共產黨人心

理分析後的建議外，更認為隨後的「政治說服」使敵人解除「精神武裝」完成「轉變」，方是克敵致勝的關鍵。¹是故「自首自新」不僅被國民黨黨組織和政府機關廣泛運用在 1930 年代的圍剿戰爭上，形成「剿撫兼施」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一環外，也是當時特務機關用作滲透和瓦解共產黨黨組織及統治地域之手段。

由於《共產黨人自首法》（1928）與《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是相互搭配的法律，故當《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由《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1931）所繼承時，針對共產黨的特殊「自首」規範便改與《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相互對應。這導致了整套「自首自新」政策不僅同「反革命罪」隨著國民政府肇建而生，亦能透過對「反革命罪」之流變追尋到「自首自新」之後繼者。儘管《共產黨人自首法》與《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皆為籌備行憲而於 1946 年宣告廢止，然當對付中國共產黨的「反革命罪」分別以《懲治叛亂條例》（1949）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950）復活後，曾與之配套的「自首自新」也便重起爐灶。在 1950 年代「自首自新」復活的過程，作為國家統治者的蔣中正，和主導情治系統的蔣經國皆扮演了至關重要的決策角色。1950 年「自首自新」首次大規模施行，便是 1950 年國防部政治部頒行的「臺灣中共黨員自首」，並由蔣經國親自主持記者會，目的即是配合國防部保密局等機構圍剿「中共臺灣省工委」之行動。從這角度來看，在當時自由中國地區重生的不僅是「反革命罪」與「自首自新」，亦包含了當年的「剿撫兼施」和「七分政治」，並在「無共可剿」之情況下，持續發揮著以「剿共」為名義之安撫分化效果，並同樣由特務機關之繼承者情治機關所把持。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便是在如此脈絡下所辦理的。社會環境重新被國民黨政府認定有著大量的「死子式匪諜」潛伏其中，且許多受到「共匪脅迫欺騙」的人們更罹法網而不自知，故政府有責無旁貸之義務要使這些誤入歧途者重回黨國懷抱中。儘管政府有資格以「嚴父」的姿態懲戒每位「匪諜」或「叛亂」嫌疑者，但仍決定秉持寬大原則，以「慈母」面容對每位嫌疑人既往不咎。如此措施，使國民黨政府所屬的情治系統得以透過各類「附匪經歷」和「來臺經過」之陳述，以及人們的檢舉告發，獲得需要情報線索，並對此施行程度不一的懲戒行動。雖社會面的「反共自覺運動」多數人皆被「准予表白」，並未有進一步的處置，但仍有少數

¹ 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頁150-155。

人被納入了「補辦自首」、「補辦附匪登記」等「特殊份子輔考」行列，甚至移送軍法處分。更有甚者，相比警備總部辦理的「反共自覺運動」，國軍部隊所施行的「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可謂充斥著腥風血雨。事實上，2016年2月曾引發朝野譁然的「憲兵搜索白恐文獻案」，其中一份案卷之緣起便是1962年的「軍中反共自覺表白案」，²並直到2022年仍受到疑似當事人家屬之關注。³儘管2016年政治作戰局和有關保防單位並不一定知曉民眾所藏之機密檔案歷史意義，然如此行動卻使得「軍中反共自覺運動」被正式地浮上了檯面。所謂白色恐怖當中最令人戰慄的「檢舉」，恰好就發生在1962年的「反共自覺運動」，且「憲兵搜索案」的發生，更證明了「反共自覺運動」直至2016年仍默默地影響著臺灣地區。以「國家安全」為名義的「恐怖」仍在人們察覺不到的地方發生作用，且不因解除戒嚴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相關法規廢除而有所消散。

「反共自覺運動」之緣起命令：「應即重新辦理號召自首自新運動，方式力求新穎」，於1960年12月20日由蔣中正親自交付黃杰後，警備總部也立即明白了總統的指示，包含那背後源自於大陸時期的政策思維和1950年代的號召運動。由於蔣中正要求活動須與過往有所區隔，故警備總部便以「反共自覺運動」之名擬定了新的法規命令，並預定於1961年3月1日施行。雖原則已獲蔣中正首肯，並受蔣經國密切關注，然在行政院審核未過、囿於宣傳經費困窘之下，而未能順利於1961年辦理。儘管蔣中正原先僅批准「延期一週」，然當與總統往來的簽呈改由行政院長負責後，蔣中正亦同意了行政院的指示，並就在這來回過程，1961年也漸漸地過去了。最後是蔣中正於1962年1月5日直接於情報會談指示黃杰「應即辦理」，警備總部才匆忙地敲定於1962年3月1日施行「反共自覺運動」。這一連串的巧合，使得「反共自覺運動」恰好與1962年詭譎的兩岸和國際局勢撞在一起。除1961年蘇聯與東德正式築起柏林圍牆，更與美國在查理檢查哨軍事對峙外，中共也在這年和蘇共正式決裂，

² 管仁健，〈管仁健觀點：政府不辦，恭請鍵盤柯南來辦〉，《新頭殼Newtalk》（2016年3月16日），網址：<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6-03-16/71175>，查閱日期：2022年4月1日。《監察院（106）國正字第0001號糾正案》，網址：<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6&s=5061>，查閱日期：2022年4月1日。

³ LeoGC，〈憲兵搜索民宅後記，警備總部反共自覺運動〉，《Blog de LeoGC》（2019年4月20日），網址：<http://leblogdeleogc.blogspot.com/2019/04/blog-post.html>，查閱日期：2022年4月1日。

1961年「共產集團」和「自由集團」之間不可謂十分平靜。而1962年上半年雖看似風平浪盡，卻是反攻作戰「國光計畫」如火如荼準備之際，⁴並隨後於6月下旬引發自1958年八二三炮戰以來最大的臺海危機——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大陸東南沿海增兵。中共中央在6月24日以新華社名義於《人民日報》頭版所發布之〈美帝國主義支持蔣匪幫妄圖竄犯大陸沿海地區〉之新聞稿，便將國民黨反攻行動的緣起定位於3月的「徵兵動員令」，⁵時間點正好對應著「反共自覺運動」。

也因此，1962年巧合而辦的「反共自覺運動」，似乎反成為了反攻作戰的後方行動。本該是重演過去的「匪諜自首」和「附匪登記」運動，由於受到「新穎之宣傳方式」操作影響，被以「反共自覺」之名包裝了起來；原本被動性的「自首」和「登記」，被代換成了主動性的「自覺表白」，並恰好與當下國內外的局勢對應在一起。透過當時中國國民黨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機關、大眾媒體等宣傳系統鋪天蓋地的安排，看起來就像是回應1962年「反共」背景而辦的。且「來歸義士劉承司」如此鮮明的例子，更協助了國民黨政府印證「反共」是種就連「大陸同胞」都秉持的意識形態，且「抗暴」正發生於「匪區」當下。隨著4月底大陸逃港難民潮的惡化，如此「反共抗暴」之意識更被轉移到香港，成為了政府另一可操作的話題。嚴格說來，1963年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與1962年的「反共自覺運動」並無關係，然相關的宣傳用語卻有沿用之跡象。如時任臺灣省主席黃杰於1963年6月15日在省立成功大學畢業典禮致詞即提到：「最近青年學生們正展開自覺運動，這個運動已替時代青年開出一條自新之路，自覺是發自心坎深處的呼聲，所以能得到普遍而熱烈的響應」。⁶無論是「自新之路」還是「自覺」，原本高度限定在「自首自新」號召運動之用語，此時被正式拓展到了與之無關的精神思想動員內。是故「反共自覺運動」所帶來的「反共自覺」並不會止於1962年，除會透過各類事件不斷地反覆再生外，後續也與「自首自新」政策本質逐漸分離。如1968年《聯合報》對當時國際共產世界的

⁴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8-198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150-165。

⁵ 新華社23日訊，〈美帝國主義支持蔣匪幫妄圖竄犯大陸沿海地區，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人民日報》（1962年6月24日），版1。該新聞稿由中共中央高度主導，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01-10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卷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104-106。

⁶ 黃杰，《中興日記（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頁635、638。

局勢便有著「人民反共自覺」等詮釋評論，然如此意見就與「反共自覺運動」中的「反共自覺表白」（自首自新）較無關係了。⁷

儘管「自首」、「登記」乃至新誕生的「表白」被隱藏在「反共自覺」意識形態之下，但實質作為「自首自新」號召運動本身，為達其核心的清查效果，並不能僅是被動地依靠宣傳本身來執行。故為此警備總部動員了整套情報治安系統，包含國民黨中六組、警備總部、調查局、臺灣省警務處、憲兵司令部等，要求全體單位主動派遣人員鎖定目標對象，予以調查和策動「反共自覺表白」。就調查局檔案顯示，「反共自覺運動」是場帶有高度針對性的「自首自新」活動，其最主要的預設目標之一便是「1956年以後大陸來臺人士」，而多數被策動「表白」者，便會直接地受到情治人員的詢問，並留下了類似於現今刑事偵查程序的「詢問筆錄」。從這方面來看，縱使「反共自覺運動」相關法規和宣傳皆未直接性地將「反共自覺表白人」與「匪嫌」進行連結，但情治機關內部卻頗有朝此方向認定之跡象，人們終究在政府的安全檔案庫留下了些許私密資料並保存至今。

透過「反共自覺運動」的宣傳號召和調查策動，最終有近 3077 人被編列在冊，且此後國民黨政府便再未舉辦「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儘管原因不明，不過當 1962 年以後政府權柄逐漸轉交到蔣經國身上後，「自首自新」號召便未再以運動形式公開辦理，如 1966 年的「滌塵專案」便是由蔣經國親自下令改為秘密施行。甚至包含「滌塵專案」與 1969 年的「競成專案」、1971 年的「澄仕專案」等，皆未另立新的「辦法」，而是沿用著自《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頒行為止之法規命令。換句話說，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既是最後一次公開施行「自首自新」號召運動，同時也是秘密化的「自首自新」之最新規範，並以「反共自覺表白」留存在情治單位的「匪嫌案件清查」工作內，並成為了一種結案手段。

筆者始終不知像「反共自覺運動」這樣的活動究竟有誰是贏家。以統治當局的角度來看，既然其初衷是捉出潛伏的「匪諜」，那麼捉住「真匪諜」才是其所樂見的。就實際因「反共自覺運動」而遭軍法懲戒之案例來看，在多數皆獲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審核補償後，對「反共自覺運動」是否有捉到「真匪諜」，不僅得打上個大問號，且就此來看充斥其中的更是同「反革命罪」之思維，亦即政治

⁷ 社論，〈現階段世界人民反共的任務：祝望在西貢舉行的世盟執委會會議〉，《聯合報》（1968年5月27日），版2。

鬥爭之用。人們不是因為真的涉有「匪諜罪」或「叛亂罪」嫌疑而遭軍法懲戒，而是被冠以「匪諜罪」或「叛亂罪」之名行使國家機關能合法地清算和戕害。據朱德蘭引用裘佩恩研究所製作的「戒嚴時期叛亂犯類型與判刑統計表」，與「反共自覺運動」密切連繫的 1962 年和 1963 年，分別是整個 1960 年代上半叛亂案件審理的另一波高峰。相較於 1960 年的 2 案 12 人，1961 年的 1 案 1 人，1962 年暴增到 5 案 40 人，1963 年更是增加到 7 案 89 人，而 1964 年則下降至 4 案 9 人，1965 年略增為 11 案 29 人。⁸此數據趨勢亦反映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製作的「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中。據其提供之「資料分析」，如扣除無罪判決，遭有罪判決者相較 1960 年 133 案、1961 年 147 案，1962 年則是 1960 年代最多的，有 156 案、1963 年 152 案為次多，並於 1964 年維持在 135 案，1965 降為 77 案，直到 1969 才破百來到 139 案。⁹儘管無法證明這些軍法案件和「反共自覺運動」是否有直接相關，但數據的起伏亦顯示某種因素在 1960 年上半確實起到了作用，而就與「反共自覺運動」實際相關的軍法案件而言，無疑這些數字之中「反共自覺運動」確實佔有一席之地。

最後本研究雖對 1962 年「反共自覺運動」之緣起、過程、性質和目的有著初步的梳理，然受限於研究規模，仍有幾項問題尚有待學界進一步釐清與剝繭。其中較為核心的便是本文未將「反共自覺運動」和整個情治系統作細緻的連結。由於「反共自覺運動」終究是威權統治時代情治單位安全保防工作中的一環，情治單位仍舊有其他諸多手段是和「反共自覺運動」及整套「自首自新」政策連結在一起的，如「特殊份子輔考」、各情治單位之「自首自新」分類、乃至新生訓導處之角色等，皆未逐步詳考。此外就「反共自覺運動」本身，受限於史料限制，本研究極度偏向中央政府規劃層級，而未能將視野拓展到實際執行地方政府機關、地方事業機構、大眾傳播媒體、和學校機關，甚至警察機關和國民黨部之角色也未能深入探討，以致運動之全貌仍有所缺陷。故對 1962 年的「反共自覺運動」之探索並不會僅止於此，仍有諸多細節待各路研究者努力進一步地追尋和提問。

⁸ 朱德蘭，《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五〇~七〇年代文獻專輯：崔小萍事件》，頁 19-21。

⁹ 數據見「臺灣轉型資料庫」之「資料分析」，變項 X 設定「裁判年度」，變項 Y 設定「終審刑度」即可得此數據。網址：<https://twjcdh.nhrm.gov.tw/Analyze>，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3 日。

徵引文獻

一、檔案

壹、國史館藏（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

司法院

「國民政府為公布反省院條例通飭施行等由訓令：附件反省院條例」（1929年12月2日），〈反省院條例等〉，入藏登錄號：015-029900-0017。

外交部

〈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

行政院

〈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臺第二〇四冊八〇一至八〇三〉，數位典藏號：014-000205-00231-001。
 〈漢奸自首條例案暨盜匪自新及免罪暫行辦法案〉，數位典藏號：014-060100-0143。

國民政府

〈反革命治罪法（二）〉，入藏登錄號：001000000464A。
 〈共黨處理辦法（二）〉，入藏登錄號：001000000459A。
 「何應欽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關於奸偽份子自首自新辦法仍根據已公佈之法令辦理等由」（1943年12月25日），〈戰情檢討報告（一）〉，數位典藏號：001-070006-00005-005。
 「立法院長胡漢民呈國民政府為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施行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案請鑒核施行」（1931年1月27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07-001。
 「國民政府明令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定自二十年三月一日起施行訓令知照等案」（1931年2月28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07-004。
 「國民黨中央黨部總調東武字第 779 號代電密令：處理奸黨自首或自新案件辦法」（1941年4月7日），〈戰情檢討報告（一）〉，數位典藏號：001-070006-00005-005。

陳誠副總統文物

「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學員生政治自新辦法」（1941年4月16日），〈廬山暑期訓練團小組討論會資料彙編（二）〉，數位典藏號：008-010703-00014-013。

資源委員會

〈臺灣機械造船公司業務概況〉，數位典藏號：003-010700-0073。

蔣中正總統文物

- 〈總統事略日記 51.03〉，數位典藏號：002-110101-00020-050。
- 「軍事委員會致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為將某黨改為奸黨等由去電錄底」（1941 年 2 月 17 日），〈抗命禍國—抗戰時期（五）〉，數位典藏號：002-090300-00206-302。
- 「黃杰呈臺灣警備與治安之檢討報告」（1962 年 2 月 13 日），〈警備總部報告（二）〉，數位典藏號：002-080102-00098-008。
- 「臺北：16 時 50 分聽取警備總司令報告」（1962 年 2 月 13 日），〈總統事略日記 51.03〉，數位典藏號：002-110101-00020-036。
- 「劉茂恩電蔣中正潛太邊區匪自新者已達百餘人」（1935 年□月 31 日），〈武裝叛國（九十六）〉，數位典藏號：002-090300-00119-179。
- 「蔣主席交議厲行全國總動員案經國民政府以處字第 722 號訓令頒行」〈革命文獻—戡亂軍事：一般策畫與各方建議（一）〉，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12-033。

蔣經國總統文物

- 「第一五四次星五會談紀錄」（1959 年 7 月 24 日），〈情報—國內政軍情資及對中共情蒐策反工作〉，數位典藏號：005-010206-00051-004。

貳、國防部藏（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空軍總部

-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2-3 期）〉，檔號：57_545.2_7124_1_1_00026884。
-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2-3 期）〉，檔號：57_545.2_7124_1_2_00026884。

陸軍總部

- 〈保防業務（後勤署）〉，檔號：76_1350_2629_1_14_00049876。

總長辦公室

- 〈反共自覺運動案〉，檔號：51_1315.6_7421_1_1_00049748。
- 〈反共自覺運動案〉，檔號：51_1315.6_7421_1_3_00049748。
- 〈反共自覺運動案〉，檔號：51_1315.6_7421_1_2_00049748。
- 〈反共自覺運動案〉，檔號：51_1315.6_7421_1_4_00049748。

參、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國家檔案資訊網）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 〈被迫附匪份子總登記運動宣傳〉，檔號：A313330000K/0036/1-11-16/1/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 〈保防、聯保、連坐〉，《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5830000M/0038/104/1。

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

- 〈反共自覺運動〉，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2。
- 〈反共自覺運動〉，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3。
- 〈反共自覺運動〉，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6。
- 〈反共自覺運動〉，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7。
- 〈反共自覺運動〉，檔號：C1025331401/0051/000001/008。

行政院

〈反共自覺辦法〉，檔號：AA00000000A/0050/1-1-8-10-1/18。

交通部

〈安全室收發文（含各年度）〉，檔號：
A315000000H/0051/130102/*040/0001。

法務部調查局

〈「反共自覺運動」各項法令及規定案〉，檔號：AA11010000F/0050/3-037/00002。

〈「澄仕專案」清查作業案〉，檔號：AA11010000F/0060/206-01/01342。

〈于盛林表白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31。

〈反共自覺表白人簡冊案〉，檔號：AA11010000F/0061/206-01/00954。

〈反共自覺運動各項法令及規定案〉，檔號：AA11010000F/0050/3-037/00002。

〈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王正宏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50。

〈王石珠、黃紹津、陳天送、周來、歐順齊案〉，檔號：
AA11010000F/0051/3/19016。

〈王連弟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47。

〈王興華、鄭玉廷案〉，檔號：AA11010000F/0059/301/03643。

〈成芝田案〉，檔號：AA11010000F/0040/301/01869。

〈自首登記反共自覺表白特別考管、撤銷考管案〉，檔號：
AA11010000F/0059/3/63962。

〈吳凱勳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41。

〈吳德成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47。

〈李少妹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20589。

〈李春陽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44。

〈李培均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71。

〈沈君澤案〉，檔號：AA11010000F/0044/301/08005。

〈周忠民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9112。

〈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登記審查細則、處理辦法案〉，
檔號：AA11010000F/0044/3/18523。

〈胡靜異案〉，檔號：AA11010000F/0045/3/32703。

〈孫榮森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20588。

〈時局動盪時能起不良作用之特殊份子調查統計案〉，檔號：
AA11010000F/0053/3/18526。

〈曹傳基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20579。

〈傅祥春案〉，檔號：AA11010000F/0052/3/33012。

〈黃永檢表白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8699。

〈黃明江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8630。

〈葉琇煖表白案〉，檔號：AA11010000F/0051/3/18844。

〈劉儷明案〉，檔號：AA11010000F/0046/3/18819。

〈謝景和案〉，檔號：AA11010000F/0050/3/18715。

〈關於政治犯自首自新辦法之研議案〉，檔號：AA11010000F/0039/FD2-

1/00013。

花蓮縣政府

〈自新〉，檔號：A376550000A/0036/193-1/1/。

軍管區司令部

〈二二八事件政府處理態度〉，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共黨自新人員調查表〉，檔號：A202000000A/0036/474/1718。

國立中興大學

「教育部致臺灣省立農學院訓字第 58379 號訓令」(1947 年 10 月 29 日)，
〈密件卷〉，檔號：A309270000Q/0036/9999/1/1/015。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臺灣省教育廳致省立嘉義中學教字第 108571 代電」(1947 年□月□日)，
〈校務類〉，檔號：A392012800U/0036/校字/19/1/001。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反共自覺運動第三次宣傳會報決議案」(1962 年 3 月 30 日)，〈保防教育〉，
檔號：A392054500V/0051/481/001/001/002。

國防部

〈安全資料〉，檔號：A305000000C/0055/1353/3040/。

〈安全資料案〉，檔號：A305000000C/0054/1353/3040。

〈法規〉，檔號：A305000000C/0040/378/2629。

〈匪諜自首案〉，檔號：A305000000C/0039/378.7/7171、
A305000000C/0040/378.7/7171。

〈張志忱等叛亂案〉，檔號：A305000000C/0042/1571/11234094。

〈陸軍被俘歸來官兵處理案〉，檔號：A305000000C/0039/544.6/7421。

〈黃杰將軍任職警備總部工作日記〉，檔號：
AA05000000C/0050/44C49014/1、AA05000000C/0050/44C49015/1、
AA05000000C/0051/44C50004/1、AA05000000C/0051/44C50005/1、
AA05000000C/0051/44C50006/1。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辦法及檢肅匪諜運動討論會議紀錄自首辦法案〉，
檔號：A305000000C/0040/1513/4375。

〈新生及歸來〉，檔號：A305000000C/0053/373.2/0292。

〈違法人員自首辦法彙輯〉，檔號：A305000000C/0039/013.12/7171。

〈簡銅柱等叛亂案〉，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88228740/193/019。

〈警總防諜案〉，檔號：A305000000C/0053/378.7/8890。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

〈白克案〉，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2600。

〈陳宣耿等顛覆政府案〉，檔號：A305440000C/0051/1571.33/7529。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反共自覺辦法〉，檔號：AA05140000C/0051/1801A/1。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及給獎辦法〉，檔號：

AA05010000C/0060/1300.02/4375。

國防部軍法局

- 〈丁克強叛亂案〉，檔號：B3750347701/0052/278.11/403。
- 〈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及實施情形〉，檔號：B3750347701/0052/3131343/43。
- 〈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
- 〈陳廷祥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號：B3750347701/0042/3132299/299。
- 〈陳駿南叛亂案〉，檔號：B3750347701/0054/3132533/533。
- 〈戴銘允叛亂案〉，檔號：B3750347701/0053/278.11/442。

臺中市政府

- 〈辦理暴動份子自新卷〉，檔號：A376590000A/0036/193.8-1/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 〈應付共產黨辦法及規定〉，檔號：A387130000C/0038/A073.1-8/1。

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 〈反共自覺運動〉，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臺灣高等法院

- 「臺灣高等法院卅七年度處字第 29 號刑事判決書」（1947 年），〈內亂案件判決〉，檔號：A504000000F/0039/檔簿/27。

臺灣高等檢察署

- 〈陳曉帆脫離中共偽組織〉，檔號：AA11100000F/0080/偵/44。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南營業處

- 「配合反共自覺運動擴大宣傳晚會等件」（1962 年），〈安全措施〉，檔號：A395640000A/0051/1210/1。

肆、國家人權博物館藏（國家人權博物館檔案史料資訊系統）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交檔案

- 〈丁克強補償金申請案〉，識別號：HRA0001_01_10_04629。網址：<https://hras.nhrm.gov.tw/detail/article/2322>，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
- 〈白克補償金暨回復名譽申請案〉，識別號：HRA0001_01_09_04205。網址：<https://hras.nhrm.gov.tw/detail/article/2120>，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
- 〈宋濟剛補償金申請案〉，識別號：HRA0001_01_10_04672。網址：<https://hras.nhrm.gov.tw/detail/article/3518>，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
- 〈李望補償金暨回復名譽申請案〉，識別號：HRA0001_01_17_08302。網址：<https://hras.nhrm.gov.tw/detail/article/3518>，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
- 〈陳宣耿補償金申請案〉，識別號：HRA0001_01_05_02109。網址：

- <https://hras.nhrm.gov.tw/detail/article/8658>，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
- 〈陳香補償金申請案〉，識別號：HRA0001_01_12_05559。網址：<https://hras.nhrm.gov.tw/detail/article/2776>，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
- 〈陳黃佩端補償金申請案〉，識別號：HRA0001_01_05_02108。網址：<https://hras.nhrm.gov.tw/detail/article/8657>，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
- 〈陳彰補償金申請案〉，識別號：HRA0001_01_02_00635。網址：<https://hras.nhrm.gov.tw/detail/article/506>，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
- 〈陳駿南補償金申請案〉，識別號：HRA0001_01_16_07781。網址：<https://hras.nhrm.gov.tw/detail/article/3287>，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
- 〈陸振明補償金申請案〉，識別號：HRA0001_01_10_04824。網址：<https://hras.nhrm.gov.tw/detail/article/11991>，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

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

- 共進紙廠印製，《全國人民都歡迎被迫附匪份子自動登記》，登錄號：2004.007.0108。
- 共進紙廠印製，《被迫附匪份子，如若逾期不登記，以匪諜論處反共標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登錄號：2004.007.0113。
- 共進紙廠印製，《被迫附匪份子，你要：明心迹，辨清白；請趕快登記反共標語》，登錄號：2004.007.0109。
- 共進紙廠印製，《被迫附匪份子，要如期登記，免蹈法網反共標語》，登錄號：2004.007.0111。
- 共進紙廠印製，《辦理被迫附匪份子登記，是國家仁慈寬大反共標語》，登錄號：2004.007.0112。
- 林產管理局製，《防諜傳單牌 1 組 4 片》，登錄號：2004.028.1221。
- 桃園縣檢肅匪諜運動宣傳會印，《號召匪諜自首辦法摘要》，登錄號：2019.011.0206.0001。
- 彰化縣檢肅匪諜運動溪湖鎮宣傳隊印，《彰化縣檢肅匪諜運動溪湖鎮宣傳隊公告檢舉匪諜須知》，登錄號：T2018.002.0922。
- 臺灣省合作金庫印製，《保密防諜文宣告示》，登錄號：T2018.002.0445。
-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附匪份子登記辦法相關公告》，登錄號：T2018.002.0921。
- 臺灣省政府委託臺灣銀行發行，《愛國獎券 291 期》，登錄號：2016.018.0070。
- 臺灣郵政管理局、臺中縣警察局製，《保密防諜標語金屬牌》，登錄號：T2018.001.8116。
- 臺灣糖業有限公司製，《保密防諜標語》，登錄號：2019.011.0679。
- 臺灣鐵路管理局製，《宜蘭至頭城火車票根》，登錄號：2013.058.0015。

二、政府公報、機關報告、司法文書、史料彙編

政府公報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6 年第 13 號（1956 年 4 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廳「中國政府網」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www.gov.cn/gongbao/2022/issue_9686.htm，查閱日期：2021 年 12 月 15 日。
- 《司法院公報》19 卷 5 期（1977 年 5 月 15 日）。由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數位典藏化。
- 《司法專刊》7 期、132 期（1951 年 10 月 15 日、1962 年 3 月 15 日）。由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數位典藏化。
- 《汕頭市政公報》50 期（1929 年 11 月 1 日）。由全國報刊索引「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數位典藏化，國立東華大學購買授權。
- 《政府公報》1917 號（1915 年 5 月 28 日）。由全國報刊索引「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數位典藏化，國立東華大學購買授權。
- 《浙江民政日刊》81 期（1931 年 4 月 10 日）。由全國報刊索引「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數位典藏化，國立東華大學購買授權。
- 《國民政府公報》1928 年至 1946 年。由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數位典藏化。
- 《綏靖旬刊》63 期（1935 年）。由全國報刊索引「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數位典藏化，國立東華大學購買授權。
- 《寧鄉週報》11 至 12 期（1928 年）。由全國報刊索引「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數位典藏化，國立東華大學購買授權。
- 《臺灣省政府公報》39 年冬字 8 期（1950 年 10 月 10 日）。由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數位典藏化。
- 《總統府公報》1715 號（1966 年 1 月 18 日）。由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數位典藏化。
- 《澄海縣政彙刊》創刊號（1934 年）。由全國報刊索引「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數位典藏化，國立東華大學購買授權。

機關報告

- 山西反省院出版部編，《山西反省院二十三年度院務概況》，太原：山西反省院，1935。由國家圖書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TL-9900014063>，查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5 日。
- 山西反省院編，《山西反省院概況》，太原：山西反省院，1934。由國家圖書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TL-9900014062>，查閱日

期：2022 年 1 月 15 日。

安徽省政府秘書處編，《安徽省政府三十年度政績比較表》，不明：安徽省政府，1942。由全國報刊索引「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數位典藏化，國立東華大學購買授權。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編，《任務總結報告書》（臺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網址：
https://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8098/ch01/type7/gov01/num2/Eg.htm，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判決書、法規與大法官解釋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46)審聲字第 88 號裁定書》(1958 年 3 月 24 日)，被告李望，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twjcdh.nhrm.gov.tw/Search/Detail/12096>，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49)警審特字第 54 號判決書》(1961 年 2 月 21 日)，被告洪廣，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twjcdh.nhrm.gov.tw/Search/Detail/12314>，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0)警審特字第 18 號判決書》(1961 年 12 月 4 日)，被告洪再興，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twjcdh.nhrm.gov.tw/Search/Detail/12434>，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0)警審特字第 1 號判決書：》(1961 年 9 月 11 日)，被告林順德，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twjcdh.nhrm.gov.tw/Search/Detail/12305>，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1)警審聲字第 43 號判決書》(1962 年 12 月 1 日)，被告陸振明，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twjcdh.nhrm.gov.tw/Search/Detail/12631>，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警審特字第 12 號判決書》(1963 年 9 月 23 日)，被告劉仰峰，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twjcdh.nhrm.gov.tw/Search/Detail/12502>，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2)警審特字第 49 號判決書》(1964 年 1 月 15 日)，被告駱雲龍，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twjcdh.nhrm.gov.tw/Search/Detail/12694>，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源自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00010>，查閱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89 年度賠字第 16 號刑事決定書》(2001 年 8 月 31 日)，由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數位典藏化。網址：<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NTDM,89%2c%>

e8%b3%a0%2c16%2c20010831%2c1, 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1 日。
 《懲治叛亂條例》，源自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00010>, 查
 閱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68 號》（1956 年 11 月 26 日）。由司法院
 「憲法法庭全球資訊網」數位典藏化。網址：
<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68>, 查閱日
 期：2022 年 2 月 20 日。

史料彙編

-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社會主義教育建設高潮·第三輯》，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1958。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
 獻出版社，1996。
- 中共揚中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江州烽火：揚中革命史料選（三）》，鎮
 江：揚中縣檔案局，1987。
- 全國人大圖書館編，《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重要文獻選編·第六編》，北
 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
- 朱德蘭，《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五〇~七〇年代文獻專輯：崔小萍
 事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行政院秘書處，《閻院長政論輯要·上冊》，臺北：行政院，不詳。由國
 家圖書館「臺灣記憶」數位典藏化。網址：
https://tm.ncl.edu.tw/article?u=007_001_0000304342&lang=chn, 查閱
 日期：2022 年 1 月 1 日。
- 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七至九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下）》，
 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1。
- 孫李立、孫勁松編著，《皖南事變新四軍人員搜錄》，北京：解放軍出版
 社，2015。
-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黨史委員會，1984。由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數位典藏化。網址：
http://www.ccfed.org.tw/ccfed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ies&id=103&Itemid=256, 查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5 日。
- 陳世宏等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臺北：國史館，
 2003。
- 湘贛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協作小組編，《湘贛革命根據地》，北
 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 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歷史資料·第 8 輯》，
 武漢：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1985。
- 監察院實錄編輯委員，《行憲監察院實錄·第一輯》，臺北：監察院秘書
 處，1981。由國家圖書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數位典藏化。網址：
<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9900012192>, 查閱日
 期：2022 年 1 月 15 日。
- 韓延龍、常兆儒編，《革命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中卷》，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臺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63。

三、私人典藏、日記、年譜、口述史、回憶錄、文學創作

- 《謝韻萍反共自覺表白書：警備總部關防單位印鑑發還存執》（1962 年 6 月 10 日），謝韻萍親屬藏。
- 《謝韻萍自傳》（1962 年），謝韻萍親屬藏。
- 《謝韻萍表白書：問答版》（1962 年），謝韻萍親屬藏。
- 《謝韻萍表白書：敘事版》（1962 年），謝韻萍親屬藏。
- 《謝韻萍致聯勤總部外事處自白書》（1962 年 4 月 20 日），謝韻萍親屬藏。
- 《謝韻萍聲明》（1962 年），謝韻萍親屬藏。
- 《警備總部致謝韻萍（51）權處字第 1190 號代電》（1962 年 6 月 4 日），謝韻萍親屬藏。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卷 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日記全集·第十一卷》，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數位典藏化。網址：
<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5%90%B3%E6%96%B0%E6%A6%AE%E6%97%A5%E8%A8%98/1962-04-25>，查閱日期：2021 年 8 月 1 日。
-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至第十一冊》，臺北：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 高明輝口述，范立達整理，《情治檔案：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臺北：商周，1995。
- 許雪姬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記錄》，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3。
- 陳英雄（谷灣·打鹿勒），《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 陳新吉，《馬鞍藤的春天：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陳新吉回憶錄》，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3。
- 黃杰，《中興日記（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

四、新聞媒體

- 《中央日報》，1928年至1963年。「中國近代報刊資料庫」，國立東華大學購買，網址：<https://www.lib.ndhu.edu.tw/ct.asp?xItem=80113&ctNode=910&mp=4>，查閱日期：2021年8月19日。「漢珍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國立東華大學購買，網址：<http://www10.lib.ndhu.edu.tw:8080/cnnewsapp/>，查閱日期：2021年8月19日。
- 《正氣中華報》，1962年3月1日至5月30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網址：<https://das.nlpi.edu.tw/cgi-bin/g32/gswweb.cgi/login>，查閱日期：2021年8月20日。
- 《民聲日報》，1962年3月1日至5月30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網址：<https://das.nlpi.edu.tw/cgi-bin/g32/gswweb.cgi/login>，查閱日期：2021年8月20日。
- 《自由中國評論》（Free China Review）第12卷3期至5期（1962年3月至5月），外交部「今日臺灣」（Taiwan Today）之「臺灣評論」（Taiwan Review）。網址：https://taiwantoday.tw/list_tr.php?page=35，查閱日期：2022年3月1日。
- 《自立晚報》，1962年。「自立晚報原版報紙資料庫」，國立臺灣圖書館購買，網址：<http://61.64.60.91:8080/dataflpgZL/>，查閱日期：2022年3月2日。
- 《建國日報》，1962年3月1日至5月30日。由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澎湖記憶數位資料庫與檢索系統」數位典藏化，<https://ens.phlib.nat.gov.tw/index.asp>，查閱日期：2021年8月20日。
- 《馬祖日報》，1962年3月1日至5月30日。由馬祖日報社「馬祖日報新聞資料庫」數位典藏化，<http://data.matsu-news.gov.tw/>，查閱日期：2021年8月20日。
- 《徵信新聞報》，1962年3月1日至5月30日。台灣新聞智慧網，國立東華大學購買授權，網址：<https://tnsw.infolinker.com.tw/>，查閱日期：2021年8月19日。
- 《聯合報》，1962年3月1日至5月30日。聯合線上全文報紙資料庫，國立東華大學購買，網址：<https://udndata.com/ndapp/Index?cp=udn>，查閱日期：2021年8月20日。

五、專書

-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王慧婷，《黨同伐異：「反革命罪」及其爭議（1927-1931）》，新北：花木蘭，2019。
- 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黃煜文、陳湘陽譯，《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4編：保衛臺灣與建設臺灣》，臺北：中

- 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 周華虎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事本末》，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3。
- 松田康博，《台灣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
-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8-1988)》，臺北：聯經，2015。
-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2017。
-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鄉，2005。
- 林建志等著，《奉命釋法：大法官與轉型正義》，臺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1。
-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新自然主義，2004。
- 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1992。
-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
- 陳進金，《空間・記憶・歷史：戰後東臺灣的政治監獄》，新北：稻鄉，2021。
- 陳毅、肖華等著，《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 黃克武主編，《1960 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
-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聯經，2009。
-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薛化元，《雷震與 1950 年代台灣政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角》，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9。
-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稻鄉，2014。

六、論文、專文、研究報告

- 吳子涓，〈舞禁之下的身體政治：臺灣戒嚴時期(1949-1987)的跳舞身體及其抵抗〉，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
- 李中和、金偉，〈中國古代自首制度考析〉，《西部法學評論》2010 年 6 期，頁 18-22。
- 李福鐘，〈兩蔣威權體制特性再探－從柏楊案談起〉，《國史館館刊》69 期(2021 年 9 月)，頁 39-75。
- 林天予，〈自首制度廢止與改為得減之得失論(續前)〉，《法令月刊》14 卷 7 期(1963 年 7 月)，頁 177-183。

- 林天予，〈自首制度廢止與改為得減之得失論〉，《法令月刊》14 卷 6 期（1963 年 6 月），頁 148-151。
- 林世華，〈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之研究：以興台會與亞細亞同盟案為例〉，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 林正慧，〈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台盟相關案件為中心〉，《臺灣文獻》60 卷 1 期（2009 年 3 月），頁 395-478。
- 林正慧，〈1950 年代保安司令部諜報組的組織佈建與偵防行動〉，《臺灣史研究》28 卷 4 期（2021 年 12 月），頁 201-254。
- 林正慧主持，《1950 年代內政部調查局的組織佈建與肅諜保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期末報告，2022。網址：<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3537922>，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 林威杰，〈顧順章「自新」與「中統」的發展〉，《國史館館刊》68 期（2021 年 6 月），頁 95-139。
- 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集刊》23 期（2007 年 6 月），頁 139-203。
- 胡芷綾，〈國家恐怖主義：以台灣白色恐怖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 秦昱華，〈我國戒嚴體制之研究——台灣實施經驗的再檢視（1947-1987）〉，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
- 梁文昶，〈中國國民黨對政治犯之改造：以山西反省院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 陳心泉，〈追悔與自覺〉，《湖北反省院特刊》（1935 年 6 月），自述頁 15-21。
- 陳柏謙，〈舊台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與開展初探（1945-1950）〉，《人間思想》20 期（2019 年 10 月），頁 109-153。
- 陳進金，〈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在宜蘭：以「蘭陽工委會案」及「羅東紙廠案」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6 卷 4 期（2019 年 12 月），頁 51-96。
- 陳瑞琪、潘宗億，〈「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變遷探討〉，《臺灣文獻》69 卷 4 期（2018 年 12 月），頁 162。
- 高橋明郎，〈戰後台灣の青少年出版物の研究——初期の『南一中青年』の状況について〉，《香川大学經濟論叢》91 卷 3・4 號（2019 年 3 月），頁 53-78。
- 曾薰慧，〈台灣五〇年代國族想像中「共匪／匪諜」的建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0。
- 黃士娟主持，《市定古蹟新竹州圖書館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2016。網址：<https://hccg.culture.tw/home/zh-tw/dybg/264349>，查閱日期：2021 年 10 月 25 日。
- 廖泓叡，〈與「敵人」共存：臺灣威權統治晚期的新生份子監控體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19。
- 劉恆玟，〈二二八事件中的自新：以臺中、嘉義、台南、高雄為中心〉，

- 《臺灣史研究》21 卷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105-146。
- 劉恆奴主持，《反省與自新：二戰前中國思想改造法制對戰後臺灣之影響》，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期末報告，2016。網址：<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1905550>，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 劉競，〈自覺覺人〉，《湖北反省院特刊》（1935 年 6 月），雜俎頁 1-2。
- 蔣正陽，〈變革與承續：陝甘寧邊區自首制度的表達與實踐〉，《北大法律評論》20 卷第 1 期（2019 年），頁 66-88。
- 蕭伶仔，〈走進「白色家庭」：一九五〇年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生命歷程探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薛化元，〈1950、1960 年代台灣政治發展的歷史評價問題：冷戰架構下的一個考察〉，《中央史論》38 期（2013 年 12 月），頁 367-397。
- 謝佩珊，〈國民黨自新政策與自新人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
- 蘇瑞鏘，〈強人威權黨國體制與戰後臺灣政治案件〉，《輔仁歷史學報》30 期（2013 年 3 月），頁 167-213。
- 蘇瑞鏘，〈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6 卷 3 期（2019 年 9 月），頁 139-180。

七、網路資料

- 《監察院（106）國正字第 0001 號糾正案》，網址：<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6&s=5061>
- 「yuliman」，〈花蓮車站前，1962 年拍攝〉，《璞石閣》。網址：<https://www.tipga.com/p/5ca9e6f93286fe3754369e21>，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 「二水國小響應反共自覺運動遊藝會」（1962 年），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識別號：0002786702。網址：http://doi.org/10.6681/NTURCDH.DB_NRCH/Collection，查閱日期：2021 年 10 月 6 日。
- 「任卓宣受臺北縣邀請進行反共自覺運動專題演講」（1962 年 3 月），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網址：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323840&IndexCode=Culture_Object，查閱日期：2021 年 10 月 6 日。
- 「竹圍國小反共精神標語」（1960 年代），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網址：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483925&IndexCode=Culture_Object，查閱日期：2021 年 10 月 6 日。
- 「資料分析」，臺灣轉型資料庫。網址：<https://tw tjcd b.nhrm.gov.tw/Analyze>，查閱日期：2022 年 1 月 1 日。
- 「臺閩地區人口及住宅普查歷次普查結果摘要表」，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網址：

-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49&CtUnit=384&BaseDSD=7&mp=4, 查閱日期：2022 年 1 月 30 日。
- 「臺灣歷史統計」網站。網址：<http://140.112.36.98:10100>, 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 「龍友」,〈手蓋宣傳戳實寄封片〉,《清清集郵網》(2010 年 3 月 7 日),樓 8-10。網址：<http://www.chch.tw/phpwind/read.php?tid=11987>, 查閱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
- LeoGC,〈憲兵搜索民宅後記,警備總部反共自覺運動〉,《Blog de LeoGC》(2019 年 4 月 20 日),網址：<http://leblogdeleogc.blogspot.com/2019/04/blog-post.html>,查閱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 王童導演,《香蕉天堂》,1989 年製,中影數位修復版,威望國際(CATCHPLAY),網址：<https://www.catchplay.com/tw/video/TIqDkPUO-4u0p-LdXN-cOG6-eF0KAPoRijdc>, 查閱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沿革」。網址：<https://www.csbcnet.com.tw/About/About/CompanyHistory.htm>, 查閱日期：2022 年 2 月 15 日。
- 法務部,《保防工作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網址：<http://www.dongshan.gov.tw/uploads/webnews/0000005082.pdf>, 查閱日期：2022 年 2 月 3 日。
- 邱國禎(馬非白),〈檢肅匪諜與反共自覺運動(一):紅色恐怖〉,《想想論壇》(2019 年 12 月 1 日)。網址：<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7991>, 查閱日期:2021 年 7 月 14 日。
- 邱國禎(馬非白),〈檢肅匪諜與反共自覺運動(二):吳中將、馬立委〉,《想想論壇》(2019 年 12 月 8 日)。網址：<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8001>, 查閱日期:2021 年 7 月 14 日。
- 邱國禎(馬非白),〈檢肅匪諜與反共自覺運動(三):反共自覺運動〉,《想想論壇》(2019 年 12 月 16 日)。網址：<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8013>, 查閱日期:2021 年 7 月 14 日。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檔案故事:1950 年代自首人員相關紀錄〉(2019 年 11 月 29 日),Facebook。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273525112945111&id=2090165324614425, 查閱日期:2021 年 10 月 22 日。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談釋字第 68 號解釋」(2020 年 10 月 12 日),Facebook。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wtjc/posts/2523687514595535/>, 查閱日期:2021 年 10 月 22 日。
- 施明德,〈施明德專文(3):不能預知死期,是很仁慈的設計〉,《風傳媒》(2018 年 7 月 30 日),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467565?mode=whole>, 擷取日期:2022 年 1 月 1 日。

- 秋惠文庫，「□□□反共自覺表白書」（1975 年 8 月 4 日），Facebook。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FormosaMuseum/photos/974756592561905/>，查閱日期：2021 年 10 月 17 日。
- 國家人權博物館維運，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
<https://twjcdh.nhrm.gov.tw>，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3 日。
- 梁寒操，〈民國 64 年中廣公司梁寒操董事長談反共自覺運動〉，《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1975 年 5 月 16 日），國家圖書館影音服務系統數位典藏化，網址：
<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635198>，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 管仁健，〈管仁健觀點：政府不辦，恭請鍵盤柯南來辦〉，《新頭殼 Newtalk》（2016 年 3 月 16 日），網址：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6-03-16/71175>，查閱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 蔡財源敘述，〈白色恐怖下的硬漢〉（2014 年 12 月 5 日），文化部「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網址：
https://storytaiwan.tw/Story_Detail_c.aspx?n=28D530F0C64DE615&s=0F8F62FE22C0701A，查閱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 薛化元主講，〈懲治叛亂條例的歷史源流與轉變〉，《中央廣播電臺》（2020 年 5 月 26 日）。網址：
<https://www.rti.org.tw/radio/programMessageView/id/100727>，查閱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附錄一、反共自覺運動相關法規與書告

一、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

出處：「臺灣警報總司令部（51）詮註字第 059 號公告」（1962 年 3 月 1 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臺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63），頁 1-2。

- 一、為號召曾交接叛徒，或已受叛徒脅迫欺騙之在台人士，解除其內心隱憂獲得安全保障，有表明心跡效忠國家之機會，藉以團結反共救國力量起見，特發動反共自覺運動。
- 二、凡曾涉有「懲治叛亂條例」第二至第七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第十三條各條款情事之一者，均可自動表白。
- 三、凡曾涉有「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第二條，及「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第二條各條款情事之一者，而未辦理「自首」或「登記」，與「自首」「登記」不誠者，均可自動表白。
- 四、凡確信某人在台有匪諜嫌疑，因缺乏有力證據，而有向政府報告之必要者，亦可自動表白，以免涉有知匪不報之嫌。
- 五、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注意事項：
 - （一）繕具詳細書函，內容應包括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址及欲表白之事實與所知匪嫌等。
 - （二）書函投送地點：
 - 1、台北市郵政第二一五號信箱張大德先生親啓。
 - 2、台北市博愛路一七二一二號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民衆服務處。
 - 3、當地警察機關。
 - 4、如不識字者可向當地警察機關面陳。
 - （三）交繳仍保有之匪偽文件器物。
- 六、凡經表白之事實，應代為保密，不公佈其姓名，並保障其原有職業及私有財產。其情節如合於「自首」或「登記」者，特准其補辦「自首」或「登記」；如檢舉匪諜有功，並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給獎辦法」優予獎勵之。
- 七、辦理反共自覺表白期限，自公告起至五十一年四月三十日截止為期兩個月。

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實施辦法

出處：「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51）詮註字第 052 號代電：附件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實施辦法」（1962 年 2 月 16 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49。

甲、目的

一、號召曾交接叛徒叛徒或已受叛徒脅迫欺騙者，自動向政府交出關係，表明效忠國家之心跡，擴大反共自覺運動之效果。

乙、論點

二、宣傳言論重點及應注意事項如左，其參考資料另行轉擬印發：

（一）說法：

- 1、不斷揭發共匪對台統戰策略及滲透顛覆之陰謀，促使國人普遍提高政治警覺。
- 2、強調我治安機關之力量，說明匪諜叛亂組織無不摧毀破獲之事實，迫使並勸導潛伏份子趕快自動自覺表白，免罹法網。
- 3、強調共匪賣國殘民之罪惡本質，從民族大義，心靈深處促使唾棄共匪組織，棄暗投明。
- 4、從是非、真理、利害各方面，廣泛展開心理攻擊，觸發叛徒及同路人自動表白之動機和行動。
- 5、結合揭發大陸空前未有之飢荒暴政宣傳，說明匪區餓殍載道之慘況，並宣揚我政府進步實況，人民生活水準之日益提高，與大陸匪區作強烈對照，喚醒認識不清，誤入歧途者，作最明智之抉擇。
- 6、解釋有關法令，強調保證自覺者之生命、財產、工作等之安全自由，祛除有意自覺者之疑懼瞻顧心理，另一方面則強調立功有獎及自首之門永遠敞開。
- 7、強調政府寬大仁慈，化敵為友，團結反共力量之正大立場和合理措施。
- 8、結合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國際共黨份子之反共自覺的事例。
- 9、結合鐵幕國家（尤其是東柏林）及中國大陸共黨份子一般人民投奔自由的事例。

（二）注意事項：

- 1、一切宣傳必須與人以忠恕寬厚，近情人理之印象，切忌過份刺激，以免損害對象之自尊心或引起不必要之疑懼，引起工作阻力。
- 2、計劃必須週密，部署必須深入，在整個社會構成一嚴密宣傳網，隨

時隨地予人以強烈而鮮明之現象。

- 3、宣傳與心戰，互為表裡，緊密協調，以宣傳啟發誘導對象坦率自覺表白之意志，以心戰堅定對象非自覺表白不可之決心。
- 4、宣傳論點應貫串，切忌有矛盾抵觸之效現象。
- 5、應與有關宣傳機構切取連繫協調，緊密合作。
- 6、如有歪曲批評，惡意評擊之言論發生，應即妥善協調消除，必要時予以反擊。

丙、期限

三、宣傳期限自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公佈起為期兩個月。

丁、步驟

四、宣傳實施之步驟：

- (一) 第一步激發普遍之反共情緒，並解釋有關法令。
- (二) 第二步繼續激發普遍之反共情緒，號召自動表白。
- (三) 第三步再激發普遍之反共情緒，鼓勵勸導表白與自動表白。

戊、原則

五、宣傳實施原則：

- (一) 重點在機關、學校（大專以上）、工廠、礦場及重要港口，交通幹線，而應以點擴及面，以面包圍點，從城市推進鄉村，從個人推及團體，進行全面宣傳，達到普遍深入人心之地步。
- (二) 運用所有可資運用之人力、物力，以社會組織、機關、學校、工廠、礦場、產業機關等之行政體系及有關單位之力量，為實施宣傳之動力。
- (三) 方式要多面，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內容要通俗、簡要、生動、新穎。
- (四) 配合調查策動單位之需要，適時靈活宣傳。

己、方法

六、運用口頭、文字、電化、藝術宣傳，以收普遍深入之效。

(一) 口頭宣傳：

- 1、動員有關人員、憲警，隨時隨地就其不同之對象，進行宣傳。
- 2、透過各機關、學校、礦場、社團及鄉村、鄰里之國父紀念月會、動員月會、里民大會進行宣傳，並組織宣傳隊，作普遍深入宣傳。
- 3、邀請名人學者，利用各種集會機會，發表演講，擴大號召。

(二) 文字宣傳：

- 1、統一撰擬印發文告、傳單、標語，並適時舉行記者招待會，隨時發佈有關新聞。

- 2、請各報紙、雜誌、撰刊評論，及刊載報導文字、標語，鼓勵告白。
- 3、約請知名人士撰寫有關自覺運動文章，送各報刊登。
- 4、統一發動自首、登記份子，或已表白人士，撰寫自白書或表白書，或自首、登記、表白感想等文章，送各報紙、雜誌刊載。
- 5、發動各機關、學校、社團、礦場之定期刊物，增闢自覺運動專欄及壁報專刊。
- 6、各客運車箱中應張貼標語，車站應製懸標語，並隨時散發傳單。

(三) 電化宣傳：

- 1、凡報紙、雜誌刊載之宣傳文字，均請各電台隨時播送。
- 2、統一擬訂幻燈宣傳標語，由全省電影院製映。
- 3、邀請名流學者，作廣播演講。
- 4、統一發動自首、登記份子，或已表白人士，作廣播演講。
- 5、裝置廣播車，分別以國、台語巡迴播因宣傳。
- 6、請各廣播店台，配合本運動之要求及進度，將宣傳內容適當編入各項節目中，適時播送，並隨時選（插）播有關之文藝小說及宣傳資料。
- 7、各鐵路、公路車站及港口、礦場、機關、學校、團體之播音設備應充分利用，加強宣傳。

(四) 藝術宣傳：

- 1、請文藝界創作激發反共情緒，號召反共自覺運動為中心題材之作品。
- 2、發動各地方劇團、相聲劇員及有關單位之文化工作隊於表演時編排適當節目，相機宣傳。
- 3、請劇作家編寫號召反共自覺運動為中心題材之話劇劇本一種，洽話劇團於台北公演，並洽正義、李讚聲劇團巡迴演出。
- 4、約請劇作家編寫激發反共情緒，號召自覺運動為中心題材之廣播劇二個，請中廣公司播演，並複製國、台語拷貝各五個送電台重複播演。
- 5、請中廣、民防各舉行以反共自覺運動為中心題材之猜謎晚會一次。
- 6、請漫畫家繪畫以號召反共自覺運動為中心題材之連環圖畫四百八十幅，送中央等報逐日刊載。
- 7、請中製廠攝製以激發反共情緒，號召反共自覺運動為中心題材之劇情短片一部，洗印國、台語拷貝各五個，送全省影院映演。
- 8、請中製廠洗印「歧途歸來」拷貝十個，送各縣市（局）宣傳會報於民間映演。

9、請中製、台製廠設置新聞片送全省影院映演。

10、請歌曲家相聲家製作以號召反共自覺運動為中心題材相聲節目二個及歌曲二首，請中廣公司配置國、台語錄音拷貝各十個，送各地區電台經常播放。

庚、組織

七、由各有關機關組織「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為全省反共自覺運動宣傳之策劃、督導機構，指導各縣市（局）推行宣傳工作，其組織辦法及實施進度另訂之。

八、各縣市（局）政府（由公共關係室或保防秘書主辦）會同民意機關，邀集有關單位及警備機關憲兵隊、警察局（所）、民政局（科）、教育局（科）、社會局（科）、民防指揮部與學校、社團、公私營事業機構等組織宣傳會報，由縣市（局）長主持，負責策劃推行各該縣市（局）之宣傳工作，並督導所屬鄉鎮鄰里全力推行之，其組織辦法及實施計劃進度自行擬訂。

九、保警二總隊、鐵路、公路民防指揮部可比照前項規定將所屬有關單位組成宣傳會報推行宣傳工作，其組織辦法及實施計劃進度自行擬訂之。

辛、經費

十、進行宣傳工作所需經費，請行政院及臺灣省政府專撥，各縣市（局）、保警二總隊、鐵路公路民防指揮部所需經費，則請臺灣省政府指定開支項目。

壬、獎懲

十一、為使宣傳工作澈底推行，有效完成任務，凡參加工作人員或團體，視其貢獻與勤惰，予以獎懲，。

十二、獎懲處理原則如左：

- （一）凡工作人員，均由召集單位列舉事實函其服務之機關予以獎懲。
- （二）民衆、社團、學校、公私營事業機構，均由縣市（局）政府予以獎懲。或函其管轄機關予以獎懲。
- （三）各縣市（局）長及有關機關首長，由各縣市（局）政府列舉事實建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轉請其所屬上級予以獎懲。

三、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組織辦法

出處：「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51）詮註字第 052 號代電：附件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組織辦法」（1962 年 2 月 16 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052。

- 一、依據「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實施辦法」第七條之規定訂定之。
- 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由調查局、省黨部、省新聞處、省警務處、台灣警備總部政治部、保安處等單位組成之，並請中央三、四、五、六組、國家安全局，外交部、僑委會、行政院新聞局、總政治部列席指導，台灣警備總部政治部為召集人。
- 三、本會報在台灣警備總部政治部記者招待室定期舉行之。
- 四、本會報之職責為秉承上級之命，配合肅防單位之需要，策劃進行全省宣德事宜，並指導各縣市（局）展開宣傳。
- 五、本會報分工職掌如附表一
- 六、凡參加本會報之各單位代表均請繕造名冊一份送會，以便聯絡，格式如附表二。
- 七、台灣警備總部政一處為本會報聯絡中心。
- 八、本會報於全省宣傳工作完畢後視需要適時結束。
- 九、本會報對外行文，均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名義行之。

附表一、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分工職掌表

單位	職掌	備考
中央委員會 第三組	一、指導全般宣傳業務。 二、對國外華僑之解釋與疏導。 三、對心戰、政戰運用之研究與資料之撰寫提供。 三〔四〕、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中央委員會 第四組	一、指導全般宣傳業務。 二、協助對文化、新聞、廣播界之協調事宜。 三、訂頒黨部小組討論專題及工作指示，適時發動討論，進行宣傳。 四、督導各級黨部配合政府進行全面宣傳工作。 五、協助策動有資格人士發表號召談話。 六、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中央委員會 第五組	一、指導全般宣傳業務。 二、督導各級社團黨團對所屬進行宣傳，並配合政府進行全面宣傳工作。 三、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中央委員會 第六組	一、指導全般宣傳業務。 二、揭發匪偽統戰陰謀策略。 三、加強報導大陸匪情—大陸匪區人民之慘狀 四、加強海外之鬥爭工作，及必要之疏導。 五、對心戰、政戰運用之研究與資料之撰寫提供。 六、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國家安全局	一、督導全般宣傳業務。 二、對心戰、政戰運用之研究與資料之提供。 三、揭發匪偽統戰陰謀策略。 四、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外交部	一、指導全般宣傳業務。 二、對盟友之解釋與疏導。	

	三、指導駐外使領館對心戰、政戰之運用。 四、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僑委會	一、指導全般宣傳業務。 二、對國外華僑之解釋與疏導。 三、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行政院 新聞局	一、指導全般宣傳業務。 二、外籍記者之聯繫與解釋疏導。 三、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總政治部	一、指導全般宣傳業務。 二、對心戰、政戰運用之研究與資料之撰寫提供。 三、命令軍中電台協助展開宣傳。 四、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司法行政部 調查局	一、指導社會、機關、公私營產業機關之保防體系，配合政府進行全面宣傳。 二、共匪對台陰謀策略資料之撰寫與提供。 三、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省黨部	一、遵照中央指示，督飭各級黨部配合政府進行全面宣傳工作。 二、遵照中央指示，督飭各級黨部實施小組討論。 三、遵照中央指示，督飭各社團黨部對所屬進行宣傳，並配合政府進行全面宣傳工作。 四、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省新聞處	一、協助對文化、新聞、廣播之協調事宜。 二、命令縣市（局）政府全力辦理宣傳工作 三、協調民政廳命令省府所屬機關學校之動員月會、國父紀念月會、村里民大會，在宣傳期間，以號召反共自覺為中心內容。 四、協調教育廳指示各戲劇團體於表演時相機進行宣傳。 五、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省警務處	一、命令所屬警察局（所）配合政府全力進行宣傳工作。 二、命令保警二總隊辦理宣傳工作。 三、命令警察電台全力展開宣傳。 四、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警備總部 保安處	一、宣傳資料之供應。 二、基本宣傳文稿之撰寫。 三、自首、登記份子、或已表白人士宣傳之策動與聯絡。 四、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警備總部 政治部	一、秉承上級之命，綜理本會報全般業務。 二、全般計劃之策訂與督導進行。 三、文告、傳單、標語之撰擬、印製、分發。 四、幻燈標語之轉頒。 五、舉行記者招待會。 六、新聞發佈與新聞界、文化界、廣播界之聯繫。 七、與新聞機關之聯繫及各縣市（局）、保二總隊、鐵路、公路民防部之督導考核。 八、學者、名人撰文、講演或廣播之邀請。 九、自首、登記份子、或已表白人士有關宣傳文稿之審核與發佈。 十、本會報之召開與紀錄整理。 十二、會報決定請辦事項。	

四、反共自覺運動宣傳經費概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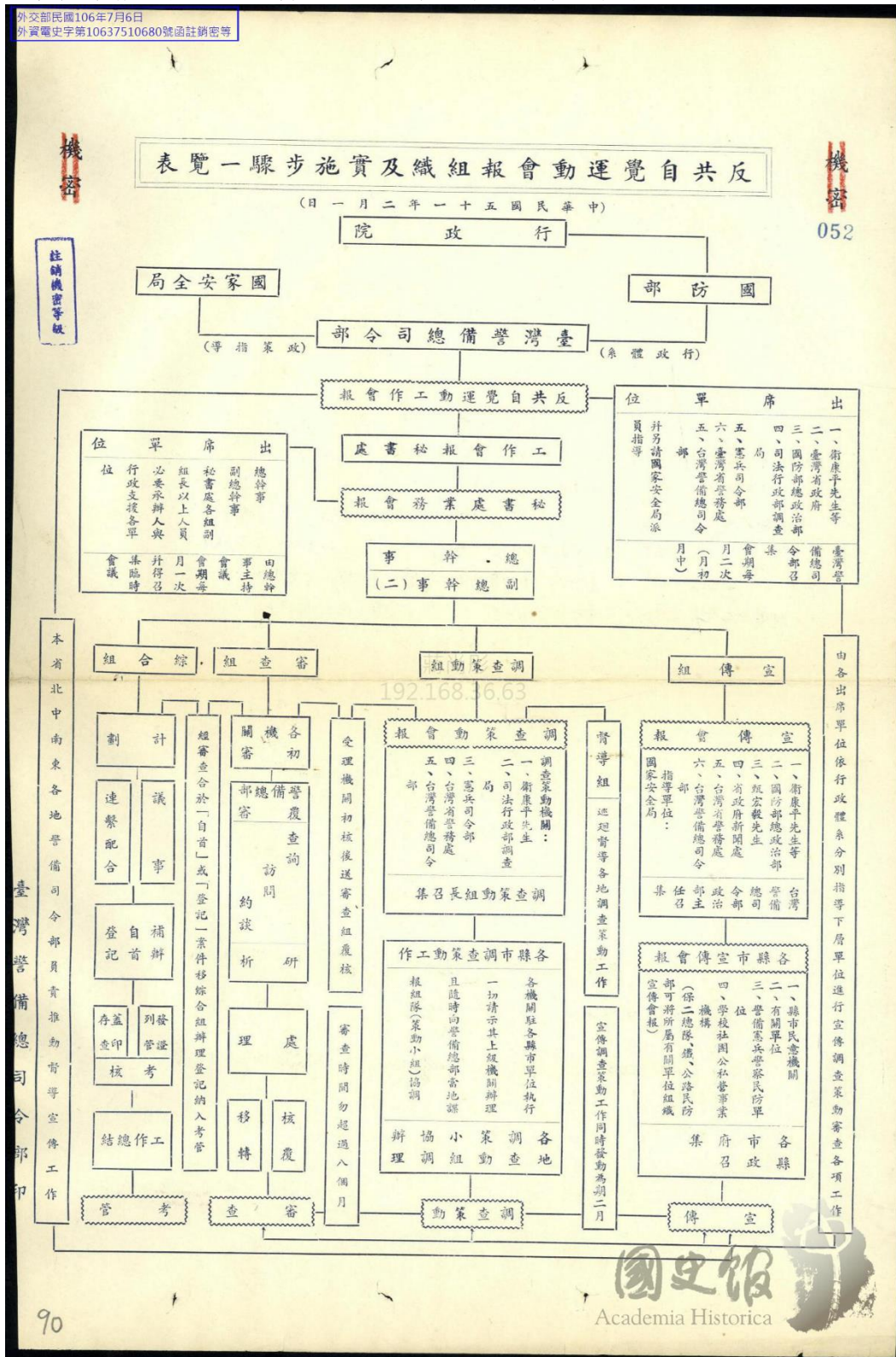
出處：「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51）詮註字第 052 號代電：附件反共自覺運動宣傳經費概算表」（1962 年 2 月 16 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15。

項	目	款額		備考
		元		
總計		八四、〇〇〇〇	〇〇	
印刷費		六八、二〇〇	〇〇	
	宣傳言論重點印製費	五四〇	〇〇	32K50P 印書紙，14 面，2000 份。
	文告印製費	二一、六〇〇	〇〇	18K、色單光紙，80 萬份。
	傳單印製費	一一、一〇〇	〇〇	32K、色單光紙，80 萬份。
	標語印製費	三三、六一〇	〇〇	12 種、每種三萬張、16K、60P 模造紙、三色、卅六萬張。
	小型標語印製費	一、三五〇	〇〇	
公告費		三〇、〇〇〇	〇〇	
	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刊登公告費	三〇、〇〇〇	〇〇	六日報、三晚報、華報、每報刊登三天，約如上數。
藝術宣傳費		二二〇、六〇〇	〇〇	
	廣播編劇撰費	五、〇〇〇	〇〇	編廣播劇二個，請中廣公司作兩次聯播節目播演，每一劇本稿費二千五百元
	廣播劇複製拷貝費	五、〇〇〇	〇〇	每一廣播劇各複製國、台語拷貝五個，分送各地區電台播演，每一副製拷貝費需約二百五十元。
	猜謎晚會獎品費	六、〇〇〇	〇〇	請中廣、民防各舉辦猜謎晚會一次，需費約如上數。
	電影攝製費	八五、四〇〇	〇〇	請中製廠代攝劇情短片一部，卅五種，放映十分鐘，國、台語拷貝各五個，需費約如上數。
	「歧途歸來」拷貝洗印費	四四、二〇〇	〇〇	請中製廠洗印「歧途歸來」拷貝十個，送各縣市宣傳會報於民間放映，需費約如上數。
	相聲節目製作費	二、〇〇〇	〇〇	製作相聲節目二個，請中廣公司配製國、台語拷貝各十個，需費約如上數。
	話劇劇本編撰費	二、五〇〇	〇〇	請劇作家編撰話劇劇本一個，作為公演巡迴演出之用，稿費二千五百元。
	話劇公演補助費	一一、五〇〇	〇〇	請話劇團在台北市公演話劇十天，補助演出費約如上數。
	話劇巡迴演出補	一五、〇〇〇	〇〇	請正義劇團，李讚聲劇團

	助費			巡迴北、中、南、部地區公演，補助演出費約上數。
	連環圖畫稿費	二四、〇〇〇	〇〇	請漫畫家繪畫四個月用之連環連環圖四百八十幅，送中央等報逐日連登，稿費每幅五十元。
	文藝寫作補助費	一五、〇〇〇	〇〇	請文藝作家六人寫作有關作品送報刊刊登，並請各電台選播，需補助費約如上數。
	歌曲稿費及配製費	五、〇〇〇	〇〇	請歌曲家製作歌曲二首，稿費三千元，請中廣配製國、台語拷貝各十個，約需費二千元。
招待費		一六、二〇〇	〇〇	
	記者招待會	一、二〇〇	〇〇	舉行兩次，每次六百元。
	新聞文化界聯誼費	一〇、〇〇〇	〇〇	邀新聞界及有關之電台、雜誌社等負責人，主筆專欄作家、總編輯、節目主任、記者、作家、畫家、相聲演出人餐聚一次。約如上數。
	座談會餐費	五、〇〇〇	〇〇	召集各縣市(局)，保二總隊等單位承辦人舉行座談會，以利工作推展，會中便餐招待。
交通費		三、〇〇〇	〇〇	
	自首登記份子及已表白人士來北廣播旅費	三、〇〇〇	〇〇	以十人計每人三百元。
攝影費		一、〇〇〇	〇〇	
	照相材料與洗印費	一、〇〇〇	〇〇	
雜支費		一六、〇〇〇	〇〇	
	資料訂購費	四、〇〇〇	〇〇	宣傳期間，北市各報紙及有關雜誌，均訂購五份，剪輯有關資料。
	宣傳品寄送費	七、〇〇〇	〇〇	
	宣傳品包裝費	五、〇〇〇	〇〇	
預備費		五、〇〇〇	〇〇	
	預備費	五、〇〇〇	〇〇	
各縣市局保警二總隊鐵路民防部宣傳費		四八〇、〇〇〇	〇〇	
	各縣市局保警二總隊鐵路民防部宣傳費	四八〇、〇〇〇	〇〇	每一縣市(局)，保警二總隊各二萬元，鐵路、公路民防部各一萬元。

五、反共自覺運動會報組織及實施步驟一覽表

出處：「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51）詮註字第 055 號代電：附件反共自覺運動會報組織及實施步驟一覽表」（1962 年 2 月 1 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042。



六、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

出處：「編號 0027：策動受理及審查反共自覺表白工作注意事項」（1962 年），〈反共自覺調查策動文件及辦法案〉，《法務部調查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1/2/14859。

一、目的：

（一）主要的：

- 1、揭發共匪的滲透與統戰陰謀策略。
- 2、擴大宣傳，及政戰心戰之運用。
- 3、對國內隱含鎮懾作用。

（二）次要的：

- 1、誘發並迫使潛台匪諜暴露。
- 2、「無中生有」發掘線索，便於偵監。
- 3、便利各單位澄清匪嫌積案。

二、對象：

（一）表面上：

- 1、避免「自首」及「登記」之刺激。
- 2、避免強制性「應即辦理自首」「均應辦理登記」，而改為自發性之「均可自動表白」。

（二）實際上：

- 1、就是「自首」與「登記」的再號召。
- 2、就是「自首」與「登記」項目的具體列舉與範圍擴大。
- 3、使欲檢舉他人，而又恐牽連自己者，獲得另一途徑。

三、策動與審查原則：

- （一）「策動」愈多愈好；「審查」愈嚴愈好。
- （二）「策動」的目的在使對象暴露；「審查」的要求在不容許偽裝者過關——要榨出匪諜的全部真相，擴大偵破。
- （三）「策動」要看得準；「審查」要拿得穩。
- （四）「策動」不要引起對象反感；「審查」不要引起對象厭煩。
- （五）「策動」要笑臉迎人；「審查」要和藹可親。

四、策動及審查機關：

- （一）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 （二）本黨中央六組（不負責審查）。
- （三）憲兵司令部。
- （四）台灣省警務處。

(五)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五、策動之實施：

- (一) 各機關於自動表白開始之前，請先自行調查、準備；以縣市為單位，預定策動對象、方法、步驟、重點，並將預定策動人列表（如附件一）送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駐各縣市諜報組（台北市為保安大隊）核對有無重複並協調該部。
- (二) 各機關策動工作與自動表白同時開始，何人應予策動，如何進行，請各機關自行指導辦理。但案情重大，或身份特殊，社會地位較高之對象，請先報請國家安全局核准後進行。
- (三) 各機關策動已經清查之匪嫌對象時，屬於本機關之獨有線索，可自行決定辦理；屬於兩個以上機關之共有線索，由主辦機關策動，或相互協調辦理。
- (四) 各機關於自動表白期滿後，請列表（如附件二）將預定策動人數、已經策動人數、已經表白人數、拒絕表白人數，通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統計。

六、受理之實施：

- (一) 凡經策動或自行向有權受理機關投函或面請自動表白時，概由原接受機關受理審查。但本黨中央六組策動或受理之自動表白案件，得送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審查。
- (二) 各機關對已受理之自動表白案件，定期列冊（如附件三）通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及有關機關查案。如某機關發現某案有調查資料時，可逕洽原受理機關會同審查。
- (三) 各機關如發現受理案件係現役軍人身份時，請逕送國防部總政治部，或陸、海、空、勤總司令部核辦，並副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及國家安全局。

七、審查之實施：

- (一) 各機關審查自動表白案件時，請多方秘密查證，必要時，得訪問約談自動表白人，但須注意左列事項：
 - 1、注意保密，不使申請人名譽受影響。
 - 2、注意禮貌，尊重其人格，並勿傷害其自尊心。
 - 3、不得因意圖取供，而施強迫脅迫。
 - 4、不得濫行拘禁，或以其他方法妨害他人之行動自由。
 - 5、每次訪問約談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
 - 6、每人訪問約談次數，不得超過三次。
- (二) 各機關對審查完畢案件，請如左之處置：

- 1、准予補辦「自首」「登記」：凡案情合於規定，並經審查無隱瞞不實情事者，列冊（如附件四）連同自動表白書及談話筆錄等，分批彙送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複審後，補辦手續發證，並納入考管。
- 2、避免當時逮訊扣辦：凡經調查訪問或約談獲得具體之犯罪事證後，如確罪大惡極，情無可恕，並無運用及長期培養價值者，請原審查機關於反共自覺運動期限屆滿後，報請國家安全局核准後逮辦，並副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如因情形特殊有即須扣（逮）辦之必要者，亦請原辦機關於廿四小時內報請國家安全局核備，並副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列入統計。
- 3、列為調查資料，繼續注意：對情節輕微，或一時尚難澄清之案件，由原辦機關列為調查資料。繼續注意。並將自動表白書一份存案，一份加蓋機關印信後發還原自動表白人收執，一份連同調查資料、審查意見（如附件五）送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三）各機關審查自動表白時間，請勿超過十個月。

八、聯繫協調：

- （一）總樞紐：設「台灣省反共自覺運動工作會報」，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召集，國家安全局派高級人員指導，有關機關派業務主管人員出席。負責籌備、指導此一工作之進行，並設「會報秘書處」隨時與有關機關連繫。
- （二）各地區：各機關駐各縣市單位，對於策動、受理、審查有關事項，均請示其上級機關辦理，但如需與當地其他單位聯繫協調時，請隨時逕洽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駐各縣市諜報組（台北市為保安大隊）協助辦理。

九、保密規定：本注意事項發每一有關一份（編號），對外絕對保密，嚴禁洩漏。

七、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

出處：「軍中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1962年3月1日），〈反共自覺運動案〉，

《總長辦公室》，國防部藏，檔號：51_1315.6_7421_1_4_00049748。

一、為配合社會號召反共自覺運動工作，澈底根絕共匪陰謀活動，使我軍中更趨純潔安全起見，特訂定本要點。

二、範圍：國軍全體官兵學員生及軍中聘僱人員。

三、責任區分：

（一）國防部負責指導辦理自動表白工作，並對表白處理作最後審查決定。

（二）各處理中心，對所屬單位之自動表白工作，負有指導監督實施並作初步之審查建議之責任。

（三）國防部本部及直屬單位之自動表白工作，按現行作業程序，分由總政治部第四處及介壽館保防指導組負責。

（四）在實施期間，部隊調防或序列改隸時，相對處理中心應迅作移轉接辦之手續，並副呈國防部備查。

（五）金門馬祖地區，有關社會自動表白工作，由金門防衛部及馬祖守備區指揮部分別負責，東引及烏坵地區之社會自動表白工作，由陸軍總部指定單位負責處理（上述單位參考「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實施，惟該要點第五條第二款「書函投送地點」，金門地區為金門防衛部，馬祖地區為馬祖指揮部，東引烏坵地區為陸軍總部指定之單位）。

（六）駐防金門馬祖東引烏坵之海空軍聯勤所屬單位自動表白工作，仍由各單該軍種總司令部負責處理，惟應副知各該當地防衛司令部（守備指揮部）。

四、凡曾涉有「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至第七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第十三條各條款情事之一可，均可自動表白。

五、凡曾涉有「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第二條，及「前在大陸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第二條個條款情事之一者，而未辦理「自首」或「登記」，與「自首」、「登記」不誠者，均可自動表白。

六、凡確信某人在台有匪諜嫌疑，因缺乏有力證據，而有向上級報告之必要者，亦可自動表白，以免涉有知匪不報之嫌。

七、自動表白人應按左列程序辦理：

繕具詳細表白書將姓名、性別、年齡、籍貫、現在服務單位、級職、通訊處及欲表白之是時，與所知之匪嫌，一式三份，函寄台北市郵政七〇一五附十號信箱余覺安先生親啟（如不識字，可向所隸部隊機關學校之主官，或政治部（處）主任，或指導員密報，上項人員一經接或密報後，應立將密報事實，書面密寄上述通訊處）。

八、凡經向軍中表白之事實，如無隱瞞不實情事，一律不究既往受法律保障。

九、凡經核定准予表白人員，應填具切結書一份（如附錄），並有協助所在單位從事防諜工作之義務，如有功績優予獎勵。

十、本要點實施日期及辦理表白有效期限，另令規定之。

八、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

出處：行政院第 204 次會議核定交國防部公布施行，〈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
《司法專刊》7 期（1951 年 10 月 15 日），頁 194。

一、為促使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尚未泯滅之共匪及附匪份子覺悟來歸，特訂定本辦法。

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辦理自首：

（一）已入匪黨組織或匪黨外圍組織者。

（二）已入偽民主同盟、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偽孫文主義同盟、偽救國會、偽農工民主黨、偽民主建國會、偽民主促進會、偽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偽致公黨、偽民涉黨革新派、偽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等附匪黨派，或其他非法組織者。

（三）支援共匪活動，或直接間接受共匪或附匪份子之運用或利用者。

（四）曾有上述行為，現已停止活動或失聯絡但未經自首者。

三、凡自首者應按左列程序辦理：

（一）繕具詳細書面函件，其內容如左：（子）姓名、年齡、籍貫、職業、學歷、住址、（如係軍人敘明所隸單位「地址」職務）。（丑）參加共匪或其外圍組織之經過及時間地點。（寅）受共匪或附匪份子運用或利用之詳細經過。（卯）所知共匪及其外圍組織一切人員之姓名、年齡、職業、住址。（辰）今後之志願。

（二）凡屬現職軍人，應將繕成之函件寄臺北市臺字第七一六六號信箱丁更生先生親啓，如不會書寫或其他原因，可親向所隸部隊、機關、學校之主管或政治部主任密報；凡屬一般民眾及退役與無職軍人，應將繕成之函件寄臺北市臺字第二一五號信箱于新命先生親啓，如部會書寫或其他原因可親向當地警察或憲兵機關密報。

（三）自首時，如有有關文物或潛藏械彈電臺密碼等應全部交出。

（四）凡忠誠自首者不公佈其姓名，並保障其原有之職務或職業暨私人財產。

（五）自首後如仍參加共匪或其外圍之組織與活動者，一經查明，定予嚴懲。

（六）凡因自首而感受共匪或其外圍份子之威脅危害時，得報請當地軍憲警機關予以保護。

（七）凡自首者，如從事檢舉匪諜或協助防諜工作有功時，優予獎勵。

（八）本辦法實施期限另以命令定之。

九、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

出處：「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層奉總統 44 年 4 月 15 日台統二適字第 346 號代電核准施行」（1955 年），〈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及總登記實施綱要〉，《國防部軍法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5/3131331/31/1/011/0004。

- 一、為對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寬大處理，特訂定本辦法。
- 二、凡在大陸因共匪武裝叛亂被迫投匪或附匪，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均應辦理登記：
 - 1、參加匪幫各種機構或團體工作者。
 - 2、接受匪幫訓練者。
 - 3、受共匪或附匪份子直接間接利用者。
 - 4、曾向政府自首，但無正式證明文件者。
- 三、申請登記依左列程序辦理：
 - 1、繕具詳細申請書，將年齡、籍貫、職業、住址、被迫附匪或為匪工作經過，及所知匪幫人物，送當地警察機關，或函寄臺北市郵政第二一五號信箱洪國興先生親啓（如不識字，可向當地警察機關面陳）。
 - 2、呈繳隨身保有之匪偽文件器物。
- 四、經核准登記後，發給申請登記證明書保存，以備查詢。
- 五、經核准登記者，不公佈其姓名，並保障其原有職務或職業及私有財產。
- 六、獲准登記者，有協助防諜檢舉匪諜之義務，如立有功績，優予獎勵。
- 七、獲准登記後，如發現有隱瞞不實，或在臺仍有為匪工作情事，依法嚴辦。
- 八、合於第二條各款之規定而不舉辦登記者，一經查明，以匪諜論處。
- 九、本辦法實施期限，另以命令定之。

十、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

出處：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1962年3月1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5-6。

親愛的同胞們！

共匪是最陰險、詭詐的漢奸，它無時無地不在運用其滲透顛覆的戰術，欺騙脅迫的手段，挑撥離間的方法，陰謀破壞我後方的秩序，分化我內部的團結，要圖達到其瓦解顛覆的賣國殘民之目的。它的進攻是看不見的，受了欺騙上了當，往往還不自知。

我們臺灣，是反共的燈塔，也是復興的基地，絕不容許共匪的滲透腐蝕。本總部職司治安，防暴防諜乃為主要任務，安定後方，鞏固基地，是本總部應盡的責任，而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是我們共同的願望。大家都知道，惟有安定鞏固的後方，才能支援前線作戰，戰勝敵人；惟有澈底粉碎共匪的統戰陰謀，才能安定後方，鞏固基地，因之瓦解共匪的滲透，打擊共匪的統戰，不但是本總部的責任，也是每一位愛國同胞應有的努力。

事實告訴我們，愈是共匪接近全面崩潰的時候，愈是它瘋狂進行其自殺性蠢動的時候。自共匪於「八二三」金門炮戰，遭我國軍迎頭痛擊慘敗後，其對臺灣的陰謀，更致力於進攻我們的後方，妄圖以滲透統戰為手段——完全不拘形式，沒有一定的戰線，以各種不同的姿態，不同的口號，來適應環境，製造事端，從事「內部的破壞顛覆」，但所犧牲的，還是我們自己的人。

今天本總部為澈底粉碎共匪的滲透統戰陰謀，解救被欺騙脅迫的人們，特發起「反共自覺運動」。此一措施，是發揚人性，訴諸良知，明辨是非，劃分敵我的一個行動，它的基本精神是：

一、以自覺來瓦解共匪的滲透：

共匪的叛亂是以滲透起家，對於那些誤入歧途無由自拔的無辜者，我們願經由這一運動解除共匪所加於他們的誘騙與脅迫。

二、以表白來顯示反共行動：

政府的政策是寬大的，對於那些明知受匪欺騙脅迫，拿自己生命作賭注，或明知匪諜，囿於私情未能舉發，而因循徘徊的人，希望他們拿出勇氣來，跳出罪惡的圈子。

三、以團結來打擊共匪的統戰

共匪統戰活動的如意算盤，是以分化來破壞團結，以造謠歪曲來打擊民心士氣，以挑撥煽動來離間政府與人民的情感，從而製造騷亂引

起社會的不安。因此，我們要有反共自覺的行動，藉以團結反共救國力量，粉碎共匪的統戰陰謀。

「反共」是我們今天自由世界一致的要求，「自覺」是給予若干曾被匪誘騙、利用、脅迫或牽累的人，向我們的政府訴苦伸冤，剖明心跡的機會，在政府未發覺依法偵查之前，自動來洗刷不名譽的嫌疑，得到不咎既往的保障。忠貞奸邪是福是禍的分野，便在此一念之間。

親愛的同胞們！為了我們共同的安全與幸福，爭取我們共同的勝利，讓我們握起手來，在偉大的領袖英明領導下，精誠合作，以人性與智慧，來戰勝共匪的獸性與欺騙，以「坦誠的表白」與「大胆的舉發」，來迎接燦爛光輝的明天！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敬啟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三月

十一、告同胞書

出處：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為發起反共自覺運動告同胞書〉（1962 年 3 月 1 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 2-3。

各位同胞們：

本部自今年三月一日起，舉辦反共自覺運動，號召曾經交接過叛徒，或者正遭受叛徒脅迫欺騙的人士，自我覺悟，坦誠地把隱蔽的痛苦表白出來。我們的用意，是希望幫助他們脫離苦海。同時，也在團結反共救國的力量，粉碎共匪險惡的統戰陰謀。這個運動展開以來，感謝各界人士的支持與合作，已經得到豐滿的收穫，五十天以來，向本部及各地警察機關自覺表白的，也非常踴躍。但是，據我所了解，至今仍然有些人徘徊瞻顧，沒有勇氣替自己洗刷嫌疑，等到限期一過，勢必會遭受嚴厲的法律制裁，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提出呼籲，希望那些涉嫌還沒有向政府表白的人士，利害禍福，作最明智的抉擇。

第一、不論過去或現在，凡是與共匪叛徒有任何交往、勾結，或是受共匪叛徒脅迫欺騙，以及對國家有任何危害的事實，祇要自動的出來表白，就可獲得不咎既往的保障，而重享自由幸福的生活，這是法律的規定，我們負責以良心來作擔保。

第二、古人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治安機關對於共匪的統戰陰謀，早就在嚴密控制之中，誰是叛徒？誰被叛徒利用？都有正確的資料，我們一再的號召、呼籲，是仰體總統寬大的意旨，法外施恩，

給予他們一條生路。如果仍舊執迷不悟，猶豫、徘徊、企求僥倖，那麼，等到自覺表白的時限一過，政府也就只好用嚴峻的法律來制裁了。

第三、政府的允諾，是百分之百兌現的。反共自覺運動實施要點規定：政府對表白人的保障，有下面三點：一是保障已表白的事實，就是說已表白的事實，不再追究刑事責任。二是代為保密，除非表白人自己願意，政府絕不會公佈。三是保障表白人生命、財產、職業的安全。同時使表白人的名譽、自由等，不受到絲毫的損害。舉例來說：已經公開過的表白人士黃維昆，他的職業、財產、名譽、自由，正受到政府絕對有效的保障。

同胞們：反共自覺運動的期限到四月三十日就截止了，而且不再延長。希望涉有嫌疑的人士，務必在四月三十日以前，向本部或警察機關勇敢表白，洗刷自己的嫌疑，獲取法律的保障，這是一個自新的最好機會，可是時日不多，希望把握住機會和時間，不要再遲疑自誤了，要勇敢地用行動來表明自己的心跡，大家團結起來，為爭取反共抗俄的勝利而一致奮鬥！

台灣警備總司令 陸軍一級上將 黃杰

十二、怎樣辦理反共自覺表白

出處：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怎樣辦理反共自覺表白〉（1962年3月1日），收錄於警備總部政治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頁17-18。

政府為號召曾交接叛徒，或已受叛徒脅迫欺騙的在臺人士，表明心跡，效忠國家。特自民國五十一年三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兩個月時期中，推行反共自覺運動。在這兩個月期間，凡有在左情形之一者，均可自動表白：

- 一、凡曾涉有「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至第七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第十三條各條款情事之一者。
- 二、凡曾涉有「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第二條，及「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第二條各條款情事之一者，而未辦理「自首」或「登記」與「自首」「登記」不誠者。
- 三、凡確信某人在臺有匪諜嫌疑，因缺乏有力證據，而有向政府報告之必要者——以免涉有知匪不報之嫌。

反共自覺表白的事實，無論其發生的時間，遠在共匪武裝叛亂以前，其發生地域，不僅指臺灣，即大陸、國外，都包括在內。

辦理反共自覺表白，祇要將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址及欲表白的事實與所知匪嫌等，連同仍然保有的匪偽文件器物，寫信投送到左列任何一個地方都可。

- 一、臺北市郵政第二一五號信箱張大德先生親啟。
- 二、臺北市博愛路門牌第一七二——二號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民眾服務處。
- 三、各縣市（局）警察局（所）。（如不識字者可向當地警察機關面報）

凡經表白的事實、姓名、均不公佈。如合乎「自首」或「登記」的條件者，准予補辦「自首」或「登記」。政府絕對代為保障其原有職業、財產日後在其他案件如有發現，即可免除罪責。倘如檢舉匪諜有功，則依法優予獎勵。

反共自覺運動，是我們安定後方鞏固基地的措施，也是洗刷嫌疑，還我情白的最好的機會，尤為避免他人檢舉，獲得安全保障的最佳方法。希望凡曾交接叛徒，或已受叛徒脅迫欺騙的人士，趕快覺悟，自動表白。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敬啟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三月



附錄二、反共自覺運動資料彙整

一、1962年3月至5月間「反共自覺運動」與「來歸義士劉承司」報導時間對照表

日期	標題		報紙		版次	
	反共自覺運動	來歸義士劉承司				
1962年3月1日	警總定今起兩月內 推展反共自覺運動		中央	1		
	反共自覺運動 三項基本精神			2		
	社論：反共自覺運動			3		
	黃杰盼望各地方首長 全力協助完成 反共自覺運動		民聲	1		
	辦理反共自覺表白 警總舉出詳細辦法			2		
	粉碎共匪統戰陰謀 反共自覺運動 今日開始為期兩月					
1962年3月2日	軍聞社記者姚家彥：共匪對臺陰謀		中央	3		
1962年3月3日	檢舉匪諜 政府將予獎勵		中央	3		
1962年3月4日	竹縣南市響應反共自覺運動	劉承司義士厭棄共匪 獲悉 總統偉大號召 決心投奔政府懷抱	民聲	中央	5	1
		劉承司義士駕機來歸 是證匪軍內部反共 自覺情緒高漲				3
1962年3月5日	促使國人提高警覺 粉碎共匪滲透陰謀 謝冠生談反共自覺運動		中央		3	
1962年3月6日	新竹與南縣市舉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	劉承司義士訴說 大陸遍地饑饉 匪軍士氣低落	民聲	中央	1	
1962年3月7日	竹縣高市展開反共自覺運動	劉承司義士 暢遊台北市	民聲	中央	5	3
1962年3月8日	反共自覺表白 不限朱毛匪徒 警總官員昨作具體說明	劉承司昨檢查體格 結果認定合乎國軍空勤標準	中央		3	
	響應反共自覺運動 民防電台舉辦 有獎問題徵答					
1962年3月9日	中市響應反共自覺運動，組成宣傳會報，推動四項宣傳事宜	劉承司參觀 工業展覽會 讚揚全省富足自由	民聲	中央	5	3
1962年3月10日	黃朝琴：反共自覺與光明幸福	劉承司昨訪救國團 並拜會反共領袖谷正綱	中央		2	3
	光明自由就在眼前 受匪利用者快覺悟 趙琛撰文勸告誤入迷途人士					
1962年3月11日	推行反共自覺運動，獲良好效果	全國各界歡迎義士 號召匪軍官兵來歸	民聲	中央	1	
1962年3月12日	辦理反共自覺表白 政府絕對不究既往 警總主管官員昨日表示	羅奇邀劉承司 吃早餐敘鄉情	中央		3	
1962年3月13日	粉碎匪偽統戰陰謀 爭取覺悟份子來歸 周書楷請同胞配合自覺運動	劉承司將訪問 全省大專院校 發表演說報告大陸實況	中央		4	3
1962年3月14日	反共自覺·歧途知返 中製攝成劇情短片「夫妻之間」明起放映	劉承司將千兩黃金 兌成台幣存入台銀	中央		8	3
1962年3月15日	把握洗滌自己契機 革心洗面從新做人 唐縱請同胞響應「自覺運動」	立院國防委會茶會中 劉承司等三信義士報告投奔自由經過	中央		4	3
	不良少年自新 警處保障安全 郭永希彼等解散組織					
1962年3月16日	反共自覺人士黃維昆 今將公開說明 誤入歧途經過 以喚醒徘徊歧途同胞	衝破鐵幕踏上自由祖國第一步！桃園民眾引為殊榮 今舉行盛會 歡迎劉承司	中央		3	
1962年3月17日	推行反共自覺運動 現已深入鄉鎮基層 向政府表白自覺者已有數十人 黃維昆呼籲匪偽份子勿再觀望	軍事發言人告記者 共匪軍事脆弱 劉承司義士駕機投奔自由後 大陸沿海匪空軍已加強防範	中央		1	
1962年3月18日	反共自覺人士 黃維昆返高雄	擺脫共匪羈勒 重新作自由人 監察委員丘念台撰文 盼被騙同胞勇敢自覺 從被騙中覺醒過來 使內心痛苦獲疏解 吳德耀勉受騙青年自覺	中央		4	
1962年3月19日	竹中三學生 協助政府緝捕匪諜 勞獲國防部獎金		中央		3	
1962年3月20日	棄暗投明回頭是暗 林權敏發表談話 喚醒誤入歧途者	劉承司駕機來歸 留西學生均感奮	中央		3	4

1962 年 3 月 21 日	擺脫黑暗控制 走向光明大道 陳嘉尚勉 空軍官兵 推行反共自覺運動	西報紙刊長 劉承司消息	中央		4	
	以自覺對付欺騙 以良知抵擋邪惡 錢風 思亮籲受騙同胞自覺					
1962 年 3 月 22 日	中興大學響應 反共自覺運動	婦聯昨設宴 款待三義士	中央		4	
1962 年 3 月 23 日	真正自由生活的開始 訪自覺表白的黃維昆		中央		3	
1962 年 3 月 24 日	附匪份子自首者 全省已有百餘人 反共 自覺運動實施範圍 警總部官員特詳加 解釋	劉承司義士 將出國訪問	中央		3	
1962 年 3 月 25 日	附匪份子坦誠表白 知情同胞大膽檢舉 連震東望同胞響應自覺運動	摧毀民族文化 迫害智識份子 劉承司向與 會人士 報告匪區文化怪象	中央		4	3
	共產黨是不條死路 誤入歧途者快覺醒 上官業佑主委發表談話					
1962 年 3 月 26 日	員林家職 展開反共自覺宣傳	與劉承司義士一席談（一） 匪軍內部危 機重重	民 聲	中 央	3	
1962 年 3 月 27 日		劉承司義士一席談（二） 匪區「人民公 社」現況	中央		3	
1962 年 3 月 28 日	明辨是非擇善而從，任卓宣勉附匪份 子自覺	與劉承司義士一席談（三） 大陸災荒情 況	中央		4	3
1962 年 3 月 29 日	竹縣北斗展開反共自覺運動	先烈光芒照耀下紀念青年節 總統訓勉全 國青年	民 聲	中 央	1	
1962 年 3 月 30 日	陽明山區國校，自覺常識賽畢	駕機來歸三位義士 昨向無名英雄致敬	中央		4	3
1962 年 3 月 31 日	李立柏：政府為什麼要發起反共自覺 運動？	總統昨接見 劉承司義士	中央		3	1
	嘉義清水宣傳反共自覺運動		民聲		6	
1962 年 4 月 1 日	莫德惠：反共自覺明辨忠奸	榮獲 總統召見 劉承司償宿願認係畢生最 大光榮	中央		4	3
	北區展開反共自覺運動宣傳		民聲		2	
	擴大宣傳反共自覺 屏舉辦壁報賽 成績業已揭曉				5	
	反共自覺運動 中縣下鄉 放映電影				5	
1962 年 4 月 2 日	黃國書昨發表談話 呼籲被匪欺騙人士 自我表白重做新人	劉承司：故鄉血淚	中央		3	
1962 年 4 月 3 日	皮以書：反共自覺運動是脫離共匪桎 梏的捷徑	劉承司：「陽謀」	中央		4	3
	彰化圖書館，反共自覺徵文比賽		民聲		3	
	屏東縣昨舉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會報，檢討工作得失	5				
1962 年 4 月 4 日	郭澄在省府動員月會說明，反共自覺 運動要義	劉承司：「政治野營」	民 聲	中 央	3	3
	彰縣反共自覺運動，推行成績評定				5	
	加強宣傳反共自覺運動，新竹二水放 映電影					
1962 年 4 月 5 日	社論：自覺自救自求多福	劉承司：「春雷」	民 聲	中 央	4	3
	各地簡訊 大村：反共自覺運動				5	
1962 年 4 月 6 日	青年黨人士林權敏 籲受匪脅迫者 坦誠 表白舉發	劉承司：「彭黃事件」	中央		3	
	宣傳反共自覺運動：郵局刻用郵戳		民聲		5	
	郵局刻用反共自覺運動宣傳郵戳		正氣		4	
1962 年 4 月 7 日		劉承司：「啊！路橋，路橋！」	中央		3	
1962 年 4 月 8 日	彰縣鎮公所 反共自覺演講比賽		民聲		3	
1962 年 4 月 9 日	虎尾女中響應反共自覺運動	中央電台華北聽眾來信同胞翹首渴望 總 統早回大陸稱 稱讚劉承司義士的駕機來 歸	民 聲	中 央	5	3
1962 年 4 月 10 日	中市反共自覺運動演講比賽 程延年奪 魁	劉承司：「飛飛整整」	民 聲	中 央	2	3
	雲縣組成督導小組 推行反共自覺運動				3	
1962 年 4 月 11 日	陳啟天昨呼籲受匪欺騙者速反共自覺	劉承司：「赫毛鬥爭」	中央		3	
1962 年 4 月 12 日	反共自覺運動答問	劉承司：「西子蒙塵」	民 聲	中 央	2	3
	投縣反共自覺壁報比賽 成績已評定				3	
	南市昨舉行反共自覺宣傳會報				5	
1962 年 4 月 13 日	臺灣警備司令部解答反共自覺運動疑 問	劉承司：「上海寫真」	民 聲	中 央	2	3
	北部八縣市局 論文比賽成績揭曉				5	
	美濃中學 寫作比賽 成績已揭曉					
	嘉義潮州佳冬 擴大反共自覺宣傳					

1962年4月14日	警總繼續發表解答反共自覺運動疑問	劉承司：「談心」	中央	3
1962年4月15日	反共自覺運動，在南投收效	劉承司：「保我清白」	民聲	3
	彰縣商工團體，展開勞軍活動		中央	3
1962年4月16日	秦錫壽：談反共自覺運動	劉承司：「福音」	民聲	2
	桃園加強宣傳反共自覺運動，舉行工作檢討會		中央	5
1962年4月17日		劉承司：「只待東風」	中央	3
1962年4月18日	陳建中昨撰文呼籲誤入歧途者速自覺	劉承司：「飛向自由」	中央	3
	藝術館今演 話劇如夢令		聯合	8
	反共自覺運動已獲得輝煌的成就		民聲	1
	中市反共自覺論文競賽 學校組第一名 省二中高信疆			2
	警總派員視察反共自覺運動推行情形 雲縣各首長呼籲 趁早回頭適時表白			3
	申葆先：響應反共自覺運動			3
1962年4月19日		劉承司：「鮮明的對比」	中央	3
1962年4月20日	反共自覺運動月底截止 涉有嫌疑的人趕快依限表白 黃杰總司令昨發表談話	劉承司：「反共的起點」	中央	3
	黃杰上將昨日宣稱 涉嫌人士應速表白		聯合	2
	反共自覺運動本月底截止 黃杰上將發表談話		民聲	1
	加強反共自覺運動 雲林台東掀起高潮			5
	警總司令黃杰發表談話 反共自覺限期將屆 如不表白將予嚴懲		正氣	1
1962年4月21日		劉承司：「希望和信心」	中央	3
1962年4月22日	擺脫心靈包袱還我自由之身 附匪份子李龍寶自動向政府表白並向新聞界講述經過		中央	3
	附匪份子李龍寶 向社會公開表白		民聲	2
	竹縣朴子擴大宣傳反共自覺運動			5
1962年4月23日	社論：珍惜機會趕快表白		民聲	4
1962年4月25日	附匪份子未向政府自首蘇永年處刑十二年		中央	3
1962年4月26日	鍾其興：走向新生之路		民聲	2
	南區今舉行反共自覺運動大會			
1962年4月27日	反共自覺運動月底截止 自認有被牽涉人士趕快表白洗刷嫌疑	劉承司義士駕機來歸 消息播入鐵幕引起欣奮反應 西北一位聽眾說要向他學習	中央	3
	自覺運動月底截止 認為有被牽涉的人 快自動表白		民聲	2
1962年4月28日	被匪利用份子 速向政府自覺 警總再度提出呼籲		民聲	2
	西區今放電影 宣傳反共自覺運動			3
	記者吳天德：梅山拾錦			5
	反共自覺宣傳 虎尾掀起高潮			
1962年4月29日	反共自覺運動明日午夜截止		中央	3
	屏反共自覺運動收良果 誤入歧途人士，紛紛辦理表白		民聲	5
1962年4月30日	反共自覺運動今為最後一天		中央	3
	從破案實例 談反共自覺 鄭俊厚昨講演		民聲	2
1962年5月1日	反共自覺運動 實施成效良好 昨午午夜截止受理表白		中央	3
	彰化圖書館反共自覺徵文揭曉		民聲	5
	北港初中擴大宣傳反共自覺			
	各地簡訊			
1962年5月7日	劉承司的奔向自由全文 西班牙電台向大陸廣播 西報亦將連載		中央	1
1962年5月13日	反共自覺表白人士 現正在慎重審核中		中央	3
1962年5月17日	雲屏反共自覺運動 舉行檢討會		民聲	5
1962年5月20日	中縣反共自覺運動 宣佈結束		民聲	3
1962年5月29日	劉承司捐款三萬元救濟大陸逃港難胞		中央	3

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參與單位一覽表

中央、省級單位		
出處：「中央、省級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1962 年 8 月 4 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6。		
中央四組	立法委員黨部 ¹	監察委員黨部
國代黨部	王師凱	省黨部 ²
省產業黨部 ³	內政部 ⁴	交通部 ⁵
行政院新聞局	調查局	退除役官兵輔導會
省農林廳	省社會處	省警務處
省新聞處	省林務局	台灣郵政管理局
交通部電信總局	省煙酒公賣局	台灣土地銀行
中國石油公司	中國煤礦開發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水泥公司	台灣肥料公司	台糖公司
台灣合會儲蓄公司	省立台北結核病醫院	硫酸鈣公司
華南銀行 ⁶	新竹玻璃公司	各地區警備總司令部
各縣市（局）、鐵路、公路民防部、保二總隊		
出處：「各縣市（局）、鐵路、公路民防部、保二總隊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報告表」（1962 年 8 月 4 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73。		
新竹縣	嘉義縣	南投縣
屏東縣	台東縣	台北市府
苗栗縣	台南市	花蓮縣
桃園縣	陽明山管理局	鐵路局民防部
高雄市	台中縣	雲林縣
台南縣	基隆市	台北縣
公路民防指揮部	宜蘭縣	高雄縣
澎湖縣	台中市	彰化縣
保警二總隊		

- ¹ 原註：中央直屬之黨部尚有區電信黨部、區郵政黨部、區產業黨部、海員黨部、黃復興黨部均以分列於各該行政單位或各縣市政府，故不列入本表，以免重複。
- ² 原註：各縣市黨部之資料，已分列各該縣市政府，故不列入本表，以免重複。
- ³ 原註：其他支、區黨部之辦理情形，均已併列於行政單位，故不列入本表，以免重複。
- ⁴ 原註：又內政部、台糧公司等十八單位之資料，係由調查局函轉，至該局轉送之鐵路局、公路局資料，已分列鐵路、公路民防部、台灣製鹽總廠已列於台南市，台灣機械公司已列於高雄市，台灣各級學校之資料，已分列該校所在地縣市政府，故不列入本表，以免重複。
- ⁵ 原件交通部欄位被畫上「X」字刪除線，未說明原因。
- ⁶ 原註：華南銀行、硫酸鈣公司、省立台北結核病院之資料係由省新聞處函轉；台南榮譽國民之家之資料，已併於輔導會，省立海事專校之資料，已併列於基隆市，省立台南社教館之資料，已併列於台南市，故均不列入本表，以免重複。

警總電監處暨各電信機構、社團、公民營廣播電台		
出處：「警總電監處暨各電信機構、社團、公民營廣播電台推行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工作成果報告表」（1962年8月4日），〈中央及省單位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成果報告表〉，《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01-0005-17。		
警總電監處	民用航空局台南航空站	民航局台北航用台
公路局電台	高雄漁業電台	台北市電器公會
台北縣電器公會	新竹縣電器公會	雲林縣電器公會
基隆市電器公會	陽明山電器公會	宜蘭縣電器公會
桃園縣電器公會	台中市電器公會	苗栗縣電器公會
台中縣電器公會	南投縣電器公會	彰化縣電器公會
嘉義縣電器公會	台南縣電器公會	台南市電器公會
高雄縣電器公會	台東縣電器公會	屏東縣電器公會
高雄市電器公會	花蓮縣電器公會	澎湖縣電器公會
台灣區電工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省電器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三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中華無線電傳習所	基隆漁業電台	大雪山林管局
中廣公司	警察電台	民防電台
民營電台聯合辦事處	正聲公司本台	正聲公司正東台
正聲公司公益台	正聲公司農民台	正聲公司雲林台
正聲公司正言台	民聲電台	民本電台
勝利之聲及電聲台	鳳鳴電台（兩台）	華聲電台
益世電台	中聲電台	中華電台
國聲電台	民天電台	天聲電台
民立電台	成功電台	中興電台
震華電台	先聲電台	天南電台
建國電台	燕聲電台	台聲電台